

實充滿其中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今時世尊告波斯匿王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捺國有佛出世名曰迦葉有一万八千比丘在山林中坐禪行道時有長者偶行值見心懷歡悅即還歸家備辦香水澡浴衆僧設諸銷鑪供養訖竟復以珍寶授之貧水施衆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池水珍寶隨其俱生佛告大王欲知彼時大長者子澡浴衆僧設供養故常得端政者今孫陀利比丘是尔時大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撰集百緣經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撰集百緣經第十卷第二上後注

出曜經卷第一

宮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無常品第一之一

昔佛在波羅捺國佛告諸比丘當來之世衆生之類壽八万四千歲尔時壽八万四千歲衆生輩於此閻浮利內衆生共居一處榮米豐熟人民熾盛鷄狗鳴喚共相聞聲佛告比丘汝等當知尔時人民女年五百歲便外適娶尔時有王名曰瓊法七寶導徒以法治化無有阿曲有自然羽寶之車高十肘廣十六肘堅立修治衆寶瓊珞在大衆中分檀布施無吝悔心造立功德為衆導首與諸沙門婆羅門諸得道者遠行住止經過居宿皆悉給施有所求索無所吝惜尔時衆生壽八万四千歲有如來出世名曰弥勒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世尊如我今日成無上正真等正覺十号具足常當將護無數百千諸比丘僧如我今日將護無數百千諸比丘僧與

諸大衆廣說深法上中下善義味微妙具足清淨修於梵行如我今日與諸大衆廣說深法上中下善義味微妙具足清淨修於梵行廣說如弥勒下生如佛所說有經名曰六更樂道若有衆生生其中者若眼見色盡見善色不見惡色見愛不見非愛見可敬不見非可敬見可念不見非可念見美色不見非美色諸有衆生耳聞聲者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意知法乃至天帝亦復如是尔時世尊遊毗舍離弥猴池水大講堂上尔時衆多毗舍離諸童子等各生此念我等宜可共相率合至世尊所問訊礼觀其中童子或有乘載青馬青蓋被服皆青或有乘載青黃赤白被服皆白提鍾鳴鼓作倡伎樂前後導從至世尊所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知若有不見諸天遊觀至後園浴池者今當觀此諸童子等所著法服乘載轎輦與彼諸天亦無差別所以然者諸天被服與此無異尔時坐上數百千衆生之類各作是念我等宜可發

真誠捨使我等後生生天上人中恒著此法服永不離使當來世有佛興出聞甚深法永離苦惱入涅槃界如來以知衆生心念求生三有不離苦惱便與大衆而說此偈

所行非常 為磨滅法 不可恃怙 變易不住

余時衆生聞此一句偈不可稱計百千衆生於現法中漏盡意解皆得道果

昔有婆羅門四人皆得神通身能飛行神足無尋此四梵志自相謂言其有人民以備饌食施瞿曇沙門者便得生天不離福堂有聞法者入解脫門我等今日意貪天福不願解脫不須聞法是時四人各執四枚甘美石蜜一人先至如來所奉上世尊如來受已告彼梵志而說此偈所行非常梵志聞已以手掩耳次第二人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復說此偈謂與裏法梵志聞已以手掩耳次第三人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受已復說此偈夫生轉死梵志聞已以手掩耳

出曜經卷第一

第三說

宮

次第四人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受已復說此偈此滅為樂梵志聞已以手掩耳各捨之去如來觀彼心意念知應得度便以權便隱形不現四人各聚一處自相謂言我等雖施瞿曇沙門意不決了瞿曇沙門有何言教先問前者奉上石蜜得何言教亦不聞法乎對曰我從如來聞一句義所行非常聞此義已即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問第二人至如來所得何言教其人復自陳說吾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與我而說此偈謂與裏法吾聞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問第三人汝至如來所得何言教其人復自陳說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與我而說此偈夫生轉死吾聞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問第四人汝至如來所得何言教其人對曰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與我而說此偈此滅為樂四人說此偈已心開意解得阿那含道念時四人自知各得道證還自怨責至如來所頭面礼足在一面立須臾退坐白世尊曰唯願

出曜經卷第一

第四說

宮

如來聽在道次得為沙門世尊告曰善來比丘快修梵行今時四人頭髮自墮身所衣服變為袈裟尋於佛前得羅漢道佛臨欲般涅槃時告大迦葉及阿那律汝等比丘當承受我教敬事佛語汝等二人莫取滅度先集契經戒律阿毗曇及寶難藏然後當取滅度廣說乃至供養舍利盡耶旬竟便共普會集此諸經五百羅漢皆得此解脫獲疾利根衆德備具普集一處便與阿難數師子高座勸請阿難使昇高座已昇高座便問阿難如來最初何處說法時阿難便說聞如是一時說此語已時五百羅漢皆從繩牀上起在地長跪我等躬自見如來說法今日乃得聞如是一時普皆舉聲相對悲泣時大迦葉即告阿難曰從今日始出法深藏皆稱聞如是勿言見也佛在波羅捺仙人處野苑中今時世尊告五比丘此苦原本本所未聞本所未見廣說如經本是時衆人已集契經是時尊者迦葉復問阿難如來最初何處說戒律時阿難

出曜經卷第一

第五說

報大迦葉吾從佛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時迦蘭陀子名目須陳那出家學道在比丘境軍初犯律至不度法廣說如戒律是時迦葉復問阿難如來軍初何處說阿毗曇阿難曰吾從佛聞如是一時佛在毗舍離鉢難池側普集講堂所介時世尊見拔著子因緣本末告諸比丘諸無五畏悲恨之心者便不墮惡趣亦復不生入地獄中廣說如阿毗曇初夜集阿毗曇竟後夜便說出曜而說此偈睡眠覺寤何以故說睡眠覺寤寤如世尊等正覺所說夫睡眠者損命愚惑有所傷壞不成果證沒命無救不至明處所以然者如人覺寤便能修德造立善本就著睡眠便失此法故謂愚惑時座中復有說者如佛所言若有來生覺寤之中所念眾事於睡眠中湛然無想世尊告諸比丘寧睡不覺此云何通是故佛說除去睡眠常念覺寤如佛說偈睡眠覺寤宜歡喜思言歡者內心踊躍喜怡歡樂善心生焉是故稱說宜歡喜思聽

出曜經卷第一 第六 宣

我所說者專意一心無有亂想意定無誤堪任承受是以故說聽我所說撰記出曜言出曜者過去恒沙諸佛世尊皆共讚歎出曜法義如來世尊亦名軍勝云何為軍勝勝諸結使不善之法勝煩惱癡勝一切生死結縛勝外道異學尼乾子等九十六種術於中特出故曰軍勝演說暢達無有留滯布現演吐為諸天人義味成就故說撰記出曜如世尊所說演說暢達無有留滯如世尊說一切通達仙人慈象一身無餘如世尊所說者暢達演說言無留滯故曰世尊說也一切通達者一切智達一切示現一切通了分別一切義遊六神通成無上道如來六通亦非羅漢所能及逮佛為諸度眾勝軍上於諸法相悲能分別故曰一切通達也仙人慈象者一切充滿生死怖望如父母之想擁護心慈象之意諸佛世尊亦言仙人修神足道亦名仙人眾德具足亦名仙人長夜修善亦名仙人是以故說仙人慈象也一身無餘者所謂身者

出曜經卷第一 第七 宣

依四大根本更無復有亦無邊際亦無出生如佛存在躬自演說阿難當知末後境界末後無胎末後所受形分如我阿難更不復見天地方域更受此身此是苦邊故曰一身無餘也所行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報死此滅為樂昔諸梵志各誦師法分為二部所見萬物皆有一部自稱萬物皆無諸言有者如來分別除去猶豫斷其怖望便與演說所行非常諸言有者自有讚誦以利輪劍 救害眾生 恒知惠施無有善惡 巨形不變 身體中間利劍來往 不傷其命 地大恒在風界無著 火受苦樂 命根亦介正使利劍 通達來往 亦不見有善惡之報 設害父母 無善惡報況當餘者 而有其果猶如以瓶盛雀有人打瓶雀便飛逝傷害眾生命自遠逝無所傷損如來世尊欲去彼邪見眾生故曰所行非常不可恃怙遷轉不住為磨滅法命

出曜經卷第一 第八 宣

此朝露暫有便滅故曰所行非常一部自稱万物無者共相慶賀成我等義如來觀彼心中所念而告之曰謂興衰法夫興衰者夫盛有衰合會有離無身則已受身有何可避梵志復作是念設衰耗法更不生者則成我義是故世尊重與說義夫生轉死輪轉不住諸受陰持共相受入慧眼觀察乃能分別猶如日光塵數流馳難可攝計此五盛陰身衆行所逼流轉生死無有懈怠故曰夫生轉死此滅為樂者所謂永盡無餘無欲者意常息安寧寂第一樂無生滅想成第一義無欲樂無為樂無漏樂盡樂滅樂故曰此滅為樂

何憐何笑 念常熾然 深藏幽冥而不求鉢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食後日晡有衆比丘及天帝目民四輩弟子欲聽如來說甘露法有異方道士異學婆羅門七人頭鬚皓白拄杖呻吟來至佛所稽首作禮叉手白佛言吾等遠人伏承聖化久應歸命道術

出曜經卷第一 第九張 宮

有簡今乃得來觀親聖願為弟子得滅衆苦佛即聽受悉為沙門勅七比丘共止一房然此七人親見世尊尋得為道不計無常變易之法共坐房中思惟世事小語大笑不念成敗今日促盡不與人期但共戲笑恣意放逸不念無常小時世尊起至房中而告之曰卿等為道當求度世無為之道何為大笑一切衆生自憑五事何謂為五一者恃怙年少二者恃怙端正三者恃怙力勢四者恃怙才器五者恃怙貴族卿等七人小語大笑恃怙何事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何喜何笑 念常熾然 深藏幽冥而不求鉢

今時世尊告七人曰汝等七人來在道境亦復不在須陀洹斯陀舍阿那舍阿羅漢復告比丘我先有教未能盡漏不可有所恃怙汝等受戒未脫結縛純純共居成五盛陰云何於中小語大笑當念此苦永劫不除方興戲笑以成塵垢苦哉難悟卿等是也故曰何喜何笑是世尊教勸之言念

出曜經卷第一 第十張 宮

常熾然若何為熾然以無常火而為熾然亦以苦火而為熾然愁憂苦惱而為熾然又以何等而見熾然欲瞋恚愚癡憍慢妬害疑所見熾然故曰念常熾然深藏幽冥者猶人夜行不觀顏色生盲無目不見玄黃如此幽冥蓋不足言所謂大幽冥者無明纏絡遍人形體無空缺處是謂大冥覆蔽衆生不別善惡趣要之本不別白黑縛解之要道俗之法亦復不知善趣惡趣出要滅盡故曰深藏幽冥而不求鉢者云何為鉢所謂智慧之鉢以智慧鉢為照何等答曰知結所興以道滅之分別善趣惡趣出要之本能別白黑縛解之要道俗之法善能分別善趣惡趣出要滅盡普曜諸法無不明照而更捨之乃趣冥道故曰而不求鉢

諸有形器 散在諸方 骨色如鵲斯有何樂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余時有異比丘日至城外曠野塚間路由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已便與瞋恚此何道士日此往來不修道德即問

出曜經卷第一 第十一張 宮

道人汝何七士在吾田中縱橫往來乃成人蹤道人對曰吾有聞訟來求

證人時彼田主宿緣鉤連應業得度

便逐道人私匿從行見曠塚間尸骸

狼藉脰脹臭爛鳥狗食噉散落異處

或有食噉盡不盡者有似炙鵠蛆虫

叩噉臭穢難近烏鵲狐狗老鷲鷄驚

噉死人屍比丘舉手語彼人曰此諸

鳥獸是我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

可為證人汝今比丘與誰共諱比丘

報曰心之為病多諸漏患我觀此骸

分別惡露便還房室還自觀身從頭

至足與彼無異然此心意流馳万端

追逐幻偽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我今

欲誠心之原本汝心當知興起是念

無令將吾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

夫未脫諸縛然此心賊不見從命以

是之故日住曠野為說惡露不淨之

想復與心說心為卒累亂錯不定心

今當改無造惡緣時彼田主聞道人

教以手揮淚哽咽歎言然彼田主於

迦葉佛十千歲中修不淨想尋時分

別三十六物惡露不淨亦時比丘及

彼田主即往曠野大畏塚間得須陀洹道

尔時世尊天眼清淨無瑕穢觀見二

人成其果證因宿本緣亦欲示現後

學之徒使將來世現其大明正法久

存無能中滅便自稱慶而說此偈

諸有形器者

或有手脚臂肘腰腕膝膝足跟

髑髏支節各在異處是故說曰諸有

形器散在諸方者猶木無識本所受

樂不去心懷莊嚴文飾香花脂粉芬

薰其身今皆散落各在異處骨色如

鵠者本所衆生億百千數而見愛念

觀無厭足如今億百千衆所見薄賤

觀皆怖懷身毛為豎是故說曰骨色

如鵠斯謂何樂者世言有樂則是凡

夫愚惑之人智者所棄愚人所樂智

者懷愧但有醜陋愚者耽習甘樂不

捨藏匿懷抱

若如初夜 識降母胎 日涉遷變

逝而不還

如佛世尊敷演言教有三有為有為

之相與衰變易問曰故當万物恒有

常者死屍骸骨不久存乎百二十時

謂之一日一夜若當形骸久存世者

一人形體遍滿世界答曰以其衆生

與根共生與根共滅以是之故骸不

久存設當衆生與根共滅與根共生

者骸骨便當久存於世復次與識共

生與識共滅是時形骸不久在世若

當衆生與識共滅與識共生尔時形

骸久存於世問曰若當老耄久存世

者人初出胎頭髮恒不白乎答曰所

謂頭髮皓然白者非耄老義此義云

何乎答曰依彼受形分時便有衰色

之變有白髮生猶酒酢麻油必有濁

滓受形分時亦復如是便有衰色白

髮生焉是故說曰若如初夜識降母

胎者猶如男識女識降在母胎據在

一時之內或生或滅經百千變起滅

不息猶如輪轉不可稱計唯有天眼

乃得見耳時識過去及還來者亦非

神呪技術能制去自永逝來亦無跡

識處母胎生滅不停亦復如是猶河

東流終不西顧胎識去過終不還反

晨所覩見 夜則不現 昨所瞻者
今多則無 我今少壯 無所恃怙
少者亦死 男女無數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今時
尊者阿難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
分衛。遙見門外有衆男子作倡伎樂
而自娛樂。尊者阿難入城乞食。訖欲
還出城。見此伎人忽已命終。衆人早
舉踊哭相向。時尊者阿難便生此念
奇哉。變恆無常。對至何其速乎。我向
晨朝入城乞食。見此男子五樂自娛
像如天子。如今受對取無常耶。時尊
者阿難出舍衛城祇洹精舍。取攝水
眼淨洗手。足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
一面立。今時尊者阿難長跪叉手。前
白佛言。唯然世尊。我向晨朝著衣持
鉢入城乞食。見有男子作倡伎樂。五
欲自娛。便入城乞食。還出在外。見此男
子忽已命終。衆人舉踊哭相向。時
我世尊便生此念。奇哉。變恆無常。對
至何其速乎。我向晨朝入城乞食。見
此男子五樂自娛。像如天子。如今受
對取無常耶。我今所見甚為奇特。未

出曜經卷第一 第十五張 宮

曾所覩世尊告曰。汝今阿難有何奇
特。我曾所覩乃為奇特。出過汝今所
見者。上我曾昔日。到時著衣持鉢入
舍衛城分衛乞食。時我阿難見有男
子在祇洹門外作倡伎樂。五欲自娛。
時我入城乞食。訖還出城外。見此男
子作倡伎樂。如本不誤。我見奇特。出
汝者。上今時阿難即白佛言。此是常
儀。有何奇特。特佛告阿難。命速於風逝
難制。御汝今方言有何奇耶。今時世
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欲使比丘明
鑒此法。為將來衆生現大光明。亦使
正法久存於世。今時世尊便說出曜
之偈。

晨所覩見 夜則不現 昨所瞻者
今夕則無 我今少壯 無所恃怙
少者亦死 男女無數

前所覩者夜則不見者。晨朝所見衆
生之類。數千百衆。暮則不見。諸有衆
生。思惟校計善根。具足意不錯亂。則
自覺知命如珠石閃現已滅。誰當興
意貪著此乎。唯有無聞凡夫愚人。乃
興此心。生貪著意。昨所瞻者今夕則

出曜經卷第一 第十六張 宮

無如昨所見。進止行來。設彼有念。思
惟善本。殖衆功德。心便勇猛。能自敗
悔。內自興發。不可樂想。是故說曰。晨
所覩見。夜則不現。昨所瞻者。今夕則
無也。我今少壯。無所恃怙。如有愚人
無所聞知。自怙強壯。氣力熾盛。苟得
自縱。隨其所如。不顧後慮。自稱端正。
顏貌殊特。餘者卑賤。非我等友。色力
財富。出衆人表。既自威壯。獨步無侶。
所願者得。無能排逆。所欲自恣。不避
豪強。亦復不思無常。對至不觀生死。
苦惱之患。是故說曰。我今少壯。無所
恃怙。少壯亦死。男女無數。正使無數
衆生之類。男女大小。受形分者。氣力
殊特。財富無數。所欲自恣。年皆盛壯。
於人世間。壯者命終。多於老者。皆為
無常。所見踴躍。然彼終者。先在世時
不修功德。諸善之本。無所恃怙。從今
世至後世。流馳五趣。無有懈怠。是故
說曰。少者亦死。男女無數。

出曜經卷第一 第十七張 宮

藏壞斯由害人所謂人者國王一億

則害導師商人父母須陀洹斯陀舍

阿那舍阿羅漢與心起意害此輩人

或入阿鼻地獄或熱大熱啼哭大啼

哭等活黑繩等會地獄畢此罪已生

六畜中經歷劫數往來周旋乃復人

身於其中間在生藏中不卒其命是

故說曰在胎自敗也初出胎亦壞者

或有衆生始出胎門而命終者或有

衆生始欲造福功業未果便於胎門

中或命者斯由前身與心傷害彼造

福人是故說曰初出亦殤既生子殤

者或有衆生施功立德在諸塔寺施

設園菓浴池橋梁清廟功業未就為

人所害斯由先世害福德人死入地

獄畜生餓鬼經歷久遠乃還復人既

生離胎於中逝殤是故說曰既生子

殤也孩抱而喪者或有衆生於塔寺

中施功立德施設園菓浴池橋梁清

廟功業已就餘功未幾便為人所害

斯由前身與心殤害彼造福人身殤

命終入地獄中於中畢罪生畜生中

命也

諸老少壯及中閒人漸漸以次

如菓待熟

昔日尊者馬聲說偈曰

或有在胎喪已生在外殤盛壯不免死

老耄甘心受猶樹生狂花結實時希有

志故必欲捨伺命召不忍

猶彼菓樹隨時繁茂狂花生長遇風

凋落結實者少或已結實遇雹墮落

或有未花而凋落者或有已花而凋

落者其中成實待熟落者少耳此

衆生類亦復如是於百千生其中身

若一若二屢胎出胎少壯老疾悉歸

斯道無免此患於百千生老壽命終

若一若二少壯死者不可稱計是故

說曰諸老少壯及中閒人漸漸以次

如菓待熟

命如菓待熟常恐會零落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昔惡生明王嚴駕翼從詣後園遊觀

衆菓樹木行列相當彼國常禮菓熟

乃食終不嗽生時王有教勅守園者

此制當具其首時守園人內自思惟

此惡生明王暴虐無道殺害生類無

慈愍心若當我今犯制者死在旦夕

不免其困然今此園樹菓衆多在樹

既少墮落者衆設責我菓更無於出

且自逃走未出家學即踰牆出至世

尊所五體投地願為沙門佛即然可

得在道次靜寂無為不與巧便坐禪

誦經亦復不習戒律阿毗曇謂為行

道齊是而已亦復不惟空閑曠野經

行誦誦十二難得憊勞之要自憑三

事不慮後緣內自喜慶我今已脫形

急之患今且自安焉知餘者今時世

尊觀其人心欲使免苦濟衆危難欲

使安處善法妙堂欲拔根本離生死

原將入解脫無退轉道今時在衆便

說此出曜偈曰

命如菓待熟常恐會零落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今時比丘聞佛所說內自悲責懷慚

愧心在閑靜處思惟惡露止觀之道

即於彼處成阿羅漢

譬如陶家埴埴作器一切要壞

人命亦然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介時有一陶師造作瓦器觸物不却隨其形狀亦無疑難時拘薩羅國波斯匿王勅諸瓦師使造器皿彼人事復竟不成辦時波斯匿王內懷恚怒勅語傍目至瓦師家毀壞其器時彼瓦師懼失命根竊自逃走至迦尸國界復於彼土造作瓦器波斯匿王聞彼造器復遣目佐至彼國界悉使壞破所造瓦器時彼瓦師復自逃走至拘薩羅國復於彼土造立瓦器波斯匿王聞彼造器復遣目佐使壞其器時彼瓦師財產竭盡無復生理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恒懼波斯匿王當取殺之便復逃走入深山中住至世尊所求為道人時佛默然聽在道次然彼人內不思惟謂為永離因厄之難不復懼彼為王所害在閑靜處不思道德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毗曇亦復分別義理諸度世道亦復不習坐禪誦經佐助眾事永離三事不熱探習謂為行道齊是而已不增翹勇進求上

出曜經卷第一 第三十二張 官

人法然未得證不熱求證然未得果不熱求果如來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其心以漸化彼無疑網意便告彼人以免瓦器之功更不憚重身之惱唯有五威陰為瓦之形此為大畏無免其患瓦器雖壞不憚當墮地獄餓鬼畜生之道五威陰為形瓦器先不造諸功德福業修諸善本無所恃怙亦無歸趣恒畏地獄餓鬼畜生亦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觀了此義已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眾生觀其大明正法久存今時在眾便說此偈

猶如陶家 埏埴作器 一切要壞

人命亦然

諸有生熟之器要當歸壞漸成糞聚無可貪者諸有生類受五威陰為壞之器及剎利婆羅門旃陀羅種受形分者短壽長壽饒財貧賤端正醜陋棄後卑賤有顏無顏智慧愚闇盡歸於死無常變易皆當捨棄在曠塚間時彼此丘聞如來所說教訓之道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源解興衰之變

出曜經卷第一 第三十二張 官

遵滅度之行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猶如張綜 以杼投織 漸盡其縷人命如是

昔日有人善能織罽毼有一息意常情慚數勸語公作應舒遲何必速疾此功適訖後更無作父告其子此功雖訖更有餘務如是語公往來數十兒神識錯尋於父前肝裂命終時父見子命根已斷即捨居業出家學道雖為沙門念子在心不能捨離亦復不思惟道德專定坐禪求增上法亦復不思惟契經戒律阿毗曇亦復不坐禪誦經佐助眾事唯心存念彼亡子今時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彼人心意所向尋究本末觀了此義已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眾生觀其大明正法久存在於眾中便說出曜之偈

猶如張綜 以杼投織 漸盡其縷

人命如是

一切万物皆當歸死無常變易皆當捨棄在於曠野塚間時彼此丘聞如來所說教訓之道知無常之要達罪

出曜經卷第一 第三十三張 官

福之原解興衰之變連滅度之行即
於佛前得阿羅漢道

猶如死囚 將詣都市 動向死道
人命如是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拘
薩羅國波斯匿王勅典獄者諸有盜
賊罪應入律詣市殺之時有一賊在
大衆中逃竊得脫外假法服私為沙
門然彼人內不思惟謂為永離因厄
之難不復懼彼為王所害在閑靜處
不思道德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毗曇
亦復不分別義理諸度世道亦復不
習坐禪誦經佐助衆事永離三事不
勤採習謂為行道齊是而已不增翹
勇進求上人法然未得證不勤求證
然未得果不勤求果如來世尊以三
達智觀察其心以漸化彼無疑網意
便告彼人以免生死賊殺之難故有
餘慈五威陰身輪轉五趣無有解已
為諸結使所見殘害便當墮於餓鬼
畜生之道今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
本末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
衆生觀其大明正法久存於大衆前

出曜經卷第一 第二十四張 宮

便說此偈

猶如死囚 將詣都市 動向死地

人命亦然

時彼比丘在閑靜處思惟技計內自
懇責解知万物皆悉無常生不久存
盡歸於滅興衰之變斯來久矣非適
今也即於佛前悔責自改成阿羅漢道
如河駛流 往而不反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昔有衆人在江水側坐而觀看瞻水
成敗傷害人民無復齊限或有父母
妻子男女墮水死者亦無有量其中
得解脫者乃中有一於深水得解脫
者往至佛所求為沙門佛便然可聽
在道末內不思惟謂為永離因厄之
難不復懼彼為水所溺在閑靜處不
思道德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毗曇亦
復不分別義理諸度世要亦復不習
坐禪誦經佐助衆事永離三事不勤
採習謂為行道齊是而已不增翹勇
進求上人法然未得證不勤求證然
未得果不勤求果如來世尊以三達
智觀察其心以漸化彼無疑網意便

出曜經卷第一 第二十五張 宮

告彼人以免生死賊殺之難故有餘
慈五威陰身輪轉五趣無有解已為
諸結使所見殘害便當墮於餓鬼畜
生之道今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
末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衆
生觀其大明正法久存於大衆前便
說此偈

出曜經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出曜經卷第一 第二十六張 宮

出曜經卷第二

宮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無常品之三

如河駛流

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是時彼比丘聞此語已內自慚愧解知一切万物皆當歸死無常變易不可久居恩愛別離悲憎會苦思惟無我無人無命心意專正趣泥洹門江水所漂蓋不足言死河所溺永劫不解當求方便去離駛流余時比丘聞佛切教心開意解淡然無想即於佛前離生死難成阿羅漢三自稱善使我福報所願者得余時坐上無數衆生聞此比丘成道果證皆發無欲清淨之行皆得須陀洹果

所造功勞

永世乃獲

難則還合

如救擊水

昔佛在毗耶離城甘梨園中余時來多比丘觀見土界國豐民盛所居平正穀食豐賤縱情恣意不隨法禁上下相憐各謂真正余時世尊慈彼愚

惑以種種方便導引法味即集大衆告諸比丘夫為智者以譬喻自解猶如地界水滿其中東西南北地無空缺處有一陪隨無數千劫不可稱計生長於水有一薄板縱廣一肘唯有一孔為風所吹然彼陪隨經歷百歲一舉東看風吹板在南方云何比丘彼陪隨者為值孔不對日不也世尊復經百歲復得南看風吹板復在西方云何比丘彼陪隨者為值孔不對日不也世尊如是四方隅角亦復如是云何比丘彼陪隨者會當值孔不乎對日不也世尊時諸比丘白世尊曰此陪隨身會當與孔相值不耶世尊告曰此事極難時乃有相值期耳受畜生身復難於此畜生求入復甚難於此如是比丘人身難得難得為人值命促短不類古人壽命無量毗婆尸世尊出現於世如來至真等正覺自佛去世人壽七萬歲復有佛出名曰式棄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子佛世尊彼佛去世後人壽六萬歲

出曜經卷第二

第二張 宮

余時有佛名曰毗舍浮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子佛世尊出現於世彼佛去世後人壽五萬歲余時有佛名曰迦鳩留如來至真等正覺十句義出現於世彼佛去世後人壽四萬歲余時有佛名曰迦那迦牟尼如來至真等正覺十句義彼佛去世後人壽二萬歲有佛出世名曰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十句義彼佛去世後人壽百歲我今出世名釋迦文如來至真等正覺十句義比丘當知極壽百歲出者無幾壽百歲者時時乃有是故說曰所造功勞永世乃獲古人積德壽命無量衆行備具亦無疾病四疫惡氣人壽八萬四千歲時有三疾患一日所欲二日飢渴三日衰老如今比丘五濁鼎沸世人壽極短四百四病纏裹人體尊者馬聲亦作是說諸愚集為體為老死所伺毒劍熾火逼萬患守營衛是故說曰所造功勞永世乃獲以杖

出曜經卷第二

第三張 宮

擊水難則還合如今比丘人命危脆不可久保誰當貪慕願受此生唯有凡天無知之人願生三有時諸人民間佛所說皆發清淨不退轉行辭人操杖行牧食牛老死猶然亦養命也

昔佛在摩竭國界羅閱城中佛將阿難著衣持鉢道見有人駝牛千頭就其美草放烟賭俵佛問阿難汝見有人駝放群牛不乎對曰唯然見之佛語阿難此群牛本有千頭在外賸守掌不牢固為庸惡獸所見噉食死者過半餘不覺知方相拉觸跳跟噉吼傷其無智何乃甚哉佛語阿難眾生處世亦復如是計於吾我不知非常貪著五欲養育其軀快心極意共相殘害無常宿對卒至無期矇矓不覺何異於彼群牛者乎雖好水草長養其膚但促其命無益於已佛還精舍以此因緣誡勵眾會四輩弟子中有二百餘人聞法意悟得六神通成阿羅漢佛告比丘或有眾生應聞妙智思惟而得度者或有眾生應聞妙智思惟

出曜經卷第二 第四張 官

分別而得度者或有譬喻而得度者或有愚闇趣聞一句便得度脫應聞喻者此偈則是其義隨時料量而得度者是故說曰辭人操杖其事如斯是日已過 命則隨滅 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佛告比丘夫人處世所行不同所見亦異一日過去人命隨滅雖壽百年卧消其半便與眾會而說此偈

夫人欲立德日夜無令空日夜速如電人命還如是

時來會者觀察此義分別修行日夜已過死緣難計愚人依憑著受有當念勤加興勇猛心無失軀體是故說曰

是日已過 命則隨滅 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汝等比丘當明此理大海江河猶有枯竭万刃大魚曝脊在外况是小水而不然乎或有時滯澗瀑雨溢滿流疾趣下聲震四遠彼岸人嘆此不聞聲此間人嘆彼不聞聲或時滯澗水盡無餘四趣眾生雖受形分命則隨

出曜經卷第二 第五張 官

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或有眾生壽命極長諸天壽八万四千劫地獄壽一劫畜生與地獄同壽餓鬼壽命無有限量如尊者滿願至時持鉢正服入弗迦羅國時有餓鬼倚城門立比丘滿願問餓鬼曰汝今在此何所求

索鬼報彼曰汝今見我耶比丘報曰我先見矣鬼復語曰我夫入城于今未還故於此立自待夫主耳比丘問曰汝夫入城為何所求時鬼報言今

此城中有大長者患癰積久今日當潰膿血流溢夫主將來二人共食以濟其命比丘復問汝夫主入城經幾

許時然彼城郭逼近江河舉手拍城語比丘曰此城於彼此岸成敗以來

今為第七我夫入城經余許時餓鬼受形壽不可稱亦無齊限然人受形

極壽百歲雖出無幾是故說曰如少水魚斯有何樂故別說人不墮四趣不寐夜長 罷憊道長 愚生死長

莫知正法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有四夜睡眠者少覺寤者多

出曜經卷第二 第六張 官

去何為四女與男想睡眠者少覺寤者多男與女想睡眠者少覺寤者多三日盜賊睡眠者少覺寤者多比丘求定勤修正法睡眠極少覺寤者多三覺夜長修正法比丘不覺夜長罷憊道長愚生死長莫知正法佛在舍衛國祇洹阿那律阿藍有一梵志緣本宿世造立功業緣至應度暫聞此偈愚生死長然彼梵志多饒財寶僅從給使居業成就所納妻室顏貌殊特與世無雙女人姿容一以無關時彼梵志內自思惟我宜往彼至如來所當求諸佛為有幾乎梵志出城至祇洹精舍到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立叉手合掌白世尊曰願欲所問若見聽者敢自陳啓世尊告曰汝汝所問如來為汝敷演其義梵志白曰云何世尊於當來世為有幾許等正覺耶世尊告曰將來世諸佛數如恒沙時彼梵志聞佛所說瞻仰喜踊不能自勝善心生焉當求諸佛數如恒沙於諸佛所善修梵行興功立德為福不憊然吾處世饒財多寶僅從

出曜經卷第二 第七張 官

給使居業成就所納妻室顏貌殊特與世無雙我依此業便當分檀布施有所求索不逆人意今時梵志聞佛教誡戰在心懷繞佛三匝舉手辭讓便退而去今時梵志行道未遠復作是念我向所問將來佛然吾退忘不問過去諸佛世尊我今宜還至世尊所問過去佛梵志即還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立叉手合掌白世尊曰過去諸佛為有幾所佛告梵志過去諸佛數如恒沙梵志復前便自悲泣並自舉聲而作是說愚處生死纏綿積久恒沙諸佛吾不及覩斯何苦我復自投地宛轉自責斯由放逸行不從本使我退在處凡夫地或在泥犁地獄畜生餓鬼長夜受苦刀山劍樹火車爐炭或伏雪山劫敗乃移或處灰獄受痛無量雖出為人值生邊地有佛興世不值不覩先有比丘教誨我言愚生死長誠哉斯言我今宜加精勤用意自歸如來復待將來諸佛為乎田業妻婦斯是外役何必貪慕毀敗聖教

出曜經卷第二 第八張 官

今時梵志叉手合掌佛前長跪白世尊曰唯然世尊聽為道次得修梵行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將此梵志教授威儀度為比丘比丘受教即度為沙門在閑靜處思惟技計修上人法所以族姓子出家學道剝除驕驕者三法承以信堅固於家出家修無上梵行累身受證以自娛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已得為道在無餘境得阿羅漢果今時世尊觀察此義思惟本末亦使諸比丘速取滅度為後衆生現其大明然熾正法久存於世重與梵志而說此偈不寐夜長罷憊道長愚生死長莫知正法

非有子侍 亦非父兄 為死所迫 無親可怙

昔佛在摩竭國道場甘梨園北石室精舍中時有一男子將從嚴駕隨大導師入海採寶餘小賈人以類相從飲食饒樂施諸貧窮沙門遮羅門以得入海採致珍寶還至平岸共相娛樂飲食歡饒日日不斷時彼一人飲食

出曜經卷第二 第九張 官

貪惡唯服麤而已不改常儀然復多財珍寶所獲無量時大導師語其人曰汝今處世饒財多寶少有比類何為自困不肯食取夫人處世當行二業一者廣施二者自食技人聞已心不納受乃更懷恨漸生憂忤語導師曰吾設食取無以濟彼妻婦男女後遇疾急竟不至家中道無常彼大導師說斯偈曰

夫人慳貪 貯聚財產 念家怨讎

不覺命終

今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導師與功採寶中道無常今時世尊以此因緣觀察此義思惟本末欲使諸比丘示現滅度為後衆生現其大明然熾正法久久於世今時世尊便說斯偈

非有子侍 亦非父兄 為死所迫 無親可怙

時諸大衆聞佛所說心開意悟興切立德拯濟窮乏持齋修戒歲三月六未始有闕四事供養衣服飲食牀座卧具病瘦醫藥須承與衣須食與食

財寶七珍金銀珍寶車馬璫真珠虎珀有未索者不逆其意遠來久住經過人者皆悉供給華香脂粉亦用給與無所吝惜無數大衆歡喜生死除貪著意執信堅固出家修道修增上法無退轉意各以次第成阿羅漢道千百非一 族姓男女 貯聚財產 無不衰喪

衆生居世馳趣四方貪求財貨興欲無厭盛夏冒炎冬履嚴霜飢寒勤苦艱難憂慮萬失一獲猶用自慶施心難果意不開悟既自不食復不施人雖饒寶貨與無不異坐禪之人裝以七寶雖目視之意不甘樂以慳貪故流轉生死從今世至後世今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觀了衆生馳趣四方貪求財貨不顧後慮皆為愚惑所見迷誤世尊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諸比丘導引法味亦為將來衆生示現大明然熾正法久存於世三世諸佛盡見將護今時世尊於大衆中而說此偈

千百非一 族姓男女 貯聚財產

無不衰喪

時世坐上數千萬人聞佛所說專意聽受各隨所念成得果證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今時有異梵志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今時梵志白世尊曰願欲所問若見聽者乃敢陳啓佛告梵志汝所問如來當為敷演其義梵志白佛云何世尊以何因緣今世衆生轉微轉薄遂成減損於人間世不見熾盛佛告梵志有三因緣使衆生類轉微轉薄遂成減損於人間世不見熾盛云何為三於是梵志今世衆生貪欲無道慳嫉堅固習邪倒見時彼衆生為此三事所見淅汙風雨非時災害毒流所種穀子各失時節轉不成熟若彼衆生所食之物或生或熟饒諸疾病疫氣縱橫死者填路不可殯計是謂梵志取初因緣使今世衆生轉微轉薄遂成減損於人間世不見熾盛風雨非時災害縱橫所種穀子失

時不取轉不成熟苗亦不生人民飢饉餓死者衆是謂梵志第二因緣使今世衆生轉微轉薄遂成減損不見熾盛復次梵志如今國王貪欲無道慳嫉堅固習邪倒見治化失度托境無厭越界攻伐共相傷害刀劍鋒箭共相斫射殺者無數不可稱量是謂梵志由三因緣使此生類災害橫起飢饉餓死攻伐無道佛說此已告目連曰吾患脊痛還詣靜室汝今專意與梵志論兼與未會永除狐疑對曰如是世尊今時世尊賢耆多羅僧枕僧伽梨右脅倚地脚相累繫念在明時大目連汝今諦聽善思念之梵志對曰願樂欲聞目連以偈告曰

今觀此土境 及諸衆華樹 山河流泉源 江海逝不停 昔人瞻固守 今為斯所在 寧轉尊法輪 示現天世人 不樂取命終 竟知趣何方 欲覓昔舊人 如今不見一 廣說如舊文 梵志聞偈心開意解即 履道迹是故說曰常者皆盡高者亦 墮合會有離生者有死此是其義昔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余時有

一孤母而育一子得此憂惱愁情失意恍惚倒錯僻如狂人意不開悟出城至祇洹精舍轉聞人說佛為大聖天人所宗演說經道忌憂除患無不照鑒無不通達於是孤母往至佛所作禮長跪白世尊言素少子息唯有一息卒得重病捨我曹云母子情慈不能自勝唯願世尊垂神開化擇我憂結佛告孤母汝速入城遍行衢巷有不死者求火持還孤母聞已歡悟踊躍入舍衛城至一街巷家家告曰此中頗有不死者乎吾欲湏火還活我息諸人報曰我等曾祖父母今為所在汝今荒錯何須至巷狂有所說所至之家皆言死亡形神疲倦所求不尅便還歸家抱小小兒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佛言受勅入城家家乞火皆言死實是故空還佛告孤母夫人處世有四事因緣不可久保何謂為四一者常必無常二者富貴必貧賤三者合會必別離四者強健必當死趣死向死為死所牽無免此患佛告孤母汝今何為不自憂慮何不

出曜經卷第二 第十四 宣

廣施持戒修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任力堪能給施孤窮沙門婆羅門遠行久住暫停止者果獲其福不可計量孤母白佛言我今愛子入骨微隨為彼子故不惜身命

余時世尊欲化彼人令得開悟即化作四大火坑圍繞孤母之身火氣逼身以兒自障見復呼喚不堪火痛佛語孤母汝向自陳愛子情重入骨微隨寧自盡身不使子亡火氣逼已酸痛難堪但當自受以子障乎人間微火蓋不足言地獄火然痛苦無量畜生愚惑懷癡為苦餓鬼福渺以飢為苦能自利者乃得行道脩諸善本分檀布施持戒忍辱不生地獄畜生餓鬼受諸苦惱受天人福漸近泥洹時彼孤母聞佛所說極深之法還自思惟內心懇責欲患恩愛除去想著便念世間不可樂想思惟分別五盛陰苦即於佛前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成須陀洹今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奈末為後衆生開演法門便於大衆而說此偈

出曜經卷第二 第十五 宣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衆生相尅 以實其命
隨行所墮 自受殃福

一切衆生銷飛蠕動鼓行喘息有形
之類皆歸磨滅無免死患隨行所造
而受其報為善受福惡則禍隨如影
隨形有何可免以此因緣故說此偈耳
惡行入地獄 修善則生天 若修善道者
無漏入泥洹

昔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時彼
城中疫氣災害毒出縱橫人民死亡
不可稱限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
穢諸行惡者死入地獄復有比丘歌
患生死觀此四大無可貪慕臭穢難
近便入無餘泥洹而般泥洹今時世
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為後衆生示
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時諸大
會聞佛所說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止不受死

昔者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
有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自知命
促近在不遠却後七日皆當命終思

共議言我等弟兄五通通達以己神
力翻覆天地現身極大手捫日月移
山住流無所不辦寧當不能避此難
耶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
度中間無常殺鬼安知我度第二弟
言吾入須弥山腹中間還合其表使
無際現無常殺鬼焉知我度第三弟
言吾度虛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
知我度第四弟言吾當隱大市之中
衆人環聞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
一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訖相將拜王
吾等計竿餘命七日各欲逃走欲求
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德於是別去
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
命終度虛空者猶如熟葉自然凋落
市守白王有一梵志卒死市中王乃
醒悟禍灾無常四人避對一人已死
其餘三人豈得免乎今時世尊以天
眼觀清淨無瑕穢知四梵志避無常
對各求度世免濟其難然其宿命終
不可避以此因緣尋究本末欲使後
世人示其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
今時世尊在大衆中而說此偈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止不受死
老見苦痛 死則意去 樂家縛獄
貪世不斷

昔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衆多
比丘白世尊曰如來今日為觀何義
有何事故捨人間之樂極世之美出
家學道今時世尊與諸比丘廣演生
經汝等諦聽善思念之哉在心懷吾
今當說極微之法諸比丘對曰願樂
欲聞世尊告曰今時世尊廣與比丘
生經比丘當知父真淨王勅諸目佐
吾今欲出後園觀者可速嚴駕羽寶
之車今時目佐至真淨王所而白王
曰太子欲出後園觀看被勅嚴駕羽
寶之車時王聞此語歡喜踴躍不能
自勝告目佐曰聽太子出後園遊觀
或能除去愁憂乱想即自嚴駕集諸
大衆三十部軍左右翼從各十五部
除前後導引比丘我時至後園觀看
見有老人形衰色瘦皮緩面皺拄杖
呻吟氣力枯竭時問御者斯是何人
形衰色瘦乃至於斯御者報曰此是

老人太子問曰何謂為老御者報曰所謂老者形衰年邁伺命旦夕衰耗之法漸近死趣故謂為老我時比丘復問御者吾亦當復有此衰耶御者

報曰尊及人天皆有斯患無免此者時我自念夫人受形皆有此患貧賤富貴皆當有此便勒御者迴車歸宮清淨自守思惟道德時真淨王問彼御者太子出遊觀看得遂意乎御者曰太子出遊竟不至園王問御者曰以何因緣不至園觀御者報王太子出遊中道見老人形瘦色衰憂思而還時真淨王得此因然吾先有教令勒語街巷諸有不淨穢汙之物無令太子見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後當誅七家即遣尋究而無有家所以然者以其淨居天所化故也時我比丘復作是念衰老年邁非適今有人出胞胎已受形分則有衰老及出胞胎行步出入年盛力壯漸微轉衰皆有此患時我比丘竊說偈曰

少時意盛壯為老所見逼形衰極枯槁氣竭竭杖行

出曜經卷第二 第十九經 宮

是時比丘吾出遊觀先見此衰如是數日復告御者吾欲出遊至後園觀連疾嚴駕羽寶之車

余時御者至真淨王所而白王曰太子欲出後園觀看被勒嚴駕羽寶之車王聞此語歡喜踴躍不能自勝告目佐曰聽太子出後園遊觀或能除去愁憂亂想即自嚴駕集諸大衆三十部軍左右翼從各十五部除前後導引比丘我時至後園觀看見有病入形羸吐逆卧大小便蠅蟻其身水腹瘦黃臭穢難近時我比丘問彼御者斯是何人御者對曰病人也何謂為病對曰病者風老火錯心無歡樂衆病集聚食則不消惡聞人聲故謂為病時我問彼御者吾亦當復有此患耶御者報曰尊及人天亦有此病時我比丘復作是念夫人受形不免此患至園觀看竟何求乎即勒御者迴車歸宮靜寂自修欲除其患時真淨王問彼御者太子出遊後園觀看為適意乎御者報曰太子出遊竟不至園王問御者以何因緣不至園觀

出曜經卷第二 第二十經 宮

御者報王太子出遊中道見病人形羸吐逆卧大小便蠅蟻其身水腹瘦黃臭穢難近時真淨王得此因然吾先有教勒語街巷諸有不淨穢汙之物無令太子見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後當誅七家即遣尋究無有家聚所以然者以其淨居天所化故時我比丘復作是念夫人受形必有此病古來有是非適今也時真淨王便作是念太子出遊所見瑞應憂念世間必不樂家會當出學吾今當倍彼直衛侍護左側娛樂其志復經數日勒告御者吾欲出遊觀看連疾嚴駕羽寶之車王聞此語歡喜踴躍不能自勝告目佐曰聽太子出後園遊觀或能除去愁憂亂想即自嚴駕集諸大衆三十部軍左右翼從各十五部除前後導引我時比丘至後園看見有死人宗族五親散髮蓬頭呼天扣地圍繞啼哭時我比丘問彼御者斯是何人宗族五親散髮蓬頭呼天扣地圍繞啼哭御者報曰死人也問曰何謂為死御者報曰所謂死人恩愛已離

出曜經卷第二 第二十二經 宮

無復命根妻子五親永與世別風逝火滅水消土散各在異處魂神還轉永如乾木無所覺知故曰死也我時比丘問彼御者吾亦當復有此死耶御者報曰尊及人天皆有此患無有免者時我比丘復作是念夫人處世不免此患至後園觀竟何求乎即勅御者迴車歸宮靜寂自修欲除其患時真淨王問彼御者曰太子出遊後園觀看為何適意乎御者報曰太子出遊竟不至園中道見死人於是便還時真淨王得此因然吾先有教今勅語街巷諸有不淨穢汙之物無令太子見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後當誅七家即遣尋究而無有家所以然者以其淨居天所化故也時我比丘便作是念咄老病死無免之者吾今宜可善求巧便出家學道時我比丘即捨家出家無上道成軍正覺今得為佛度脫万民皆由精行無礙慕心今我出現自致正覺今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為將來衆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今時世尊在大衆

出曜經卷第二 第二十二經 官

中而說此偈
老者苦痛 死則意去 樂家縛獄 貪世不斷
諸比丘聞佛所說踊躍歡喜即從坐起禮佛而去
老則形變 喻如故事 法能除苦 宜以力學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介時衆多比丘白世尊曰如來今日年已耆老肌膚舒緩不與常同佛告比丘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我年已老設當持戒梵行比丘以如來身安處高牀周行四海雖與恭敬以報重恩然我本修無憍慢心自證成佛吾不說是老則形變喻如故事所謂故事者王家所造或以金銀刻鏤作車或水精琉璃雜廁其間經年積歲猶有朽敗況四大身蘊經血澆衆事合集乃成此形父母所造十月懷抱推過去濕隨時瞻視乃名為人唯有明智能除此苦以法自將訓誨未悟加以摧化應適無方宜以力學稱佛世尊誘導之言以無論諸蜀除長見不犯身口

出曜經卷第二 第二十三經 官

意行以第一義充能一切將育衆生行不漏失無懼畏者謂佛世尊如來弟子教訓弟子以禁防非今時世尊知彼內心有所趣向尋究本末亦與後世衆生示現大明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衆中便說此偈
老則形變 喻如故事 法能除苦 宜以力學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
咄老老至 色變作毫 少時如意 老見躑躅
昔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介時尊者阿難著衣正服偏露右臂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今觀如來形變色微諸根舒緩形狀轉朽眼根耳鼻舌身諸根不與常同佛告阿難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所謂老者能使極妙殊特之容變為異色諸根具滿能使缺漏與病結伴與死並流色力豪貴財富盈溢能使闕減身體平正內理充滿能使僂步憑杖而行駸如紺青亦如蜜王猶如純黑能使變白駸落不任眼如牛駒白黑分明能使目中生

出曜經卷第二 第二十四經 官

膚腠臂額如油光晃晃照曜能使面
皺狀如皮焦齒如白珂亦如白雪新
犖牛乳如烏賊魚絕白胞滿上下齊
平觀無狀足能使凋落至齟齬痛取
要言之於捷杳和阿須倫迦留羅甄
陀羅摩休勒人及非人能使衰耗無
少壯心痛中之苦莫甚於老是故說
曰咄嗟老至色變作耄少時如意老
見蹈藉如來世尊以三十二相而自
經絡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圓光七尺
無冥不照八種音聲遠震乎旁猶為
老病所見蹈藉况屢凡夫得免此乎
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衆生示現
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於大衆中
故說斯偈

出曜經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出曜經卷第二 第二十五張 宮

出曜經卷第三

宮

樂業漢州沙門竺佛念 譯

無常品下

雖壽百歲 亦死過去 為老所壓

病條至際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為天
人龍鬼衆生之類廣演法教時國王
波斯匿母年過百二十卒得重病非
醫藥所療神祇不能救不經日夜遂
便命終王及大目如法送油酥花
香事事供養安措神廟給人瞻守塋
送已訖還過佛所如故王法除去五
銍前礼佛足佛命令坐而問之曰王
所從來衣服塵土形變色異何所施
設乃至於斯王曰佛言國大夫年
過百二十間得重病奄忽無常向送
靈柩殯墓始訖今還城池過觀世尊
佛三達智知而問曰云何大王夫人
生世有不死者乎王曰白佛言人生於
世無有不死佛告王曰自古迄今大
畏有五不可得應應老之法欲使不
老者此不可得應病之法欲使不病

此不可得應死之法欲使不死此不
可得應磨滅之法欲使不磨滅此不
可得應盡之法欲使不盡此不可得
是謂大王此五不可得法不與人期
万物無常難得久居一日過去人命
亦然如五江流晝夜不息人命駭疾
亦復如是

尔時世尊漸與波斯匿王說微妙法
論議不退轉要所謂論者施論戒論
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大王
當知生則老至病無光澤合會必離
是世常法如電歷目擊石現火人命
劇是有何可樂衰變之法欲使久存
者此事不然尔時世尊以此因緣尋
究本末為後衆生示現大明亦使正
法久存於世尔時世尊在大衆中與
波斯匿王而說斯偈

雖壽百歲 亦死過去 為老所壓
病條至際

佛告大王世皆有是無長存者皆當
歸死無有脫者古者國王諸佛真人
五通仙士亦皆過去無能住者空為
悲戀亡者為福不憐福迫魂靈如餉

出曜經卷第三 第二張 宮

田夫丑由此緣廣設福業福祐助人如憑強杖佛說此已王及四輩諸來會者莫不歡喜忌憂除患熾然啓悟尋從坐起繞佛三匝作禮而去

是日已過 命則隨滅 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南大海卒涌大跳越海境界有三大魚隨上流處在淺水自相謂言我等三魚處在厄地湯水未減宜可逆上還歸大海有礙水舟不得越過第一魚者盡其力勢跳舟越過第二魚者復得憑草越度第三魚者氣力消竭為獵者所得時獵者便說此偈

第一慮未然 必當被傷害 憑草計現在彼命得脫死 二魚俱得免 以濟危脆命愚守少水池 受困於獵者

余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三魚逐洑波二魚得濟一魚受困復見獵者而作斯頌因此緣本尋究根原為後衆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集大衆說斯頌曰是日已過 命則隨滅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所謂是日已過者或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若復少壯咸年老邁俱同此日共有損滅之逝晝夜不停命變形羸氣衰力竭速迅於彼如少水魚者或為虛空飛鳥鵲河白鵲鵲雀青鸛水鳥黑鸛亦為世人男女獵師羅網捕取鉤餌懸疎處在淺水一命万慮受形於水宜命在水泉苦難尋有何可樂是故說曰如少水魚斯有何樂逝者不還 晝夜懃力 魚被熾然生苦死厄

昔佛在摩竭國界善勝道場集諸修行之士處高山者或在深窟隱形不出然彼行人隨時行道瞻相時氣春節以至觀諸樹木悉皆青蒼色如水精漸轉敷花復見澗水流澄清靜無聲響時彼行人心則念言時不假借万物並生余時行人下山詣村家家乞食見諸男女飲食歡譁共相娛樂行人問曰斯是何人前人對曰某村某家姓号如是某家子者某父所生時修行人復自念曰今此內物悉皆

乎乳知其万物日滋日長還入深山靜默自修復至秋節下山詣村人問乞食見諸樹木漸皆凋落霜雪加被葉落凝凍復見澗水竭枯涸拍刺不更時修行人內自忖度今外万物皆悉凋落時不再鮮花不重茂誠哉斯言復見人間村落城郭男女大小共相携抱散頭垂髮椎背自捫高聲啼哭不能自止時修行人問彼人曰此是何人哀啼啼哭乃至於斯某村某家兒亡女死或父母終是故村落雖悲如是行人聞已而自思惟今此內物亦復凋落已知內外衰耗法至即還深山內自按計結跏趺坐或坐繩牀或坐樹下專心定意不興亂想觀内外性實皆無常便興日轉不停住想云何為日轉計春至秋至歲計歲至月計月至半月計半月至日數計日數至時計時至晝夜計晝夜至動轉計動轉至出入息計出入息至盡無餘以至於盡方知盡空万物無有已知無有則知何起本滅亦無迹或時行人行起有蹤滅無有迹方自覺

悟憶如來一切無常亦無樂當有時
行人觀察前行積時累日乃得消滅
復憶佛語如來亦說無常者苦也時
修行人內自忖度生死如是誰肯樂
者心已厭患不滌四流願於泥洹速
取滅度或於中間得須陀洹斯陀含
阿那含果阿羅漢果余時世尊以天
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行人處在深
山精懃學道不斷聖族因此緣本尋
究根源為後衆生示現大明亦使正
法久存於世即集大衆而說斯偈
逝者不還 盡欲懃力 魚被熾然
生苦死厄

人命如日夜 或住或周行 猶如駛流河
往而不復反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諸佛
世尊凡常說法相時相宜觀察人意
或有衆生計身是常昨五陰身今日
不異愚者意迷謂陰不壞猶河逝駛
前非後流後非前流去者永逝來者
不停人亦如是前行非後行後行非
前行造功德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塞觀四大身以譬流河分別思

出曜經卷第三 第六張 宣

惟至無漏境優婆塞優婆塞得須陀
洹斯陀含阿那含果比丘比丘尼得
阿羅漢果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
瑕穢見彼四部衆分別五陰成敗而
趣余時世尊尋究本末為後衆生示
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余時世
尊集於大衆而說頌曰
人命如日夜 或住或周行 猶如駛流河
往而不復反

四部之衆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老則色衰 所病自壞 形敗腐朽
命終其然

昔佛在毗舍離城祇樹池側普集講
堂所佛告諸比丘或有衆生自怙威
壯力無傷疔或恃無病自保康寧或
恃財富生業無量或恃豪貴宗族成
就或有老者集在衆中為人所毀稱
為棄物余時世尊觀察其人心有是非
欲使衆人改往修來故說斯頌時毗
舍離諸童子等聞此教誡或起無常無
我之想或起不淨止觀之心或念安
般守意頂法攝法忍法世間第一法
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興發

出曜經卷第三 第七張 宣

求無上道或有求辟支佛阿羅漢道
余時世尊以此一偈化毗舍離無數
童子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世人現
其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於大
衆而說頌曰
老則色衰 所病自壞 形敗腐朽
命終其然

時諸童子聞佛所說作禮而去
是身不久 還歸於地 神識已離
骨幹獨存

昔佛在毗舍離甘梨園中余時阿梵
和利自怙色貌與世無雙進過人貌
退及天形形貌端嚴視無厭足然家
裏財富不可稱限饒財多寶七珍備
足時阿梵和利嚴飾羽寶之車自嚴
莊按轡沐浴澡洗香花芬薰往至佛
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是時衆多比
丘欲受未斷在凡夫地見阿梵和利來
至佛所皆興愛欲起不淨想佛知其
意即告之曰云何比丘阿梵和利者
受四大形臭處穢汗無一可貪比丘
當知此阿梵和利如是不久當卧好
高廣牀上衣裳芬薰價直一億於彼

出曜經卷第三 第八張 宣

牀上忽然命終昇詣塚壙取耶旬之時諸比丘聞之愕然無常迅速不避老少此人形貌世之希有受如是形便當棄捐在于塚間今時世尊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世人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於眾中而說頌曰其中四部眾聞此教誡或起無常無我之想或起不淨止觀之心或念安般守意頂法燻法忍法世間第一法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興發未無上道或有未辟支佛阿羅漢道今時世尊以此一偈化融含融無數童子以此因緣而說頌曰是身不久還歸於地神識已離骨幹獨存時諸大眾聞佛所說歡喜而去是身何用恒漏臭處為病所困有老死患昔佛在迦維羅國尼拘類園中彼國人民恒自恃怙豪族富貴軀力強壯所行自由誇無儔足彼有一人族姓卑弱身生瘡癩膿血流溢晝夜不息臭穢不淨見皆掩鼻疼痛苦惱眾人見

出曜經卷第三 第九品 言

者無不默患佛知其心而告之曰夫人受身四大一類六門流溢與彼不異一切人身患苦之室安止苦惱憂畏万端時諸釋種聞佛教戒或起無常無我之想或起不淨止觀之心或念安般守意頂法燻法忍法世間第一法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興發未無上道或未辟支佛道阿羅漢道今時世尊以此一偈化彼釋種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一長者請佛及比丘僧時比丘僧往彼家如來不往遣信迎食所以如來遣信迎食有二因緣云何為二一者欲與諸天說法二者瞻視病人是時世尊遍觀比丘皆悉受請即取鑰母開一房門見一比丘抱患類薦卧大小便不能轉側今時世尊知而問曰汝有何患卧著牀褥大小便利不能轉側時彼比丘受性質直內無對究報世尊曰受性闇鈍恒懷懈慢初不勸佐瞻視餘人是故今日無看我者今實孤窮所怙無虞今時世尊躬抱出在門外除去不淨

出曜經卷第三 第十品 言

澣浣坐具復取淨水用洗其身便與耆耆敷新坐具還卧房中如來躬自舒手為枕告比丘曰汝不加勤求增上法未獲者獲未得者得未受果證今受果證設不用意受此法者便當更受劇是苦惱今時世尊漸與說極妙法無數方便勸使勇猛思惟道德即從座起還開房門詣普會講堂勸語侍者汝今速集舍衛城中諸現在比丘即詣普會講堂比丘已集世尊告曰汝等比丘無父無母無弟無兄亦無姊妹亦復無有宗族五親不相瞻視各相捐棄此非其宜便為外道異學梵志所見嗤笑瞿曇沙門乃無毫釐慈心視人形命如視瓦石死者孤窮無瞻養者我法齊整上下和順汝設今者便屈於彼自今已始弟子侍師事如父母至死不捨師看弟子視如已息隨時將息至死不捨師徒相慈恩流永劫所有什物平等分布設無什物當詣廣施之家勸令修福若少知識當詣賣家分衛乞食好者給病惡者自食其瞻病者則瞻我身

出曜經卷第三 第十一品 言

所獲功德亦無差降時病比丘世尊
去不久便自思惟受此四大衆苦湊
集是身何用漏諸不淨為病所困不
脫老死宜可自謹承修佛語即捨形
壽入無餘泥洹境而般泥洹今時衆
多比丘持鎗母開門見彼比丘已捨
形壽即白世尊抱患比丘今已命終
不審魂神為生何處在何道種種佛告
比丘彼病比丘素積善行吾與說法
意尋開悟後便意猛向法次法分別
深法此族姓子已取泥洹汝等宜可
供養舍利余時世尊觀察此義已欲
使正法久存於世為將來衆生示現
大明於大衆中而說頌曰

是身何用 恒漏臭處 為病所困
有老死患

衆生聞法歡喜奉行

是身漏臭處 衆疾集會 無患第一滅

安隱永休息

是身漏臭處者衆患熾汗人所惡見
瘡痍苦漏諸不淨衆刺之首無常變
易法應慶滅苦中之苦莫甚於陰當
求巧便離四大身善謀權慧求於出

出曜經卷第三 第十二章 宮

要一切衆惱永息無餘故曰盡也已
盡虛者空寂亦無生滅者斷之二無
患第一滅者安隱無憂喜想安隱永
休息第一滅盡無餘泥洹時諸會者
聞說此義歡喜而受作禮而去
暑當止此 寒雪止此 愚多豫慮
莫知來變

昔有長者造立屋舍春秋冬夏各立
堂室任情自用不奉禁戒歲三月六
初不防制財富無數慳貪不施亦不
給與沙門婆羅門亦不信有今世後
世放逸自恣慳貪難化不識道德不
計無常更作好室前房後堂清涼之
臺冬溫之室東西起舍數十餘間刀
風解形忽然無常佛以天眼清淨無
瑕穢見此長者卒便命終存在之日
無有慈恩加被衆生但有勞役於餘
人民意所規郭竟不瓦願今時世尊
在諸大衆中欲現其義宣暢本原亦
使將來衆生善解無疑復現過去諸
佛世尊神口印封之所封印亦使正
法久存於世尋集大衆而說頌曰
暑當止此 寒雪止此 愚多豫慮

出曜經卷第三 第十三章 宮

莫知來變
時諸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生子歡豫 受染不離 醉遇暴河
溺沒形命

昔有居士財富無數家裏庫藏七寶
充滿金銀珍寶車乘馬瑠真珠虎珀
七珍具足奴僮僕從爲馬車乘穀諸
倉庫一以無乏唯開無息以繫後嗣
彼以子故未禱諸神或踞舍神城神
階陌諸神或跪諸神先祖父母山神
樹神天地神下至墓堆穢惡之神盡
向跪拜竟不瓦願亦不生子晝夜愁
憂漸以生疾今我家裏財寶無數難
得之寶盡在我家又復無息承繼我
後若我命終所有財貨盡沒入官念
此傷惋知復如何斯人有幸疾漸瘳
降未經旬月便生一息端正無雙世
之希有面如桃花衆相具足父母見
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復請比居諸
村落人飲食歡懣作倡伎樂終日自
娛或耽醉睡眠無所覺知時有大水
暴漲駛流盡漂沒死無存活者今時
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此長

出曜經卷第三 第十四章 宮

者成敗所趣因此緣本尋究根原欲使後世衆生善解無疑復現過去諸佛世尊神口印封之所封印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尋集大衆而說頌曰生子歡豫受染不離醉遇瀑河溺沒形命

今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有子有財愚惟汲汲命非我有何有子財愚家愚極自謂我智愚而猶智是謂極愚

昔佛在毗舍離於池側高講堂上今時衆多童子等善知射術皆答相拄於射街上彼寂為第一自恃高族與世無雙慶闊淨利內無及我等正使有憂慮者子今與世無雙豈有奸賊侵欺我等兒復自惟吾父有伎必勝衆人各相遷俟竟不自濟無常對至逆在異處是故頌曰

在衆疾姓流目視兄弟親為死使所追被害無有退死使有數種親族所在救續財無有數為賊所燒觸火熾以水滅以盡除彼明志以毒藥去呪術除非邪暴為以鈞牽牧牛以杖將此衆皆有樂

出曜經卷第三 第十五張 官

無常難可保

無常力勢

不可恃怙

知死命終

然不久住

一切皆盡

無覺知者

為世所毀

流轉諸趣

時諸迦維羅國釋種聞佛所說知已射術無有罣碍與流離王共圖以箭相射或殘眉毛或殘睛瞼無所傷損流離王尋欲退還諸目前諫諸釋種等奉修戒律皆成道果雖有射術無所損害時流離王漸皆前進諸釋退還固守城門遣使白佛今日窮急為流離王所攻世尊告曰若開門者有所傷損不開門者無所傷損時彼信使還至釋所而語釋言如來有教若開門者為王所害不開門者不為王所害諸釋聞語已重關閉固守門戶時流離王七守城門語釋種曰速開城門兩家共知無所傷損其中釋種宿緣牽者皆播開門無宿緣者承如來教不肯開門舍馬釋種先在城外與流離王戰殺七萬衆生拔萬牙傷殺無數衆生舍馬釋種語流離曰室婢生子要莫退還須我入城更

出曜經卷第三 第十六張 官

備戰具是時城中諸釋聞舍馬釋傷害人人民不可稱計即遣喚舍馬釋呵止責數非釋自稱釋汗染我釋種汝今已毀名速出國去不須住此城速去不須住

時舍馬釋即出城去時流離王復開門宿緣釋種語諸釋言但速開門此婢生子何所堪辦無緣釋種等語諸釋言如來有教若開門者有所殺不開門者無所殺時流離王復逼城門時摩訶男釋語流離王曰聽我一願若見許者便當自陳王報釋言恣汝所說吾不相違

時摩訶男釋前白王言聽我入水經時今諸釋種各得免脫時摩訶男釋即入水以鬚繫樹根沒死水底時諸釋皆得逃走時流離王遣人入水看男男釋入水何乃猶遲尋入水云摩訶男釋已死於水時流離王取七萬釋種成須陀洹果者生埋在地暴為踐殺宿緣對至無所恃怙今時世尊語毗舍離諸童子等空可為地地可為空宿對因緣不可逃避以此因緣

出曜經卷第三 第十七張 官

尋究本末為後世眾生現示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象中而說頌曰非有子侍亦非父兄為死所迫無親可怙

時諸四輩之眾聞佛所說歡喜而去為是當行是行是事成是眾人自勞役不覺老死至飢餓乏漿水如窮鹿奔馳為獵者所射不念斷欲受如是求方便分別此形體老死忽然至不至究竟界眾多眾生志行不同所作各異所修善本亦不足言意著外役不念內法不念死命意恒計常昔貧賈國兄弟二人一人出家得阿羅漢道一人在家修治居業余時兄數至弟家教誨弟言布施持戒修諸善本生有名譽死墮善處弟報兄曰捨家作道不慮官私不念父兄妻子亦復不念居業財寶若被毀辱不懷憂感若遇歡樂不乎用喜數數諫誨不從兄教弟後遇愚忽便無常生受牛形為人所駢歎監入城時兄羅漢從城中出即向彼牛而說偈曰

脊負為重擔 涉道無懈怠 為人所駢使

出曜經卷第三 第十八張 富

今日為閑劇 穿鼻為繫繫 破脊難痊瘡 為縛所繫 今為閑劇 食以舊惡草 飲以雨潦汁 杖捶不離身 今日為閑劇 以受畜生形 為行何權計 為可專意念 三耶三佛德

時牛聞已悲哽不樂牛主語道人曰汝何道說使我牛不樂道人報曰此牛本是我弟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親羅漢說曰我弟昔日負君一錢盜價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使時牛自投深澗至心念佛即便命終得生天上或有眾生深慕世累應著財貨不修善行身壞命終生餓鬼中或復有人出家學道捐棄恩愛捨世八法修清淨志猶王太子捨施羅漢女身珮香瓔顏貌端正像如天女意欲納娶其王報曰夫王者法不娶外類不與細民為誓常與長者居士共誓太子曰王設不與誓此女者今當自殺不堪生世王聞此語如食遇噎既不入腹又不得吐王遣出適到捨施羅漢家語女父母曰汝當嫁女與我太子父母報曰

出曜經卷第三 第十九張 富

隨我種類習煞法者當嫁女與王太子王還語太子曰汝今要習殺生法捨王種類習凡細事何為要殺女為誓太子曰王意所貪樂要習殺法不以為難即捨王官出詣殺家計誓姻如是積久擔負薪草持筐掃第一大目出行見之間王子曰竟得女不王子報曰吾役使煩多早忘失女不復憶之目復問曰香瓔貫珠今為所在太子報曰吾亦忘不復憶也目語王子既不得女亦不得珠復失王位無所果復欲何方宜王子墮淚悲感不樂此辟在眾有所長益或有王子長者居士出家學道建功立德求為阿羅漢離世縛著於欲難欲彼此解脫分別无明智慧解脫無疑解脫成珍寶義父母兄弟呵制語出家者言八中薄賤莫過於道家家人求以此為常為人嗤笑何可堪樂人相呪詛使汝作乞兒不如在家五欲自娛分檀布施作福不憚供給當來過去現在給施孤窮裸賤之人沙門婆羅門僑客遠行四事供養永被飲食牀卧醫

出曜經卷第三 第二十張 富

足口說無瑕

聞是一時吾者陰持入相盡能分別
人士夫衆生壽命生形禍身吾從
佛聞一時事如是事意不亂亦不他
念求諸善本為愚聞衆生開示徑路
衆生慶世生旨無目便與聞目使得
視睹以大慈氣拔濟其苦視彼衆生
如父如母敷演其義

以解深句義善修其道德便得盡諸苦
得達無餘處

或以義除結不以味身句身佛經亦
說不施無漏等見順正無結去漏勿
生便說生非餘是佛經或謂佛經不
盡結使是故世尊說當深解句義時
尊者羅云往至佛所頭面礼足在一
面坐時尊者羅云白世尊曰唯願如
來與我說法使有漏心疾得解脫今
時世尊告羅云曰汝當思惟因緣雜
誦已誦說來至如來所是時羅去便
誦因緣雜誦誦誦利上口至世尊所白
世尊曰唯然世尊已誦因緣雜誦有
漏不得解脫世尊告羅云汝誦誦五
咸陰雜誦今時羅云即受教誡便誦

出曜經卷第三 第二十四張 宮

五咸陰復於餘時至世尊所白世尊
曰已誦五咸陰已有漏心不得解脫
今時世尊告羅云曰汝當誦六更樂
雜誦時羅云受佛教已復誦六更樂
復餘時到世尊所白世尊曰已誦六
更樂已有漏心不得解脫是時世尊
告羅云曰汝當思惟觀察其義今時
羅云承受佛教即自思惟分別其義
漸盡結使得阿羅漢果皆由分別義
故越次取證盡有漏成无漏是故阿
難說曰以解深句義善修道德以道
斷結去諸七使纏縛永盡無餘道者
謂泥洹滅盡无生滅著斯安隱快樂
是故說曰善修其道德便得盡諸苦
者所謂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思
愛別離苦怨憎會苦得達無餘處
無餘音第一義無上無有過者

出曜經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出曜經卷第三 第二十五張 宮

出曜經卷第四

宮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 譯

欲品第二

欲我知汝本意以思想生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余時
世尊并將侍者阿難著衣持鉢入舍
衛城中乞食已周還出城外有一婦
人抱兒持瓶詣井汲水有一男子顏
貌端正坐井右邊彈瑟自娛時彼女
人欲意偏多就著彼人彼人亦復欲
意熾盛就著女人女人欲意迷荒以
索繫小兒頸懸於井中尋還挽出小
兒即死愁憂傷結呼天墜淚而說頌曰
欲我知汝本意以思想生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余時世尊告阿難曰向所聞偈過去
恒沙諸佛所說汝善誦習日晡集衆
在衆人中宣暢此偈余時世尊食後
双攝三衣即集大衆詣普會講堂在
衆人中坐余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向
清旦將阿難入城乞食已復周遍還

出城外見有婦人抱兒持瓶詣井汲水去并不遠復有一人彈瑟自娛二人相見各興欲意熟視相看目不移轉錯繫兒頸懸於井中尋還挽出見已命終愁憂踴悲尋說頌曰
欲我知汝卒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佛告比丘燄火熾盛便能燒燒諸善之本姓荒之士不識善惡亦復不別清白之行不知縛解出要之道如斯輩人遂無慚愧寧宜親族分受形辱不聞難性以違其志或因燄欲殺害父母兄弟姊妹斯受其殃或因燄逆罪及五逆王者所戮死受惡報猶野火行傍樹為燄既罪自深復及宗親人由燄欲違佛憐法誘毀聖眾為諸聖賢之所嗤笑我今當說犯燄之本汝等善聽昔有一人慈燄不止父母所生唯此一子夜非人時天陰雷電帶刀持箭至他燄女村中時母覺知即捉曉喻今夜真闇陰暗雷電設不果者便為人所害吾宿妙德唯有一子會遇惡者吾無所恃子報母日子要當

出曜經卷第四 第二張 宮

去不得復住母知意正便向兒拜今暮且住須明日乃往兒語母曰速放我去若違我情當取母殺母報兒言寧取我殺不忍見汝為他所害兒復語母可時放我及闇至彼若不見聽正令殺母母語兒曰死死不放汝兒即拔刀取母刺殺不慮後世殃罪深重即至彼家打門微笑女人應曰汝是何人其人以頌報曰

慈惠諸根羸 為想所誤誤 不應眾事業 為惡闇覆蓋 念汝取母害 折伏猶汝奴 起立在門外 如客附使使

爾時女人復還見問曰審殺母耶報曰審殺女人問曰何故殺母男子報曰母不見放來至此闇女人報曰不須入家裏是時女人以頌報曰
咄嗟皆恩養 害母種罪定 何忍見汝顏 宜速遠吾家 父母抱育養 為子歷眾苦 害母行地上 地不陷汝殺 立身無慈仁 加害諸親族 我是外種類 豈能恩德將 爾時彼男子復報曰由汝害母造無邊罪小見寬恕見為開門暫得言談便復還家女人報曰聽我偈言

出曜經卷第四 第三張 宮

寧入投炭燄 從山投幽谷 生犯七步地 不與惡從事

是時二人各各共相別離男子還家道逢惡殺為賊所害死入阿鼻地獄受罪無數劫燄之為病受殃無量以微積大漸致燒身自陷於道亦及他人不至究竟猶自飲毒復飲他人是故說曰燄不可從

愛欲生憂 憂欲生畏 無所愛欲 何憂何畏

愛欲生憂或遭婦害為人所奪或抱久患夫或遠行積久不歸是故說曰愛欲生憂憂欲生畏者為豪貴是奪其婦或抱久患命在旦夕或適他方是故說曰愛欲生畏無所愛欲者去何無所愛欲阿那含阿羅漢者別二人者無憂無畏何以故已離諸憂無所畏難有憂畏者欲界色界阿那含者欲界憂畏盡阿羅漢者三界結使盡於中不生憂畏想是故說曰無所愛欲何憂何畏
好樂生憂 好樂生畏 無所好樂 何憂何畏

出曜經卷第四 第四張 宮

好樂生憂者作倡伎樂五欲自娛為王所憊欲奪樂器緣此起憂或為王所使遠適他方於中生憂或抱久病纏綿者禱於中失明忘言命相便生畏懼緣此樂器以致害身或有王者種亡國失位事不由已憶本豪貴所遊戲處便生愁憂遂致萬疾或為宿憊欲害其命晝夜伺捕復於其中生憂惱想是故說曰好樂生憂好樂生畏也云何無所好樂者阿那含阿羅漢捨諸五樂以法樂自娛猶如難陀前白佛言不觀我孫施利意終不樂世尊告難陀曰

無欲有何足 不足有何樂 無樂有何憂 無憂有何樂

汝今放意 無有欲足 志常熾盛 何時當息

是故汝今思惟內觀不淨之想便當自悟意中得解汝今所以不得解者斯由不思惟想故以不思惟熾盛熾盛是故難陀忍精勤一意思惟惡露不淨何以故求人身難與賢聖相值亦復難得諸根不缺亦復難遇諸

出曜經卷第四 第五張 官

佛興出亦不可遇如優曇鉢華時時乃現欲聞正法亦不可值休息無為常樂安寧皆由正法得至彼岸是故難陀念自謹慎思惟正法興不淨想便當得至處無為境是故說曰好樂生憂好樂生畏無所好樂何憂何畏佛復頌曰

菓先甜後苦 熾盛亦如斯 後受苦痛報 經歷無數劫 愚者受燒煮 恒在盛火焰 為獄伺所執 如鈎制伏焉

昔佛與諸弟子說苦陰契經云著欲之人自共歎說沙門瞿曇婆羅門恒自談說豫防未然慮將來欲穢汙不淨不如我等意染妙色五欲自娛細滑更樂有何可失若有眾生固倚此法造不善行身壞命終入地獄中已生地獄方自覺悟共相悔責我等為人不信沙門婆羅門語云欲穢汙不淨之行由此熾熾受無量苦未出無期己身自造向誰怨訴是故說曰菓先甜後苦猶如有菓入口甘美當時悅意後必患生即說譬喻悅解智者或有智人由勸勵成就或有智人呵

出曜經卷第四 第六張 官

制禁止或有智人觀其志趣而得受化或有智人漸誘勸進而得度者或有智人遠遊觀俗意自悟者世尊觀察隨意所涂以何療治即投其藥眾生漸漸意得開悟承如來教善惡俱貧漸盡諸結有漏心得解脫然後乃知熾盛之為病先甘而後苦也

堅牢鐵銅錫 此牢不為國 好游者拔色 此牢寂為國

昔有人遇事問在鐵牢竊作方便以自免罪或依豪強或用財貨或依姓族用免其慙欲受牢縛非凡夫所能解唯有諸佛出世以智慧之赫焰燒燔山野之結菓以刃利劍割斷七使原本然後乃得解脫昔有一人遇事被繫會遇眾僧在講說法罪人求吏暫詣講聽法值一以五夜半寂靜誦經為老所縛為生所縛為病所縛為死所縛今世後世所縛時人宗族求王脫過即得免罪時諸五親知識朋友至罪人家共相慶賀聞汝得出甚用慶賀其人報曰汝等何為見誑如我昨嘗聞比丘誦經我所被繫甚

出曜經卷第四 第七張 官

過王者衆人問曰汝雖得出故復荒錯耶其人報曰我不荒錯但諸君自誤耳我所被縛非王者所解也汝等諸親設見愛我者願聽出家得在道次諸親勸諫為說留難父母宗親男女成就何由捐捨苟貪為道其人報曰我先誓願要出家學諸親重求且停住止復經七日並解疲勞還服氣力其人出門復遇道人靜寂誦習而說斯偈

堅牢鐵銅錫 此牢不為回好漆者彼色此牢寂為回

復還入屋語諸五親我意志趣不樂在家願聽出學修無上梵行時諸五親即聽出學進修其行晝夜不息得阿羅漢果永離縛者不復流轉生死縛中牢固者流室緩難解能斷此為要

不觀斷欲愛縛中牢固者恩愛戀著皆是縛者唯有諸佛興出執金剛心牢固難沮壞衆德自縷絡指素諸惡不與罪緣能斷諸惡是故名曰縛中牢固流室緩難解者流者流在界中有中生中趣

出曜經卷第四 第八張 宮

中今當與汝說辟智者以辟喻自解昔有國王恩惠普潤大赦天下諸在牢獄重繫者皆悉放出其中生類獸患縛著不堪牢獄志常速離速出離獄心不願住復有生類樂在獄中心意戀慕樂聞苦惱之音即住獄中不肯去離是故說曰流室緩難解所以緩者遭赦被恩而不肯離昔所積善作諸功德乃能斷之故言能斷此為要

不願慕兄弟家業宗親不觀斷欲受欲愛已斷永無遺餘度世八事以二盟誓何謂為二一者智捨二者盡捨以此二捨捨度衆生

世容衆妙色 此不名為欲世欲文存世唯賢能覺知昔佛在世諸比丘自相謂言我等宜可捨果僧食在人間乞求所以然者諸乞求比丘者遊觀人間便得親見極妙之色耳聞極妙之音鼻嗅極妙之香身近極妙細滑余時世尊以天耳清淨寂冥無塵垢聞諸比丘自相謂言各生慈慕染著世榮余時世尊即遣信喚集普會講堂諸比丘即集

出曜經卷第四 第九張 宮

講堂佛告諸比丘云何比丘我曾與汝說諸乞食比丘遊在人間便得親極妙之色耳聞極妙之音鼻嗅極妙之香身近極妙細滑云何比丘心為輕颺汝等方念色聲香味細滑之法猶如熾火焰極隆盛復以脂酥而益之倍復增益汝等倍益色聲香味細滑之法諸有比丘能自禁制在外乞求心恒懷懼受他信施為可易不令諸檀越奔趣四方勞情役思乃得財貨信有後世咸割布施我今勤德恐不消化觀彼檀越當施之時意欲受信施如不欲受想自觀己身如抱重病想施物如藥想念空閑處如遭死亡想意常繫念修諸善本觀諸婦女如塚墓想如是比類人間乞求諸有貪著色聲香味細滑法依倚道者是謂大賊時尊者舍利弗問摩訶絺羅曰云何拘絺羅眼為色相色為眼相耳鼻舌身細滑法法為意相意為法相時摩訶絺羅報舍利弗曰眼非色相色非眼相耳鼻舌身意意非法相法非意相所謂相者貪欲自用

出曜經卷第四 第十張 宮

是謂與相復引喻自解猶如白牛黑牛同繫一處或同一轆與縛繫相應云何舍利弗頗有人說白牛繫黑牛黑牛繫白牛為平等繫不對日非也舍利弗非白牛繫黑牛非黑牛繫白牛所謂縛者或索或刺或軛是謂縛也如是舍利弗眼非色相色非眼相耳鼻舌身意意非法相法非意相於中生貪欲自用者是謂為相是故說曰世客眾妙色此不名為欲也

人間欲無常內欲縛是常此滅不受有餘趣不受生

人間欲無常者欲是無常為衰耗法變易不停不可恃怙人間欲者不久停住或亡或失或為人所奪是故非常不可久保內欲深固與神相漆心為禍首殃及身口是故說曰內欲縛是常或為豪強伺命所守如是欲者難制難禁不可以己力留住不更趣諸有亦不願生世後世是故說曰世欲久存世唯賢能覺知

欲生無漏行意願常无漏於欲心不縛上流一究竟

出曜經卷第四 第一張 宮

欲生無漏行者欲亦是善亦是不善欲善者或是有漏或是無漏無漏欲者滅一切愛此中不說有漏意願常无漏者一切諸善之法普无漏體中於欲心不縛者心於彼心不漆著亦無所汙是故說曰於欲心不縛上流一究竟者即阿那含是所以然者因說阿那含果因說五下分結因說斷欲受此亦復說上流一究竟

智者不越次漸漸以微劣巧正漸到垢淨除諸微汙

智者不越次者博古明今分別是非於慧無減損受性不懈念是故說曰智者不越次也漸漸以微者漸漸日進勿懷中息猶如巧正除列重垢積日乃成人去心垢亦復如是為諸天阿須倫真陀羅摩休勒等所見稱譽猶如車巧正善能修治撲隨欲能滅欲後必受永康

猶如彼巧正者觀彼打車嚴治修繕遠致重載無所缺損便成二義云何為二一為名譽遠布二為得其財貨彼巧比丘亦復如是唯捨於欲便得

出曜經卷第四 第二張 宮

二稱名聲遠布諸天所譽於現法中受無量樂是故說曰

猶如車巧正善能修治撲隨欲能滅欲後必受永康

時諸眾會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欲受一切樂當捨諸愛欲已捨諸愛欲永受無窮樂

若有眾生欲受一切樂者當念四支五支禪樂行神通樂道出要樂彼人當念捨一切欲已捨諸欲倍獲功德受樂無窮得遊戲樂遇諸福業樂於現法中俗財無乏昔外道異學各作是說二二合會者彼即清淨尋得解脫亦得出要復有說者欲妙欲淨當與欲共相娛樂欲無厭足欲除彼執疑故是故說曰隨欲能滅欲後必受永康

不念欲有厭豈能修禪定變悔尋行本智慧療乃止

若有眾生念欲不去心懷遂生塵垢猶如有人近大火坑遂近遂熱欲避其熱當求巧便求滅彼火人亦如是遂不念欲欲自然滅猶如毒藥顏色

出曜經卷第四 第十三張 宮

成就香美且甘若人遇病而服此藥
咽喉通利入腹未久即宣命根貪欲
亦如是當時悅意非法行欲身壞命
終入地獄中今當引喻智者以譬喻
自解昔閻浮利地有頂生王出現於
世壽十四億時頂生王四方遊觀至
初利天三十六釋取命終故住彼天
宮時彼人王經歷久遠心作是念我
今壽命過於天壽躬自眼見三十六
釋盡取命終我今宜可煞擇提桓因
即於此治遇王四天下領人天王豈
不樂也以生此念便失神足還墮世
間任閻浮利患身疼痛受諸苦惱時
王大目問訊王曰王今患重或就後
世若有人民來見問者頂生王臨欲
終時有何言教時頂生王告諸大臣
若有人民來問卿等當以此語報頂
生王者貪著五欲七寶無厭足頂生
王者生千子無厭足頂生王者領四
天下無厭足而取命終頂生王者七
日七夜於宮殿上雨七寶而無厭足
而取命終頂生王者遊觀至初利天
宮興意欲宰釋提桓因而取命終是

出曜經卷第四 第十四誡 官

故說曰

不念欲有厭 豈能修禪定 變悔惡行本
智悲癡乃止

今時諸來會者皆離愛欲無貪著心
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智悲癡足者 不復觀欲愛 人以智悲癡
不隨愛蹤跡

智悲癡足者何以故言智悲癡足者
與諸世尊共同法室與真人羅漢觀

不淨行起狀患心除諸患苦知苦原
本諸佛世尊思惟智慧是故說曰智

悲癡足者不復觀欲愛欲者知其體
實而不親近曾所愛者今已遠離智

者謹慎不染著欲是時眾會聞說此
欲興不淨想即於坐上逮得持持

人貪著愛欲 習於非法行 不觀死命至
謂命為久長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一
男子居業貧匱多乏財貨躬自困

苦勞功役力周遍四方而乃獲寶所
獲無量從遠歸家與父母五親共相

娛樂在大眾中而自誇說吾今獲寶
價直數億今當娶娶豪族女人中威

出曜經卷第四 第十五誡 官

壯不肥不瘦不白不黑婦女姿態一
以備悉既自端正面如桃李華色復以
香華脂粉莊嚴其身日共娛樂不能
捨離餽饌飲食日日不同殺害眾生
不可稱計縱情放恣獨勝無足會復
遇疾即便命終見婦去世心迷意亂
遂致狂顛遊諸街巷穢惡而行一何
酷毒殺鬼無道害我婦命亦是諸人
宗族五親懷嫉妬心各興斯意欲奪
我婦恐事彰露竊共陰謀中陷我婦
如是怨訴日日不止今時世尊以天
眼觀清淨無瑕穢見此男子然新街
巷心意迷惑不識正真今時世尊欲
現其義尋究本末為後世眾生示現
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過去如來
神口印封而印封之在大眾中而說
頌曰

人貪著愛欲 習於非法行 不觀死命至
謂命為久長

今時眾會聞說此偈諸塵垢盡得法
眼淨

愚以貪自縛 不永度彼岸 貪為財愛故
害人亦自害

出曜經卷第四 第十六誡 官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長者名曰難陀饒財多寶金銀珍寶車乘馬瑙珊瑚琥珀馬車乘奴婢僕使服勞田業不可限量居一國之富無有過者雖處榮富無有信心慳貪妬嫉門閤七重立守門人有人來者不妄得入於中庭虛空上安鐵籠踰恐有飛鳥食散穀米四壁牆下以白葉泥恐鼠穿穴傷散財物然彼長者無常對至唯有一子名梅檀香即喚子前勸告子曰吾今患苦必不濟度設我無常後所有財寶七珍之具勿妄費耗亦莫施與沙門婆羅門有乞乞者莫持一錢施與此諸財寶足七世父母食散作此教勸已即取命終即生舍衛城中慶喜旃檀婦腹中經八九月出生在外生盲無目左右人問為生男女耶母報生男自念若生男者吾今日冥須兒扶持供養左右報曰雖遇此兒生無兩目母聞此已倍增愁憂悲泣說曰子盲吾亦盲二俱無兩目遇此衰耗物益我愁憂苦

出曜經卷第四 第十七 誦 言

○出曜經

尔時世尊將侍者阿難在祇洹精舍門外經行奮手而說曰禍灾禍灾是時阿難又手長跪白佛言向者世尊稱言禍灾有何因緣願聞其意佛告阿難汝頗聞舍衛城中有長者難陀不耶阿難白佛舍衛城裏曾有長者久以令終世尊告曰此長者神還處舍衛城裏為盲旃檀婦作子生無兩目昔所居業豪富無量今故觀者斯為所在為馬七珍不可稱計然復慳貪妬嫉禁忌是故說曰禍灾阿難白佛而說頌曰生死有畏懼幻化非有真有成必有敗智者誰可樂

是時盲母養兒年八九歲堪能行來母以杖一枚食器一具而告子曰吾今養汝堪能行來宜求自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復當乞求以濟餘命此盲小兒家家乞求漸至旃檀香長者家在門外立而自說曰飢餓切已困憊復無兩目衆苦無端緒誰當整而施時守門人聞此語已瞋恚熾盛即前

出曜經卷第四 第十八 誦 言

捉手遠擲深坑尋傷左臂復打頭破所乞餅食盡指在地其中有人臨坑見者甚憐愍傷往語盲母汝子為守門人所打甚見困苦傷解破頭痛不可堪時母聞已匍匐拄杖到盲兒所抱著膝上而說頌曰汝今有何怨子今遠說之與誰誰與子遭此苦見難子報母曰母我向者乞至此旃檀家暫止此門外便遇惡人乎

尔時世尊慈育衆生如母如父興大慈悲欲有所濟過食後著衣端嚴比丘僧前後圍繞入舍衛城至旃檀長者門外尔時城裏長者人民見如來非時入城必當有緣或能演說過去當來現在事盡共異從隨如來後普共至旃檀門外至盲小兒所旃檀香聞如來至尋出門外頭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時世尊觀大衆已集復見旃檀長者集在門外復欲演說憫貪妬嫉受罪無量加說患施受報無量欲使離有不著三界指授泥洹趣無為

出曜經卷第四 第十九 誦 言

道余時世尊告小兒曰汝是難陀非也小兒報曰實是難陀佛復重問是難陀耶即報佛言實是難陀其城中人民聞佛小兒相問字皆共愕然云何難陀長者乃受此形余時世尊欲與梅檀長者拔地獄苦除慳貪心安立福田佛告梅檀香而說偈言

昔父今難陀慳貪意纏裹本不造善行遭此眾苦惱設當從此終當入無擇獄成惡眾生室繫以宿緣強

余時梅檀長者悲泣墮淚不能自止頭面礼足前白佛言唯願世尊慈愍見憐拔濟罪根於如來所得蒙遺福唯願世尊今請佛及比丘僧余時世尊為彼長者默然受請時世尊明清旦著衣持鉢比丘僧前後圍繞至彼長者家各次第坐長者躬自行水清淨飲食供養飲食已訖行清淨水取一小牀在如來前坐欲得聞法余時世尊以權方便漸與長者說微妙法論講如來深奧之藏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行婚為穢濁如是說法不可思議余時長者即於

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長者自察得法見法分別諸法得無所畏即從坐起礼世尊足我今於如來受三自歸歸命佛法僧自今已後聽為優婆塞盡形壽不復殺生余時世尊欲呵難陀長者而說此偈

愚者言財貨亦非自為己愚者貪財貨自沒漏為獄如是貪無利當知從癡生愚為此害賢首領分于地

愚者言財貨者所謂言者已盡已滅更無有餘是故說曰言財貨也愚者無智無所覺了或貯聚財產不能自食復不施人愚中之愚不過此人人有財貨一者施與二者自食然彼長者自既不食又不施人自不為己者慳嫉是也經裹心本不能自解不能自為愚者貪財貨受心滌著不能捨離是故智者去欲而守靜是故說曰如是貪無利當知從癡生愚為此害賢首領分于地

時諸大會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天雨七寶 猶欲無厭 樂少苦多 覺之為賢

昔佛與頂生王而說此偈是時頂生王宮天雨七寶七日七夜時王臨見心無厭足貪欲者苦多樂少是時彼王遊在天上受天五樂遊四方域快樂無窮臨知欲命終受無量苦智者觀察恒防未然故說曰覺者為賢也雖有天欲 惠捨不貪 樂離恩愛 三佛弟子

昔佛在摩頭羅國尼拘類園中余時有一比丘靜室坐禪形不移動復有毒蛇牀下蟠卧比丘為睡所屈或位或仰毒蛇自念此人見恐必欲害我毒蛇即舉身投擲墮坐禪比丘比丘命終即生忉利天上諸天玉女各來衛侍天子告曰汝等諸妹莫近我身設當近者必犯於戒諸女自念此天前身必是沙門故生此間受天之福時諸天女各執鏡前照天子見鏡衣天之服頭串天冠天自念言咄咄形變云何吾身捨人形今來生天即自悲泣從坐而起行諸天聞見諸衛從有端正者有醜陋者漸徙行至圍坐一樹下端坐思惟未定三昧池水之

中有異類奇鳥相對悲鳴聲哀響響鳥形若干形色不同欲求成道不能得辦是時天子盡其天壽從三十三天至閻浮利到世尊所頭面礼足又手向佛以偈問義

天女無數衆侍衛有醜陋後園名迷惑何由而拔濟

然我世尊竟不見諦而取命終雖生為天受天之福福盡還入泰山地獄如是流轉無有窮已如今處窮所向無趣唯憑如來當見愍念是時世尊以偈報曰

道名直一向彼方名無畏車名無曲廢觀法所成就

余時天子聞佛所說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余時天子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繞佛七匝作礼而去余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衆中而說此偈

雖有天欲惠捨不貪樂離恩愛三佛弟子

余時衆會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出曜經卷第四 第三十二張言

衆山盡為金猶如鐵圍山此猶無狀足唯聖能覺知

余時世尊亦與頂生而說此偈未斷欲之人意所規郭境界方域得一複念一意貪無狀足彼頂生王由貪著故山中大者莫過此鐵圍盡化為金弥滿世界猶無狀足也

不觀苦原本愛生焉能別解知世愛刺進意解學戒

不觀苦原本者諸有衆生奔趣四方經歷險難或遇虎狼盜賊毒蛇惡鬼荆棘深林無人蹤跡或遇刀劍所見屠割復入大海遭諸衆難或遇暴風迴波曲折傷壞大船或遇黑山鬼魅墮羅剎界由此因緣是故說曰不觀苦原本也愛生焉能別者皆由貪欲展轉相生也解知世愛刺者結使亦名為刺四大亦名為刺人有此二刺不離生死受諸苦惱刺者亦名愛刺亦名見刺進意修學戒者進名為智演說幽奧捨非就是智慧成就

出曜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國造

出曜經卷第四 第三十四張言

出曜經卷第五

姚恭增州沙門瑛傳念

受品第三

夫人無止觀多欲觀清淨皆增生受著縛結遂固深

夫人無止觀者如有人不善觀染著身心纏裹不解於其中間不能思惟善法是故說曰夫人無止觀不得至于道多欲觀清淨者或有衆生染著於欲不染著於結或有染著於結不染著於欲或有亦染著於欲亦染著於結或有不染著於結亦不染著於欲或有不染著於欲不染著於結於是有人初習於欲後更不犯是謂染著於欲不染著於結或復有人數數習結而不去離是謂習結不習欲云何亦習結亦習欲或有衆生數數習欲亦習結是謂習欲亦習結云何亦不習欲亦不習結或有衆生思愛意斷不著世累亦不專意數數習近或復有人從頭至足觀身万物計齒白淨手爪殊妙駿紺青色於中起想

不能捨離遂增愛根縛結轉復堅固
為諸結所縛今當引喻智者以譬喻
自解猶如有人而被二繫一者革索
二者龍鬚索將至火邊以火炙之革
索便急龍鬚索緩若將入水草索便
緩龍鬚索急未斷欲眾生亦復如是
為二縛所繫去何為二縛一者愛縛二
者見結或時眾生思惟不淨觀愛結
便緩見結便急有時眾生思惟安般
守意見結便緩愛結便急是故說縛
結遂固深

若有樂止觀專意念不淨愛此便得除
如是消滅結

若有樂止觀者若使人樂捨觀不
善思惟善觀恒常親近修學不離繫
念在前修行不淨念自按計前所意
著駭毛爪齒從頭至足皆是我所後
復思惟穢汗不淨三十六物無可貪
者一分別尋得不淨觀身觀身意止
內外意法也愛此便得除者以慧證盡
證而除去愛思惟不淨者便能去愛
著亦不能縛著永棄諸結更不習近
是故說曰如是消滅結也

出曜經卷第五

第二張 官

以欲網自弊以愛蓋自覆自恣縛於獄

如魚入於獄為老死所伺若精求母乳

以欲網自弊者網者覆弊人目損智

不明不能出要至無為道網者不能

專意思惟按計以無明自覆弊以愛

蓋自覆者以愛自纏裹求出無期猶

如剛火灰覆不現無智之士以脚踏

踐燒足乃覺愛所覆蓋亦復如是猶

如刀劍仰向無目之士以手把持即

自被傷諸眾生類亦復如是以愛結

自覆不觀善不善法緣是興起憂悲

苦惱輪轉生死不離五道是故說曰

以愛蓋自覆也自恣縛於獄者諸有

自恣不順正教為愛縛所縛不自恣

者便離於縛如魚入於獄者猶如魚

獵執羅網捕魚以入羅網無有出期

此眾生類亦復如是捨於善法習於

穢濁不要之道如來說法時會眾生

大衆之中有如魚入於獄求出無有

期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愛結所纏

不能得至泥洹無為之道時彼獵人

聞佛說頌各自驚愕如來說法不為

餘人正為我等各自悔責改所修習

出曜經卷第五

第三張 官

更不為惡是故說曰猶魚入於獄諸

佛常所說法接有緣眾生不唐舉義

猶如醫師審病根原而後授藥是時

師睹知病輕重相類觀色然後授藥

當授藥時不增不減處中瞻視所以

然者恐病不除諸佛世尊為人說法

亦復如是觀察衆人心意所趣知病

輕重然後說法使得開解心無減少

要處中說除諸結使觀衆生心須一

偈者便說一偈須五句者與說五句

須一句半者與說一句半介時世尊

觀察獵者意故說斯偈其中自恣放

逸意者便與說此為老死所伺如獵

求母乳也猶如新生犢子其心終不

離母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老死所

追如影隨形若利根衆生善察分別

便得離此衆患若增增益善本若鈍

根衆生不作此觀則無所成是故說

曰為老死所伺如獵求母乳

意如放逸者猶如摩樓樹在在處處遊

如獲遊求菓

意如放逸者若刹利長者居士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少壯處中長

出曜經卷第五

第四張 官

老未至於道者意增於放逸增愛欲根如摩樓樹初生為葛藤所纏長便枯死愛欲之意亦如是使諸衆生根本燒盡是故說曰猶如摩樓樹在在處處遊者地獄餓鬼畜生流轉五趣猶如坏輪是故說曰在在處處遊如獲遊求菓者猶如狝猴求諸菓徒樹至樹徙林至林是故說曰如獲遊求菓夫徒愛潤澤思想為滋蔓愛欲深無底老死是用增

出曜經卷第五 第五講 官

刀風惱是故說曰老死是用增衆生愛纏裹猶鬼在於罟為結使所歎數受苦惱

衆生愛纏裹者愛恒在前導流轉生死不得出三界猶鬼在於罟者猶如兇在罟網馳走東西無有出要此衆生類亦復如是為愛迷惑流轉生死周旋五道沉溺四流為結使所纏者此衆生類為愛繫所纏不能離生死愚者受苦愚者心口意行皆非真正不別善惡受於地獄餓鬼畜生形是故說曰數數受苦惱也

衆生為愛使 染著三有中方便求解脫須權乃得出

衆生為愛使者為使所使為結所結為縛所縛是故說曰衆生為愛所使染著三有者欲有色有無色有是故說曰染著三有中方便求解脫者云何求方便欲使有使無明使見使如此衆生染著諸使云何得免生死苦惱猶如兩牛共一轆有人隨後撫豈得不挽重此衆生類亦復如是以四流為重安處四軛豈得免生死病也須權

出曜經卷第五 第五講 官

乃得出者以求方便與父母兄弟宗親和同無常對至各自離別是故說曰為生老病死所逼須權乃得出諸有衆生欲愛未盡恒有生老病死追在於後欲愛已盡者無復生老病死是故說曰生老病死自權乃得出若能滅彼愛三有無復愛比丘已離愛寂滅歸泥洹

若能滅彼愛者愛之為病衆苦湊集諸天世人所見嘆譽是故說曰若能滅彼愛三有無復愛者已除愛已除熱已除衆惱已除去愁憂三有者欲有色有無色有是故說曰三有無復愛比丘已離愛者諸有愛所纏所裹所持比丘破諸結使是名為比丘者獎衣持鉢亦名為比丘是故說曰比丘已離愛寂滅歸泥洹亦無是意處是不受是都無想著是故歸泥洹亦無結使影亦無更生影是故說曰寂滅歸泥洹

以為愛忍苦 貪欲著世間 憂患日夜長 造如蔓草生

以為愛忍苦者諸有心趣不能去離

出曜經卷第五 第七講 官

多諸患害無處不染著是故說曰以
為愛忍苦貪欲著世間者難捨難離
懷抱不忘世間者五陰亦名世間
受感亦名世間是故說曰貪欲著世
間憂患日夜長者常有憂患有熱惱
有疾痛今引譬喻智者以譬喻自解
述如夢草日述如夢草生

人為恩愛感不能捨情欲如是憂愛多
澤澤盈于池

人為恩愛感者恩愛牢固永劫不朽
實在心識不能捨懷以此恩愛不能
越次取證一往不還不可制持亦不
可減是故說曰人為恩愛感如是憂
愛多者由此恩愛增諸苦惱入骨徹
髓猶如流水流入於池亦如蓮花池
水不著此亦如是恩愛纏結深固心
懷以解脫水洗其愛心亦復不著是
故說曰澤澤盈于池也

諸賢我今說 眾會咸共聽 共拔愛根本
如擇取細新 以拔愛根本 無憂何有懼
諸賢我今說者我者如來一切智三
達六通眾相具足分別諸法諸賢者
大眾之名成就賢聖諸法所行眾法

出曜經卷第五 第八張 言

仁賢過於三界所為皆辦是故說曰
諸賢我今說眾會咸共聽者眾會者
剎利婆羅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盡集一處思惟法本志所趣向
皆得其願是故說曰眾會咸共聽共

拔愛根本者何者是無明是如所說
諸向此五趣從今世至後世無明為
根本皆由貪欲生更有說者前有癡
心後愛染著是故說曰拔愛根本者
如選擇細新者所以釋說擇細新者
有二因緣一者除病二者販賣思惟
選擇好者便取病者得愈販者得利
彼修行者亦復如是愛根深固須慧
分別應行眾生尋得受化便成就大
事已拔愛根便得阿羅漢是故說曰
如擇細新者已拔愛根本者所謂愛
根本根本是無明枝葉餘結使故曰
受本也無憂何有懼者有憂當有懼
無憂何有懼憂者欲界非色無色界
何以故憂欲界非色無色界耶答曰
以其彼界性無憂故所以生憂者有
父有母國城妻子僕從奴僮田宅財
穀此諸居業皆亦為憂永無此者終

出曜經卷第五 第九張 言

無有憂是故說曰拔愛根本
有愛以有死 為致親屬多 涉憂之長塗
愛苦常隨尾

為道行者 不與俗會 先誅愛本
無所殖根 勿如刈草 今心復生
有愛以有死者猶如未斷欲眾眾生
結使具足愛在其中說曰凡此眾生
貪求無厭皆由愛心求三有者亦是
憂心意所貪著妻息財貨皆由愛心
是故說曰有愛以有死為致親屬多
涉憂之長塗者前過不可尋此諸眾
生流轉迴趣五道生死地獄餓鬼畜
生死此生彼緣此四大身受結所纏
是故說曰涉憂之長塗愛苦常墮厄
數數屢胎受形無量屢生熱藏間屎
尿所染汗臭穢不淨數數入胎亦無
厭足亦無慙愧是故說曰當以巧便
修其道會不與俗會數數者生生不
息來往不已於此生在彼沒此生者
此現身分彼生者彼異趣也此生者
此人身彼生者彼五道也是故說曰
先誅愛本無所殖根恒處五道生處
五道復有輕重有福便輕無福便重

出曜經卷第五 第十張 言

雖有輕重莫若於道無為道中都無輕重無生滅著斷設不求道滌汙穢者如刈蘆葦及刈薪草生生不息無欲無所畏恬憺無憂患欲除使結解是為長出綱

無欲無所畏者聖人已離於欲無畏無憂志性恬靜是故說曰無欲無所畏恬憺無憂患者已離諸欲永盡無餘若有衆生不能離愛猶河趣海晝夜不息是故說曰恬憺無憂患以能盡愛名滅體盡無復根本欲除使結解是為長出綱不復處有累亦不作行非作不行是故說曰長出於綱

諸天世人民依愛而住止愛往衆結隨時流亦不停時過復生愛入獄乃自覺諸天世人民者何以故說天及人民乎以其為愛所使若生為天王女營從共相娛樂視東忘西若生為人多所染著養妻育子心不捨離若入地獄受諸苦惱無復愛心餓鬼畜生雖有愛心微少不足言諸天及人愛心最多是故說曰諸天及人民依愛而住止者衆生之類依愛住滌汙與愛

出曜經卷第五 第十二張

共俱是故說曰依愛而住止愛往衆結隨者猶如有人渡江河海導正從亦正愛亦如是趣三惡道衆結亦隨是故說曰愛往衆結隨時流不停者一時中間生處人中處在中國平正之土得種善本無有山河石壁饒出珍奇異物得信堅固於佛法衆有反復心慈愍一切殖衆德本諸佛出生皆與此國雖處中國亦是過去不得久住是故說曰時流亦不停時過復生憂者邊地佛後在八無閑處追本尋末自耻不及於中便生愁憂苦惱推曾喚呼念過去事是故說曰時過復生憂入獄乃自覺咄嗟老苦我等在世間時聞諸學道之人修善得福為惡入獄習愛心者殖三界病沙門亦說奉持五戒修行十善得生天上人中我等愚癡不從教誡今反入獄受諸苦惱刀山劍樹火車鑪炭皆由愛心種此諸根是故說曰入獄乃自覺緣愛流不住陰根欲網覆枝葉增飢渴受苦數增

出曜經卷第五 第十二張

鬼人及諸天緣愛未來有陰持入諸愛亦緣境界出法所由是故說曰緣也愛流者猶如駛河流逝于海此愛流者亦復如是漏出諸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曰愛流也不住者猶如穀種子入地即變易隨時溉灌萌芽得長愛穀種子亦復如是遍滿人身隨氣迴轉增諸不善根不住三界流轉四生奔趣五道是故說不住也陰根者五盛陰身是謂五盛陰深固難動如說陰根癡刺苦無常苦空無我亦復如是是故說陰根也欲者有二事欲上至空際下遍十方境界地獄餓鬼畜生緣欲不斷故曰欲也網覆者猶如世人以羅網捕鳥以罟罾捕鹿以深罽捕虎其有鳥獸遭此難者無有出期此衆生類亦復如是欲欲網所覆不見善惡意常甘樂妙色香味細滑法為愛所纏不能去離其有衆生墮於愛網者必敗正道不至究竟是故說愛網覆也猶如葛藤纏樹至末遍則樹枯愛亦如是遍滿人身從頭至足無空缺處猶如人墮廁盡

出曜經卷第五 第十三張

汗人身體有智之士欲濟彼命遍觀其人頗有淨處稅而出之彼無淨處可挽出之然此人身受心遍滿不可療治是故說曰枝葉增受也飢渴者世人飢渴可以水漿以濟其命或食草根葉或可以消息服氣或以藥草神呪可得延壽此愛心飢渴者飲四海水猶不清受一尺之地是故說愛渴而難濟也受苦者受未除盡數數增多長諸苦原是故說曰受苦數數增伐樹不盡根雖伐猶復生伐受不盡本數數復生苦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守園人瞻守官園當園中閒生一毒樹諸有男女入園遊觀停息此樹下者或頭痛欲裂或腰脊疼痛或即於樹下便命終者時守園人知為毒樹復見衆人遭諸苦難即施鉞柯柯長一丈餘還斫毒樹未經旬日即生如故然彼毒樹枝葉團足樹中之妙衆人見者無不歡喜其中衆生不知忌諱未遭此難共往奔彼自蔭其身影未移間復遭苦厄時守園人復於異

出曜經卷第五 第十四偈 宮

日以鉞往斫樹生如故倍復殊妙如是數斫生生如舊彼守園人宗族五親妻息僕使貪樂樹蔭盡取命終其人單子一己晝夜愁憂踴悲而行路遇智者自陳酸苦其痛万端是時智者告園人曰此衆苦惱卿自為耳夫欲止流莫若高隱欲伐樹者當盡根原卿所施功但種生栽何言伐樹汝今速往掘出根本其人竟迷復慮死至設我往彼掘出樹根定死無疑若我死後官當更立守此園者我族正亦滅盡無餘亦無繼嗣續我後者宜自逃走出家學道至舍衛國祇洹精舍詣諸道人得作沙門然彼園人昔種善福根栽垂熟應入律行是時世尊還顧視彼比丘在大衆中而說此偈伐樹不盡根雖伐猶復生伐受不盡本數數復生苦

時彼比丘聞說斯偈便自追本自所經歷即自心悟內自勉責思惟四大穢漏之患念彼毒樹數數往伐生生不息今四大身與彼無異愛根深固不伐根者枝流不斷便當就於生老

出曜經卷第五 第十五偈 宮

病死沒彼生此沒此生彼如是流轉永無休息猶如毒樹自伐其根復害衆人此愛結使亦復如是自毀其命復能外損智慧之性亦時比丘反覆重疊觀此五陰從頭至足無一可貪即於座上得須陀洹果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六通清徹在大衆中心自感激三自稱善快我大道不踣微細今蒙聖恩得盡諸漏即從座起繞佛三匝還復本坐現十八變於無餘泥洹界而取泥洹猶如自造箭還自傷其身內箭亦如是愛箭傷衆生

昔佛在摩竭國甘梨園中城北石室窟中有衆多獵師入山遊獵廣施羅網殺鹿無數復還上山時有一鹿墮彼林中大聲喚呼獵師聞已各各馳奔自還墮驚傷害人民不可稱數雖復不死被瘡極重痛不可言各相扶持劣得到舍求諸膏藥以傳其瘡室家五親各迎屍歸還耶旬之其中被瘡衆生自知瘡老默患遊獵宿緣應度種諸善本便自捨家學道作沙

出曜經卷第五 第十六偈 宮

門外時世尊與無央數百千衆生前
後圍繞而為說法。今時世尊為彼衆
生欲拔其根。修立功德。示現教誡。永
離生死。常慶福堂於大衆中。而說此偈。
猶如自造箭。還自傷其身。內箭亦如是。
受箭傷衆生。

時彼獵者。雖為沙門。不自覺知。如來
今日證明我等。定為獵師。內自慙愧。
自省本過。在閑靜處。思惟止觀。係意
不亂。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
法衣。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自身作
證。而自娛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更不復受生死。如實知之。今
時諸比丘。皆得阿羅漢。六通清徹。無
所罣碍。是故說此偈。

能覺知是者。愛苦共生有。無欲無有想。
比丘專念度。

能覺知是者。愛者衆病之首。猶如城
郭。聚集人民。憑地自怙。云何愛衆病
之首。如佛所說。泥梨受苦。其數難量。
皆由愛所造。凡在地獄受諸苦惱。皆
由愛病諸殺生者。亦由愛致。不與取
姦姦。長語。十不善行。亦復如是。皆由

出曜經卷第五 第十七 頌

愛心造斯諸惡。十惡已具。死入地獄。
十三火炙燒炙其身。云何為十三有。
二火山當前。向身入腹穿脊。過又二火
山。從左脅入。右脅出。又二火山。從右
脅入。左脅出。又二火山。從下入。上出。
又二火山。從上入。下出。第十三火山。
何者是。自身所造渴愛者。是也。十二
火山。其痛可忍。自身所造渴愛火山。
者。不可療治。如佛契經。獄卒阿傍問。
諸罪人。汝等為從何來。罪人報曰。我
等飢困。亦不自知。為從何來。今時獄
卒。即以熱鐵丸。強令使食。獄卒斯須
復問罪人。汝等為從何來。我等甚渴。
亦不自知。為從何來。今時獄卒。偃卧
罪人。洋銅灌口。燒口咽喉。皆悉下過。
取要言之。地獄苦痛憂惱。萬端受畜
生。形衆苦無數。云何為畜生受苦。如
佛契經所說。於是比丘。生畜生者。多
諸苦惱。比丘當知。若有衆生。墮畜生
者。生實長冥。於冥無常。此等何者。
所謂入地蟄。虫是。皆由前身貪樂愛。
欲身口意行。惡身壞命。終死為地中。

出曜經卷第五 第十八 頌

蟄虫是謂冥生。冥長於冥。命終是謂
比丘畜生。甚苦甚痛。難忍。或有衆生。
緣四大生。緣四大長。緣四大終。此何
者是。所謂疔生。是皆由前身貪著愛味。
故身口意惡。身壞命終。生疔。虫中。緣
四大生。緣四大長。緣四大命終。是謂
比丘畜生。甚苦甚痛。難忍。比丘當知。
復有衆生。生畜生中。聞人。大小便臭。
氣馳走。奔向我等。食是飲。是此等何
者是。所謂鷄狗猪豚驢野狐烏鳥等。
是也。比丘當知。餓鬼甚苦。云何餓鬼。
苦或有餓鬼。食敗壞穀。或食身毛。或
食指爪。齒身垢。薄膜。至厚皮。至草筋。
骨。心。脾。腎。肝。膽。大小腸。胃。屎。腦。髓。液。
汗。涕。唾。膿。血。脂。膩。尿。如此衆類。餓
鬼。所食。受此衆苦。皆由前身貪著愛。
味。慳貪。獨食。設施人。食。呪詛。罵詈。汝
等。噉我。食。如食膿血。大小便。亦復如。
是。後為餓鬼。食此衆穢。復有餓鬼。本
為人時。獨食。無耻。初不施人。一粒之
米。若見人施者。却遮使止。後為餓鬼。經
歷久遠。耳曾不聞飲食之名。况得食。
乎。此餓鬼。苦不可具宣。此三惡趣。受

出曜經卷第五 第十九 頌

苦無量斯由前身受心堅固種此諸
苦是故佛說愛者衆病之首也受苦
共生有者無欲無有想欲已去離永
盡無餘已吐已捨無有熱惱衆患之
本是故說曰無欲無有想比丘專念
度者比丘專意初不錯亂離邊至無
邊從此彼岸入泥洹境清無熱惱一
切癡愛心寂然不起是故說曰比丘
專念度也

無放逸品第四上

戒為甘露道放逸為死徑不貪則不死
失道為自害

戒為甘露道者不放逸人雖死亦不
為死昔一比丘行滿德元六時行道
無毫釐減失初夜中夜後夜精懃汲
汲斯須不憊如是經久宵滿結氣得
心痛患衆醫療治竟不除老便忽命
終有一優婆塞聰明高才無事不知
到比丘僧中而說此偈學禪修定者
雖身變敗壞寧敗就後世不敗今存
在何以故余不學禪定者自既不染
神復不度人何以故不自染神受他
信施衣被飭食牀卧具病瘦醫藥不

出曜經卷第五 第二十二張

能消化畢其施恩命終之後當復報
償不能濟彼者兼使檀越主人不得
果報不能顯揚佛法雖存日損日耗
大法隱沒外道熾盛如此之類實法
原首是故說曰戒為甘露道放逸為
死徑復重說曰放逸為死徑者放逸
之人多諸慳吝種今世後世不善根
栽尊者馬師亦作是說智者捨放逸
猶如捐毒藥放逸多慳吝今世亦後
世智者返其原尋究放逸本咄咄放
逸如鼠溺酥瓶昔有長者家持酥高
樓上覆蓋不固鼠入酥瓶晝夜吮吸
不出瓶口身體遂長酥既盡漸鼠滿
瓶裏狀似酥色有人至長者家欲得
買酥是時長者尋樓上取酥持着火
上鼠在瓶裏頭在於下身體在上便
於瓶中命終便於瓶中復化為酥賣
與買人得酥量取升斗骨沉在下髑
髒脚骨各自離解長者見已內自思
惟吾取酥時瓶口無覆必有鼠入嗽
食此酥即住瓶裏不肯出外酥盡鼠
死事必余耳長者復念放逸多慳其
事如是道俗不異俗不異者其事云

出曜經卷第五 第二十二張

何慳貪不施不持禁戒不修八關齋
法歲三月六恒不奉持雖處於世無
益於道死就後世神受殃痛墮惡趣
八不開處受諸苦惱不可稱計此是
俗之放逸衆惱如是云何道之放逸
於是學道之人外持法服內懷奸究
亦復不修習經典承事受正教不念
禪定思惟戒律唐勞其功不獲其報
於現身中不獲果證於後世方更積
行是故說放逸為死徑也不貪則不
死者雖死亦不言死何以故不放逸
人遷神生天受福無量延壽無敗心
猛不惑亦不中衰無失命之憂是故
說曰不貪則不死失道為自害者習
放逸行不慮前後中間之惡不習善
壽如聖賢壽述非自是不從人諫謂
已所行真正餘者不真不以智慧以
自營命是故說曰失道為自害也

慧智守道勝

慧智守道勝者於諸功德取勝取上
智者自修身無復缺漏善能分別諸
趣諸道智者聰明無有愚惑常為天

出曜經卷第五 第二十二張

人所見歡譽增益諸佛正法不斷是故說曰慧智守道勝也終不為放逸者已離於放逸更不造故心悅意歡於諸善法心無厭足是故說曰終不為放逸也不貪致歡喜從是得道樂者賢聖道者無放逸行習本因緣盡不復樂生處在三有是故說曰從是得道樂常當惟念道自強守正行健者得度世吉祥無有上

常當惟念道者夫坐禪者從朝至夜從夜至朝係念在前心無錯謬從初至後從後至初思惟惡露此人身中不淨之觀是故說曰常當惟念道也自強守正行者意常勇猛心中悔越度生死未獲者復未得者得未得證者疾令得證是故說曰自強守正行健者得度世者所謂諸佛世尊及佛弟子堅住正法心難沮壞除諸惡法不淨之行漸近泥洹永寂安隱是故說曰健者得度世也吉祥無有上者如來所化吉無不利所行吉祥皆悉降伏外道異學一切生死謂不吉祥憂惱万端如輪行轍初無停息過是上者更無有

出曜經卷第五 第三十二頌

法出此法者是故說曰吉祥無有上也放逸如自禁能却之為賢已昇智慧堂去危而即安明智觀於愚僻如山與地是故捨憍慢智者習明慧是故捨憍慢者有目之士觀放逸行非真非有不可恃怙是故說曰當念捨放逸所謂智者不由他受應對無外不棄受他相色即覺是謂為智慧性植疾觸事能報內雖博學外現諮受是故說曰智者習明慧昔尊者大目犍連躬自度二弟子初出家學道一者從漸澆家出二者從鐵作家出時大目犍連漸教二人曰先告鐵師當習此禪法善念思惟不淨惡露觀次告洩衣者曰汝今習安般守意此二人等晝夜精進所願不果經十二年不能得之時尊者舍利弗知彼二人所願不獲語目連曰汝訓弟子不以正行訓當用法乃訓放逸汝今未了應時法行此洩衣出家者當以說不淨觀所以然者其人意淨意潔來久若當聞說不淨觀者心即解脫無所罣碍復當與彼鐵作比丘者教訓以安

出曜經卷第五 第三十四頌

般守意所以然者其人恒習手執繡囊了氣多少然後心意乃得悟覺時目犍連隨舍利弗語訓二弟子即得開悟是故說曰放逸如自禁能却之為賢以昇智慧堂者諸賢聖得昇此堂者觀諸凡夫行人如野草木以大慈心廣潤無外猶如人間豪族堂舍庶民所羨諸賢聖等亦復如是昇賢聖堂觀諸衆生所習非真憂念衆生未脫其苦習者放逸或於智慧放逸者心在於禪意習於禪隨師教誡不違其訓是謂智慧放逸也方知不習禪者無由得度是故說曰去危而即安明智觀於愚僻如山與地猶如有人登高山上遍觀下人無不照見下人觀上而無所觀愚者與賢亦復如是愚心迷固不能解了要由賢聖乃得開悟發行不放逸約已自調心慧能作銳明不入冥闇發行不放逸者發行用心不憊雖復發行意怯弱者不為發行但有勇猛所願必果是故說曰發行不放逸者心雖精懃猶有放逸不能成辦無上道果是故說曰

出曜經卷第五 第三十五頌

不放逸也約已自調心者約已者戒具清淨調心者執意不亂終無邪念是故說曰約已自調心慧能作錠明者處在彈指之間成辦四事云何四事除去無明燒五陰形然生脂膏永滅受本猶如慧明彈指之頃成此四事亦復如是成辦四事除去無明燒五陰形然生脂膏永滅受本賢聖道明亦復如是彈指之頃成辦四事除去無明然生脂膏永滅受本燒五陰形不為愚者所屈以其成就賢聖道明故以有道明衆邪外道不能傾動其心是故說曰不反入冥樹也

出曜經卷第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出曜經卷第五 第二十六張 宮

出曜經卷第六

宮

觀泰密印沙門竺佛念 譯

無放逸品第四下

正念常興起 行淨惡易滅 自制以法壽 不犯善名增

正念常興起者或有行人興起想念所欲為事則不成辦尊者童子辯說曰意念施設事心悔則不辦識猛專一念何願而不得彼修行人亦復如是心但念善身不行者不至彼岸是故說曰正念常興起也行淨惡易滅者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何者不淨者四顛倒是無常謂有常是一顛倒苦謂曰樂是二倒不淨謂淨是三倒無我謂我是四倒與此四倒不相應者是謂為淨是故說曰行淨惡易滅諸結使盡身體清涼而無熱惱亦名為惡滅自制以法壽者所以言制者制身口意以法養壽非為非法以法求壽非為非法是故說曰自制以法壽也不犯善名增者名稱聞於八表德量徹于十方其有聞者莫不為信承受其教者是故說曰

不犯善名增也

車意莫放逸 習意能仁戒 終無愁憂害 乱念得休息

專意莫放逸者夫欲習行意極熾盛者於禁法中復有缺漏昔佛世尊弟子二十億耳比丘自說教誡曰諸佛世尊弟子之中勇猛精進者吾為上首然我於無漏法中心未解脫若我先祖父母財產居產不司編計我今學道而不尅復宜還歸家捨三法承修於俗法五樂自娛廣施貧乏修戒精進何為自苦不果我願余時世尊以天耳微聽清淨無有瑕穢聞彼二十億耳比丘欲得還家修白衣行即從袂湏沒至億耳比丘所問比丘曰云何二十億耳沒發此念又自陳說諸佛世尊弟子之中勇猛精進吾為上首然我於無漏法中心未解脫然我先祖父母財產居產不可編計我今學道而不尅復宜還歸家捨三法服修於俗法五樂自娛廣施貧乏修戒精進何為自苦乃至於斯汝審有是語乎對曰如是世尊佛告二十億耳比丘曰我今問汝內法之

義一一報吾云何二十億耳汝本在家時善調琴琴與歌和歌與琴和聲響一類乃成其曲不乎對曰亦也世尊云何二十億耳若琴絃急緩者為成曲不乎對曰不也世尊云何二十億耳若琴絃不急不緩為成曲不乎對曰如是世尊世尊告曰修行比丘勇猛精進便生憊急若憊急不精勤者復生懶惰是故汝今亦莫在精勤亦莫憊急處中行乃成其果有漏心便得解脫亦時世尊說此語已便從座起而去亦時尊者二十億在閑靜處專念思惟自感慙惻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修無上法盡有漏成無漏於無餘泥洹得阿羅漢是故說曰專意不放逸也習意能仁戒者能仁者諸世尊所謂戒者二百五十戒威儀內禁諸佛訓誨一句一義盡為禁律盡為戒當習是捨是當離是就是是故說習意能仁戒終無愁憂苦者夫修行人內心懇怠不修無上道法深著世累不離於俗故生愁憂復次連法失禁亦生愁

出曜經卷第六

第三分 宮

憂復次行人受他信施貪饕無厭亦不誦誦坐禪定意不修念道德亦不教化佐助眾事如此之人便生愁憂何者無愁憂所謂五根得力於禪法無所毀損便得越次至無為境入無憂堂寂然快樂是故說曰終無愁憂苦也亂念得休息者所謂休息永滅不起亦無生滅者斷諸有熱惱陰持入病吟而不起由善習定乃至無憂之室專念不亂恒有善念與善因緣是故說曰亂念得休息也

不親卑漏法 不與放逸會 不種邪見根 不於世長思

不親卑漏法者卑漏法者何者是一切諸結一切諸惡行一切邪見一切顛倒若有眾親近如斯法者便具眾惡是故智者不當親近亦莫與從事亦莫與談對言語亦莫與坐起行步常當遠離如避火災是故說曰不親卑漏法不與放逸會者夫放逸人所修行業動生患禍以惡知識為徒侶以十惡法以為援助實非親款像如朋友伴涕墮淚謀害其罪譬為甘美內如劍戟如此放逸之人常

出曜經卷第六 第四分 宮

當遠離不與從事先甘後苦聖人不習是故說曰不與放逸會不種邪見根者夫邪見之為病其事万端如契經所說無今世後世亦無父母世無羅漢等得道者捨佛真言隨俗美辭造立詩頌虛稱詐逸行不合已捨本就末離實居詐所習顛倒云佛世尊辟支佛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非真非有謗毀六度稱言非行如斯之比寂為邪見何以故介謂真非真謂不真是真佛在世時神口說曰愚癡之人不應受者而受反見誹謗云何言非自陷於淵復墮他於深淵中諸天世人致其敬若習外道異學符書呪術鎮壓求覓良日役使鬼神幻現奇術如此輩事皆為邪術有目之士不當修習也佛辟喻說猶有人須地食嗽屢屢求索之乃剋地以手捉尾地及螫手毒遍身體忽便無常皆由其人不巧捉地故以害其命今此愚人亦復如是以非為真以真為非是故說曰不種邪見根也不於世長惡者所謂世者有三云何為三

出曜經卷第六 第五分 宮

一者衆生世二者陰世三者三界世衆生世者一足二足四足乃至衆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亦非想非非是謂衆生世陰世者欲界色界五感陰無色界四陰是謂陰世三界世者三千大千至無邊界復從一起數至三千大千世界是謂三界世若有衆生習邪見者便長於世生諸穢惡長地獄世餓鬼世畜生世不種邪見根者不與此三世從事是故說曰不於世長惡也

正見增上道 世俗智所察 更於百千生終不墮惡道

正見增上道者諸有分別邪見根原永捨離之正使前人化作佛形其人前立演說顛倒謂為正法持心堅固終不承受何以故余以其正見難沮壞故正使焚魔波旬及諸幻士化若千變來惡善男子不能移動其心倍修正見意不移易此是世俗正見非第一義是故說曰正見增上道世俗智所察也於百千生者如佛所說吾未曾見行正見人於百千生墮惡趣者吾未聞也所生之慶賢聖相遇亦不墮地獄

出曜經卷第六 第六張 言

餓鬼畜生中是故說曰於百千生終不墮惡道

修習放逸人 愚人所狎習 定則不放逸如財主守藏

修習放逸人者執意迷固不順正理謂已所行是彼所行非親近翫習周而復始如獲重寶不能捨離是故說曰修習放逸人也愚人所狎習者猶如愚蠢小兒亦不別真偽白黑所不應捉者便捉何者是火毒地也定則無放逸者禪定攝思內外清徹經七大七禪睡禪毬法杖檢心坐禪隨時進趣不失禪法云何名定所謂定者意不退還日進不却三七二十一日寂然無想大七者七七四十九日於中精勤意不錯亂便得禪定意亂失次復從一始至七大七禪睡者以珂著頭上以繩屬耳睡則自寤禪策者禪師手執禪策伺於睡者以毬往擊得策轉擊餘者用自覺寤法杖復以杖寤於餘者展轉相寤求於禪定是故說曰定則無放逸也如財主守藏者彼守藏者彼禪定比丘守護不

出曜經卷第六 第七張 言

捨設有錯亂尋攝其心彼守藏主亦復如是尋時瞻候伺察庫藏七珍雜寶衆物牛羊僕財奴婢金銀珍寶車乘馬瑠之屬真珠虎珀尋時瞻候不使漏失是故說曰如財主守藏也修習放逸人愚人所狎習定則無放逸便能盡有漏便能盡有漏者彼修行人內自思惟有漏之病多諸憊各漏諸結使布在三處欲界色界無色界我緣此係縛者生死實見欺誑不至究竟我今方宜要當捐棄現者使盡未來未生亦不造新復不習故是故說曰便能盡有漏也莫貪莫好爭亦莫嗜欲樂思念不放逸可以獲大安莫貪莫好爭者不習放逸亦不與俱見有習者心不好樂復勸進人使離放逸亦不親近是故說曰莫貪莫好爭也亦莫嗜欲樂外道異學歎說欲樂異學自說欲為鮮淨清淨無瑕當共食欲使諸根充足習欲無罪以穢法為淨所以然者有形之人非欲不生者無欲者豈有我乎如來說曰此非真義當共毀此何復歎譽所以然者為

出曜經卷第六 第八張 言

欲謂母主生欲樂是故說曰亦莫嗜欲樂也思念不放逸可以獲大安盡脫出諸結使恬然歡樂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積財巨億恣心自娛謂為受樂無窮此習非安之法當時甘心後必受苦求出無期實為險危一切諸使永盡無餘者是為乃獲大安者不可移動更不涉歷四境之難以三達六通雖有神足不能移安使至危險是故說曰可以獲大安也

不為時自恣 能制漏得盡 自恣魔得便如師子搏鹿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介時世尊告諸比丘未得盡有漏莫有恃此偈亦說不為時自恣長養四大如他同居汝今比丘當念精勤求離牢獄何緣放逸永失道哉死經無數苦多樂少云何於中復興塵勞生死熾然無迴避處云何於中仍興放逸是故說曰不為時自恣能制漏得盡者汝等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諸漏未盡欲愛未漸雖不入地獄畜生餓鬼欲未盡者未可有所恃怙猶有

出曜經卷第六 第九經 宣

大畏存在何者魔是也弊魔波旬晝夜伺察人短世間放逸心懷踴躍追逐人後使人退轉是故說曰自恣魔得便如師子搏鹿猶鹿母初乳兒小逐母東西恣其子不能遠逝時師子獸王審知鹿母不能離子時往搏擄鹿母子俱亡所以然者以其鹿母恣其子故師子得便欲未盡者亦復如是聞此切教生獸患觀諸法如幻如化在閑靜之處靜寂思惟志不移易欲愛心盡無復塵染欲愛盡得阿那含道即復前進亦不中悔共相率勵精究苦原盡諸縛著逮漏盡通得阿羅漢是故說曰不為時自恣能制漏得盡自恣魔得便如師子搏鹿也放逸有四事 好犯他人婦 危嶮非福利 毀三嬉娛四

放逸有四事者著欲之人所遊居處心常悅習盲以實用明者觀察以為穢漏不獲其德則不安好喜罵詈地獄為四事好犯他婦者眾惡不可計今身亦後身現世為人所見憎嫉云何現身為人所憎所以為人所憎

出曜經卷第六 第十經 宣

者或為王法所拘或為夫主所捉或問在牢獄榜笞萬端拷掠荼毒其體無數身壞命終生劍樹地獄中罪人在獄見劍樹上有端正婦女顏貌殊特像如天女時諸罪人見彼女端正無雙心歡意樂欲與情通相率上劍樹枝下垂刺壞身體毒痛難計欲至不至諸端正女忽然在地罪人遙見諸女在地復懷歡喜復緣樹下劍樹逆刺破碎身體肉盡骨存高聲喚呼求死不得罪苦未畢復還生肉皆由貪婬致此苦毒如此經歷數千億萬歲受此毒痛亦不命終要盡罪貪婬人獄其事如是若復貪婬之人墮畜生中或有時節嬖起或無時節嬖起嬖有時節衆生輩雖犯於嬖不犯他婬意偏少不大惡慙嬖起或無時節衆生者在人間時嬖意偏多犯他婦女今為畜生欲意甚多是以是之故無時節生在畜生受罪如是貪婬衆生墮餓鬼中為嬖嫉故共相征伐乃至阿須倫與諸天共爭皆由貪婬犯他妻婦生餓鬼中受罪如此貪婬

出曜經卷第六 第十一經 宣

之人生人中者已婦妻女姪無度遊蕩自恣不可禁止若復強犯越法姪或尊或卑不避親疎雖得為人亦無男根或有兩形或無形者或有一形亦不成就如如此姪之類皆由犯姪無高下故貪姪之人若生為天遭五災疫瑞應之變已天王女與他娼樂天子見已內懷憂感如被火然我身猶姪玉女離索心意熾然生不善念於彼命終生地獄中斯由不福利行生五道中隨形受苦其罪不同是故說曰危險非福利也毀三姪四者是時姪之人恒懷懼心知犯姪罪重沒命不改具三口意罵惡言或姪之人先不與女人相識往便犯之為女人所罵或與女人相識先有言語夫主見者夫主所罵是故說曰毀辱罵詈三地獄四也入地獄中役使罪人其事非一是故說曰地獄為四也

不福利墮惡畏而畏樂索王法重罪加制意離他妻

不福利墮惡者所趣惡道餓鬼畜生

出曜經卷第六 第十二張 官

地獄道受苦無量畏而畏樂索者今出其事實阿育王弟善容出城遊獵入深山中見諸梵志裸形暴露以求神仙勞神苦體望獲梵福服食樹葉其精進意勇猛者日服一葉少更弱日服七葉或有服六五四三二一食七葉者服七合水六者六合五合三二一亦復如是若不得水七過吸風六者六吸五者五吸四三二一亦復如是其中梵志或卧荆棘刺或卧灰土或卧石上或卧於朽王弟善容問梵志曰汝等在此行道何患窮威梵志報曰王子當知在此行道更無餘患唯有羣鹿至此兩兩合同我等欲意即時熾威不能禁制王子聞已尋生惡念此等梵志勞形苦體日曝火炙命根危險如有如無猶尚嫌欲不悉除盡沙門擇種子服食甘美在好牀坐著好衣裳者香華自薰豈得無姪姪意乎阿育王聞弟論議即懷憂感吾有一弟與福同俱云何反更生邪見心我當方宜除其惡念倍受其報罪我不少即入宮裏勅諸伎從各自

出曜經卷第六 第十三張 官

莊嚴至善容王子所共相娛樂豫勅大目吾有所畚若我勅卿殺善容王子者卿便諫我須待七日隨王殺之時諸侍女即往娛樂未經時頃王躬自往語弟王子何為將吾伎女妻妾恣意自娛奮赫威怒以輪擲空召諸大目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未妻老亦無外殺強敵來侵境者吾亦曾聞古昔諸賢有此諺言夫人有福四海歸伏福盡德薄肘掖叛離如我目察未有斯變然我弟善容誘吾伎女妻妾縱情自恣事露如是復有我乎汝等將詣市殺之諸目諫曰唯願大王聽微臣言王今唯有此一弟又少子息無繼嗣者願聽七日奉順王命時王默然聽目所諫王復寬恩勅語諸目今聽王子者吾服飾天冠威容如吾不異內吾宮裏作倡伎樂共娛樂之復勅一目自今日始著鎧持仗手拔利劍往語善容王子曰王子知不期七日終正余當到努力開割五樂自娛今不自恣死後用悔無益一日適過目復往語餘有六日如是次第

出曜經卷第六 第十四張 官

乃至一日目往自言王子當知六日已過唯明一日當就於死努力恣情五樂自娛至七日到王遣使喚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樂不乎弟報王曰大王當知不見不聞王問弟曰著吾服飾入吾宮殿衆伎自娛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見不聞弟曰王曰應死之人雖未命絕與死無異豈當有情著於五樂遊意服飾閒耶王告弟曰咄愚所啓汝今一身憂慮百端一身漸滅不容食息況沙門釋種子憂念三世一身死壞復受一身億百千世身身有苦追憶彼惱心意熾然或復自憶入地獄中受苦無量雖出為人與他走使或生貧家衣食窮乏念此辛酸故出家為道求於無為度世之要設不精勤當復更歷劫數之難是時王子前白王言今聞王教乃得開悟生老病死實可厭患愁憂苦惱流轉不息唯願大王見聽為道謹慎善修梵行王告弟曰宜知是時即辭王出家得為沙門奉師教誡晝夜不息次獲證得須陀洹果阿羅漢

出曜經卷第六 第十五 官

果六通清徹無所罣碍是故說曰畏而畏樂寡也

王法重罪加者時彼貪熾之人恒行穢濁王法所加所有財產盡沒於官既笞榜持毒痛無量或閉在牢獄經年不出加以五繫鞭杖日加瘡痍膿血臭穢難近錮至啗瑩避無處所卧大小便求死不得斯由熾熾不淨之行死入地獄求出甚難

放逸品第五之初
本性不自造情不自為不慮邪徑路愚者念力求

本性不自造者所應造者不造所不應造者反更造為人所譏或隨人語不自任己由此致亂冒放逸行是故說曰本性不自造情不自為者目自見事於己有損毀敗正業牽致冥室是故說曰情知不自為不慮邪徑路者不可以思慮而獲財產晝夜憂念身不行者所顧不果無所成辦是故說曰不慮邪徑路也愚者念力求者愚者所行少於智慮無有慧明不能有所割斷無有方便處俗無俗義

出曜經卷第六 第十六 官

處道無道義是故說曰愚者念力求也如車行道捨平大塗從邪徑敗生折軸憂

如車行道者昔有衆人與十賈客相隨採寶歸家時有一人乘車載寶無價明月雜寶無數車重頓蹢失伴在後道不見伴退畏盜賊便隨邪徑御車涉路行未經里數車墜深澗軸折轂敗又在曠野無人之處推寶喚呼悲訴無處對車啼哭無方自致不求方計道為遠近復不修治朽車余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失伴之人在於曠野轂破軸折對車啼哭余時世尊知彼衆生應得度脫即遣化人詣彼曠野在虛空中結加趺坐見人仰見人坐空中即向求願我今在危難之中願見救拔得至安隱方慶余時化人即以神力接彼財產及彼人身忽然便在祇洹門外余時世尊告諸比丘應受化人今在門外汝等導引將詣世尊所比丘受教即將入覲其人見佛心開意解求為沙門即得為道聞微妙法解身無我乃

出曜經卷第六 第十七 官

有皆虛世間皆苦唯道是真此大法中無復熱惱所有財寶盡施三尊是我宿福遭遇福田水火災異不能傷害心倍歡喜善心生焉余時世尊漸說妙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穢行無數方便勸進修學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如車行道 捨平大塗 從邪徑敗生折軸憂

時彼比丘聞佛說偈內自思惟今日世尊獨為我說法不為餘人所以然者如偈所云盡為我身所涉勤苦如來悲知倍興恭敬於佛法眾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所願者果已離三有不虞生死時彼眾中復有眾生執意不固欲犯禁戒習愛欲行違遠威儀不隨正真之道余時世尊知彼眾生心中所念欲使大眾思憂除患去彼惡心安處無為重與大眾而說此偈

離法如是 從非法增 愚守至死亦有折患

出曜經卷第六 第三十八經 宮

是時世尊重告大眾猶彼商人捨平大塗而就邪徑道路顛顛折軸之憂今此眾中異心眾生亦復如是欲離正法習增非法愚人守死墮入惡趣去何諸比丘在如來前而復面欺審余不乎若當老死對至無所恃怙蹉天啼哭無益神識淩如江河投于四海不能制神不趣惡道我今出現為諸眾生除諸苦惱夫人貪欲燒身滅族今世後世所往不安汝等比丘彼當犯戒於現法中不獲度世恒沙諸佛所不能療諸比丘聞佛所說肅然毛豎心懷戰慄內自悔責佛知其心應得受化漸與說法去諸塵勞得法眼淨以次得證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不虞三有永離八難余時大眾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

行亦應正 非事莫豫 邪徑增垢諸漏興盛 漏已熾盛 除邪漏盡行亦應正者一切眾善德本善法者是謂行也眾法要藏晝夜親近遂至無為然彼羣類捨正就邪不應行者

出曜經卷第六 第三十九經 宮

便行應行者而捨離之方更耽習不善之法已習非法離於善道與地獄相近是故說曰行亦應正也非事莫豫者非事者放逸貪婬習於不要之行是故說曰非事莫豫也邪徑增垢者意習邪業心如猿猴捨一捉一心如涇河意不真實不住於善法如頭落駿華無從住是故說曰邪徑增垢也諸漏興盛者猶如蘆葦竹聚亦如谿谷河澗水流盈溢意不專一心恒放蕩漏諸塵勞是故說曰諸漏興盛也漏已熾盛者前漏後漏有何差別報曰不修善法意恒漏失日夜滋甚不專其念放逸自娛諸漏更興是故說曰漏已熾盛也除邪漏盡永未遠離不與同處諸佛恒沙過去不住放逸眾生被繫不解明者觀此行已知為失道之本復當思惟未獲善法欲自敬者先當敬法是故說曰除邪漏盡諸有猗摧慧常念於身患非事亦不為應為而不捨有念思智慧永無有諸漏諸有猗摧慧者諸佛世尊常所說法適前人說不唐舉事或隱事而說不

出曜經卷第六 第二十經 宮

顯其名或與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又時顯
名而說又時隱名而說然此一偈隱
顯不定是故如來說法不指事而說
統為一切故說此偈或為教授比丘
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
意常勇猛不懷怯弱不捨本捨意常
勸勵不及道者是故說曰諸有猗摧
慧也常念於身患者如佛經所說諸
有念身者即名不死諸有念身自致
甘露不念身者犯於甘露思惟身本
一一分別者則致甘露所願必果有
念身者廣說如契經尊者墨摩尸
梨亦作是說夫人一生中不壞衆想
念彼人得善利多所饒益處世無衆
患由念身想故在山有山想在家有
家念不離身念者是謂無上之人若
行若坐不離其念是故說曰常念於
身患非事亦不為者夫人意正所向
皆達所非法事亦不隨順不應親近
亦不親近不應廣布者亦不廣布復
不向人演說非法常念捨離不與同
俱是故說曰非事亦不為也應為不

出曜經卷第六 第三十張 宣

捨者常順時節不失明教前後中間
初不違失是故說曰應為而不捨者
也有念思智慧者諸有形類專其一
意思惟智慧以智斷結猶如田家子
左手執草右手刈除智慧之士亦復
如是執念堅固心不移易智能分別
慧能割斷識物別真謂之智暢演玄
鑒是謂慧是故說曰有念思智慧也
永無有諸漏者智慧所照明是時諸
結皆悉消滅已盡已除拔其根本更
無生死是故說曰永無有諸漏也
所謂持法者不必多誦習若少有聞
具足法身行是謂持法人以法自將養
所謂持法者今時佛告尊者大迦葉
汝今迦葉當詣大衆教誨後學分別
演說深法之義時以然者汝所教誨
則我教訓汝演法味則我演法味是
時迦葉白世尊言如今新學比丘難
可覺悟今日晨旦有二比丘與共覺
諱一人論無是目連弟子一人善說
是阿難弟子此二人者各執所見共
相是非我等二人當共捐義誰有勝
負義理多少是時世尊勅一比丘速

出曜經卷第六 第三十二張 宣

喚論無比丘目連弟子善說比丘阿
難弟子將至如來所比丘聞佛教已
即時喚二比丘將詣世尊所頭面禮
足在一面坐是時世尊告二比丘卿
等云何曾聞如來吐此言教在大衆
中與人捐義諍於勝負見此不耶比
丘對曰不也世尊汝等愚人何為大
法諍於勝如今時世尊在大衆中而
說斯須所誦持法者不必多誦習若
少有所聞具足法身行是謂持法人
以法自將養也若有利根衆生誦一
句義思惟分別盡諸有漏越次取證
得其道果永無愛欲能盡諸結未獲
求方便使獲未得果證求方便令得
果證如此之人乃名多聞也名曰持
法以法次法證法向法一一思惟如
法教誡無所違缺是謂持法不必多
誦習也雖少所聞具足法身
雖多誦習義放逸不從正如牧數他牛
不獲沙門正
雖多誦習義者昔佛在舍衛國祇樹
給孤獨園有異比丘從遠方來至世
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今時比丘

出曜經卷第六 第三十三張 宣

須臾退坐前白佛言我聞多聞比丘
齊幾名多聞比丘如來說多聞比丘
限齊至幾許名為多聞比丘佛告比
丘吾前後所說不可編記一者契經
直文而說義味深遠二者誦比次言
語不失本文三者記諸四部眾七佛
七世族姓出生及大般泥洹復十六
偈形梵志十四人取般泥洹二人不
取弥勒阿耨耨是也四者偈偈散在諸
經義味深廣義豐理和五者因緣緣
是故說是不緣是故不說是六者出
曜所謂出曜者從無常至梵志採衆
經之要藏演說布現以訓將來故名
出曜七者成事所以言成者如持律
人記律所犯故名成事八者現法所
以言現者記現在事目觀耳聞故名
現也九者生經所以言生經者如字
庶母前身所更一生數生至百千生
故名生經十名方等方等者前略後
廣無事不包故名方等十一名目未
曾有法若尊者阿難以未曾有法數
如來德十二者義經所以言義者契
經義偈義一一通達無復滯碍多聞

出曜經卷第六 第二十四段 言

比丘齊此而止復次比丘若族姓子
信心篤信受四句義誦誦通利法法
成就次法向法以法證法一一思惟
如法教誡無所違闕比丘齊是名曰
多聞雖復多誦包識衆經不順其法
如其教誡違法自用者於法有損不
名多聞如來引喻告諸比丘曰昔有
一人多牧羣牛捨已羣牛數他羣牛
以為已用已所有牛或遇惡獸或
失草野日有損耗不自覺知便為衆
人所見嗤笑世之愚惑莫甚於卿認
他羣牛以為已有多聞比丘亦復如
是自不隨順正法言教能勸進他行
四事供養衣被飲食牀卧之具病瘦
醫藥復勸進人奉戒修福行善得報
習罪受殃此多聞比丘不隨沙門禁
律為諸梵行所見嗤笑皆共重集至
比丘所呵止諫曰汝為多聞古今分
明演折幽奧不能自正安能正人犯
沙門律違法越教雖衆人生一世誰
不志乱世誰無過諸天神仙皆聞有
德唯有智士百慮千失猶是上行介
時梵行說此偈曰

出曜經卷第六 第二十五段 言

雖多誦習義 放逸不從正 如牧數他牛
不獲沙門正
余時多聞比丘素自聰鑒猶如新衣
易染為色時多聞比丘改往修來潔
心淨意諸漏已盡得阿羅漢果六通
清徹存云自由所願成就

出曜經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出曜經卷第六 第二十六段 言

出曜經卷第七

宮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 譯

放逸品之二

吾觀達來士 衆相不缺漏 此必王世界
終不宗奉師

是時菩薩問阿蘭曰汝學積久涉苦
無數為獲何證而自娛樂阿蘭報曰
吾所遊學度於色想上至空處於其
中間而自娛樂是時菩薩便作是念
阿蘭無智獨吾有智阿蘭無信獨吾
有信阿蘭猶尚得此空定況我進學
不成無上等正覺乎是時菩薩思惟
色想反覆按計即獲空定即問阿蘭
汝所獲定齊是空耶復出空耶阿蘭
曰菩薩所學定意齊是而已更無餘
定可狎習者是時菩薩內自思惟吾
今宜可至鬱頭藍弗所即至藍弗所
問藍弗曰汝今在此學來積久為獲
何定而自娛樂藍弗報曰吾所遊學
從不用處至有想無想處菩薩聞已
即自入定便獲不用處至有想無想
處是時菩薩便作是念藍弗無智獨

吾有智藍弗無信獨吾有信藍弗猶
尚能獲此定況我進學不成無上等
正覺乎菩薩捨此定已不由此法得
成無上等正覺內自思惟說此偈曰
衆生貪自智 衆獲世俗定 輪轉墮生死
禍災入世冥

是時菩薩復自思惟此非至要泥洹
之道我當更求出要之路復向藍弗
說此偈曰

我當暴尸骸 露現鈎鐔骨 要當方便求
生老病死本

是時菩薩便復前進在閑靜處勤形
苦體日進一麻一米六年苦行意欲
起行起則前倒坐則却偃是時絕術
諸天下降衛侍菩薩觀見菩薩無出
入息或言命終或言滅度悲象感結
而說斯偈

本執引擔心 拯世無邊境 捨彼忉利宮
今方取命終

今時有天前問菩薩若使尊人默患
人間飲食精氣當以天上自然精氣
益菩薩力是時菩薩復作是念若我
今日受天上精氣斷人間食者則非

其宜是時菩薩便不受諸天所貢飲
食精氣菩薩勤苦苦行已經六年便
自投計身中我今氣力羸劣夫成無
上等正覺道不以苦行勞身然後成
道我今宜可飲食人間之食食粳米
蜜麴膏油塗身是時菩薩便說此偈
煎熬濕髮本 以心智斷別 心為万想本
計身無有仇

今時菩薩即如所念人奉蜜麴乳糜
膏油塗身時菩薩左右有梵志二女
供給所須時彼二女舉五百牛乳飲
二百五十牛復舉二百五十牛乳飲
百二十五牛復舉百二十五牛飲六
十牛舉六十牛飲三十復舉三十飲
十五舉十五飲七復舉七便為菩薩
作食乳沸出釜上一伺復還入釜時
有相師梵志見釜乳沸還相謂言若
有立損得力食此乳糜者便成無上
等正覺道時二女人以金盃盛糜貢
上菩薩菩薩納受食已滿漱以金器
投于水中擇提桓因接取持詣天上
菩薩氣力元豐液尼連禪水是時水
側有一人名曰吉祥執劍刺草菩薩

直前語吉祥曰見與少草敷地結跏趺坐吉祥奉上草往詣樹下躬自敷草結跏趺坐發大弘誓我今已坐此樹下終不壞坐要成無上等正覺道乃起于座是時弊魔將十八億衆并魔子薩陀至菩薩所或毀頭人身或一頭兩體或為猴狻師子虎兇毒蛇惡獸魔鬼形體若干搭山吐火手執刀劍戈矛戟楯側塞虛空跳踴吼嚙來恐菩薩菩薩慈力一毛不動便成無上等正覺道魔即退還是時如來熟視道樹目未曾瞬時有三賈客遠涉道來欲還本土諸天固遮不使時過牛車頻躡諸天告曰如來成道已經七日可往奉獻飲食即以器盛蜜酪酥往至如來所貢上飲食是時如來不欲納受所以然者若我舒手取食者與外道梵志不別我今當觀過去諸佛世尊為用何食適作是念諸天空中曰過去諸佛皆用鉢食發語已訖四天王奉上四鉢非是巧匠所造自然成就是時如來復作是念今四天王奉上四鉢若我取一捨三取

三捨一則非其宜今盡取四鉢拍為一鉢時彼賈人以蜜酥酪奉上如來即為親願今所布施欲使食者得充氣力當令施家世世受福安快無病終保年壽終受吉祥兩足安隱四足安隱遠來安隱現在安隱夜安隱晝安隱日中安隱一切諸教子安隱居家盡安隱無病內安隱及諸一切眷屬安隱多諸淨潔飲食治百秋見百秋今時世尊七七四十九日默然不說法內自思惟欲使前人自來請受時摩竭人民聞菩薩已成佛道晝夜懇惻追念如來摩竭國界疫氣縱橫應度衆生八万人死盡生天上今時世尊漸復前進先降五次二五次三十七次十三村人今時閻浮利地有六十羅漢如來六十一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人間分衛兩兩為伴慎勿獨行所以然者衆生處世或有利根或有鈍根不遇沙門者便失泥洹今時世尊轉詣鬱呾梨梵志村聚舍時世尊降下梵志轉向羅闍城瓶沙王聞如來轉詣羅闍城人間分衛

即嚴四種兵欲出城外諸天開城門不使王出王問左右何故不出城虛空報曰大王當知有緣衆生幽繫在獄若王放大赦者乃得見如來耳今時大王尋放大赦牢獄繫囚悉得開解是時王尋得出城往迎世尊如來過見瓶沙即下道詣尼拘留樹下坐時瓶沙王即下步進往趣如來頭面礼足三自稱字姓名我是摩竭國界瓶沙王也世尊告曰我先以知摩竭王耳今時世尊命王復坐漸與說法使摩竭人民万二千人諸天八万諸座垢盡法眼得生是故說曰不逸摩竭人緣淨得生天

不欲致名譽 智者分別義 無逸義豐饒 智者所承受

不欲致名譽者為諸賢聖正見之人復為諸佛賢聖弟子所見歡譽如此之人能去放逸習清淨行不放逸之人於諸善法增益功德多所饒益夫人處世從今世至後世與善法相遇遭賢遇聖聞法輒得蒙度皆由不放逸得此名譽在在處處紹繼佛種正

法久存是故說曰不欲級名譽智者分別義者廣學之人亦知俗義復知道義云何知俗義或習耕田種作或入海採寶或學書文辭或算計歷數或學刻印封藏或為王者執使通致遠近或和合二殺各處無為如此俗義皆由不放逸得辦此事云何智者解了道義坐禪誦經佐助眾事云何坐禪夫坐禪入定者得須陀洹果斯陀舍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得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復得四等慈悲喜護神足天耳知他人心智自識宿命復見眾生逝者生者不憍慢之人入禪定意辦此諸法成第一義斯由不放逸也放逸之人終不成辦是謂坐禪之人所獲功德云何誦經堪任誦習契經律阿毗曇雜藏及外異學所誦經典有人稟受不悛其義若有外學來詰問者便能酬答無有狐疑放逸之人不能習此法放逸人者不能成辦云何佐助眾事是時無放逸人能勸四輩供事三寶興起塔寺或起講堂冬溫

出曜經卷第七 第七張 宣

夏涼或作食堂修治補缺散華燒香香汁灑地供給當來過去現在眾僧不放逸之人能成辦此事放逸人者不能成辦是故說曰智者分別義無逸義豐饒者不放逸人饒財多寶於世技術無所乏短意欲施行出眾入表採致真珠車乘馬瑞虎珀水精琉璃無價摩尼珠此是俗間不放逸所得出家學道得阿羅漢獲第一妙智見致身證得空入空三昧得無願入無願三昧得無想入無想三昧得此泥洹要路者皆由不放逸也是故說曰無逸義豐饒也智者所承受者所以言智者言無漏失語常含笑不憍憍慢便能興致如此之德無智之人不能成辦是故說曰智者所承受現在所存義亦及後世緣勇士能演說是謂明智士

出曜經卷第七 第八張 宣

持戒守齋見諸行道者伐其歡喜以諸善法香薰身體於百千世顏貌端容是故說曰亦及後世緣也勇士能演義者隨時應適不失其所謂勇士者佛及弟子是也是故說曰勇士能演義也是謂明智士者能成就眾法分別思惟為人導將示人之善除人之惡

比丘謹懷樂放逸多憂慙能免深海難如鳥拔淤泥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余時國王波斯匿有一暴鳥恒入軍陣所在征伐無不降伏然彼暴鳥飲酒過多沒在深泥將諸大鳥人眾數千共挽此鳥不能移動有一智人見而問曰汝等衆人何事作為衆人報曰王家大鳥暴戰沒在深泥以數千萬力及以人衆共挽不能移動智人問曰此鳥先時力為多少衆人報曰此鳥戰鬪力無涯限智人復告衆人汝等還捨鳥衆吾能拔出使得無他是時智人即集鼓角椎鐘鳴鼓像如戰鬪復使衆人皆著器仗為聞鼓聲謂為

出曜經卷第七 第九張 宣

大寇入境共相攻伐即從深泥越奔趣軍衆馳奔四面未索戰聞時波斯匿王問左右拔爲淤泥是誰之力左右白王有一遠儒智人設此權謀得免爲難王尋賞用以爲輔佐時有衆多比丘眼見耳聞便自校計爲爲六畜無有慧明墮無聞處聞戰聞聲便從淤泥而自拔濟然我衆人沒在生死之海不難五道之難有生老病死毒畏之患不能自拔共相追逐逐一身滅壞復受一身動與罪連還轉六趣未出無期是時諸比丘日夜精勤不眠食息如救火然如避劫燒熾然諸法焚燒結使如鐵百鍊成器必利人亦如是結去心存曜然大悟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存三自由今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知諸比丘執志堅固信不懷憐各相剋勵復知戰爲自拔淤泥爲後衆生作大炬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諸大衆而說此偈

比丘謹慎樂放逸多憂愁能免深海難如爲拔淤泥

出曜經卷第七 第十張 言

比丘謹慎樂者持行比丘心不放逸內外清徹無有瑕垢遊志無爲無染無汙是故說曰比丘謹慎樂放逸多憂愁者衆畏之原首多諸愆各云因破家無不由之猶大猶賊亦如毒藥放逸之人心意倒錯墮入惡趣自入深淵復教人入淵多諸惡畏初無歡樂之心是故說曰放逸多憂愁也能免深海難者云何名爲深海難餓鬼畜生地獄是欲從三趣求毫釐善而不可得能自拔濟者得須陀洹果能拔餓鬼畜生之難以離世患不與罪俱是故說曰能免深海難也如爲拔淤泥者是時戰爲內心自念吾前後來受王寵待甘美飲食吾先眼食與王鬪戰無不降伏設我今日沒在淤泥不自拔出與王鬪鬪者則我失由來之名亦使一國被其毀辱是故說曰如爲拔淤泥

比丘謹慎樂放逸多憂愁散漫諸惡法如風颳落葉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是時衆多比丘在彼衆中日夜行道

出曜經卷第七 第十一張 言

樹木繁茂蔭厚晝闇各不相見賊寇縱逸在彼暴虐恐怖諸行道比丘及主執節風颳葉落各得相見賊自隱藏時諸比丘復作是念蔭厚葉茂賊賊縱逸外事如是內亦當余毛毳衣齒形容殊妙覆諸結使斯愛遊蕩得伺其便劫善本財貨衆多比丘到時持鉢入城乞食還詣精舍自敷座具端意正心係念在前思惟方便伐結使賊漸漸除始斯欲愛色愛無色愛亦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比丘共相勸勵懇惻其心各在閑靜思惟校計各除欲愛色愛無色愛亦時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爲後衆生作大炬明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諸大衆而說斯偈

比丘謹慎樂放逸多憂愁散漫諸惡法如風颳落葉

結使大衆智慧火然斯不由師自然覺悟後學衆生能法此者學中之上從師承受學不進者學中下也如是比丘當求上學勿爲下學

比丘謹慎樂放逸多憂愁結使所經棄

出曜經卷第七 第十二張 言

為火燒已盡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
是時衆多比丘日夜行道地中衆草
極大茂盛各不相見賊殺縱遂在彼
暴虐恐怖諸行道比丘及至秋節風
颳葉落各得相見賊自隱藏時諸比
丘復作是念蔭厚草茂覆賊縱遂外
事猶然况復於內駸毛爪齒形容端
正殊妙覆諸結使斯愛遊蕩得伺其
便劫善本財貨衆多比丘至時持鉢
入城乞食還詣精舍自敷座具端意
正心係念在前思惟方便伐結使賊
漸漸除垢斷欲愛色愛無色愛亦時
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比
丘共相驚勵懇惻其心各在閑靜思
惟按計各除欲愛色愛無色愛亦時
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衆生
作大炸明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諸
大衆而說斯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愁 結使所纏裹
為火燒已盡

猶如野火燒盡茂草永滅無餘此亦
如是除欲界結使亦無遺餘

出曜經卷第七 第十三張 宮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愁 各各以次第
得盡諸結使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
是時衆多比丘日夜行道到時入城
分衛道逢王者取估取利送詣王藏
諸比丘見已內自思惟王者教令民
患靡從况今如來有無量之藏何者
是耶所謂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
根五力七覺意八直行有此諸道之
法得盡結使為良為美無過上者是
故說曰各各以次第得盡諸結使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愁 義解分別句
行息永安寧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
是時衆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羅
閱祇城乞食見諸王子及長者子數
十之衆共學射御答答相拒無空漏
者時諸比丘見已便作是念此諸貴
族子學此射術者希望稱譽兼俟外
殺令敵不入國雖學是術不成學術
能以毫釐四諦分別思惟係在心者
乃為學術衆多比丘乞食訖還出城
到精舍澡洗手脚敷尼師檀結跏趺

出曜經卷第七 第十四張 宮

坐係念在前晝夜不息便獲四諦
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
比丘共相驚勵懇惻其心各在閑靜
思惟按計各除欲愛色愛無色愛亦
時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衆
生作大炸明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
諸大衆而說斯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愁 義解分別句
行息永安寧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愁
惡淨小致大 積惡入大焚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佛
弟子名拘提於羅漢果六反退還至
第七頭自覺得證即未利劍復恐退
還自害其命是時弊魔波旬馳奔四
面求覓比丘神為生何處不知神所
生之處往至問佛奔趣四方未覓神
識不能知處求覓拘提亦不知處世
尊告曰拘提比丘已取滅度神識處
空與空合體弊魔聞已心興驚毒舉
身自投青蓮香浴池中池水涌沸水
性龍鮑之屬盡皆命終是時拘提比
丘求於道果七反退轉諸羅漢等見
其退轉復恐却退晝夜精勤修賢聖

出曜經卷第七 第十五張 宮

道而現在前念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得道比丘各自精勤於證忍退復還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衆生作大燈明在大衆中而說此偈

比丘謹慎樂放逸多憂愁應靜小致大積惡入火焚

惡起隆威冷水揚沸惡至罪牽

受報無窮

晝夜當精勤牢持禁戒為善友所敬

惡友所不念

晝夜當精勤者何以故說精勤遠難

非法之相貌去難不善法精勤於善

法精勤滅有漏邪見顛倒狐疑猶豫

皆悉除盡復求方便去諸習結是故

說曰晝夜當精勤牢持於禁戒者身

口意威儀善念修習心如金剛不可

沮壞執戒牢固不為外邪得其便禁

戒者二百五十戒牢持守護不為慢

怠防戒當如不度棄捐法熾怒癡起

息今不起是故說曰牢持於禁戒為

善友所敬惡友所不念者善友者正

見之人修於真正之法等成就者盡

為彼人所敬念惡無放逸是故說曰為善友所敬也惡友者惡知識離彼此岸見諸善人修道德者心懷嫉妬不欲聞見是故說曰惡友所不念無念及放逸亦不習所修睡眠不求悟是謂入深淵

無念及放逸者多喜惡誤性意錯亂心所施為盡為不善善念遂滅惡念增生已生惡念便墮惡趣為人所憎嫌放逸之人晝夜思念吾當捨此至彼或生害心起若干念是故說曰無念及放逸無念及所修者意常慢情已生慢情為道俗所棄去何為俗所棄如佛契經說長者子慢情之人有六非義受罪之法云何為六事應速行而不行事應挽行而不行飽食應作而不作極飢應作而不作極熱應作而不作極寒應作而不作是謂長者子慢情之人有此六非義受罪之法不得至無上正真之道是謂俗所棄去何為道所棄於是比丘不誦契經律阿毗曇及以雜戒不坐禪誦經佐助衆事於現法中不至究竟不

肯修習於道俗中永無所習云何於俗無所修習意不汲汲修習命財非命財所謂命財者為馬牛羊奴僮僕使是謂命財云何非命財金銀七寶穀食田業養生之具是謂非命財藏置不牢為賊所侵是謂俗所不修習云何於道所不修習不守護諸根前念生後念續念念惡隨不容善想如河於山而下流有人意欲中斷絕而不流者終不可得放逸之人亦復如是念念惡隨有人欲於前念後念中間生善心者終不可得所以然者以其惡念念念相隨是故說曰亦不習所修也睡眠不求悟者猶如有人或時在衆聽法為睡眠所逼不能覺寤或時與人言語輒便睡眠唯有智者方宜諫喻或以苦言諫喻或以罵詈加彼或以方便先喚後喜是故世尊出五鼎沸世為人演說生死熾然之法設能分別知苦原本則無復此衆患之法不求巧便於諸善法日衰日耗增有漏行是故說曰睡眠不求悟是謂入深淵者戒有二業云何為二一

者二百五十戒清淨如真金二者於諸善法不廣修學求盡有漏得無漏證亦復不求向須陀洹得須陀洹果向斯陀含得斯陀含果向阿那含得阿那含果向阿羅漢得阿羅漢果於斯諸法不肯狎習便自墮於深淵不至究竟是謂道者入深淵也云何俗入淵若人處俗不習乘馬御馬執鈎擲索相聞峻偽應進應退盡不修習便自沉沒不能顯其名德家業不成就是故說曰是謂入深淵也

常求除前愆使不失其念隨時不與慢慢習於善法善法善安寐今世亦後世當求除前愆者猶如曾入海人諸知入海孔穴道路所經過處其處其處水漿其處博戲家其處其處種家如此諸家當念遠離設至海中有某名摩檀那亦莫取食設食此某者便不能採致珍寶彼執律者亦復如是示人徑路常念過去非法之聚設入非法聚者則不能採致深法猶如有人素不明道意欲所趣則有留碍巨失財物能按大道不從邪徑者便安隱歸

出曜經卷第七 第十九張 言

家內法亦復如是守護善法使外惡不入常念思惟不去心懷是故說曰當求除前愆使不失其念云何隨時不與慢者常念隨時不與於嫉慢恒有勇猛心不懷懈怠志離放逸諸法並集眾善具足猶如勇士能却外難著鎧持仗心不怯弱手執弓矢脚不移轉便不復畏外敵比丘亦復如是執心牢固與邪捨意而自經絡除結使賊亦無疑難是故說曰隨時不與慢也云何慢習於善法所謂法者善不善無記世尊說曰念除不善無記當修於善法何以故不善法者令人入惡無記法者令人墮愚惑之中善法者令人生善處天上人中或入無為泥洹境界是故說曰慢習於善法云何善法善安寐者不復畏墮地獄餓鬼畜生若人毀辱不懷畏懼睡眠恬淡寤則常安是故說曰善法善安寐今世亦後世若在今世無有愁憂苦惱何以故亦以其善修法故若生後生遭遇賢聖不離善處斯由身相續習善所致是故說曰今世亦後

出曜經卷第七 第二十張 言

世也

思惟不放逸 為仁學仁迹 從是無有憂當念自減意

思惟不放逸者去五縛善不住五處終日思惟導引比丘修持禁戒戒有二業云何為二業一者二百五十戒二者柔順戒業出言柔更不復害人受諸梵行人教誨之法所聞法教聞能遵奉不失賢聖出要之路是故說曰思惟不放逸也為仁學仁迹從是無有憂者定意不亂內懷慈仁加被眾生不習欲愛瞋恚愚癡但念思惟去離出愛未入寂定之室是故說曰為仁學仁迹從是無有憂云何當念自減意常當專念守意不亂莫求彼短俸望其行已得正定外邪不入弊魔波旬不得其便或變其被服作父母兄弟來入說燒善男子者不能得其便心已得定終不忘失無漏善法已得善法便受如來名号已受名号佛法便得久存是故說曰當念自減意善求出要 順從佛法 當滅死眾為出華室

出曜經卷第七 第三十張 言

善求出要者疾求方便善求伴侶默
患生死貪欲遠離復求思惟惡露之
觀雖處生死心不滌著於生死出要
者出生死也亦出三有更不受生出
要者所謂出家學道修無上道離於
家業出要者露精自暴不求覆蓋是
故說曰善求出要也順從佛法者云
何順從佛法守一正見不善邪部與
行相應不執道心行相應者何者是
謂得阿羅漢不執道心何者是謂除
諸結諸不善法無邪倒見達此法者
則不與佛法相應是故說曰順從佛
法也當滅死衆者云何名為死衆百
八結是也求方便滅使不生復重說
曰云何為死衆所謂生老病是亦求
方便滅使不生豎引捨離擊四等鼓
召變化人去生老病死懸解脫幡布
大音聲遍滿世界普告諸飛騰動之
類吾今已成等正覺道生死已盡梵
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世實知
之汝等亦當如我盡生死原入無畏
城無復衆惱涉歷生死是故說曰當
滅死衆也為出華室者昔有一人捕得

出曜經卷第七 第三十三講

大鳥繫以鐵鎖屬王波斯匿王甚鉤累
傷害人民不可稱計或還害為破壞
市肆生拔菓樹不可禁止波斯匿王
即遣人衆圍捕縛束閉在華室繫絆
不與食猶暴難禁制是時王家更被
暴為皆著器仗有所征伐夫為戰法
有所攻伐必同聲嗷時彼繫為聞知
有外寇來侵境者為懷瞋恚頃刻自
擲踰壞華室馳走東西命敵而行衆
人見已皆懷恐怖今時世尊以天眼
觀清淨無瑕穢見此暴為被繫得脫
自命大敵欲摧滅之自求永安如未
將欲現其勇猛為彼衆生現其大明
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衆中而說
斯偈

善求出要 順從佛法 當滅死衆
為出華室

今時世尊告諸比丘龍馬出現必有
所益雖為畜獸宿識極深生八難處
離於仁義聞衆多為被鉗著仗欲攻
外寇奉教齊嗷為王聞者頻繫馳奔
恐不免難畜獸愚暗猶尚乃今況汝
等比丘躬從如來聞句義味義句身

出曜經卷第七 第三十三講

味身不能斷縛著結使遠離生死自
繫牢獄復告四部衆夫世間繫者無
有牢固為危為脆為磨滅法不能捨
家斷慈慕心去俗因緣自不念道復
不教人自行其道為之被繫未經旬
日便自求脫得處無為汝等衆生染
著生死追憶受身積如十方山岳目
覩死者淚如十方四海人之遺骸計
如十方生草猶尚不能得免衆難猶
如重罪之人一歲三移出獄復入獄
不自改愆求出無為何為貪著放逸
不求解脫常處在家業多諸穢汙養
妻畜子家之重絆念求方術捨慈著
心時諸人民念然心悟心開意解求
出為道我等以斷世俗新絆復當方
宜斷生死新絆用意精勤晝夜不停
各各以次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
那含果阿羅漢果是時如來見諸比
丘各獲道迹歎說善哉為大族姓子
行應真正所以族姓子剝除驕驕被
三法衣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生死
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
如實知之受人信施不唐其功堪能

出曜經卷第七 第三十四講

為人福曰不但我今讚歎汝身諸得道者皆讚歎之亦能自利復能利人展轉相利則佛種不斷正法亦久存於世若有衆生以其衣被飲食牀卧具病瘦醫藥持惠施者獲福無量不可稱計

若於此正法不懷放逸意斷生老病死越苦度彼岸

若於此正法者內所修學皆謂正法不懷放逸縱情自用更不涉胎受若干生雖復受生生於中國盡其苦原是故我說苦之原本是故說曰若於此正法不懷放逸意斷生老病死越苦度彼岸 放逸品竟

出曜經卷第十

已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出曜經卷第七 第五張 官

出曜經卷第八

樂善涼州沙門王滿念 譯

官

念品第六

念喜生憂

念喜生畏

無所念喜

何憂何畏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外道梵志素少子息唯有一子卒使命終晝夜追憶不能飲食脫衣露形在塚啼哭恒憶亡兒行來進止處所是時梵志出舍衛城到祇洹精舍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是時世尊告梵志曰汝今梵志諸根不定心意倒錯有何事故乃至於是梵志白佛唯有一子捨我命終不能逐亡苟存而已諸根豈能得定意不倒錯耶少小養育冀望得力今便捨我無常心意懊惱不能去懷自死已來晝夜追憶不離食息脫衣露形在塚啼哭恒憶行來進止處所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皆由恩愛生愁憂苦惱梵志白佛不如瞿曇所說世人思愛皆生歡樂時彼梵志聞佛所說亦

不然可即從坐起儼頭而叉道經戲村見有二人對坐博戲梵志見已便與斯念夫人處世高才智慧博古攬今較於幽奧無有出此博戲之人我今可以瞿曇所說向彼二人宣耶時梵志即向二人說瞿曇所說言教時彼戲人謂梵志曰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思愛合會皆生歡樂梵志心自生念我之所念與彼不異即從坐起歡喜踴躍涉道而去如是展轉聞波斯匿王時波斯匿王語末利夫人曰卿頗聞瞿曇沙門所說思愛合會皆生愁憂苦惱耶夫人白王如王所說思愛合會皆生愁憂苦惱王告夫人汝是瞿曇弟子瞿曇是汝師豈得不說是思愛合會生愁憂苦惱耶末利當知思愛合會皆生歡樂喜情內發共相娛樂何以故說生愁憂苦惱耶是時夫人前白言願聽微言以自陳啓若見聽者敢有所宣王報夫人恣汝所說夫人白王云何大王頗念婆耆利王女不耶復念流離大將軍不復念烏翅剎利夫人不王告夫人我甚愛

念婆耆王女流離大將軍勇翅剎利夫人不去心懷斯須頃夫人白王言云何大王斯諸人等設當變易各就後世當有愁憂苦惱不耶王告夫人彼等諸人變易還轉甚懷憂愁痛切巨言夫人白言王念愛我不王報夫人甚愛於卿夫人白言設我還轉變易不住者王復當愁憂不王告夫人甚懷愁憂不去食息心意倒錯或成狂病云何大王頗念迦尸拘薩羅國界人民不王報夫人甚愛教念所以然者如我今日五樂自娛皆由拘薩羅國界人民得此歡樂云何大王若使拘薩羅國界人民變易還轉當生愁憂苦惱不耶王告夫人若無彼人民則無我身那得不生愁憂苦惱乎如今大王以自證明恩愛難苦愁憎會苦如來所說正謂此義耳時波斯匿王心開意悟即勅夫人自今已後我為瞿曇弟子瞿曇為我師我今未利還歸命瞿曇沙門歸命法歸命比丘僧盡我形壽不復殺生是故說曰念喜生憂念喜生畏無所念喜何憂

出經卷第八

第三張

何畏念喜生畏者人得疾患暗養病者恒生憂畏恐病不愈或欲至他方或為王使或入海採寶家入畏懼恐行不全濟家人諫喻家有餘財足畢命生活何為遠涉艱難採寶貨設汝去昔兩頭俱衰或行安住衰或行衰住安是故說曰念喜生畏也無所念喜何憂何畏者云何設無所念喜能除欲受何以故以其欲早受報堅固掘根甚難是故說曰無所念喜何憂何畏有憂則有畏無憂何有畏取憂盡則畏盡五減十八減此之謂也念喜生憂 念喜生畏 念喜已離遂捨狂惑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大種稻田唯有一子在田守衛時天大雹雨傷殺稻子并殺其兒時彼梵志心懷苦惱馳走城市保赤路跪不避豪賤展轉以次到祇洹精舍然彼梵志應得受化如來玄監知應得度即化祇洹門外盡為稻田復作化人如梵志子梵志見已意即開悟稻田我子今故存在橫自勞苦在外

出經卷第八

馳走心意還定不復狂惑性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時如來見彼坐定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四諦真如盡為彼梵志一一說之逆順三昧空無想願一一分別使彼梵志瞭然大悟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彼已得法成法無虛妄法無狐疑法自度如來無所畏法即從座起礼如來足自今已始受三自歸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盡形壽不復殺生是故說曰念喜已離便捨狂惑心意還正皆由佛力不遇佛者則不成辦夫人懷愁憂 世苦無數端斯由念恩愛無念則無畏 夫人懷愁憂者衆生之類晝夜愁憂相對啼哭或時失性遂致狂惑皆由恩愛戀慕所致是故說曰夫人懷愁憂也世苦無數端者衣不蓋形食不充口顏色萎黃身體垢垢五親分離廢諸伎術皆由恩愛致此灾患人在世間遇諸苦惱亦由恩愛不能捨離是故說曰世苦無數端也斯由念恩愛者生死久長苦本難尋愚者處中

不自覺知人相慈慕非徒一類或念父母兄弟宗親知識死者生者於中與念追號啼哭是故說曰斯由念恩愛也無念則無畏者人去想念無所慈慕則無愁憂苦惱有家憂家有財憂財有車乘鞍馬則憂車乘鞍馬無車乘鞍馬則無所慮無想念者何者是所謂欲愛盡人永斷無餘何者斷欲愛人所謂徑取阿那含不由二道是謂斷欲愛人無有想念永慶究竟不還欲界凡夫受未盡雖獲五通不離三有若失神足悲患隆威彈指之頃還墮惡趣方當經歷劫數乃還復身是故說曰無念則無畏也

是故不生念 念者是惡累 彼則無諸縛無念無不念

是故不生念者人生世間由念生恩愛由念變易諸有愁憂苦惱皆緣念而生是故說曰不生念也念者是惡累云何猶世有狂夫身抱因病以其病故或殺五生或殺百生以救病者謂蒙瘳降不知病者受罪無數或有病人殺生祠祀亦望救命正使病人

出曜經卷第八 第六跋

截置百重鐵籠裏者於一重間盡安衛守共相括證不聽司命未錄死者此事不然皆由恩愛致此灾變或復有人知親別久遠來歸家念彼人故殺害重獄不可稱計共相慶賀以積殃禍之根是故說曰念者是惡累也彼則無諸縛者所謂縛者羈絆人神不至無為如契經所說夫人染著愛心未盡者有緣有因所趣生處或彼終生此有因有緣繫所繫縛所縛結所結猶如智人及智弟子若能作華勝先作長繩為本因上織華勝以華為緣得成華勝愛心未盡者亦復如是是緣有因因所趣生處彼終生此有緣有因得果證之人不復經此諸縛之難是故說曰彼則無諸縛無念無不念也以離惱熱念而無恩愛無為樂遊戲第一義是故說曰無念無不念念為求方便 非義未設推 推慧發大義自致第一尊

念為求方便者欲得修習無上智慧分別深義無有欺詐已成此慧終已無亂是故說曰念為求方便也非義

出曜經卷第八 第七跋

未設權者云何非義與此深義亦不相應令人墮惡不與善根為諸智人所見嗤笑若能改已往失者今作將來福也便為天人所歡譽權得消各置於當時殖善本於來世是故說曰非義未設權也權慧致大義者云何與善知識從事教人正見不順邪業亦復不習外道異術承受其義所謂義者無漏慧義禪義觀義是故說曰權慧致大義也自致第一尊者諸佛世尊奉持禁戒不放逸人執心牢固不入邪聚恒以禁戒訓誨眾生常求三業是故說曰自致第一尊也

莫與愛念會 亦莫不念俱 愛念不見苦不念憂憂感 於中生慈感 消滅人根原莫與愛念會者昔有二人共相愛敬不能相離行則俱進食則同甘中共離別各在異處後復追憶思共相見屢遣信喚欲得同處卿若不來益吾愁矣此人怨家與彼人親親彼其來愛寧可共赴其命耶遂便從命相與共往別久相見內懷歡喜見彼怨家情憤不悅在其隱憂親親義言奚復

與我慈家遊止同行我不喜見得此
言說愛著偏多便共俱還其後思想
復遣信喚如是再三復語親親何故
與彼人遊處耶其人報曰愛至待厚
退志來言即復報曰思見所歡復見
惡緣我今何為乃余戀著親親兩不
相適耶即便捐家妻息出家學道復
有一人唯有一子為羅刹鬼所持晝
夜憂念不能捨離時羅刹鬼全舉小
兒詣鬼住處經十餘日彼人不見其
子晝夜憂念死而復繼羅刹鬼復將
兒還父見兒喜不能自勝終日抱弄視
無厭足若見羅刹復懷慈憂衣毛為
豎復經十日羅刹鬼復將小兒還詣
鬼國父後追憶不離食息如是數反
遂成憂疾其父思惟人生憂惱其苦
万端我今宜可捨家為道即便出家
得在道次余時世尊欲度彼人等示
現摧慧女象無為在大衆中而說此偈
莫與愛會 亦莫不念俱 憂念不見苦
不念憂憂感 於中生慈感 消滅人根原
世尊說曰恩愛猶尚不可戀慕况非
恩愛而可親近時二比丘內自思惟

如來所訓正為我等宜自謹慎修無
上梵行盡則經行夜則坐禪未經旬
日即獲道迹身能飛行眼能徹視六
通清徹無所罣碍於如來佛法為有
反復咄咄恩愛不可恃怙諸結使盡
得躋漢果善哉福報如影追形福業
冥報如油津衣身自素饒罪福不朽
愛念就後世朋友知親多長夜愁憂思
念難甚為苦

愛念就後世者父母兄弟姊妹中表及諸知識男女大小從今世至後世流轉不停是故說曰愛念就後世朋友知親多也長夜憂思啼泣踰哭蓬頭亂髮捷胃懊惱是故說曰長夜愁憂思念離甚為苦者恩愛已離或在他方或復命終所求不得所念不從是故說曰念離甚為苦

念色善色容 天身而別住 捶樂而害至
為死王所錄

念色善色容者昔佛在舍衛國祇樹
給孤獨園介時世尊告諸比丘上空
界有夭名歡樂過焉展轉共集作倡
伎樂終日無厭由其歡樂過故從彼

命終今生此間比丘當知復有天子
曰喜笑展轉共集舉聲大笑終日無
厭以其笑過老故從彼命終來生此
間是故說曰念色善色容也天身而
別住者晝夜戲笑不計無常對至謂
為受天之福無有窮已極樂而害至
作倡伎樂舉聲大噉皆是害本皆當
捐棄壽非久保便為死王所攝隨形
料簡料量罪福分別善惡重罪付鐵
湯輕付鬲子平正如水齊量如瓶是
故說曰為死王所攝也

若人晝夜消滅念愛色自掘深根本
不越死徑路

若不廖晝夜 消滅念愛色 自掘深根本
不越死徑路

若人處晝夜者專精一意斷欲界欲
愛永盡無餘晝則勤精夜則諷誦是
故說曰若人處晝夜也消滅念愛色
者已滅已盡度有至無無復悲怒是
故說曰消滅念愛色也自掘深根本
者或時掘念根或掘愛根或掘癡幕
宗親縛著之根著勇猛服執智慧鑲
掘三毒根永使不生是故說曰自掘
深根本也不越死徑路者愛著曰業
財寶七珍皆為死徑心意戀著初不

捨離亦是死徑當求方便超越死路至不死處是故說曰不越死徑路也不善像善色 愛色言非愛 苦謂為樂色放逸之所使

不善像善色者善者意所貪樂終日耽習而不捨離為人稱譏如此衆善除捨遠離為智者所譏為智者所棄為智者所責是故說曰不善像善色也云何愛色言非愛愛者無欺無詐令人憂惱所欲不果遂生愛戀是故說曰愛色言非愛云何苦謂為樂色樂者身中諸根寂靜不乱志性安和不興亂想亦能使人生樂苦惱先歡而後憂是故說曰苦謂為樂想放逸所使者放逸之人心不常定與諸五親共相娛樂生欣慈心放意自恣是故說曰放逸之所使也

夫欲自念者 不與惡共居 此則難獲得樂為惡根本

夫欲自念者若人欲自愛身當先愛彼不由此愛傷害生命是故說曰夫欲自念身也云何不與惡人共居世間多諸畏懼與惡從事遂積重罪不

與惡共居者身口意常清淨是故說曰不與惡共居也此則難獲得者不修善本不教一切衆生立於根門亦復不能廣化未悟是故說曰此則難獲得也樂為惡根本者夫行惡人終無有樂心在殺害修不善本是故說曰樂為惡根本也

夫欲自念者 善宜自守護 猶如防邊城深重固乃牢 失三難三者 智者宜自悟夫欲自念者猶如邊城常當守護自防護身亦復如是或畏外寇來入境內復恐自下私竊叛逆復畏內人與外情通內心城者亦當如是常當三事防護恐外結使賊來入境內復畏心所念法與外塵同內不思作按計慮勞心城危峻難賞難護多諸恐畏守護堅牢無有恐懼心城亦如是守護牢固無有恐懼是故說曰夫欲自念者也善宜自守護猶如防邊城深重固乃牢失三難三者智者宜自悟也夫欲自念者 藏而使牢固 猶如防邊城內外悉牢固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

世尊告諸比丘若邊境郭七業成就四食充實易議易滿外寇欲來攻者終不能得除其內人與外通也云何邊境七業成就於是邊境虛角外防牢固不可移動是謂邊城初業成就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掘塹深廣修飾極妙是謂邊城二業成就外寇不能得壞也復次邊城造其却敵以俟戰鬪是謂邊城成就三業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戰具備足弓弩機閉飛輪水道融鐵雷石戈矛利稍內備退道是謂邊城成就四業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四面安四種軍為軍馬軍車軍步軍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五業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嚴守門戶持時曉夜解知号令即別善惡識者聽入不識者不聽入是謂邊城成就六業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高峻內外剗治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七業外寇不能得壞云何邊城裏四食充滿外寇不能得攻復次邊城饒薪多水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成

就初食外穀不能得其便復次邊城豐饒穀米庫藏充滿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二食外穀不能得便復次邊城饒稻麥豆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三食外穀不能得其便復次邊城饒諸熟食油酥脂膏魚脯乾肉是謂邊城成就四食佛說此偈內外牢固新究殺賊不得其便是故說曰猶如邊城內外牢固常當專意內無色想除外色外無色想除內色內外無色想除內外色也當自防護時不再過時過生憂墜地獄

當自防護者執心不亂諸根寂定目見生死空寂然修諸善法知泥洹城清涼無為防護鐵濁心垢之惱是故說曰當自防護時不再過者於億千萬劫乃遇一良時雖復遭過或前或後或生中國與賢聖相遇諸根不致宿種功德遭值佛世汝等宿緣堪任斷結越次取證盡諸有漏成無漏行是故說曰時不再過時過生憂者從無數劫積善所致乃遇良時良時

已過悔無所及有八事中間不得向王有所陳啓云何為八王遭害難不得有所陳啓王身遇熱患不得有所陳啓王飢未食不得有所陳啓王入深宮不得有所陳啓王或入庫藏或侵他境不得有所陳啓王或與鼎目共議不得有所陳啓王有人發舉陰謀之事不得有所陳啓王獨坐靜默意有所規不得有所陳啓王俗間八事有所禁忌不得自宣今此內法亦復如是在八無閑不得與發善心云何為八或遭害難親族死亡不得與發善心在八地獄十六萬子刀山劍樹火車爐炭受諸苦惱身爛心焦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或在餓鬼腹如泰山縱廣數十由延咽如細鍼長數十丈一寸十萬念時意荒心念飲食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若生六天一男服飾百億莊嚴食以甘露玉女園遶視東忘西視右忘左如數疾輪無有端緒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若生邊地寒秋之中無佛法眾不聞三法之音語不真正心無篤信生在邪見

或生長壽夭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或生中國手脚不具六情不完或離盲瘡瘰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或生佛後五無間處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若佛興出於世其人在邪見家不信三寶與顛倒相應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是謂八不開處善不與惡俱惡不與善俱佛告比丘如我今出現於世如來至真等正覺十号具足敷演道義上中下善志趣滅度度未度者是故說曰時過生憂墜地獄中

過於諸方求念心中開察頗有斯等類不愛已愛彼以已喻彼命是故不害人過於諸方求者心念十方何等眾生不畏死不懷恐懼復有何等眾生不念樂不患苦復有何等眾生具一切衆行而自娛樂是故說曰過於諸方求也念心中開察者心常憶念行業之本行業有二種一者淨觀二者不淨觀智者淨觀不智者不淨觀是故說曰念心中開察也云何頗有斯等類者若大若小若好若惡各自有性

彼彼自相念如念己身無異是故說曰頗有斯等類也不愛己受彼者人之受形四大俱等命根一類無有高下彼命此命俱終變易是故說曰不愛己愛彼也以已喻彼命是故不言人也

一切皆懼死莫不畏杖痛忍已可為辭勿殺勿行杖

一切皆懼死者五道眾生迴轉四流皆畏楚毒自護己命世尊說曰若欲護己者不當行楚毒世間狂夫橫行罪業或以刀杖共相傷害戲笑為惡號哭受痛懷毒陰謀禍及門族是故智者絕禍於未生資福於無形是故說曰一切皆懼死莫不畏杖痛忍已可為辭勿殺勿行杖夫行殺者生報短命是故汝等當避於殺也

辭人久行從遠去還親厚並安歸來喜歡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舍衛城裏有人名曰鍾磬宗族五親不可稱限己身貧匱乏諸財產永不覆形食不充口五親相見皆低頭而過

出曜經卷第八 第十八經

鍾磬自念吾宿少福生不遇時自知貧困五親離薄出則為人所笑入則為妻兒所責宰出此國造他方土死活由天安知餘事正使處他國土寧彼死亡不在此求活時彼鍾磬即出國界適他邦城賣庸客作勤力生活億本窮悴為五親所薄晝夜勤勤不暇食息漸漸積財無數金銀珍寶車乘馬瑠璃琥珀駝驢驘及以車輦載致珍寶歸還本國諸五親聞鍾磬多獲珍寶還來歸家盡出迎逆與家別久亂段驢長衣裳垢金步負錢財五親不識而問曰鍾磬今為所在鍾磬報曰乃在於後斯須自到五親留待復問後人鍾磬所在後人報曰鍾磬在前如是經久不見鍾磬鍾磬但言在後後人復言在前遂欲至家不識鍾磬時諸五親捉鍾磬數指示鍾磬五親得與相見與卿別久各不相識人存形變乃至於斯今我五親故來迎卿何為面欺故言在後鍾磬報曰我非鍾磬後車載寶貨乃是鍾磬量貧悴為諸五親所見輕

出曜經卷第八 第十八經

忽對面相見低頭而過汝今何為求於鍾磬五親報曰我等接過卿者今日何由得致此財雖介五親不多如本不及盡往城外共相問訊沐浴澡洗更著新衣入城歸家至明清旦願五親遠達如來日久欲往禮觀問訊諸親報曰我等亦欲隨從是時五親相將共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介時世尊見眾坐已定便說斯偈辭人久行從遠去還親厚共安歸來喜歡介時鍾磬及諸五親歡喜踊躍善心生焉即起長跪請佛及僧至家設供如來默然受請明日時到著衣持鉢比丘僧眾前後圍繞往造磬家各各次坐鍾磬手自斟酌行甘饌飲食食訖行水更取小坐在如來前而受呪願如來說偈

出曜經卷第八 第二十經

樂法戒成就 誠信樂而習 能自勸身者
為人所受敬

樂法戒成就者衆生之類習於法教
修諸善法戒成就者云何若有衆生
奉持禁戒無毫釐失持此戒福復生
梵天受福無窮此則缺戒不奉禁律
何以故由其摸質天福故若復有人
奉持禁戒毫釐不失持禁戒福不未
生天為梵身帝釋不未作魔王不未
作轉輪王典四天下我今持戒之福
求於無上等正覺是謂名為戒成就
是故說曰樂法戒成就也誠信樂而
習者執信堅固常樂修習心不恐懼
亦無亂念一一萬信所行真實常處
有記不虞無記出言至誠不說彼此
是故說曰誠信樂而習云何能自勸
身夫行善者自為己身以物惠施自
受其福奉持禁戒捨放逸意求於濟
神為後世作橋梁論經說義廣採異
同亦為己身是故說曰能自勸身也
為人所愛敬者執行之人所遊方域
為人所敬歡說其德福由人和名稱
外被是故說曰為人所受敬也

為人所受敬 皆由己所造 現世得稱譽
後生於天上

為人所受敬者人之行全則名顯外
來為數千萬人所見尊奉言徒語用
為人標首斯由續行無野損故是故
說曰為人所受敬皆由己所造者人
修善行求免厄難受人信施承彼飢
食牀卧具病瘦醫藥則不損耗於禁
律法內有真誠外能消化是故說曰
皆由己所造也現世所稱譽者為天
人所歡德可敬可貴所遊之方無所
罣碍是故說曰現世所稱譽也後生
於天上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七
寶殿堂受福自然是故說曰後生於
天上

教習使稟受 制止非法行 善者之所念
惡者當遠離

教習使稟受者在於法功德中教授
正法隨彼所須而演其教是故說曰
教習使稟受制止非法行者非法行者
人所憎惡多與亂念衆惡之原令人
墮地獄餓鬼畜生是故說曰制止非
法行者善者之所念修善之人善德

具足終不使人至於惡道是故說曰
善者之所念也惡者當遠離離者惡知
識者即是惡也行不至要動與惡俱
心中所念以惡為首是故說曰惡者
當遠離也

善與不善者 此二俱不別 不善生地獄
善者生天上

善與不善者各自別異一者妙二者
非妙一者定二者亂一趣善道二趣
惡道一得善譽二致誹謗是故說曰
善與不善也此二俱不別者從此人
間終亦從行地死從此造業而致來
處是故說曰此二俱不別也不善生
地獄者惡知識人修不善行已所施
為亦欲使人同已是故說曰不善生
地獄也善者生天上者所謂四雙八
輩十二賢士修善本遊虛無不樂世
煩是故說曰善者生天上也

出曜經卷第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出曜經卷第九

官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 譯

戒品第七

慧人護戒

福致三寶

名聞得利

後上天樂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慧人欲求三法者。常當護於禁戒。云何為三法。一謂善者。稱之慎。以法律二者。設得利養。無能遏絕三者。身壞命終。上生天上。是謂持戒之人。行此三法。終受其福。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慧人護戒

福致三寶

名聞得利

後上天樂

常見法慶

護戒為明

得戒真見

輩中吉祥

持戒者安

令身無惱

夜卧恬快

寤則常歡

余時眾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戒終老安

戒善安止

慧為人寶

福盜不取

戒終老安

戒善安止

慧為人寶

戒終老安

戒善安止

慧為人寶

戒終老安

戒善安止

慧為人寶

正奢遮羅殺鬼如此等類。常護長老持戒之人。晝夜禁衛如影隨形。是故說曰。戒終老安也。戒善安止者。若有眾生信向。如來信根成就。信有二業。一無狐疑。信二有根本。信在諸眾中。若沙門梵志婆羅門。眾梵眾魔眾。不能使持戒之人迴心就惡。為天人所供養。是故說曰。戒善安止也。慧為人寶者。慧者亦名為光。亦名為明。亦名為炬。亦名為鉸。亦名為眼。亦名為日。亦名為月。亦名為大火。聚亦名為諸法之暉。曜猶如世人多財。珍寶乃得居里。慧人寶者亦復如是。功德慧明二事具者。乃名為人寶。是故說曰。慧為人寶也。福盜不取。猶如雜阿含經說。有天至如來所。而問斯義。何物火不燒。何物風不颺。何物風不動。何物水不清。何物地不敗。何物王盜賊暴雷所不損。何物在車載不守不耗。損。爾時世尊告彼天曰。福火不燒。福風不動。福水不漬。福地不敗。福王賊不劫。福雷無所害。福致諸庫藏不守。亦不損。爾時諸天聞佛所說。歡喜踊躍。

復以此偈讚頌如來

善哉世尊。勝為現世光明。我等修善行。

得受諸天福。

是時諸天復重以頌問曰。

何終為善。

何善安止。

何為人寶。

何盜不取。

世尊以頌報曰。

戒終老安。

戒善安止。

慧為人寶。

福盜不取。

時彼天人聞佛所說。歡喜在心。懷即從坐起。繞佛三匝。忽然不現。還於天上。

修戒布施。

作福為福。

從是適彼。

常到安處。

修戒布施者。施有二事。若持戒牢固。兼行布施於天世間。自然受善報。若

施持戒之人。多獲果報。是故說曰。持

戒布施也。作福為福者。或復有人持

戒完具。不廣多聞。所獲功德。蓋不足

言。若復有人持戒完具。如復大智多

聞。惠施彼者。獲福無量。是故說曰。作

福為福也。從是適彼者。從今世至後

世。心常歡悅。心無悔悵。是故說曰。從

是適彼。常到安處者。莫望具足自然。

出曜經卷第九 第三發 官

第五三冊 四三五

歡樂心意悅豫自知戒具布施清淨
必受功報不墮邪部晝夜歡喜不懷
熱惱施持戒人及多聞者亦復如是
是故說曰常到安處

比丘立戒 守攝諸根 食知自節
寤意令應

比丘立戒者執志堅固不可沮壞不
為色聲香味細滑法所牽是故說曰
比丘立戒也守攝諸根者具足眼根
耳鼻舌身根意根皆悉具足無所缺
漏意不錯亂亦無他念盡隨諸根修
其妙行是故說曰守攝諸根也食知
自節者量腹而食亦不畜積亦不貪
養尊者曇摩難提說曰多食致患苦
少食氣力衰廢中而食者如稱無高
下尊者僧迦羅剎造立修行經亦作
是說猶如多捕衆鳥藏在大器隨時
瞻視養食以時毛尾既長隨時剪落
選其肥者日用供厨中有一鳥內自
思惟若我食多肥則致死若餓不食
復致害身宜自料量少食損膚衣毛
悅澤當從籠出如其所念即便少食
衣毛悅澤便從其願彼修行人亦復

出曜經卷第九

第四張

如是內自校計如我多食便自嘗嘗
不得修道不獲思惟善法諸惡法日
夜滋其貪欲瞋患愚癡皆由多食不
獲至竟佛契經說多食之人有五苦
患云何為五一者大便數二者小便
數三者饒睡眠四者身重不堪修業
五者多患食不消化多食之人有此
五苦自墜苦際不至究竟是故佛說
食知自節也悟意令應者晝夜警悟
係意在禪若睡欲至時當舒一脚垂
於牀下若睡纏綿不解當垂兩脚到
於牀下若睡重當經行經行睡重者
以水灑面若復不解仰觀星宿以寤
其志初夜中夜後夜令無懈怠是故
說曰寤意令應

意常覺悟 晝夜力學 漏盡意解
可致泥洹

意常覺寤者身口意常得覺寤嬉怒
藏至尋能除斷不遇煩惱所遊安隱
是故說曰意常覺寤晝夜力學晝習
夜亦亦夜習晝亦亦初夜中夜後夜
亦復如是持心專一無他異念唯從
於道思惟心所念法是故說曰晝夜

出曜經卷第九

第五張

力學漏盡意解者意勇剛強乃能盡
漏持心懈慢者不能盡漏不能精勤
於行是故退轉墮於凡夫部然彼行
人晝夜精勤如救頭然持心勇悍不
慮嶮難志崇斷結滅漏為先是故說
曰漏盡意解也可致泥洹者衆行已
辦世患諸惱永不復生未入泥洹大
化諸結縛著滌汗人者隱而不起趣
泥洹境無有罣尋捨現在業入泥洹
境是故說曰可致泥洹也

慧者立禁戒 專心習其智 比丘無熱惱
可果盡苦際

慧者立禁戒者戒不移動善住牢固
亦不可移慧者除去愚闇終不處在
愚惑之中猶如猛將身被重鎧手無
劍者則不能剋定強敵有劍無鎧者
亦復不能降彼強敵若使猛將身被
重鎧手執利劍前後固嶮與賊共戰
必有所辦則無狐疑修行之人亦復
如是身被戒鎧心無慧劍者則不能
壞結使原首正使有慧身無戒鎧則
不能壞其結使若彼猛將身被戒鎧
心執慧劍前後固嶮與結使共戰必

出曜經卷第九

第六張

能辨是故說曰慧者立禁戒也專心習智者以慧鍊心尋究諸垢猶如鑛鐵數入百鍊之爐柔可為剛偽可為真猶如大海日夜沸動濁滓下沉變成寶珠人亦如是晝夜役心不止便獲果證是故說曰專心習智也比丘無熱惱者雖復天地融爛不憂其中終不熱惱無所傷損何以故比丘立根得力志不退還所願必果比丘者壞諸結使永盡無餘身被袈裟手執應器到時詣家正慚愧顏獲施無慮細願及減度故曰比丘是故說曰比丘無熱惱也可果盡苦際者盡其苦原永滅無餘更不復涉歷苦難從是苦滅功福日滋是故說曰可果盡苦際

以戒降心 守意正定 內學止觀 無忌正智

以戒降心者常係心不失亦不遊蕩縱遂是故說曰以戒降心也守意正定者定有三品或善不善無記護善定者不使不善定得伺其便恒念思惟吾今已獲正定要究竟原本何緣使

不善定錯亂其間是故說曰守護正定也內學止觀者常念係心念明除去闇冥為示焯錠觀察受根推尋癡本止而不生是故說曰內學止觀無忌正智者智之所照無住不在心念智隨如兩牛共一轆猶如漏盡通役形輕重以身持心以心持身身心已應所適無尋石譬皆過斯為鍊心入微鍊微入身心念形隨無所觸尋是故說曰無忌正智也

蠲除諸垢 盡憍勿生 終身求法 勿暫離聖

蠲除諸垢者意中諸垢縛使縛者諸受陰入已盡已滅無復莖節枝葉是故說曰蠲除諸垢盡憍勿生者憍憍增上憍執意持心制憍使滅陰種種二迹俱滅是故說曰盡憍勿生也終身求法者夫言身者皆是示器之數結亦名身陰身聚身養生之業亦名為身為馬車步四色兵衆亦名為身身中甚者莫過結身能壞結身求正法者是謂離縛不度有為不念七塵三觀真佛弟子與聖信堅法相應能

壞結聚是故說曰終身求法也勿暫離聖者常念從賢聖紹繼宗徒心所喜樂賢聖所居其事有三智諸結使盡一智也有餘泥洹界二智也無餘泥洹界三智也是故說曰勿暫離聖也戒定慧解 是當善惟 都已離垢 無禍除有

戒定慧解者彼修行人戒品定品慧品三業具足以自纓絡摧結使聚何往不壞猶如國王財富人威士技過人便能安恤國民外殺不加今此行人亦復如是三業具足壞結使殺亦無疑難戒為立志定檢亂心慧斷結使是故說曰戒定慧解也是當善惟者思惟三品晝夜履行初不遠離是故說曰是當善惟也都已離垢者而引究竟知生死苦於中拔濟極淨無瑕亦無諸垢是故說曰都已離垢也無禍除有者已離苦惱鼎沸之患盡諸三有更不受胎如實知之是故說曰無禍除有也

善解則度 餘不復生 越諸魔界 如日清明

著解則度者行有六品欲界色界無色界結聚縛垢欲界所出癡慢愚惑以自纏絡是故說曰著解則度也餘不復生者彼修行人思惟觀察如實知之即求方便求滅彼結生死已盡更不受胎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是故說曰餘不復生也越諸魔界者六天以下皆是魔界多諸苦惱閉塞道心不令人至無為之慶聞淨利內有異類衆生名曰摩佉晝則隱藏處在生熟藏間墮魔部界是謂欲界為魔所害多諸患禍賢聖之人越於邪境是故說曰越諸魔界如日清明者猶如日明無有五蔽云何為五蔽一者雲二者烟三者塵四者霧五者阿須倫手無此五患者即日月清明修行比丘亦復如是離五陰蓋云何為五蓋一者貪欲蓋二者瞋恚蓋三者睡眠蓋四者調戲蓋五者疑蓋修行比丘離此五蓋者即得清明內外通達如紫磨金是故說曰如日清明

狂惑自恣 比丘外避 戒定慧行

求滿勿離

出曜經卷第九 第十疏 言

狂惑自恣者愚惑凡夫所行平暴猶如獲猴拾一取一心如疾風馳念万端是故說曰狂惑自恣也比丘外避者持行如水忍恕如地所謂比丘不倚豪族能自制情閉塞六門乃謂比丘是故說曰比丘外避戒定慧行者戒品定慧品晝夜精勤不興放逸欲度巨海當乘大船欲趣滅度當須戒定慧行損不善法增益善法遠此正教不順法律者則於佛法聖衆便有相累是故說曰戒定慧行求滿勿離也

既不生 又不想念 是故捨慢 如是不生

既不生者不馳於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曰既不生也又不想念者心所念法於其中間唯修定意亦不想念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曰又不想念也是故捨慢者內思止觀制去意亂恒入定意不得布現憍慢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曰捨慢也如是不生者猶如彼不在色聲香味細滑法心所念法亦復如是心之所

出曜經卷第九 第十一疏 六

念猶如天雨如車轍棄穀心所念惡復多於彼是故說曰如是不生也智者學牢固於諸禁戒律直趣泥洹路連得至滅度

智者學牢固者承佛教誠受師訓誨去邪就正心常堅固不為樂心沮壞是故說曰智者學牢固也於諸禁戒律者隨時行道守護禁戒智者所修非愚者所行是故說曰於諸禁戒律也直趣泥洹路者永息無為亦無終始寂滅無生是故說曰直趣泥洹路也連得至滅度者中間無尋猶河暴溢盡趣於海是故說曰連得至滅度

華香不逆風 芙蓉拈檀香 德香逆風熏 德人遍聞香

昔佛在羅閱祇迦蘭陀竹園所令時尊者大迦葉在耆闍崛山中然大迦葉生長豪族身體柔粟食則甘細不曾厭麤意所開化多慙貧窮至貧家乞得食應惡食便生疾內風變動遂成暴下是時世尊告大目連汝今隨我問諸疾人對曰如是世尊即將目連詣耆闍崛山時大迦葉獨坐閑房

出曜經卷第九 第十二疏 六

無有瞋病之人如來即往詣大迦葉
窟迦葉見佛欲從坐起余時世尊告
大迦葉曰汝今抱患但坐勿起吾自
有坐具自隨余時世尊知而問迦葉
曰汝今獨空房無有瞋視病者云何
能樂此空山中時釋提桓因在迦葉
後立時大迦葉白世尊曰而說此偈
捨天王位 為德不憊 心懷歡喜
拘翼瞋視
余時世尊告釋提桓因而說此偈
天身性清淨 香熏以自塗 云何降神意
瞋視更穢身
余時釋提桓因叉手合掌而白佛言
重說此偈
寂勝今當知 戒者無等倫 我今受功德
不計醜陋形
然今世尊天上諸香增熾結本長益
塵勞賢聖戒香斷諸結使閑塞禍門
不漏諸欲然今世尊如此凡香流轉
生死涉歷劫數不能令人永入寂靜
賢聖戒香億千百劫時時乃有余時
世尊微察釋提桓因而說此偈
善哉天帝因 今意甚希有 能於放逸中

出曜經卷第九 第十三誡

攝意修德本
余時世尊因此法本度在大眾而說
此頌

華香不逆風 芙蓉拈檀香 德香逆風熏
德人遍聞香

夫世間諸華香盡順風香不逆風香
戒德之香亦逆風香亦順風香世間
華香齊熏欲界不熏色界或直熏一
方不熏三方持戒之香香微十方華
香逼近乃別持戒之香上微一究竟
天是故說曰華香不逆風德人遍聞香
梅檀多香 青蓮芳華 雖謂是真
不如戒香

梅檀多香者諸世所說沉水木栴檀
檀都良此是根香華香者青蓮芙蓉
瞻蔔須乾提末須乾提華至解脫華
絳日精華分陀利華如是眾華數十
百種於持戒香百倍千倍百倍億
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非心所思非
意所度今此眾香隨人一世現身眼
樂不能隨人至於後世持戒之香現
世蒙祐於百千劫永曾唐捐是故說
曰雖謂是真不如戒香也

出曜經卷第九 第十三誡

華香氣微 不可認真 持戒之香
到天珠勝

華香氣微者拈檀木栴中國所貴邊
土所無戒德之香上熏過諸天下微十
方弥滿世界無不聞者是故說曰華
香氣微不可謂真持戒之香到天珠
勝者初利諸天縱情放意所念自由
猶尚歎譽持戒之人修善得福為惡
墮罪諸在戒品定品慧品解脫見慧
品度知見品可敬可貴為無上道何
以故如此之人為人導師率示正路
聞人愚冥令見慧明是故說曰持戒
之香到天珠勝

戒具成就 定意度脫 魔迷失道
魔不知道

戒具成就者四部之眾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斯戒具清淨無有毫
釐缺漏魔王雖有豪勢統領欲界於
中獨尊然不能知四部之眾所獲果
證亦復不知從何道果得盡漏結是
時弊魔口與心語此諸黑服之士剃
毀露靜偏袒右肩修禪習定或有進
至離我濁境或有往還不由我教或

出曜經卷第九 第十五誡

有永滅不知神識所處或有捨壽知識所趣是故說曰魔迷於道魔不知道

此道為究竟 此道無有上向得能究原禪定是縛魔

此道為究竟者安隱無為快樂無窮趣向一道至泥洹門是故說曰此道為究竟也此道無有上者於此道更無有上諸天龍鬼敬心承事興致供養尊者舍利弗有一沙弥名曰純頭長年八歲得六神通飛騰虛空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志名曰須拔亦至彼泉時彼耨泉守泉青衣鬼驅逐五通梵志瓦石打擲不使逼近神泉終頭沙弥乘虛空至彼青衣神鬼數百之眾皆前迎送或前双攝衣者或持淨水洗手足者或以淨巾拂拭首面者或以香湯沐浴身體者須拔梵志故聲說曰我今以得五通神德無量力能移山住流迴轉天地猶掌迴珠自學道以來百二十餘年勞形苦體形神疲極或事五明四處然火日光上照或卧灰糞或卧荆棘嶮難之中無

道不學然更耻逐不得至泉然此黑衣小兒年在七八未離乳哺身體穢臭故存然更待敬過重迎逆承事用何等故時青衣鬼語梵志曰今此學士形年雖小行過三界得賢聖八品

道汝今無是故不與敬有一婆羅門名曰閼叉又興立一寺亦名閼叉恒供給酥油供寺然燈時有遠方婆羅門來至閼叉寺中又聞閼叉梵志高才明德偏信佛法建立神廟與共相見共相問訊時有一沙弥復來迎取油酥供寺然燈眾多梵志語閼叉婆羅門曰汝審向色衣人耶耶言語未訖沙弥已至即復禮之眾多梵志語此梵志曰汝出四姓才藝過人天文地理無不觀練神呪感靈無事不剋今此色衣之人出眾多姓種非真正何為違本法而向恭禮又卿梵志執行清淨自修內藏品識秘記行道成福何願不剋文字章印無不周悉佛行寡鮮有何可貴捨本取末是我所疾蓋聞沙門寒賤巧詐繁滋幻惑世人所行短促齊崇一身不能延致菴福

正使相見正可擊拳而已何為五體投地恭敬作禮耶我等親見甚恠所以況先學大人豈能怒卿此罪耶閼叉報眾多婆羅門曰諸人靜默聽我所說妙偈之頌

賢聖德難量 八直無上道 是為沙門梵如來口所宣 觀此形雖小 以景賢聖道是故今自歸 梵志何為嗤

是故說曰此道無有上也向得能究原者須陀洹斯陀含能斷欲界縛諸纏陰入是故說曰向得能盡原也禪定是縛魔者入定坐禪之人樂處閑靜志崇一意計出入息執意牢固能斷魔縛反縛於魔入定之人能使役鬼神如意即至佛契經亦說我於天上人間遍觀察之縛中牢者不過魔縛然為漏盡羅漢所見摧辱於當來變更不受生是故比丘當作是學當求方便斷魔牢縛

說法雖微少 一意專聽受 此名護法人除去癡怒癡 眾結永盡者 故名為沙門說法雖微少者少而有要義味相應昔有二比丘在深山中學一人多聞

一人寔淺時少聞者持戒完具所謂經文唯有一句日日誦誦更不求愛時虛空神及山林神日日稱善願樂欲聞道人所說時彼多聞比丘以已所知衆妙之義甚深經句高聲誦誦山林諸神默然不對亦不唱善時多聞比丘尋懷恚怒語彼山神今此晚學比丘所學淺薄唯誦一句天便稱善我我今多聞義理甚深採拾衆經言詞妙語與汝誦習然諸天神亦不應對亦不稱善天神報曰比丘不自責方復責我此少聞比丘言與行相應汝今比丘雖誦三歲行與經違佛所演出曜亦有此偈

說法雖微少 一意專聽受 此名護法人 除去憍怒癡

出曜經卷第九 第七十二張

不觀見耶我今自改思惟妙智不復興念善惡也癡如其所行言行相應諸天日日稱善無量夫人履行隨朋友誘於善法得具足成就今時比丘執行精勤得世俗妙法不淨安般念四念止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以次得證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比丘得道已報謝諸天遠蒙勸誘拔濯清濁我今得道盡蒙神祇之力多所饒益多所成就復重與諸天說法心開意解得法眼淨是故說曰

說法雖微少 不放而得播 放逸致毀謗 不逆摩竭人 緣淨得生天

過去久遠無數世時有佛出世名曰迦葉至具等正覺在世教化而度有緣衆生已訖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今時衆生四部之衆耶旬合利起七寶塔興敬供養復經數世遂周壞無補治者是時義合邑衆九萬二千人時瓶沙王寂為上首瓶沙王告諸大衆汝等各自勸勵共造福德佛世難遇人身難得難得者人或墮邊

出曜經卷第九 第七十二張

地生邪見家我等何為貪著世俗歡樂不如開意修治朽故塔寺諸人靡從受王教令即共修治朽故塔寺復共發願我等諸人心齊意同共治此寺設有毫釐福德者不墮三塗八難之中便生天上人中同慶不異復聞將來有佛出現名釋迦文彼初說法使我大衆取初得度以王為首是時九萬二千人隨其世壽各各命終盡生天上慶忉利天宮復經數世閻浮利內有佛出世名釋迦文至真等正覺十号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圓光七尺語聲八種如羯毗鳥音是時九萬二千人受天福已各各命終生摩竭國界瓶沙王長年八歲係嗣王後以法治化無有阿曲修治正法恩慈下及不害生命分檀布施周窮濟厄遠行經過暫停息者盡供給之是時孺童菩薩捨八万姪女捐王重位夜非人時捨國求道自剃頭髮復脫寶衣所乘白馬盡付車匿還國白王生死苦惱憂勞無數子今學道要求果證若成所願還當度王

出曜經卷第九 第七十二張

是時菩薩轉復前進道途獵師著其法服狀如沙門菩薩問獵者所著法服名為何等獵師報曰此名袈裟被著遊獵群鹿見已謂為學道之人皆來敬附各無恐懼我等以次取殺用自存命菩薩聞此倍興悲慈

夫人係四等拔濟衆生類袈裟如來眼除穢而造穢

我今有此著身天衣極細更好可共博貧獵師報曰王子生長深宮身體更細不更寒苦忍壞王子身菩薩報曰但貧無苦此是古聖賢人標式獵師報曰王子寶衣價直無數今此袈裟無所任施何為苟欲博貧菩薩報曰意欲所須不計貴賤獵師報曰此衣垢穢膿血臭處不敢博貧菩薩報曰臭之與香開意見與自當浣濯獵師即脫衣貧菩薩實衣是時菩薩著法衣手執藕華葉入羅閱城乞食今時數千萬衆普集一處逢見菩薩舉手讚歎或言善來或言日月或有又手自歸命者或相問訊為是天耶梵耶釋提桓因耶衆人所圍不容乞求

出曜經卷第九 第二十二誡官

尋執華葉還至城外徑至東山人衆追逐前後相次時瓶沙王在高樓上遙見人衆追逐菩薩即問左右此諸人衆皆奔趣山為何故有一大目審識菩薩即白王曰此是釋種子辭家出學遊蕩在外或能謀圖國事當往誅殺瓶沙聞已告波目曰護卿種族勿吐此言正使釋子紹王位者作轉輪聖王我等便為目佐君使出家學道自致佛者我等願為上首弟子敬初說法先在其側是瓶沙王車載飲食種種甘饌往就山中與菩薩相見尋前礼足自稱姓字摩竭國界瓶沙王者我身是也菩薩報曰我先識矣何須致敬瓶沙王啓曰今獻微貢供食之餘願見納受以示微心菩薩默然受食訖行清淨水王前白言若使王子成無上道者當見先度永離世苦時瓶沙王礼足取別菩薩進路到阿蘭所阿蘭諸弟子等遙見菩薩來即白其師今有一人端正殊特徑趣師門必求為弟子也時阿蘭即告弟子而說此頌

出曜經卷第九 第二十三誡官

出曜經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出曜經卷第九 第二十四誡官

出曜經卷第十

毗摩竭沙門生佛念

譯

學品第八

護身惡行 自正身行 護身惡者

修身善行

護身惡行者何以故說身惡行自知
內過知他人過故名惡行惡已充具
顏色變異或以手拳相加毀壞形體
此惡業事今世後世不獲安隱或墮
餓鬼畜生中形貌醜陋若生人中才
不及人有異梵志為人所瞞梵志恚
怒身心熾盛要治惡犬使不暴虐父
母告曰梵志猶犬嚙婆羅門婆羅門
復可嚙犬不也梵志報父母要當治犬
使不縱毒父母告子不隨我教恣汝
所為是時梵志捉犬反縛以杖撻打
打時有二非義草索傷犬足復令失
糞此眾生類亦復如是諍小致大以
用害身諸佛世尊大慈加被訓誨眾
生令不諍訟然眾生類不從其教瞋
恚所纏復生二非義為眾苦所縛當
復經歷地獄餓鬼畜生之惱雖得為

人形貌醜陋如是眾惱不可攝記足
故世尊說護身惡行護身惡行已獲
何功德答曰獲二功德名譽善本云
何為二若處在天宮受福自然七寶
殿堂懸覆虛空若生人中顏貌端正
見者歡喜皆來歸仰在大眾中為數
千萬眾所見尊奉如月獨明眾星迴
附是故說曰護身惡行自正身行者
得何功德有何名譽答曰於現世中
亦得名譽若使身滅命終亦得名譽
云何於現身中而得名譽若於今身
進止行來為數千萬眾所見供養若
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自正身行復
有何功德答曰殞榮邪魅惡鬼神
不能得便恚讎伺捕不能得捉於是
頌曰

恚讎彌滿世 欲求得其捉 種種惡還自知 猶地又自毒

形為苦本心為禍首是故世尊說曰
自正身行也護身惡者何以故說惡
行所趣非真如所說惡財惡子惡服
惡處惡土此皆名惡或緣知親作惡
或緣非知親作惡是故如來說護身

出曜經卷第十

第五三冊

惡者也修身善行善行有二業如
所說善財善子善服善處善土身修
善行於佛法聖眾父母尊長盡行恭
敬無他越逸是故世尊說修身善
行也

護口惡行 自正口行 護口惡者

修口善行

護口惡行者何以故說自知內過知
他人過故名曰惡行若已瞋恚發口
罵詈虛生過愆使數千萬眾皆生惡
念而不自覺亦復不知後受惡報咸
共懷瞋恚彼罵者後入地獄餓鬼畜
生受苦無量若生人中多被誹謗言
不信用能守護口者自致福報亦生
天上快樂自然若生為人不被廢言
是故說曰護口惡行也自正口行者
為得何等功德答曰為數千萬眾所
見歎譽傳相告語此人良謹與行相
應言不廢穢不求彼短不讒彼失口
齒端嚴言不強吃是故說曰自正口
行也護口惡者者其義有二或當賢聖
默然或當法說義說夫欲出言先當
自理言致敗身非獨一人若吐廢言

出曜經卷第十 第五三冊

為人所疾遠止行來無人敬待是故
說曰謹口惡者也修口善行者諸修
善行之人心懷仁慈吐言柔順不傷
人意為衆多人所見愛念是故說曰
修口善行也

謹意惡行 自正意行 謹意惡者
修意善行

謹意惡行者於意三行取為上首意
一念須能使城郭村落盡為丘野如
契經所說云何居士汝頗聞有派沙
空野隨沙門空野開靜空野不長者
白佛聞有派沙曠野隨沙門空野開
靜空野佛告居士云何居士誰造此
派沙空野隨沙門空野長者白佛皆
由神仙意念惡故呪術所作有此派
沙空野隨沙門空野如修行經說十
九人執修正行唯有一人不應在開
靜之處以其口業心惡持行之人不
許此人在曠野開即告彼人曰汝心
懷惡所念不善宜在人間誦習經典
佐助衆事役心亂意應成道果汝設
在空之中欲求空意意方念亂恒生
不善自取滅亡不至善道不謹意者

山經卷第十 第四設宮

通意所種入地獄餓鬼畜生中設得
為人輒墮卑賤為人所疾見則不歡
能護意者若生天上封受自然金帛
王机七寶殿堂若生為人人所愛敬
是故說曰謹意惡行也自正意行者
意所馳念難禁難制由意生念能使
成事身危妙行退轉垂辯之證轉為
凡夫是故說曰自正意行也謹意惡
者息意寂然不生思想著修意正行
意專一是故說曰謹意惡也修意善
行者意念善行身修正法口宣其教
二事由意乃至無為是故說曰意修
善行也

身棄惡行 及口惡行 意棄惡行
及諸穢惡

身棄惡行者捨身惡行永滅無餘是
故說曰棄身惡行也及口惡行者口
所宣說不陳惡法亦莫布現惡事是
故說曰及口惡行也意棄惡行者意
不念諸不善法不生害心於衆主煩
是故說曰意棄惡行也及諸穢惡者
諸外不善法與意并音既不自利又
下利人盡當求滅不令使生是故說

山經卷第十 第五設宮

曰及諸穢惡也

身修善行 口善亦尔 意修善行
無欲盡漏

身修善行者身下造惡行身行有三
不殺生不盜不燃燈修此三業正其
身行供養佛法及衆僧掃灑補治故
壞塔寺是故說曰身修善行也口善
亦尔者口有四過不妄語不虛言不
闢亂彼此不綺語讚歎說佛功德歎法
及比丘僧承事父母師友長者是故
說曰口善亦尔也意修善行者意有三
過不生婬妬患癡邪見但生衆善
功德不隨倒見墮邪邪界是故說曰
意修善行也無欲盡漏者無欲之人
無量曠大無限之用盡漏者諸陰蓋
持入不復興起是故說曰無欲盡漏也
身修善行 口意亦尔 於今後世
永生善處

山經卷第十 第六設宮

隨次第以其事類證而解之復有欲聞廣說略說是故如來廣演此偈如所說身修善行者是謂廣說口意亦令者是謂略說如來觀前衆生意之所樂便演其義令得受化亦使受化人所願充滿凡諸善行饒益衆生多所成就是故說曰身修善行口意亦令於今世至後世長夜受樂食福無窮永生善處受福有二俗福無漏福是故說曰永生善處也

慈仁不殺 常能攝身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慈仁不殺者終不殺害觸惱生類不初略他財不嫌犯他妻所謂仁者得履賢聖善法是故說曰慈仁不殺也常能攝身者晝夜謹慎以身御行如護吉祥瓶寧自害身分受刑罰不訖形命造不善行皆有攝施利家生七男六兄得須施洹道小者故處凡夫母人稱施利得阿那含道兄弟七人盡受五戒為佛弟子被國常儀方俗舊法梅陀利法要當行殺國中設有男女殺盜姦婬及餘重罪盡使梅陀

出曜經卷第十 第七經 官

利殺之時因王召彼大兒今有應死之徒汝行殺之其人即向王拜求哀自陳願大王知愍身受五戒為佛弟子不敢行殺守身謹慎不念邪非寧自殺身不以犯戒殺害蟻子時王奮赫天威瞋恚隆盛告其人曰卿為國民我為國王不從吾教方更信佛浮說尋勸傍目速將此人詣市殺之其人復白王曰身是王民心是我資慈王所欲殺便殺之即將詣市而晷其首王問傍目向應死人更有誰存目報王曰餘有彊弟六人王勅左右隨次召來復執殺其人其報曰身受五戒為佛弟子不敢行殺王瞋恚威復取殺之如是盡噉兄弟六人皆言受戒不敢行殺王瞋恚威盡使殺之次復召小弟母子俱來王見母來倍復瞋恚前煞六子母不送行今召小子何故便來母白王曰願聽微言以自宣理前六子者盡得須施洹道正使大王取彼六人碎身如塵者終不與惡如毛毳今此小者處在凡夫身雖修善未蒙道法潤身是故我念子未

出曜經卷第十 第八經 官

得道或能失意畏王教令自惜形命毀戒行殺故送來耳彼當毀戒隨王教令不仁行煞身壞命終入泰山地獄憐愍子故是以送來王復問母前死六子盡得須施洹道耶答曰盡得王復問母母身為得何道母答曰得阿那含道王問斯語自投于地諸目扶起以水灑之欠不醒寤惴惴自責我為自造無量罪根放心建意殺六須施洹身意煩惱坐不安席即自嚴辦香油酥薪取六死尸而耶旬之起六倫婆興敬供養日三懺悔意願滅罪漸漸微薄復出財貨給彼老母至於齊日數數懺悔莫得罪薄免於地獄是故說曰常能攝身也須施洹斯陀舍阿那含阿羅漢守護禁戒無所缺減凡夫人雖守護戒心如颶風不能恒定是故說曰常能攝身是處不死者得果之人捨男子身還得男子身捨賢聖身還得賢聖身終不懷憂畏地供餓鬼畜生阿那含身即彼天上下還世間阿羅漢永無愁惱諸累已盡入無為境憐然寂滅是故說曰

出曜經卷第十 第九經 官

是處不死也所適無患者於彼無為境終無煩惱亦無愁憂苦患亦無死亡戀慕是故說曰所適無患也

不殺為仁 常能慎言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不殺為仁者終不信譏毀之人於中起害心是故說曰不殺為仁也常能慎言者若被罵詈盡言惡語計皆空寂音響無形猶如賢聖終無恚怒設有所為斯皆權化非實恚怒或意內自念不發於口設發於口尋懷慙愧是故說曰常能慎言是處不死所適無患也

不殺為仁 常能慎意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得向之人說遭百千苦惱身墮迴波深淵若墮火坑熾炎之中終不懷懼令心變易晝夜調心不令越逸猶如得勝怨讎死而加毒得向之人心除結使猶怨不盡復重思惟彼修行人觀心成敗五陰所趣移有漏心至無漏境無常苦空無我已獲無漏守護不失何以故彼修行人每自思惟從

出曜經卷第十 第十張 官

永劫以來染著生死流轉刀劍世中恒修此意造罪無端為意役使如人使奴僕我今已勝調伏心識今重守護使不越逸是故說曰不殺為仁常能慎意是處不死所適無患

慎身為勇悍 慎口悍亦然 慎意為勇悍

一切結亦然 此處名不死 所適無憂患 夫言勇悍者博古攬今高才明德技術備具與智相應捨諸惡法身所修行不虞貪欲是故說曰慎身為勇悍也慎口悍亦然者口所吐言先笑後語不傷人意是故說曰慎口悍亦然也慎意為勇悍者意已柔調不興惡念是故說曰慎意為勇悍也一切結亦然者問曰身口意行三事已辨有何缺漏而云一切結亦然耶答曰如所說應來往進止縫作補綻應為而不為此皆身所應行關而不行彼修行人能具此諸行是故說曰慎身為勇行口行有餘者應隨賢聖教律而不為不習男音女音彼此音皆悉不習是謂口餘行何謂意有餘行更造有緣受生之分此是意餘行彼執行

出曜經卷第十 第十張 官

人能見此諸行身口意餘行並能具足是故說一切結亦然也此處名不死者滅盡泥洹無終無始無來無往無生滅著斷是故說此處名不死也所適無憂患者所以言有憂者由衣被飲食牀卧具病瘦醫藥奴婢僕使為馬車乘國財妻息皆生憂患無此則無患是故說所適無憂患也

護身為善哉 護口善亦然 護意為善哉 護一切亦然 比丘護一切 能盡苦際 護身為善哉者能一意守護身諸天世人稱歎其德天龍鬼神八部之眾盡歎其德晝夜祐助勸成究竟是故說護身為善哉也護口善亦然者若有習非弊惡之業或被罵詈為人所毀執心護口終不還報諸天世人皆共稱善是故說護口善亦然也護意為善哉者若人杖撻割截形體復被罵詈彼執行人持心潔淨不興恚怒諸天世人皆稱其善是故說護意為善哉也護一切亦然者於身口意外諸餘行謹慎攝護是故說護一切亦然也比丘護一切者執行比丘護身

出曜經卷第十 第十張 官

意及餘外行威儀禮節悲皆備具是故說比丘謹一切也能盡苦原際者以具此行豈當趣惡道耶盡斷地獄畜生餓鬼道人中苦人中痛能悉斷之是故說能盡苦原際

護口意清淨身終不為惡能淨此三者便達神仙道

護口意清淨者於三毀敗中壽敗劫敗結敗此名三敗釋迦文佛出現於世在濁世中人壽百歲翼徙弟子不守護口過多犯禁律聖人在世猶尚毀戒況千載末能存戒律耶佛契經說後千歲末正法欲沒盡時有七戒行顯布於世云何為七若有人百歲持戒彈指之頃為惡知識所壞二者久行慈心彈指之頃為瞋恚所壞三者薄賤威儀不隨其教四者不相是非諍於勝負五者在園城村落闔閭彼此傳東至西六者貪著利養遂致痼病七者從凡夫至羅漢皆被毀辱而取滅度所以致誹謗者皆由不護口故尊者滿足阿羅漢說曰恒訓化餓鬼徃詣餓鬼界見一餓鬼形狀醜

出曜經卷第十一 第十二 宣

陋見者毛豎莫不畏懼身出熾炎如大火聚口出蛆虫膿血流溢臭氣遠徹不可親近或口吐焰火長數十丈或耳鼻眼身體支節放諸火焰長數十丈脣口垂倒像如野猪身體縱廣一由旬手自抓擲舉聲啼哭馳走東西時尊滿足問餓鬼曰汝宿作何罪各令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曩昔在世時出家作沙門惡著房舍慳貪不捨身持威儀出言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輒復罵辱或戾口弄或偏眼視或戾是作非或戾非作是自恃豪族謂為不死造諸無量不善之本寧以利刀自割其舌如是從劫離劫甘心受苦不以一日之中誹謗精進比丘尊者還問淨利地者以我形狀可戒勅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說見梵行持戒比丘者念宣其德自受餓鬼形以求經數百歲數千歲數萬歲數千百萬歲受如此苦惱我却後命終當入地獄中是時餓鬼說此語已舉聲啼哭自投于地如泰山崩天譴地覆斯由口過故使然矣能守護口

出曜經卷第十一 第十三 宣

過者受福無窮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演法教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頰來僧告勅一切華使不命如涉但與諸後學說諸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輕蔑不免僥倖便與後學敷演經義喚受教曰連前為頭次喚第二者復曰馬頭復次駱頭復次驢頭復次猪頭次喚羊頭犍犍頭次喚師子頭次喚虎頭次喚禽頭次喚熊頭如是喚眾獸之類不可稱數三藏黃頰口出如此無量惡言雖授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皆悉馳走余時世尊見眾多比丘手相是非不慎口過或吐言虛譏以致忿怒或所說似戲發起舊怨或以智陵人彼人不信伏受或說種類所出卑賤用作嫌恠余時世尊知諸比丘彼此者多恐後墮罪即以神足接諸比丘詣於大海見彼受罪獸一身百頭欲使諸比丘

出曜經卷第十一 第十四 宣

改往修來問彼罪重曰汝是黃頭不耶重即報言實是如是至三報曰實是時諸比丘即前長跪白世尊曰我等未曾聞此為因何義頻問此歌審是黃頭耶唯願世尊敷演其義令未悟者使得開解如來三達無不觀察過去當來現在事皆悉解明其有難詰如來義者隨時發遣永除疑網今時世尊與諸比丘說曩昔本緣昔古久遠無數世時人壽二萬歲今時有佛出世名曰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十号具足敷演法教曠濟無涯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頭衆僧告勅一切難使不命卿涉與諸後學說微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自大輕蔑於人不免僇命便與後學敷演經義愛諸受義人名目衆獸之類雜授經義猶不免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彼大海受水性形一身百頭是故比丘當精勤謹口出言柔和不勿吐惡語汝觀此獸由其惡言故

出曜經卷第十 第十六 宣

便致此罪時諸比丘聞佛教誡又見彼獸形苦如茲道心遂固悔本所習心念口言形之大患能攝口心者終無惡聲流布於外是故說曰謹口意清淨也身終不為惡者若身行惡為諸佛世尊所不稱記若生地獄餓鬼畜生中受苦難計設身修善立諸德本為諸佛世尊所見歎譽若生天上封受自然若盡苦際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是故說曰身終不為惡也能淨此三者身行口行意行此三業淨為獲何果答曰為天龍鬼神八部之衆所見尊奉便為得至滅盡泥洹不為凡夫所共牽連速得仙人道所謂仙人者諸佛世尊是也所演言教一言片時上中下義盡趣於道是故說曰能淨此三者便逮仙人道

誹謗品第九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今時世尊無數大衆前後圍繞而為說法時有憍摩那祇在舍衛城裏時摩那祇宿舊怨深罪識不除身帶木打以衣覆之出舍衛城至祇桓精舍遙見世

出曜經卷第十 第十七 宣

尊與無數大衆而為說法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今日要當在大衆中毀辱瞿曇沙門令我等師得致供養在於大衆而說此偈
說法甘悅久 口出無量義 使我懷妊身 不畜此宜適

今時世尊出柔夷響聲如羯脾鳥亦如梵音而說斯偈

長語地獄近摩那祇報曰作之言不作佛復報曰二罪後俱受是行自牽往時大衆中多諸外道異學裸形梵志信佛者少習邪者衆聞此女語皆共信用此女孤獨少失父母如其所說必實彰審其信佛者內自思惟昔佛在宮捨王重位捐棄姝女出家學道成寂正覺豈當有心與此穢陋之女與共從事時釋提桓因在如來後執扇而扇內自思惟此樊梵志女云何乃與此意誹謗如來即化為白鼠嚙木杆系斷聲震大衆無不見者其中不篤信者悉皆愕然此為何聲乃震四遠其中信佛之人聞此音聲歡喜踊躍僉然同悅尋有一人從坐起

出曜經卷第十 第十八 宣

手執木杆語彼女曰此是汝兒耶時地自開全身入阿鼻地獄中時女宗族追慕啼泣不能捨離不信佛者即起懺悔其中信者共相告曰誹謗之報其罪如是現驗如茲豈云後世長語地獄近者本無而言有實非而言是曾不經歷自言數涉如此之類墮八大地獄入十六菴子是故說曰長語地獄近作之言不作者其罪有二一者實作而犯之二者長語作而言非此罪最重其報無量是故說曰作之言不作也二罪後俱受者其二重罪殃禍之本亡身寶命智者所下為是故說曰二罪後俱受也是行自牽往者世人造穢行與身作累後受其報親族不救經歷劫數乃得解脫是故說曰是行自牽往也

夫士之生 芥在口中 所以斬身由其惡言

昔佛在羅閱祇城耆闍崛山時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食時著衣持鉢正其威儀下靈鷲山頂入城乞食食後還出羅閱祇城未至其所道逢暴雨

雷電霹靂道側有神寺房舍深邃先有放牛女人於此止住時舍利弗目犍連入寺便住不見女人女人還見舍利弗等即便失精墮地時瞿波利比丘復從後來舍利弗還見來語目連曰不與愚從事得離惡人快今此比丘是惡知識宜可出避即與目連出彼寺廟涉道而去瞿波利後至入於廟內見有女人顏貌端正作弄女姿像如犯姦有不淨在地咄曰禍灾未曾所見云何舍利弗目連等自稱智慧神足誇世獨步神通智達謂為第一今乃與此放牛女人犯姦交接斯現事如是世豈有聖人耶我今躬自見不從人聞得是歡喜即出寺廟徒跣涉雨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立時瞿波利比丘前白佛言舍利弗目連等茶行極熒造凡夫業適從城出道遇暴雨入寺避之見目連等與牧牛女人交接我躬見之實不虛誑女人今故在寺現可驗之今時世尊三稱瞿波利字而告之曰止止比丘勿吐斯言可發善心向舍利弗目

連等所以然者此二賢人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時瞿波利復重白佛我今實信如來如所教勅然舍利弗目連所行穢惡實見姦狀犯於梵行佛復告瞿波利止止比丘無令於如來前自墜命根舍利弗目連者行過三界淨如天金豈當有此姦欲意乎瞿波利白佛誠如來教但弟子躬見犯欲若今如來不見信者知復如何說此語已即前礼足涉路而去還至靜室復自思惟舍利弗目連身犯穢行我實見之然今世尊特不見信時四天王夜非人時性至瞿波利所謂瞿波利曰舍利弗目連等賢善之人三界福田無有過者何為與念誹謗自墜罪苦比丘問曰卿是何人報曰護世四天王比丘報曰汝等諸天何為捨自然伎樂來至此山四王報言故為比丘來至此耳可發善心於彼二賢比丘告三但還宮殿不相豫事天即還宮去未經時釋提桓因復從後至謂比丘曰可發善心於彼二賢比丘報釋提桓因曰且守汝天福不豫汝

事時拘翼復道而還富梵天後來到
比丘所語比丘曰可發善心於彼二
賢比丘答曰汝是何人報曰吾是富
梵天比丘告曰世尊不記汝得阿那
含耶報曰如是汝說得阿那含者何
由至此乎富梵天即便還去即其夜
瞿波利舉身生疮大如芥子轉如
胡豆漸如桃李亦如鼻羅葉等瘡遂
壞敗膿血流出臭穢難近身壞命終
入阿浮度地獄中千具犁牛而耕其
舌念時世尊告諸比丘守口謹口過慎
勿誹謗夫誹謗之生皆由貪嫉昨瞿
波利比丘來至我所云舍利弗目連等
習近惡智與女人交接吾尋呵制止
止比丘勿出此言可發善心於舍利
弗目連所如是再三波利比丘謗心
遂熾釋提桓因富梵天及四天王皆
來到波利比丘所懇懇諫曉曰可發
善心於彼舍利弗目連等波利比丘
即復報曰各還汝天宮吾躬自覩彼
二賢穢行如是何為干豫其事且還
速歸勿復重宣尋即各還其所於夜
波利比丘身生疮瘡即取命終膿血

出曜經卷第十 二五

出曜經卷第十 二五

派出入阿浮度地獄中千具犁牛而
耕其舌是故比丘當與勇猛攝護身
口意過見諸精進比丘共相敬待如
視我無異是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
斯頌
入士之生 芥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夫士之生者出母胞胎宿行不同意
性殊異猶如有人手執利斧入山斬伐
林木華葉藥草毀壞成切今此人間
亦復如是人生於世不能守謹口過
為心所使造不善本皆由於舌端正
醜陋長短好惡亦由心念口發致此
重罪是故比丘心秉牢固守謹其口
如是比丘當作是學今時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舉惡惡所舉者彼瞿波利比丘數舉
是後皆無安
舉惡惡所舉者彼瞿波利比丘數舉
調達功德體性柔夷行業真正多聞
廣慧慈悲四等育養眾生如此之類
應當受此不應數譽是故說舉惡惡
所譽也是二俱為惡者舍利弗目連

比丘修清淨梵行衆德具足永離塵
埃不與欲會廣博多智明達三世然
瞿波利比丘愚心不革執意牢固興
致誹謗舍利弗目連比丘造諸惡
業如此之類應當數德不應興謗何
以故舍利弗目連者持戒多聞為人
導師處在大眾轉無上法輪逮得羅
漢諸漏已盡然彼惡人興致誹謗不
歎其德是故說曰是二俱為惡也好
以口會聞者夫人處世罪苦万端或
因嬌嫉致恚或因博戲致患罪心已
固不慮後緣出言招禍以滅身本漸
當入泰山地獄餓鬼畜生涉諸苦難
無有窮已雖得為人諸根不具聾盲
瘡痂為人所輕或在邊地佛後皆由
口過身受殃罪猶木生火還自焚燒
口為禍門舌為殃本二事機發敗毀
形命是故說好以口會聞是後皆無
安者眾生處在欲界為顛倒所惑愚
無慧明為愛縛所繫憍慢纏身慳嫉
心深不達五識身樂不知苦之所興
永度闇冥不求燈明是故說是後皆
無安也

出曜經卷第十 二五

諍為少利 如掩失財 從彼致諍
今意向惡

諍為少利者昔有衆多比丘時到者
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見數十博戲
之人對坐共戲一人得勝一人不如
彼得勝者捉不如者剥脫衣裳五毒
加形痛不可忍衆多比丘見已入舍
衛城乞食乞食已取攝衣鉢更正衣
服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時
諸比丘具以此事白世尊曰向入城
乞食見二戲人對面博戲一人得勝一
人不如其不如者既失衣裳身被毒
手痛不可忍佛因此本為諸比丘而
說偈曰諍為少利也言少利者猶如
大海取其一涸滅須弥山如芥子許
損大地土如米許復損虛空如蚊許
比丘極為少不白佛言甚少博戲雖
小亦復如是百倍千倍万倍巨億万
倍不可譬喻為比是故比丘由小致
大遂及諍訟親愛為踈骨肉離索若
復有人誹謗賢聖持戒比丘及謗毀
如來虛而無實其後受罪億佛不救
是故說諍為少利如掩失財從彼致

出曜經卷第十一 第三十五誡 言

諍今意向惡也

百千尼羅浮 三十六五獄 誹謗賢聖者
依口發願惡

今時世尊告諸比丘瞿波利比丘者
自招禍患入尼羅浮地獄中今時
獄卒阿傍以鐵剛鉗拔出其舌長數
百丈舒展平正以鐵釘釘之以千犁
牛犁鋒火然用耕其舌一日之中百
千萬終死而復生所以然者以其惡
罪未除故當復經三十六五地獄受
苦無量不可稱記從彼獄出當受畜
生餓鬼復當經度數千萬劫畢其罪
苦若其為人瞽盲瘡痂六根不具語
不真正多被誹謗若行道路橫為人
打是故比丘當勤修道德懷莫誹謗賢
聖比丘誹謗賢聖者其受如是如是
比丘當作是學今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無道墮惡道 自增地獄苦 遠惡修惡忘
念諦則無犯

無道墮惡道者虛而不實亦復不見
正事可依誑生非禍猶如拊摩瞿者
瞿波利比丘等虛而不實誹謗賢聖

出曜經卷第十一 第三十六誡 言

及舍利弗目連比丘身受其報億劫
不盡是故說曰無道墮惡道也自增
地獄苦者當入百千尼羅浮地獄當
復入三十六五阿浮地獄身入其中
毒痛無量捨地獄身受地獄身增地
獄苦是故說曰自增地獄苦也遠惡
修惡意者恒懷惡懼聞犯禁制衣毛
為豎遠難忍暗忍諸不忍是故說曰
遠惡修惡意也念諦則無犯者去垢
止病莫若四諦能專意不乱思惟形
器內外無主乃得離此誹謗之聲是
故說曰念諦則無犯也

出曜經卷第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三張上卷第十一 第三十七誡 言

出曜經卷第十一

殿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誹謗品第八之餘

若猗內藏 依賢聖活 愚者墮惡 猶願邪見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與
數千萬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有具
比丘即從坐起偏露右臂叉手合掌
前白佛言如來莫說休息沮洳如來
出要賢聖妙法如來於現法中閑靜
無為而自娛樂余時世尊告諸比丘
汝等觀此愚人自墮惡趣永滅形壽
不但今日呵制如來乃往久遠元數
世時於毗波尸如來所亦復呵制使
不說法不但呵制毗波尸如來乃復呵
制尸棄如來使不說法次復呵制毗
舍毗如來次復呵制拘樓如來復次
呵制拘那含牟尼佛次復呵制迦葉
如來我今第七如來至真等正覺出
現於世復來呵制使不說法如此愚
人端心正意不可制如來者即應此
座上坐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是時

出曜經卷第十一 第八之餘 誹謗品

世尊在大眾中說此偈曰

以失今良會 更立誓願求 終不見聖諦
况欲見究竟

比丘當知此愚癡凡夫之人於賢聖
道捨自喪形命難於佛法聖眾若猗
內藏者如來深法之藏無所染著其
事有三二者三界緣對結使永盡无
餘亦名阿羅漢二者不復生滅更无
萌兆趣生熱藏三者於天人世興致
供養悉能消化使前施者受福无窮
是故說曰若猗內藏也依賢聖活者
賢聖有二一者善根成就名曰賢聖
二者无漏成就名曰賢聖如此賢聖
不猗邪見而求活乃依深法妙智而
求活也是故說曰依賢聖活也愚者
墮惡者猶如彼比丘呵制如來使不
說法休息沮洳如來出要賢聖妙法
如來於現法中但當閑靜无為而自
娛樂何為與大眾說法如此比類愚不
識真自招禍惡願樂湯火以為屋室
此人不當與坐起言語是故說曰愚
者墮惡也猶願邪見者懷猶豫見得
顛倒之與邊見相應如彼契經所說

出曜經卷第十一 第三之餘 殿

佛告長者夫邪見之人自犯身行如
所說犯口所行如所說犯意所行如
所說興意想念流馳万端盡與邪見
不可親近消滅善本增益惡種所以
然者長者當知邪見為病迷於正法
猶伊又桓子帝多羅子尸婆犁子種
散於地隨時長養漸得水潤火溫風
動地持後得長大食之極苦麤澁穢臭
不可食噉邪見之人亦復如是自犯
身行口行意行是故說曰猶願邪見也
竹蘆生節 還害其軀 吐言當善
不演惡教
竹蘆生節者竹蘆生節麤而且長
若遇暴風倚平相撐各入其節節自
枯朽更不復生彼比丘所說亦復如
是自招其罪不為他人是故說曰竹
蘆生節還害其軀也吐言當善者
言當慈仁哀愍一切是故說曰吐言
當善也不演惡教者有吐言教不善
之法後趣惡道人身猶尚可行言辯
通達時乃有耳是故說曰不演惡教也
從善得解脫 為惡不得解 善解者為賢
是為脫惡惱 賢聖解不然 如彼愚得解

從善得解脫者夫至解脫無為之慶言
當用善巧言善語者為人所敬所至
到方多所饒益是故說曰從善得解
脫也為忘不得解者常懷愁憂心意
煩惱恒懷恐懼是故說為惡不得解也
善解者為賢者言解脫未必是解脫
或能被繫王者所拘所謂解脫者心
身俱解脫是故說善解者為賢是謂
脫惡惱者縛有二緣今身易後身今
身者折械考掠及諸五毒之痛復被
結使縛流轉五趣於中能自拔濟乃
為善解是故說解脫惡惱也賢聖解
不然者賢聖有二業一者善本成就
二者无漏成就彼賢聖人所吐言教
不自傷損後无苦惱是故說賢聖解
不然也如彼愚得解者愚人習行好
著邪道不隨正路以自牽往趣三惡
道是故說如彼愚得解也
比丘抱損意 不躁言得忠義說如法說
是言柔軟甘

躁言得忠者少言多中不離佛語世
俗煩鬧意恒速離是故說曰不躁言
得忠也義說如法說者具足而說句
身味身无所缺漏是故說曰義說如
法說也是言柔軟甘出无量義解悅
人意所說无厭足如天甘露善心无
怒亦不選擇彼豪族種此卑家種平
等而說无增減心是故說曰是言柔
軟甘也
善說賢聖教 法說如法二 念說如念三
諦說如諦四
善說賢聖教者賢聖出教必有由
接度衆生无有不濟是故說賢聖教
也法說如法二者賢聖教中正法所
居非法所居何以故說法之時廣布
賢聖道長益善根說非法時增益
不善根善法有損善說賢聖教第一
句法說如法說是故說法說如法二也
念說如念三者出言柔和為人所愛
念出言麁穢為人所憎惡欲為人所
念者當自念其善雖處畜生聞其意
言皆懷慈感昔有二人各畜力牛一
人自誇欲得與彼牛犢力若不如者

要金錢五百試牛並耕一牛力實勝
之其牛主罵曰弊牛努力牛聞其罵
即便卧地輸金錢五百牧復至後日
主責牛曰名汝為快牛乃使我失錢
令我慙愧牛報其主曰更可試之當
盡我力當還倍得彼錢即復更耕如
牛所言倍得彼錢畜生尚識善惡之
言况人當不識善惡言乎是故說念說
如念三也諦說如諦四者好學之士
畏懼生死五道患難既損耗不益前
人如斯之類塞沮洳路開地獄門如
未欲現真妙之義諦說如諦四也
是以言語者 必使已无患 亦不剋衆人
是為能善言
是以言語者言先自惟不自剋伐使
今世後世必无苦患若今身為惡犯
王者法或財產田業没入於官或為
盜賊劫掠居業日耗所願必乖若至後
身死入地獄畜生餓鬼地獄五毒不
可堪忍畜生背負重為役餓鬼飢
饉形變極苦若欲吐言當念謹慎使
今世後世永无苦患為无艱衆生見
輒受念死生天上受福自然是故說

三經卷第十一 第七版

日是以言語者必使已元惠也亦不
起眾人者或有狂夫妄說毀善使彼
興惡以致喪身言說真誠不誡彼短
則元所剋是故說曰亦不剋眾人也
是為能善言者人修善行言必有驗
或說沮洳趣要正路順從佛教種天
之福是故說是為能善言也
言使授意可 亦令得歡喜 不使至惡意
出言眾惡可

言使授意可者人之憂世當習方俗
或相類而出語或聽彼進趣而後報
恒適彼人意良宜得所或現或怒怯
怕時人或現羸弱伏從於人將護其
意令彼得所是故說曰言使授意可
也亦令得歡喜者出言向人必使有
益前人聞者倍用歡喜不被罵詈來
彼罵辱是故說曰亦令得歡喜也不
使至惡意者不施怨於人造不善行
亦不種地獄餓鬼畜生之行造惡業
者當受三報是故說曰不使至惡意
也出言眾惡可者與人從事恒當謹
恭界下正使言論得勝當自鄙不如
是故說曰出言眾惡可也

出經卷第十一 第八版

至誠甘露說 說法无有上諦說義如法
是為立道根

至誠甘露說者與人說法當修諸功
德如來法者甚深微妙善住安隱一
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沮洳為滅盡
能意御亂與人說法不懷懈怠是故
說曰至誠甘露說也說法无有上者
出言真正輒有所度趣道之要由是
通達是故說曰說法无有上也諦說
義如法者如念真實本際清淨亦不
顛倒不懷虛詐如法者名句句身句味
句真如法性亦不變易是故說曰諦
說義如法也是為立道根者无漏善
法永離塵垢至解脫門達無導道是
為立道根也
說如佛言者 是吉得滅度 為能斷苦際
是謂言中上
說如佛言者說四意止究生死原係
念專意或說意斷精進不懈或說神
足兼達定或說根義於中達慧根或
說力義成就於力或說覺意令達覺
法或說八直道分別八道亦復說若
下氣法名身句身味身如來或說八

出經卷第十一 第九版

十千諸度使眾生類乘此度而度彼
岸是故說曰說如佛言者是吉得泥
洳者永寂之慶吉无不利脫眾苦患
難諸結使亦復脫於生老病死憂戚
難禍是故說曰是吉得泥洳也為能
斷苦際者所謂苦者五盛陰身牽致
冥室不親慧明苦有八相生苦老苦
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
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陰苦阿僧祇
眾生涉歷苦塗至永寂處如今眾生
履行妙觀越苦境界至无為岸者皆
由佛恩是故說曰為能斷苦際也是
謂言中上者所出言教无能過上亦
非二乘所能逮及曠濟无量亦无邊
福是故說曰是謂言中上也

出曜經行品第九

一法過去 謂妄語人 不免後世
无惡不更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介時
世尊像如經行漸漸以次至羅去房
中時羅去遇見世尊即從坐起更拂
拭坐具清淨水世尊至房偏踞羅去
牀取清淨水洗手足留少殘水告羅

去曰汝見留此水不唯然已見佛告
羅去沙門執行亦復如是不知慙愧
无有恥辱羅去當知設有比丘如此
行者无惡不更无痛不遭猶此惡垢
水不可淨用尔時世尊躬自寫水於
地告羅去曰汝見吾寫水在地不乎
唯然已見其有至誠執意妄語不知
慙愧无有恥辱如此之行无惡不涉
尔時世尊手執水器覆地語羅去曰
汝見我覆此器不唯然已見若有至
誠執意妄語人不知慙愧无有著辱
如此之類无惡不涉尔時世尊告羅
去曰汝今當作是學彈指戲笑之
間不得妄語况至誠妄語乎如是羅
去當作是學是故說曰一法過去謂
妄語人二百五十戒威儀內禁七法
所說犯一法者則受其慙是故說曰
一法過去謂妄語人也不免後世者
已捨後世功勳善本夫人妄語衆
人證知况言重作罪涉歷艱苦无
不周遍是故說曰不免後世無惡
不更

寧噉燒鐵 吞飲洋銅 不以无戒

食人信施

寧噉燒鐵者猶如鐵丸猛火燒赤取
而吞之燒膚燒舌燒咽燒腹下過雖
有此苦自致死亡不緣此入地獄餓
鬼畜生受苦无量是故說曰寧噉燒
鐵吞飲洋銅也不以无戒食人信施
者不持成人外荷法服內懷新詭信
无實行自大憍人少有所知誇世自
譽受人信施謂宜應尔不慮後世万
毒加形見諸持梵行人興輕蔑心死
輒墮惡身口意不具亦不修威儀礼
節出入行來違失禁限見人得養生
嫉妬心死輒受困元罪不受是故說
曰不以无戒食人信施也

若人畏苦 亦不樂苦 勿造惡行

念尋變悔

若人畏苦者已身畏苦不得施苦於
人施苦於人者後受其報是身如地
隨其所種各獲其果衆生之類亦復
如是隨其種罪後受其報人心不同
猶如形像罪苦追身无有脫者是故
說曰若人畏苦亦不樂苦也勿造惡
行者不得為急加於一切夫人自利

乃得利人不能自益安得益人若處
閻中若在閑靜若大若小可見不可
見當遠離於惡如避劫燒是故說曰
勿造惡行念尋變悔也

至誠為惡 已作當作 不免於苦
欲避何益

至誠為惡者或復有人已作當作方
作已作過去方作現在當作未來三
世作惡不知苦至是故說至誠為惡
已作當作也不免於苦者衆生之類
心好為惡不知後罪報至若於現身
犯王者禁隨罪輕重料簡决斷此內
法禁亦復如是習惡不自覺縱情弛
意是故說不免於惡欲避何益也死
王閻羅遣獄卒阿傍迎罪人鬼神身
被五繫將至閻羅王所王問罪人汝
頗見第一天使不耶對曰不見王問
罪人云何男子汝生在人間時經過
村落城郭郡縣見諸男女父母懷抱
未能離大小便父母推燥處濕沐浴
浴澡洗澣浣衣裳汝為見不對曰已
見王告罪人曰汝何不作為是慮於現
法中見善惡報當自謹慎淨身口意

法華經卷第二 第二十四

山經卷第二 第二十四

法華經卷第十一 第五十四

修諸善法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意
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報
王告罪人如卿來語卿本自造今當
受報使放逸人知禁制難犯汝所作
罪業非父母為亦非兄弟五親沙門
婆羅門所造今時閻羅王以此第一
天使教誡次復第二天使教誡之汝
頗見第二天使不耶對曰不見王問
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村落
郡縣城邑見諸男女疾病困篤坐牀褥
上或坐或卧罪人報曰已見云何男
子汝何不作是念於現在法中其罪
如此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
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逸自恣愚不
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王告罪人
如卿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
逸人知制難犯汝所作罪非父母為
亦非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亦
非諸天世人教卿所作今時王以此
第二天使教誡已次與第三天使重
教誡之汝頗見第三天使不耶對曰
不見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
經過村落城郭郡縣見諸老人拄杖

呻吟行步耆癯頭白齒落飲食苦竭
命在旦夕汝為見不罪人對曰唯然
見之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何不
作是念於現法中其事如此當自謹
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罪人報曰處
在人間放逸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
造今受其殃王告罪人如卿所說卿
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禁制
難犯汝所作罪非父母為亦非兄弟
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天世
人教卿使作時閻羅王以此第三天
天使教誡已次以第四天使重教誡之
汝頗見第四天使不對曰不見王問
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城郭
郡縣村落見諸男女有終亡者或死
經一日二日乃至七日身體腫脹膿
血流出或為烏鵲虎狼所見噉食汝
見不耶罪人報曰唯然見之云何男
子汝何不作是念於現法中其事如
此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罪
人報曰處在人間放逸自恣愚不識
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王告罪人如
卿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

人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亦非父母
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
天世人教卿使作時閻羅王以此第
四天使教誡已次以第五天使重教
誡之汝頗見第五天使不對曰不見
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
城郭郡縣村落見諸男子偷盜作賊
為王所縛或截手截脚或截耳截鼻
或生剝其皮或拔頭筋或以鋸鋸頭
或以長鋸刺腕從口出或融銅灌身
或支節解其形或倒懸於樹經於七
日以前射殺或生草絡頭反縛野地
上棄之曠野或開腹抽腸以草充之
汝為見不對曰唯然見之云何男子
汝何不作是念於現法中其事如此
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罪人
報曰處在人間放逸自恣愚不識真
本我所造今受其報王告罪人如卿
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
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亦非父母兄
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天
世人教卿使作時閻羅王以此第五
天使教誡已即以罪人付獄幸將詣

鑽湯所隨罪輕重使入百三十六鑽
湯經歷劫數受苦難量是故說曰欲
避何益也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豈能於此處
避免宿惡殃

昔佛在釋迦迦迦惟羅越國屋鳩類
園中令時派離王集四種兵欲往攻
伐舍夷國將諸營從退父王泣自立
為王有一惡臣名曰耶利白派離王
王本為王子時至舍夷外家舍到佛
精舍為釋子所毀辱時王見勅若我
為王便啓此事今時已到兵馬興盛
即勅嚴駕欲往報怨佛知其意先至
道側坐枯樹下時派離王躬率兵馬
往伐舍夷國道遇如來即前禮觀前
白世尊此間多諸好樹枝葉繁茂何
以捨之坐枯樹下佛告王曰五親隆厚
不可捨離昔此樹茂枝葉熾盛曾經
過此得樹蔭力王尋退還還詣兵眾
告語上下我等宜還不應前進所以
然者如來今日為彼五親必佐神力
不可攻伐臣佐白王如來豈能恒坐
樹下乎如來見派離王去後知此宿

緣不可得避以宿命智觀其所由觀
諸釋種必當受苦即從坐而去還至
比丘僧中在眾而坐時大目連見如
來憐愍五親如有憂悵往到佛所前
白佛言今派離王攻舍夷國念其中
人當造辛苦欲以方便救接彼國一
者舉舍夷國者虛空中二者舉舍夷
國者大海中三者舉舍夷國者須弥
山腹裏四者舉舍夷國人著此池下
他方世界令派離王不知其處佛告
目連知卿雖有此智德神足无量安
隱舍夷國人耳何能安處宿對人耶
於是目連礼已便退余時世尊與諸
大眾敷演其義欲使正法久存於世
亦現宿對永不可避大眾聞其所說
悵然悲泣愍派離王當報宿緣在於
大眾而說頌曰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豈能於是處
避免宿惡殃 眾生有苦惱 不得免老死
唯有仁智者 不念人非惡
眾生有苦惱者若見他人非法之事
覺寤比丘專念五法然後興發人意
六何為五一者謂為前人契經不派

利二者戒不成就三者定意不具四
者愚无點慧五者諸漏不盡是故
說曰眾生有苦惱不得免老死也
唯有人智者欲止彼人當自謹慎已
自為穢復止他者為人所譏嗤其所
為是故智者終已遠離縛中牢者莫
若緣對縛處在泥犁无有繫縛者隨
罪輕重各受其報是故說曰唯有仁
智者不念人非惡也
妄證求賂 行已不正 怨譖良人
以枉治士 罪縛斯人 自投在坑
妄證求賂者或有眾生不自量已內
不思惟恒求人短見非則喜見善不
從所行眾事以邪為正是故說曰妄
證求賂行已不正也怨譖良人者或
有良善之人意在貪學衣不蓋形
食不充口為愚者所輕障塞其德不
使顯現緣是致各復當經歷百三十
六地獄從一地獄至一地獄其中受
苦不可稱計以鐵網為食以釜湯為
室以膿血為威顯以髓腦為脂澤畢
彼罪已來入畜生受形若干志趣不
同或高或下食以芻草糞貝重載

出曜經卷第十一 第十九條 厥內

皆由先世恆突所致若生餓鬼以空氣充腹以鍼刺腹內氣泄出尋還滿腹猶如罪報觀空表裏悉現是故說惡語良人以枉治士也罪縛斯人者行對追身如影隨形奔趣五道涉苦无量所至到處不離四縛五結設處為人恒在牢獄繫閉身被考掠求死不得是故說曰罪縛斯人自投于坑也

夫士為行好之與惡 各自為身終不敗亡

夫士為行者一切有形衆生之類心念口言身口意行是故說夫士為行也好之與惡者或善不善若好若醜若苦若樂或苦痛樂痛斯名善惡皆由行興是故說好之與惡也各自為身者人為善惡若苦若樂若好若醜盡當受報无免之者善生天上惡入地獄是故說各自為身終不敗亡也夫善惡之行猶形影相追受對由行終不毀敗正使天燄地融須弥崩頽海水枯涸日月墮地星宿凋落善惡之報終不毀敗於是頌曰

出曜經卷第十一 第二十二條 終

動轉屈申 影常親附 或起或住 不離其形 不但影隨 形亦隨影 猶行善惡 終不相離 是故說終不敗亡也

好取之士 自以為可 沒取彼者 人亦滅亡

好取之士者夫人自善其身不當念彼長短亦莫識別擇地取要者說欺於人虛妄不實於百千生沒彼生此恒為人欺展轉受報不離縛者隨本作行今受其報如種果樹苦得苦果甜得甜果善惡之報亦復如是善受天福惡報地獄是故說曰好取之士自以為可沒彼取者人亦沒亡也

作惡不起 如兵所截 牽性不覺 已墮惡道 後受苦報 乃知前習 作惡不起者愚人思慮不與善俱晝夜興想殺盜姦妬犯十惡行是故說作惡不起也如兵所截終不還變有迴顧心何以故余愚人自作是念極越施主素自貪重慳嫉之人反更富貴是以愚者見此譏毀執意逆堅心不開悟是故說曰作惡不起如兵

出曜經卷第十一 第二十五條 終

所截也率往不覺已墮惡道者不知現世後世所作善惡諸不善行不慮後當无有覆護是故說曰率往不覺已墮惡道也後受苦報乃知前習者昔有居士戒勅家人以雉為食先持雉肉者釜中然後方覓火煮之不覺地墮釜中居士食法要當問師師曰此不可食不從師教遂便食之經宿地毒內發方更問師師曰不從我命知當如何今時賢師句彼而說頃曰貪味遂貪毒 不從吾往言 為毒之所困 後乃自覺悟

今時世尊告衆會人當為是離是夫人為惡死入地獄修行善者受彼天福然此衆生者有來久不計无常遷變之事不受如來真實至教謂惡為善以是為非今時世尊便說此偈愚心不開悟 習惡不從吾 受苦地獄痛 後乃憶真教

後受苦報乃知前習者地獄燒炙痛 餓鬼飢饉苦畜生常重苦是故說曰後受苦報乃知前習也

先人行虐 沉漸數數 快欲為之

罪報自然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拘薩羅國波斯匿王在闍堂室。自生想念。何等衆生不自念。已時王復重思惟。諸有身口意念惡顛倒者。是謂斯人不自念。已云何衆生而自念。已若有衆生身口意行清淨。是謂斯人。為自念。已。爾時王波斯匿即從闍堂靜室起。即嚴駕羽寶車。將諸營從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須臾退坐前。白佛言。向在闍堂靜室。自生心念。何等衆生自念。已。何等衆生不自念。已。時我世尊復重思念。諸有身口意念惡顛倒者。是謂斯人不自念。已。云何衆生而自念。已。若有衆生身口意行清淨。是謂斯人。為自念。已。爾時世尊告波斯匿曰。如是如王所言。諸有身口意行不清淨者。其人則不自念。已。若有身口意清淨者。則為自念。已。所以然者。大王當知。諸有不自念。已。為自減損。與不善法。諸有身口意行清淨者。則自為已。所以然者。以其人修清淨行。故余時尊者。

馬齊便說斯偈

夫人習惡者。不慮後世緣。為惡自受殃。殃身永不滅。

是故說曰。凡人行虐。沉淪數數。快欲為之。罪報自然。若所生之處。受其惡報。主地獄中。榜笞元量。餓鬼中。為惡。為苦。生畜生中。償罪為苦。若生人中。行缺為苦。是故說曰。快欲為之。罪報自然也。

凡人為惡。不能自覺。愚癡快意。後受毒。

凡人為惡。不能自覺者。凡夫愚人。恒懷愚惑。恣情為惡。不能改更。亦不知後受其報。猶如有人行過山嶮。兩邊峻峻。開眼而過。不知身危。或致命。終此凡夫人亦復如是。生盲元智。亦不知後當受報。是故說曰。凡人為惡。不能自覺也。愚癡快意。後受毒者。有智之士。明眼視瞻。猶如一趣之道。有大火坑。行人經過。先不詣道。明者指授。語行人曰。中道有大火坑。不得經過。卿等可於此息意。勿復前行。諸人。意勇不信其語。各共進前。皆墮火。

坑受痛甚。苦踰天。嗟呼。悔亦无及。自相謂言。智人所勸。不從其教。今受苦痛。知當許誰。此衆生顛倒。亦復如是。一向趣人道。為智人所訶。止道多艱。難有辭毒。痛卿等。設欲前進。必遇此患。不免其難。是故說曰。愚癡快意。後受毒也。

夫人行惡。還自熾然。啼泣流面。後受其報。

夫人行惡者。純惡不善。不念不喜。是故說。夫人行惡也。還自熾然者。若人懷憂悔心。知有愁憂之惱。晝夜憂思。以致煩熱。是故說曰。夫人行惡。還自熾然也。啼泣流面者。晝夜悲泣。蓮頭亂髮。舉聲悲泣。是故說。啼泣流面也。後受其報者。酸苦无量。不可愛樂。兼有愁憂。苦惱難。無量憂慮。百千是。故說。後受其報也。

吉人行德。相隨積增。甘心為之。福應自然。

吉人行德者。猶如有人行。應得至為天人。所恭敬。歎譽其德。稱揚善名。四遠皆聞。无數諸人。皆來供養。是故說。

出曜經卷第十一 第二十五頌 殷室

告人行德也相隨積增者晝夜喜慶
元有憂愁心意歡悅无有煩熱是故
說相隨積增也甘心為之福應自然
者若生天身福應自然宮室百億五
色玄黃伏樂无極若生人間五樂自
娛作倡伎樂以自歡悅心意怡然不
興亂想是故說甘心為之福應自然
戲笑為惡已作身行涕泣受報
隨行罪至

戲笑為惡者善惡之行皆有輕重
身口意造非獨一類或依已身戲笑
為惡觸燒衆生不安其所或以瓦石
刀器共相傷害或合會彼此由致閻
訟猶如世人好喜鬪羊鬪雞鬪馳閻
牛鬪人鬪鳥或以罵詈來往見以歡
喜不能自勝若其壽終啼哭受苦是
故說戲笑為惡已作身行涕泣受報
隨行罪至也

惡不即時 如擊牛乳 罪在陰伺
如灰覆火

惡不即時者夫人造行報不即應昔
有異國生即應草若以彼草著乳中
者即成為酪不移時節是故說曰惡

出曜經卷第十一 第二十六頌 殷室

不即時如擊牛乳也若不尔者其義
六何答曰愚者被燒然後乃悟罪在
陰伺如灰覆火者猶若以灰覆火人
不覺足往蹈之漸漸熱微乃知燒足
此衆生類亦復如是當行惡時甘心
悅豫若壽終後身墮惡道五毒加治
乃自覺悟方知罪至是故說罪在陰
伺如灰覆火也

惡不即時 如彼利劍 不慮後世
當受其報

惡不即時者或有衆生習其惡奉壽
經百年自恃年壽謂為无罪自相謂
言人之為惡皆謂有罪我躬行之方
便延壽諸有屠兒獨師自興誹謗謂
沙門瞿曇行不真實好行妄語虛辭
万端教勸弟子言諸有殺生傷害人
物者身壞命終當入地獄畜生餓鬼
受苦无量是故世尊躬說偈曰

惡為惡所纏 為惡不自覺 至惡知惡至
受惡惡根原

時彼屠兒聞佛所說猶不改更是故
說曰惡不即時如擊牛乳不應後世
當受其報報對卒至乃知為惡復當

出曜經卷第十一 第二十七頌 殷室

經歷地獄餓鬼畜生是故說不慮後
世當受其報也
如鐵生垢 反食其身 惡生於心
還自壞形

如鐵生垢者猶如淨鐵及明淨鏡瑩
治淨潔无有塵垢然其人蔽隱不牢
或在土中或在溼地便生重垢觸便碎
散不任本用猶如利刀人所受敬恒
自防備不離其身中便忘誤安置
不牢便生塵垢本鐵不存退惟此刀
乃无有價一朝壞敗不可任用是故
說如鐵生垢反食其身也彼修行人
亦復如是為貪欲所覆閉不慮後世
殃墮衆惱與惡知識從事不以善為
友緣是故殃自毀其根不修梵行姍
姍不淨已自招患而受其報是故說
曰惡生於心還自害形也

出曜經卷第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出曜經卷第十二

殿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信品第十一

信慙戒意財是法雅士譽斯道明智說如是昇天世

信慙戒意財者世儻有人族姓男族姓女有此信財慙愧戒意財者便為億百千衆生於中獨尊貴為人所敬衆生樂從不能去離是故說曰信慙戒意財也是法雅士譽者諸佛世尊及辟支佛皆逮度無極衆行不缺為賢聖所譽是故說是法雅士譽也斯道明智說者明智之人聰明慧能演其道暢說言要云何名為道道者是誰所謂道者无形元聲尋迹不可觀智者所履非愚所習清淨所修非穢濁所行是故說曰斯道明智說也如是昇天世者人欲求福安慶无為有信有慙聞施慧智甘生天路或有偏有信因信生天者其福不廣或以慙愧因慙愧生天或以戒因戒生天或以聞因聞生天或以施因施生

天或以慧因慧生天其福不廣受福微少蓋不足言或有衆生但持戒生天者唯有一天女一伎樂已身為三或有諸天共一器食若持一行而生天者舉手食黑覆口食之若衆行具足而生天者舉手食白在衆顯現而不匿藏衆成具足慙愧戒聞生彼天者五女營從不可稱計七寶宮殿所欲自恣作倡伎樂極自歡悅是故說如是昇天世也愚不修天行亦不舉布施信施助善者從是到彼安愚不修天行者慙嫉妬疑意性局短无惠施心亦復不造後世良祐福田復无勇猛諸善德本是故說曰愚不修天行也亦不舉布施者愚癡之人自不布施見施便怒好修惡業不行善法習近惡法如所說愚不好施智者所忌愚人執心意性剛強雖欲惠施意終不悟慧人分別知之不要是故說曰亦不舉布施也信施助善者智人財施意不怯弱信施受福慙嫉為病是故說曰信施助善者也從是

到彼安者若從此間上外於天天上獨王生於世間豪貴无極由是自致入滅盡涅洹无有生老病死諸患寂然永息亦不著斷是故說曰從是到彼安也信者真長念法所住女近者意得上智壽壽中賢昔佛在阿羅毗鬼界處彼國中時有暴鬼名阿羅婆恒欺生人日數十人收婢悉盡時彼國界人民自相謂言我等為此惡鬼所食死者狼藉在者无幾我等宜可求謝彼鬼家家以次日送一人供彼厨宰然後乃有生路耳時彼人民如其所言求鬼得恩日送一人先遣奴婢无復遺餘次遣兒息時有鄰憂羅父長者素勤兒息即日生一男兒顏貌殊特世之希有面如拋華視之无厭次應食鬼復是其日時彼長者饒財多寶為馬七珍不可稱計金銀珍寶車馬璫珞琥珀水精琉璃無價寶物充滿庫藏長者躬自在街巷求買奴婢以供彼鬼而不能得今時長者向天地諸神目

出曜經卷第十二 第五段

歸求哀奈何亡我所天吾今日唯生
一子滿我誓願今日次食彼惡鬼復
還歸命如來世尊當見哀愍於斯苦
難余時世尊三達六通知長者心意
煩熾无所恃怙以其神力至彼鬼界
正值阿羅婆鬼大集鬼衆至四王所
時有軻陀羅鬼將乘虛過彼鬼界上
盡其力勢不能得過內自思惟計吾
力勢能移山飛岳倒覆天地神力所
接無所里尋吾常由此經過亦無艱
難今日何為有此躓頻即從空下詣
彼鬼舍遙見世尊光相明著即前札
足右遶三匝便退而去到彼大集鬼
界語阿羅婆鬼曰汝今賢士快得善
利所以然者瞿曇大沙門在汝界住
惡鬼聞已瞋恚興感心口自語吾行
不在便為沙門所見輕易語彼軻陀
羅鬼曰吾今還家與沙門共鬪設我
得勝則無沙門若我不如便當自喪
不行於世阿羅婆鬼將軍還詣本界
到已語世尊曰速出沙門不須停住
如來如其語出還入沙門如來如其
語入如是至三世尊告曰吾以從汝

出曜經卷第十二 第五段

意三出三入更有進退不從汝意鬼
曰世尊若沙門不出者當問沙門義
若不報義者當破沙門腹而飲其血
當使沸血從面孔出當捉汝臂掉著
江表如來告曰吾亦不見沙門婆羅
門梵魔衆聖天若非天能破我腹
及使沸血從面孔出汝欲問義者今
正是時吾當與汝一分別即以說
偈問如來曰
人業何者上 何行致歡樂 何要出要者
何壽壽中上
世尊以偈告曰
信者真人長 念法所住安 近者意得上
智壽壽中賢

時彼阿羅婆鬼聞佛真實之義心
開意解即前五體投地自歸如來我
今自歸大沙門足下歸命法歸命比
丘僧自今已始不復殺生願為優婆
塞世尊告曰善來賢士可從如來修
奉五戒於現法中獲无量果報鬼白
佛言自受鬼身以來恒食生人不食
死人肉血設當修奉五戒者云何得全
其命佛告鬼曰去此直北有无量衆

出曜經卷第十二 第六段

生彼國常宜國主大巨父母宗族有
死亡者以刀畫面或畫骨屑血出如
涌泉汝可食之又不得毀戒得全性命
即受五戒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
殺生亦不念殺亦不教人殺能者報
曰優鼻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不
與取不得不念取不得教人取能者報
曰優鼻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姦
姦犯他妻婦不得教人姦姦能者報
曰優鼻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妄
語不得教人妄語聞亂彼此能者報
曰優鼻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飲
酒不得嘗酒不得教人飲酒能者報
曰優鼻時阿羅婆居士都憂羅父躬
抱其兒沐浴澡洗更著新衣將來至
鬼界付與鬼將軍余時彼鬼受已付
佛佛復受已復付其父以其手手相
付字曰手寶由兒因緣故說此偈信
者真人長念法所住安近者意得上
智壽壽中賢也佛契經說告諸比丘
若見豪貴長者饒財多寶七珍具足
无所缺乏當念親近微說道教論施
論戒生天之德如此衆行信為原首是

故說曰信為真人長也念法所住安者念法之人當受快樂樂有二義一者世俗樂二者第一義樂世俗樂者天上世間第一義樂者賢聖四禪以為樂也念法之人獲此二樂是故說曰念法所住安也近者意得上者生死派轉周而復始唯貴信義真寶為上若人妄語生輕宗族不和釋死入地獄千具犁牛而耕其舌生餓鬼畜生苦惱无量設生為人恒被誹謗言不信用是故說曰近者意得上也智壽壽中賢者受諸果證於世无限永捨生死壽前進賢聖之壽賢聖壽者心常遊在百千定意應機之辯問便能報是故說曰智壽壽中賢信財乃得道自致法滅度善聞從得慧一切縛得解信財乃得道者賢聖無疑信終不離三寶一向念佛修羅漢至心念佛所造功德若人信心向百項施洹向百斯施舍向百阿鄰舍不如信心向一阿羅漢信須施洹斯施舍阿鄰舍皆得生天信阿羅漢者則信返洹徑

路是故說信財乃得道自致法滅度也善聞從得慧者承受師教從本至究竟暢義味執義思惟不失本際昔有一比丘名婆耶羅好習奇異搜求妙術從師受法義理不失比丘學術未盡師法師外遇客醉酒還歸却踞其牀林脚即折恐師顛倒以身擔牀終竟一夜至曉問其弟子卿作何等弟子答曰師昨醉歸踞其牀牀脚折弟子以身擔牀耳師感其意我有技術盡當教卿終不惜也技術已僞師復試其意師飲鹽湯即吐在地使弟子食之弟子即欲食之師捉止之卿術已成吉无不利方憶佛語教誡之言善聞從得慧信哉斯言一切縛得解者盡能斷諸七使九結諸縛持入十二因緣永盡无餘已捨已離是故說曰一切縛得解也信之與戒慧意能行健夫度患從是脫淵信之與戒者彼修行人執信守戒持心无乱想具足二業者便為眾生所見尊奉在大眾中獨步无匹猶如滿

日處在眾星若有親近修為信心所生之靈多饒財寶為馬七玕元所渴乏斯由信心難沮壞故設復行人守戒不缺懷抱說習晝夜孜孜猶人抱劍履冰守謹禁戒无所缺漏便為元數眾生而為上首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是故說曰信之與戒也慧意能行者身口意无所傷損思惟止觀攝諸乱意如來說得三業具足端坐一意多誦元默執事勸佐是謂三復有三業一者惠施二者持戒三者思惟是謂三信者屬施戒攝不殺定攝思惟是故說慧意能行也健夫度患者健夫者謂立根得力已入賢聖境界恨患怒永息不生内外清徹猶天琉璃所作已辦更不處胎眾智具足内已潔淨外化无憊是故說曰健夫度患也從是脫淵者能具此眾德者斯人希有所以然者以其脫縛著故正使命終名稱遠布是故說從是脫淵也信使戒成亦壽智慧在在能行處處見養

出曜經卷第十三 第十張

信使成者誰成就信戒者曰賢聖人須施迴斯施舍凡夫人者已成復失所以然者皆由貪欲瞋恚愚癡所致與惡知識從事所致不與善師從事所致失時失果失人須施迴斯施舍者不為此所蹈踐正使作佛形像來試其人者作若干變化心不移易不為彼屈昔舍衛城裏有最勝長者多饒財寶為馬七珍庫藏充滿然為人慳貪不肯惠施其有乞者不聽入內守瞻門戶牢固門戶七重皆作重關石屑塗壁恐鼠穿牆以鐵籠蓋屋以防飛鳥家不畜狗恐損米穀余時世尊告阿難曰汝往詣彼降最勝長者是時阿難敬奉佛教即著衣持鉢詣舍衛城到長者家語長者曰如來恒說夫人布施給窮乏者得五功德云何為五一者壽二者色三者力四者樂五者辯其有施者獲此五德長者自惟吾聞瞿曇沙門高才博學所演經典八万四千億象所載不勝今日多聞弟子來至我家但說布施貪著財貨斯是乞士之法非是賢智余時阿

出曜經卷第十三 第十一張

難廣採經義隨時適彼長者然其長者心如剛鐵不可移易語阿難曰今日欲中有受請處今當乞食長者尋報曰亦無請處今當乞食長者尋語阿難曰已欲中宜知是時阿難即起捨出更詣餘家乞食還至世尊所白世尊曰慳貪長者執意堅固不可降伏明日清旦佛告阿難律曰汝往詣彼降伏慳貪長者阿難律受教即往長者家與共相見漸與長者謀微妙法如來至真等正覺恒說此法夫人布施給窮乏者獲福無量現世後身封受自然長者復念吾聞阿難律者捨豪族位出家為道恒受五百鉢食供養然无厭足今復來詣吾家勸我布施復是乞人非賢士之法尋語阿難律曰欲逼中宜知是時阿難律即起捨出更適餘家乞食還至世尊所白世尊曰慳貪長者執意堅固不可降伏佛復告大迦葉汝往降伏慳貪長者迦葉受教詣彼長者家與共相見復與長者說微妙法如來至真等正覺恒所說法若人而

出曜經卷第十三 第十二張

施獲五功德所生之慶人所受敬長者自念斯人昔在家時九百九十九具犁牛耕田六十萬金粟一萬三百四十斛黠毘羅國第一賢女以為妻室捨彼豪貴今作沙門何為至他家如乞人所說歎譽布施貪著財貨迦葉无數方便而為說法意不開解亦不移易語迦葉曰今日欲中有受請處為欲乞食迦葉報曰亦无請處今當乞食長者語迦葉宜知是時即起捨出更詣餘家還白世尊其人執心意難沮壞佛復告目連汝往詣彼慳貪長者目連受教即往至彼長者家與共相見與說布施如來至真等正覺恒說此法夫人布施給窮乏者獲福无量現世後身封受自然佛告比丘若有衆生知施果報者最後鉢中遺餘已不取食開意惠施值賢聖良祐福田者吾證明此其德无量長者自惟吾聞此人神足无尋能移山飛岳翻覆天地或移他方世界來入此土衆生之類无覺知者不能與吾現一神足方說布施之福將由慳貪故

存於懷斯是凡人非是賢士目連復說法不釋其意語目連曰今日欲中有受請慶為欲乞食宜知是時即適餘家佛復告舍利弗汝往詣彼憊貪長者即復受教詣彼長者與共相見在一面坐告長者曰夫智達之士當分別四法云何為四智一者分別布施二者親近善知識三者當離憊嫉四者念修智達長者自惟吾聞斯人年至少歲越眾論上盡隨諸憶无敢當者長年十六究盡閻浮利地書籍无事不開博古覽今演暢幽奧天文地理書記圖識梵志曆術盡皆通達瞿曇沙門弟子之中智慧第一謂為當說智慧微妙之教今乃復說布施之德復是凡人非賢士也語舍利弗為有請慶為欲乞食宜知是時舍利弗即還至世尊所前白佛言其人憊貪執心牢固積薪至天以火焚燒融消其心意故不革唯願世尊躬降屈神詣彼長者示佛威力除去憊心開發愚惑令時世尊猶如力士屈申辭頃至長者首家坐於中庭最勝長者見世尊至

頭面礼足在一面坐令時世尊告長者曰夫人布施獲五大功德佛告長者佛云何布施得五大功德佛告長者第一施者謂不殺生是謂長者第一施也若有眾生持不殺戒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无恐懼是謂第一施也長者自念夫人殺生皆由貪賤吾今家內饒財多寶所欲自恣何為當復殺生此語善矣當順其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敢犯殺佛復告長者不犯不與取若有眾生持不與取戒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无恐懼是謂第二施長者自念竊盜人物者皆由貧賤吾今家內為馬七珍金銀雜寶車馬珊瑚琥珀充滿庫藏何為盜竊人物斯言善矣當順其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犯盜戒佛復告長者若有眾生不犯盜者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无恐懼是謂第二施也佛復告長者不得姪姪犯他妻女若有眾生持不姪戒者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无恐懼

是謂第三大施長者自念已无妻者則犯姪姪吾今家內姪女營從動有萬數意欲幸納意猶不遍况當犯他妻女斯言善矣當順其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犯姪姪佛復告長者若有眾生不犯姪姪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无恐懼是謂第三大施也佛復告長者不得妄語是謂第四大施長者自念夫人處世所以妄語者以其貧賤不能自存是以虛稱詐遠說調為業故妄語耳吾今家內積財无數居一億里豈當妄語耶斯言善矣當順其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犯妄語佛告長者不犯妄語者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无恐懼是謂第四大施佛復告長者不得飲酒是謂第五大施長者自念夫人飲酒三十六失亡國破家莫不由酒若我飲酒客來煩鬧又損我酒如致鬪亂斯言善矣當奉佛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形壽不犯酒失佛告長者若有眾生不犯酒者則於一

出曜經卷第三 第六張 殷代

切眾生慈心覆蓋亦无恐懼是謂第五大施時彼長者內自思惟如我外道異學內禁所犯若弟子事師承受教誡不問多少要當報恩供養財寶給其所須躬自入庫選擇白氎取不妙者欲以獻佛其所選者投輒極妙如是數十反覆不能得樂者心口共爭慳貪深固意不開解正值今時阿湏倫與忉利天共闘或阿湏倫得勝諸天不如或諸天得勝阿湏倫不如今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元瓊瓊見諸天阿湏倫共闘復見長者施心慳心共爭或施心得勝慳心不如或慳心得勝施心不如今時世尊便說斯偈

施與闍共集 此輩智不處 施時非闍時 速施何為疑

最勝長者聞如來說偈內懷慙愧即出白氎跪受呪願今時世尊漸與說微妙之法講論妙行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長者聞已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得法獲法法法成就分別諸法

出曜經卷第十二 第七張 殷代

於如來法逮无所畏即從坐起頭面礼足前白佛言自今已始願為優婆塞盡形壽不殺如來嘿而可之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受三自歸命已如來即從坐起而去佛去不久樂魔波旬化作佛形像來至長者家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圓光七尺長者見已內自念曰如來向出還其何速敬意如見佛而為礼之不審如來有何教誡偽佛告曰吾謂長者高才博智分別機趣諱念長者愚惑元智吾向所說四諦者實非真諦斯是顛倒外道所習長者尋覺知為詐偽即報之曰止勿語吾獲慧眼立牢固地正使汝化億千万身來至我所欲使退轉我心者其事不然豈當以螢火之光與日競明田家埽阜欲比湏弥鷄鷲為鵲金鳥並飛以汝機形欺詐偽身設是幻師不應久停若是波旬宜速還歸樂魔波旬聞是語已慙形愧影即還復身復道而去若有眾生信戒成就終不為魔所沮也況當須陀洹斯陀含不退還乎此事不然

出曜經卷第十二 第十八張 殷代

住凡天地未出道檢見此幻形則有退轉則不成就凡夫人者先成而後退是故說信使戒成也亦壽智慧者能究竟施其間不有亂想須陀洹見諦所斷八十八使以施心永斷无餘除欲界七死七生色界无色一死一生其餘生者永盡无餘斯陀含者以施心見諦所斷八十八使熾怒癡薄除欲界一死一生其餘生者永盡无餘阿那含三界見諦所斷結欲界思惟所斷結以施心永盡无餘捨欲界生除色界无色界一死一生其餘生者永不生也无復慳嫉意不想念貪著世榮眾智具足壽不中反是故說亦壽智慧也在在能行者慧人執行以教化為本意欲所適東西南北轉有所益興起佛事是拔說在在能行也處處見養者已至彼界便為眾生所見供養在在處處分派法化是故說處處見養也

比方世利 慧信為智 是財上寶 家產非常

比方世利者世利謂閭閻浮利地人身

何以故說世利謂閻浮利人以其閻浮利內出諸佛世尊辟支佛阿羅漢神仙得道者行度無極人於此間身行善口意行善復於此間信根成就知有佛法僧無復愚惑染世塵勞正使壽終後無遺患是故說此方世利也慧信為智者有信有智則能具足八十千行信御心本智瓔珞身信致大富智成果證是故說慧信為智也是財上寶者寶中真者謂智慧寶也寂勝寂上元有過者極上微妙不可譬喻為此是故說是財上寶也家產非常者世財雖多會有衰喪者石室城內有三居士一名閻利異姓人也二名瞢陀滿三名婆波鄰此三人親兄弟也多財饒寶財產無極為馬七珍無所乏短縣官盜賊水火災變不能侵欺有一婆羅門持伊羅鉢龍齋冀望富貴饒財多寶時龍現身語婆羅門汝今何為勤身苦體食風飲露斷穀除味在此持齋為何所求婆羅門報曰所以在神泉與龍齋者冀望大富獲致珍寶龍王報曰汝不聞乎

吾有二名一名伊羅鉢二名財元狀既名元狀復從吾有所求耶婆羅門報曰設不慮者便於此命終不能徒還龍王即出紫磨好金以報婆羅門石室城內有豪富長者出自天竺姓某字某汝往至家以此金與從彼求財時婆羅門得金便去至彼長者家出金示之長者見金告語藏之勿令人見將詣內謁諸五親此人遠送斯金與我五親飲食歡娛藏金庫內庫中雜物盡沒入於地還彼龍庫不但一家左右十家財物亦復盡沒於地聲聞外布徹彼三居士復聞龍王與梵志金至石室城使七豪貴人庫藏盡沒入於地還至龍宮時三居士自相謂言我等三家資財元數庫藏充滿以法獲致不枉盡人終不為水火盜賊王法所奪國人聞之謂為誇談言與行違普共聚集詣彼三家問居士曰七家財寶盡入龍宮聞卿三人自相謂言家業財寶以法獲致不損人物以何為證可得知不時三居士各出十斤分為六段將諸人民及七家

三失財主往至龍泉以金投泉水皆涌沸猶如鑊湯龍王驚懼即遣龍女出金還歸報謝使還順法財者以理成辦終不為水火盜賊所見侵欺非我財者枉濫人物得以非道便為盜賊水火王者所奪彼七家者即是其義是故說家產非常也欲見諸真樂聽講法能捨慳垢此之謂信欲見諸真者若有信心堅固往見賢聖造諸精舍塔寺札觀高德法師問評聽受樂聞講法如契經所說若有人著俗樂家無所乏造者便有五闕云何為五於是其人樂以家里談論若至眾中便問師教夫人執行應當賢聖嘿然其人心悔誓不至眾吾所好樂者眾人見呵於我无益復至眾為以不至眾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墮墮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一闕也復次斯人意所愛欲者常自在前會至眾中聞諸法師說其津穢其人心悔誓不至眾吾所好樂眾人見呵於

出曜經卷第十二 第三二法 假

我無益復至衆為以不至衆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二闕也復次斯人知親遠行心常愛敬行至衆中便聞師教遠遊妨樂知親企望離師離衆不至究竟其人心悔誓不至衆吾所好樂者衆人譏論於我無益復至衆為以不至衆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三闕也復次斯人知親為衆擯棄行至衆中便聞師教譴責知親其人心悔誓不至衆吾所好樂衆人譏論於我無益復至衆為以不至衆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四闕復次斯人知親命終追慕悲哀不離食息行至衆中便聞師教身死神離當更受胎其人不信謂為永滅其人心悔誓不至衆吾所好者其人譏論於我無益復至衆為以不至衆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

出曜經卷第十二 第三三法 假

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五闕也是謂五闕不至大衆之所致也是故說曰欲見諸真樂聽講法也能捨慳垢者垢中深者慳嫉為首涿汙人心不至於道止人施心斷諸德本皆由慳嫉若彼行人心如死灰持意如地設過財寶終不貪欲計彼財物瓦石不異唯信於道不習顛倒是故說能捨慳垢此之謂信

信能渡河 其福難奪 能禁止盜野沙門樂

信能渡河者信直至心所向无尋如所說近行若遠遊為人所誑前實難難欺言无患斯人信已涉路而進雖過艱難通達无患有一直信人欲渡江水已至岸所問行人曰水為深淺答曰齊蹠而已執信而渡實如所言正使斯人戰信命終所生之處无違言者衆人敬奉言是福人是故說信能渡河也其福難奪者昔有一人犯於王法家產諸物盡沒於官王勅其人送汝家產財薄盡詣於官其人費福德名簿送詣於官王問其人吾勅

出曜經卷第十二 第三四法 假

汝送家產財薄乃送福德簿耶其人報曰後身家產簿者此簿是也今身家產簿隨王所錄王聞斯語心開意悟息而不錄是故說其福難奪也能禁止盜者昔舍衛城裏有一長者為信三尊慈仁惠施苞育衆生賙諸窮乏時天暴雨電雷霹靂盜竊忽至劫掠財物長者尋覺語彼賊曰汝莫持去吾欲與沙門賊聞斯語眼則隨聞手便不舉賊師相告尋退而去是故說能禁止盜野沙門樂

沙門數至 智者所樂 及餘為信其聞歡喜

沙門數至者見沙門者心開意解給施所須隨時問評四事供養衣被飯食牀褥卧具病瘦醫藥是故說沙門數至智者所樂也及餘為信者比近村落見其造福皆佐歡喜普共修善是故說及餘為信也其間歡喜者或從遠來躬自親奉同發歡喜出入行來觀其威儀禮節是故說曰其間歡喜也

若人懷憂 貪他衣食 彼人晝夜

不得定意

若人懷憂者昔佛未出世時今時九十九種道皆興盛如來出世眾邪自滅弟子翼徙皆得供養外道異學內懷憎嫉發心妬忌見人得利養者煩怨若惱誹謗而行是謂外道生嫉心也或復有人於內法中雖復出家漆道不精勤於道外像持律內行不純見人得利養者與嫉妬心吾亦出家汝亦出家汝獨受福吾不得養猶二羅漢功齊行滿俱無增減一人招致利養退身不離一人家家乞求不自給足便自生念興相以疑吾獨何為不見供養彼獨何福恒受利養无垢道心猶尚興想況於凡夫能不生嫉唯有得佛三界特尊毀辱之不以憂感供養者不以加歡持心如地亦无增減是故說若人懷憂貪他衣食彼人晝夜不得定意

若人能斷盡其根原彼人晝夜而獲其定

若人能斷者畏將來罪不生後世緣盡其根萌无復生兆此亦如是若能

斷意根本所念晝夜安隱定意不乱心之所念隨意即至是故說若人能斷盡其根原彼人晝夜而獲其定也

无信不習好剝正言如拙取水掘泉揚渥

无信不習者亦不親近亦不承事言談往反設共從事者善法有滅增

諸不善如拙取水者從高山末唐勞其功不獲致水正使掘地得水揚渥

不可任飲是故說无信不習好剝正言如拙取水掘泉揚渥

賢夫習智樂仰清流如善取水思冷不擾

賢夫習智者賢夫者謂佛弟子當親近承事供養隨時瞻視不使有乏

便獲大福戒身未具者便能具足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見慧身猶

如有人渴愛於法晝夜思慮唇口焦爛追尋不捨猶水澄清冷而不濁彼

修行入亦復如是眾德具足慈悲四等思及一切廣及眾生不自為己機

濁結使已盡不生除持入熱无復根本更受冷陰无復煖氣是故說賢夫

習智樂仰清流如善取水思冷不擾也

信不染他唯賢與仁非好則遠可好則學

信不染他者染者為沉重結使嫉怒癡具足入骨微髓如此染者常當遠

離所以然者以其患重不可習故是故說曰信不染他也唯賢與仁者以

得仙道離世八業修行清淨已身无染復不染他所以然者以其染本不

可近故是故說唯賢與仁也非好則遠者斯是契友遠之如捨廁如避惡

狗奔逸暴牛如離惡馬狂醉之鳥如避奸道賊寢是故說非好則離也可

好則學者如此人等皆是賢聖奉律之人可敬可貴天人所尊猶澄清水

冷而且甘猶人渴乏求毗沙門獲致財寶无所患恨猶人須華當詣園圃

須珍寶者當詣大海是故說可好則學也

出曜經卷第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六歲部監奉

的來造

出曜經卷第十三

殿

姚秦涼州沙門苾芻念誦

沙門品第十三

截源而渡 無欲如梵 知行已盡 逮无量德

截源而渡者源者結使之本漏出色聲香味細滑意法猶如江河諸派盡趣于海凡夫結使亦復如是漏出塵勞色聲香味細滑意法彼修行人執智慧鉤斷而使住不復漏出結使纏縛是故說截源而渡也元欲如梵者思惟斷欲猶如梵志晝夜精勤勞形苦體曝露尸骸日夜翹足仰事日月願生梵天受彼天福為梵豪尊便於此間專精一意思惟斷欲修清淨行是故說元欲如梵也知行已盡者元欲之人內外清淨練精其心无復塵垢是故說知行已盡也逮无量德者如此之人受供无量施一切凡夫人不如施一須陀洹所以然者畢當盡一切生死更不憂三有故斯陀含阿那含衆行具足功德元豐施百須

出曜經卷第十三 第二誡 殿

陀洹不如施一斯陀含施百斯陀含不如施一阿那含是故說逮無量德智者立行精勤果獲行人執緩轉更增塵

智者立行或時誦習精微入定坐禪誦經佐助衆事執意勇健不怯怯弱晝夜孜孜不憚懈倦是故說智者立行精勤果獲也行人執緩者夫入出家要猶精勤畫則經行夜則禪定不能順從佛教佐助衆事禮拜塔廟方更懈怠不勤三業遂墮凡夫不至究竟是故說行人執緩也轉更增塵者凡夫人行不牢固嬌怒癡增以出家學受他信施不能思惟道德方更虛論万端行不真正不誦習受是故說轉更增塵也

夫行舒緩 善之與惡 梵行不淨 不獲大果

夫行舒緩者人欲建行要當究竟所願畢果終不中退然彼行人心意舒緩不能究竟亦復不能誦習有所成辦不坐禪誦經佐助衆事是故說夫行舒緩也善之與惡者人欲習

七曜經卷第十三 第三誡 殿

行為善為惡要當建志必果所願意欲趣善必成其善意欲趣惡必成其惡習垢多者結使隨之習善多者結使尋滅或復苦行具諸威儀勞形苦體曝露尸骸仰事日月五火自灸卧寢荆棘斷殺服氣或食果欲成所願是故說善之與惡也不淨梵行者或復持戒撲貿天福求生梵天或求帝釋六天魔王復以戒福求作聖王典主四城是故說不淨梵行也不獲大果者果中上者解脫果也寂上寂尊无與等者但受報果不受證果是故說不獲大果也譬如執薪草執緩則傷手沙門不禁制欲錄乃自賊猶如學術戲聞相勢乘馬御車飛輪擲索撥橋馬蹄比當了知復當次學在家田業收拾藏舉望風燒野取刈苗穀知草剛軟剛者守執緩則傷手軟者緩持无所傷損是故說譬如執薪草執緩則傷手也沙門習行亦復如是習戒不牢違失禁法或修或捨若有學人先不學戒入定徑路分別慧明或全失戒本或漏脫半皆由不隨

善知識習近惡知識便生地獄由是

故說沙門不禁制獄錄乃自賊也

譬如拔薪草 執牢不傷手 沙門禁制戒

漸近近迨路

譬如執薪草者凡學之法當盡師術

才伎六藝盡當備具猶如戰鬪當有

戰具安脚定心手執弓矢隨意所趣

必果其心及獲家業取拾藏舉薪草

苗穀亦復如是是故說執牢不傷手

沙門禁制戒漸近近迨路也沙門持

戒難動如山不可移轉不為外邪所

見沮壞已離惡知識與牢固善知識

從事知迨迨所趣斯亦復是沙門禁

戒減盡迨迨也

難曉難了沙門少智 多諸擾亂

愚者致苦

難曉難了者學道求佛難出家遇

師難實為難曉上法妙業賢聖所

學是故說難曉難了沙門少智者少

智人者不得為沙門或處在居家染

著非要不能捨離或同釜竈漏壞不

完不能捨離或同牀褥穢漏不淨不

捨離設有一婦盲跛憔悴不能捨離

是故佛說繩困於蜘蛛網鳥困於羅

鳥困於剛鐸繫惡馬困於策學人觀此

已能永捨居業捐棄妻息除五欲

永離八法便得為道不著世累少智

之者猶繩投網鳥入羅重求出其難

是故說沙門少智也多諸擾亂者或

以道心元數百千方便勸語前人使

出家學不肯信用心如藕索水不著

汗不但勸出家亦復勸持八關齋亦

不信用不但勸八關齋彈指之頃使

念其善亦不信用況能捨家學道此

事不然猶如國主赦囚出獄牢繫罪

人獸患獄者聞輒尋出如避火災愚

人樂獄惡慕不出如來出現於世放

大慈赦又遍三千大千世界解俗縛

著牢固之結漸當離彼生死其中智

人有目之士聞大慈赦音者即捨家

業出家為道愚癡少福心不開蔭染

著世累不肯出家雖聞赦音不入其

心是故說多諸擾亂愚者致苦

沙門為何行如意不自禁步步數著粘

但隨思想走

沙門為何行者修沙門法息意不起

愚人起惑謂為沙門當趣何行於中

息心不樂出家是故說沙門為何行

也如意不自禁者當禁制不令色聲

香味細滑法得入猶如奴苗家恒遮

畜生不令侵暴如鈎調為人心亦復

如是恒當將御不令色聲香味細

滑法得其便是故說如意不自禁也

步步數著粘者其中行人執意不牢

猶如輕衣隨風東西亦如輕羽得風

則移興念眾想流馳万端為三想所

牽云何為三三者欲想二者恚想三

者慳嫉想是謂三想難御難制去无

蹤跡未亦无形想為心使求定難獲

是故說步步數著粘但隨思想走也

學難捨罪難居在家亦難會止同利難

艱難不過有

比丘出家心恒著俗追念家業不終

福事中聞自念有後悔心何為出家

修沙門法懷抱憂慮如人遭喪應驚

奔走執意多誤心如獲狴彼心不定

亦復如是但念色聲香味細滑法違

失戒律進无道心退念家累遂自積

罪不至永寂是故說學難捨罪難居

出家經卷第三 第三

卷

在家亦難會止同利難者如契經所說佛告比丘僑寄他鄉難素會乞求難會止同利難汝今比丘若造家乞者恒自下意莫隨彼嬌設得好醜勿生是非是故說會止同利難也難難不過有者經歷地獄有畜生有餓鬼有佛告比丘汝等所以出家者欲斷三有不生三有捐棄家業永捨妻息皆欲滅有不願生有汝等比丘積有以未經元數世涉苦元量是故說難難不過有

架裳被肩 為惡不捐 惡惡行者 斯墮惡道

架裳被肩者或有人學道外被架裳內行不純昔有眾多比丘居在山叢無人之處村落郡縣追餉元量其中比丘貪著鮮潔所被衣裳極細微妙晝夜談論心不離欲時彼樹神神觀諸比丘心意所趣皆與欲想欲制止之即現人身而說頌曰

畏死而懷懼 假名為沙門 身被僧伽梨

如老牛長尾

余時眾多比丘聞天說偈意悲隆威

出家經卷第十三 第八

尋報天曰我等是汝老牛耶時彼天神報道人以此偈

吾不稱姓字 亦不選擇人 其中穢行者 吾故說此人

是故說架裳被肩也為惡不捐者彼修行人成就惡法貪欲元忌不守護身口意諸根不具縱恣自由不自取攝是故說為惡不捐惡惡行者晝夜為惡勤而不怠如佛說瞿曇契經佛告阿難吾善逝後當來之世有名種姓比丘不修立戒習諸惡法身被架裳不自禁制是故說惡惡行者斯墮惡者以惡自纏不能離惡死後便入三惡道是故說斯墮惡道也至竟犯戒人葛藤纏樹枯斯作自為身為患火所燒

至竟犯戒人者无毫釐戒存在心懷亦无清白之法如彼契經所說佛告阿難言不見調達有毫釐清白法存在心者設當有毫釐善法存在心者吾不記調達入地獄猶如有人溺墮深廁不能動轉復有慈哀人欲濟其命觀彼人身頗有淨度屎尿不汙吾欲

出家經卷第十四 第九

卷

捉而挽出遍觀其人无處不汙无毫釐淨處至竟犯戒人罪與彼同是故說至竟犯戒人也葛藤纏樹枯者猶如薩盧好樹枝葉繁茂為葛藤所纏周落枯死是故說葛藤纏樹枯也斯作自為身者自招其禍以自剋伐為眾所嫉不歡其德是故說斯作自為身也為患火所燒者北方雪山有草名伊羅叉天分含毒隨風所吹草木悉死海水有魚其名自害在水岸側卧深草中風吹草動觸彼魚身悉毒熾盛身體浮腫垂三魚身身身壞自終是故說為患火所燒也所謂長老不以者年形熟變白惹愚而已

所謂長老者不以者年形骸老朽以離少壯不知法禁亦復不知善惡之法好醜進趣亦復不知戒與不戒犯與不犯不知輕重不知二百五十戒威儀進趣形熟面皺肌皮舒緩猶如老牛老兔雖為年至惹愚而已可謂食年非智慧正不誦契經律阿毗曇不觀三義徒自受苦是故說所謂

長老不以年耆也形熟髮白蠢愚而已者形骸已熟命在旦夕當往至彼閻羅王所為王所詰无言可對存在世時愚心自纏不作善果徒壽於世不觀三業是故說形熟髮白蠢愚而已

謂捨罪福 淨修梵行 明達清淨是謂長老

謂能捨罪福者生天人中是謂為福入地獄畜生是謂為罪其人已斷更不復生盡其根原不種當來有是故說能捨罪福也淨修梵行者賢聖八道亦是梵行依此梵行得三善處盡苦原底是故說淨修梵行明達清淨者彼長老者成就老法昔波斯匿王治化无外遠近敬附六師相率至王波斯匿所切教王曰沙門瞿曇誘世自稱謂為第一獨步无侶王可造沙門所語彼沙門汝今瞿曇審成无上等正覺道耶若彼報言成等正覺者王當以此言報之不蘭迦葉等少出家學年在耆父形熟神疲猶不得佛道汝今學以來日淺二十九出家自

云六年苦行云何能成等正覺乎時波斯匿王受六師教誠往至世尊所共相問評在一面坐須臾退坐前白佛言瞿曇沙門審成等正覺道耶佛報王曰如王所言成等正覺不蘭六師等少出家學道於今積年形俱俱乏不能得成无上道况瞿曇少在王宮五欲自恣不更寒苦年二十九出家求道誇世自稱成无上道耶佛告王曰世有四事取不可輕何謂為四一者毒蛇腹患與盛口吐毒火焚燒山野有形之類皆被其毒是謂一不可輕二者火雖小亦不可輕焚燒萬物是謂二不可輕三者比丘年雖歲壯亦不可輕神足自在變化无常摧慧化人亦無窮極是謂三不可輕四者王子雖小亦不可輕所以然者斬斷自由隨意出教无不從命是謂大王四不可輕時波斯匿王聞佛教誠歡喜踴躍即從坐起頭面礼足便退而去是故說明達清淨是謂長老也所謂沙門 非必除髮 妄語貪取有欲如凡

所謂沙門非必除髮者昔佛在羅閱祇城竹園迦蘭陀所介時世尊告諸比丘摩竭國界快得善利遭遇如來賢聖弟子圍繞於此國界羅閱祇城夏坐九十日介時名聲徹十六大國聞如來歎說賢聖弟子及比丘僧國界人民倍懷歡喜興敬供養衣被飲食牀褥卧具病瘦醫藥有无量衆生在家窮乏晝夜殺命不能自存見諸比丘受自然供既自營已復無官私思惟權宜各自相率出家為道既為沙門不能纂修法教誦契經律阿毗曇亦復不坐禪誦經佐助衆事受人信施論不要事佛告諸比丘汝等本在家時不理家業乏於衣裳見諸比丘得自然供養汝等貪著故出家為道形如沙門心如餓虎有何道德饒潤我法尔時如來便說此偈

世稱卿沙門 汝亦言沙門 衆雖似沙門 如鷄同於魚

佛告比丘剝除驕驕著三法衣受他信施謂法應尔報應一至億佛不報其中利根捷疾智者即自改往修來

垢為人所疾以第一義除心垢者諸天世人所見尊敬人間塵垢令人墮地獄畜生餓鬼人間塵垢雖以香華薰之猶故復生已捨諸結使戒香所薰終以香香莫不聞者是故說曰自除已垢可謂為道

出曜經道品第十三

八直取正道四諦為法迹 是道名元為以鏡滅受冥

八直取正道者云何名為正直四諦為義處為四為緣果為四以聚故為四若義故為四者是謂三也記苦則无習記習則无苦是謂一盡二道三苦緣果為四者是謂五由苦有緣亦緣有果道亦如是盡諦為五若以聚為四者是謂八先從欲界斷苦後色界无色界為二乃至道亦如是立此義已復有說者從緣果義名為五苦者亦由緣亦由果盡名苦迹有迹貪迹慳迹也有難者道亦有緣有果盡名苦迹亦名有迹亦名慳迹何以故此中不立二諦答曰制彼論故亦有因緣也於彼苦習與二論亦无苦亦无

習欲制此二論故有苦有習道者有緣有果則生一論言无道也欲制此一論故有道是故說有四諦非五諦更有說者以聚故立此論言有八答曰以聚義一相欲界苦色无色界苦盡集聚已欲界行綠色无色行緣盡集已與出生相欲界行盡色无色行盡盡集已名休息相欲界行對色无色行對盡集已名出要相是故說名為四諦如慧所觀者知有累无累念知出要是故說四諦為法迹是道名無為者安隱涅槃滅盡无為盡捨諸苦是故說是道名无為以鏡滅受冥者愛有亦有三欲有色有无色有彼牢固受縛者受主生乱想多諸苦惱由何而斷答曰賢聖八道永斷不生是故說以鏡滅受冥

慧離諸測 如風却雲 已滅思想是為慧見

慧離諸測者非品一類測有若干或言風塵或言深水塵者汗人身體老少不別令人目視不明衣裳垢坩上柴日月使元精光妨人遠視真偽不

別時龍王慈愍愍世愚惑欲使離此諸難便降涼風細雨掩塵滅雲霧然大明是故說慧離諸測如風却雲也彼執行人專精一意滅內塵想想者有三欲想慧想癡想此三想者亦不為塵主生亂念敗壞智慧不至究竟遮智慧目不觀四諦垢染法身使不清明能制此意不興諸想是故說已滅思想是為慧見

智為世長 快樂无為 智受正教 生老死盡

智為世長者為最為上為微為妙亦名三義云何為三一為事義二為見義三為緣義亦名眼義首義道義覺義賢聖出要義以此普照諸法猶如外物有所照明外物者日月星宿衣服宮殿名入一界入一入一陰入一道入一界色界也入一入色入也入一陰者色陰也入一道者現在道也以此智慧光明照十八界十二入五陰當來過去現在世以智慧普有所照多所饒益多所成就故說智為世長也快樂无為者乘此智慧遠離生

出曜經卷第十三 第九條 跋

死善能分別不懷猶豫亦復分別四諦不懷狐疑是故說懷樂無為也知受正教生老死盡者所以受苦者由其有生若元生者何有苦哉猶如培的眾莖前竟射是身如是眾苦漆著是故說智受正教生老死盡也

道為八直妙聖諦四句上元欲法之最明眼二足尊

道為八直妙者外道異學意欲習道斷穀絕糧以為淨行或卧灰塗不著文飾或露形裸跣形體不覆或卧棘刺枕石漱流或編髮為衣或觀樹葉習算呪術或事水火日月星辰或援高山或入深水謂為成道世尊說曰此非真道非至要處非善知識所習此道非妙非賢聖所習如此眾道賢聖八品道為最為上是故說道為八直妙也聖諦四句上者猶眾多外道異學皆修妄諦在閑靜處日夜苦行或事山鳥禿鼻鷄鴛或事獐鹿鴉狗地坑謂為真實得至滅度無為元作得至涅槃至解脫門永離憂惱世尊說曰此非真道非至要處真實諦者

出曜經卷第十三 第二條 跋

四諦是也得至無為滅盡之處是故說聖諦四句上也元欲法之最者如契經所說三事最第一也一為佛二為法三為眾所謂法者有為法無為法受盡元欲滅盡涅槃真常法者最尊最上元能過者是故說無欲法之最也明眼二足尊者諸有眾生元足二足四足及眾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乃至非想非无想如來於中最尊最上无能過者是故說明眼二足尊也

一切行无常如慧所觀見若能覺此苦行道淨其迹

一切行无常者變易不停不可恃怙猶電過目珠石見火焰現已滅是故說一切行无常也如慧所觀見者知之微漏非真非實為磨滅法皆歸滅盡是故說如慧所觀見者若能覺此苦者厭患此苦意不願樂念求解脫永欲捨離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迹者常念修持无上正道見諦所斷能淨其迹是故說行道淨其迹也

出曜經卷第十三 第三條 跋

一切眾行苦如慧之所見若能覺此苦行道淨其迹

一切眾行苦者從欲界上至有頂斯是苦際若在欲界求離苦難若在色界眾變易苦若在天色界受行為苦是故世尊說生死熾然一切為苦流轉五趣不免其苦誰當樂此眾苦之中是故說一切眾行苦也如慧之所見者夫博學之士探古知今三世通達如掌觀珠皆悉分明是故說如慧之所見若能覺此苦者以知此苦欲得遠離意常厭患不與同處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迹者唯有賢聖道能淨苦迹是故說行道淨其迹也

一切眾行空如慧之所見若能覺此苦行道淨其迹

一切眾行空者眾行轉變不可恃怙亦不常住生生即滅流逝不停苦空无我空性自今亦非不今是故說一切眾行空也如慧之所見者猶如大士觀彼淨水自見其形皆悉分明彼修行人亦復如是觀諸眾行起者滅

者无所罣碍是故說如慧之所見也
若能覺此苦者從初積行乃至成道
其間涉苦不自覺知為苦所惑不至
究竟如吾今日成得人身遭遇佛世
賢聖相值長夜流著五盛陰身今乃
自覺知為非真如我今日觀此五盛
陰眾苦集湊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
行道淨其迹者以苦未知智而滅其
迹至竟清淨而无瑕穢盡苦原本令
得清淨是故說行道淨其迹也
一切行无我如慧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一切行无我者无欲无作故一切法无
我以不堅固故一切法无我不自由
故一切法无我是故說一切行无我
如慧之所見者慧之所照明鏡照三十
七道品之法猶如有人照於明鏡悉自
見形无所罣碍此亦如是以慧觀察
皆悉分明是故說如慧之所見也若
能覺此苦者彼修行人長夜之中為
此五盛陰身所見侵欺計是我有我
是彼所以實觀之便生厭患能離解
脫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

迹者住十五心以見諦道斷元常苦空
元我永盡元餘以其四行由苦而生
苦諦所歸苦未知智斷是故說行道
淨其迹

吾已說道 受箭前為射 宜以自勗
受如來言

吾已說道者或有眾生懈怠憊情自
相謂言若使如來神力自在者何能
不使我等早成道果又復不能躬自
執道內我形中猶如契經所說有異
梵志來至世尊所而問斯義說偈曰
我觀天世人 梵志行清淨 今我重自歸
解我狐疑滯

此為何義說曰彼梵志者受性頑鈍
懈怠憊情欲使瞿曇沙門與我說
道早成其果使我體中結使速得滅
盡世尊說偈報曰

吾不解脫病 淨行世梵志 欲求極妙道
如是得度派

此為何義報曰梵志已欲求道不假
他得若假他得者我坐樹王下則能
滅一切眾生心意結使亦以大慈加
被眾生梵志當知不究病根錯投其

藥欲蒙祐者其義不然也此亦如是
已不修道望彼果報除已結使此義
不然猶如梵志良師達鑒審病根原
隨病所生而授其藥便得瘳愈終元
錯謬此亦如是以賢聖道觀病根原
而授其藥身中結使永得除盡或有
比丘內自思惟如來出現於世大慈
大悲廣被眾生何須勞苦躬自行道
為結使所逼不能得度若使如來普
慈一切自當為我演說道教何故不
獨與我除去結使今時世尊知彼心
中所念是故說吾已說道也受箭為
射者我先覺知後與人說猶如醫師
先學方略審病根原毫釐不失然後
授藥此亦如是先成道果知已結
使永盡无餘然後與人說結使病二
分別乃投道藥永元塵暗以无上利
箭射彼結使是故說受箭前為射也宜
以自勗者演道之人為人說道直趣一
向不隨邪曲者成道則易得受果證
如來世尊亦復如是與人說道道者无
形无為无作安隱滅盡涅槃出言如
教亦无虛妄猶如父愛子隨時瞻養

出曜經卷第十三
推燥去濕復以甘饌飲食食彼諸子
諸子放逸不從父教貪著五欲不從
正教如來世尊亦復如是廣與衆生
演甘露法復以善權方便重說微妙
法衆生不肯承受是故說宜以自勗
受如來言也

出曜經卷第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出曜經卷第十四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道品之二

吾已說道除愛固剎宜以自勗
受如來言

夫如來言教終不復重出言成教更
不重演所說安詳終不乖暴所暢法
本與義相從觀前受化應問何法輒
往度之已說當說隨時布現是故說
吾已說道除愛固剎者受之為病墜
人惡趣不可恃怙於中自拔御以止
觀不與愛心猶如毒箭入人臂掖不
可得拔此愛箭亦復如是入人心識
不可得拔是故說除毒固剎也宜以
自勗者常念精勤求其巧便志趣元
上終不中悔亦不退轉是故說宜以
自勗也受如來言者如來出世所演
言教上中下善義理深遠衆德具足
得修梵行是故說受如來言也
是道无有餘見諦之所淨趣向滅衆苦
此能壞魔兵
是道元有餘者長阿鎗契經說七佛

出曜經卷第十四 第二說
如來等正覺亦說七世父母種族姓
早壽命長短翼從多少神足智慧遺
腹兒息毗婆尸如來至真等正覺出
現於世人壽八萬歲生婆羅門種取
要言之侍者名无憂集說戒時忍辱
為第一廣說如契經式棄如來至真
等正覺出現世時生婆羅門種人壽
七萬歲略說其要侍者名吉祥行集
說戒時眼莫視非邪廣說如契經毗
舍婆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
壽六萬歲生刹利種略說其要侍者
名休息集說戒時不害亦不殺廣說
如契經拘留孫如來至真等正覺出
現世時人壽五萬歲生婆羅門種侍
者名佛堤集說戒時辟如終株華廣
說如契經拘舍含牟尼如來至真等
正覺出現世時人壽四萬歲生刹利
種略說其要侍者名吉祥集說戒時
亦不觸燒彼廣說如契經迦葉如來
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二萬歲
生婆羅門種略說其要侍者名等觀
集說戒時諸惡莫作廣說如契經如
我今日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

出現世時人壽百歲生剎利種略說其要侍者名阿難集說戒時護口為第一廣說如契經余時世尊說七佛根原七世父母各身姓字翼從多少說戒本末時諸比丘聞佛所說各生此念過去諸佛姓族名号各各不同翼從弟子亦有多少所行道禁亦有差別道以不同法亦當異如來世尊知比丘心中所念即於大眾而說斯偈是道无有餘見諦之所淨趣向滅眾苦此能壞魔兵

過去恒沙諸佛亦以此道而自覺寤將諸翼從壞破結聚堅解脫幢擊大法鼓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如實知之已入無憂之境无復生老病死寂然泥洹亦无起滅无復往還是故說是道无有餘見諦之所淨也趣向滅眾苦者向斯陀舍得斯陀舍向阿那含得阿那含直行成就覺行成就等業成就志不顛倒漸至於道是故說趣向滅眾苦也此能壞魔兵者魔有諸縛何者是欲界行結縛者人者於中求便永断无餘滅

重滅壞重壞盡重盡打重剝重剝越魔局界入色無色界是故說此能壞魔兵也

唯是更无過壹趣如淵流如能仁入定在眾數演道

唯是更无過者直至无為徑趣泥洹越過生死中不退還住生死岸願瞻眾生欲與同歸已得至彼更不還轉是故說唯是更无過也壹趣如淵流者猶如澄靜泉深且清微億百千眾生懷飢渴者皆能充足亦无飢渴之想以法味潤之除去結使此亦如是依賢聖道億百千眾生飢渴於道以甘露法味充飽一切永无飢渴想兼除結使終无熱惱去不善行更不復生是故說一趣如淵流如能仁入定者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係意入定有四事因緣云何為四一者於現在法而自娛樂二者遊戲法供三者扶危救羸定意不乱四者勸進必至究竟是故說如能仁入定也在眾數演道者欲使弟子不錯其眾救拔生死安慶元為沐浴清淨不滌塵垢永離輪

轉不與八法亦復不造四百四病是故說在眾數演道也

一入見生死道為得祐助此道度當度截派至彼岸

一入見生死者誰能覺知生死原本維衛世尊本願菩薩行乃能覺知生死原本後與弟子演說微妙法誰能分別滓濁法唯有一入道乃能覺知是故說一入見生死也道為得祐助者菩薩處眾起大慈悲愍一切眾生如母愛子演甚深道令得解脫是故說道為得祐助也此道度當度者於過去世佛辟支佛聲聞盡以此道度受欲海是故說道為得祐助也此道度當度者當來諸佛世尊如弥勒比度不可計阿僧祇眾是故說此道度當度也截派至彼岸者現在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度不可計阿僧祇眾是故說截派至彼岸也究竟道清淨以盡生死本辯无數界佛說是得道究竟道清淨者究竟有二義一名事究竟二名定究竟事究竟者所作事

出曜經卷第十四 第七節 經名

辨必然不疑定究竟者遊戲諸定從一定起復入一定如是經歷數千萬定意欲有所感動隨意成辦是謂定究竟以此正行斷除心所念法斷諸結使令得清淨猶如塵垢衣浣令清淨此亦如是以八解脫清淨水洗浴心垢永無塵障是故說究竟道清淨也以盡生死本者人有生分必當有老死亦由生衆生流轉迴趣五道亦由神識遷轉不停是故說以盡生死本也辯才無數界者如來神德變化元方以辯才慧遊於元量無數刹土觀察衆生有利根鈍根有虛有實有修正真行者不修正真行者如來皆悉知之是故說辯才無數刹也佛說是得道者夫言世界皆有三義一者陰世二者器世三者衆生世陰世者所謂五藏陰是器世者三千大千刹土是衆生世者謂有形之類乃至四生皆名衆生世誰能分別了知此生答曰唯有如來至真乃能知耳猶如有目之士掌中觀阿摩勒果斤兩大小悉能了知如來等覺亦復如是

出曜經卷第十四 第七節 經名

觀衆生類心意根本悉能分別是說說佛說是得道也

駛派澍于海 翻水美疾滿 故為智道說可趣服甘露

駛派澍于海者有大河名曰恒伽從阿耨大泉出從牛口派新頭大河者亦從阿耨泉從師子口出婆又大河亦由阿耨大泉從馬口出私陀大河者亦從阿耨達泉從鳥口出恒伽河者梵志所事以為師範外道異學自相謂言若有學人去恒伽河百由旬外遇三稱揚恒伽名者恒伽恒伽恒伽者雖住百由旬外一切衆惡盡如脫故皮恒伽水者悉歸于海澄淨無衆穢是故說曰駛派澍于海也翻水美疾滿者以至於海晝夜不息從海復至入熾炭山從熾炭山復至雪根本山如是漸漸還至本原晝夜派澍周而復始海亦不滿派亦不停是故說翻水美疾滿也故為智說道者諸佛世尊皆名善逝至涅槃滅盡處已得至彼元有生老病死愁憂苦惱亦復元有飢寒勤苦盡離此苦故曰善逝是

出曜經卷第十四 第八節 經名

故說故為智說道也可趣服甘露者可趣至涅槃境步求甘露猶如江河駛派皆名海具成辦海業此賢聖法律亦復如是漸漸得至涅槃境界是故說可趣服甘露也

前未聞法輪轉為哀衆生於是奉事者礼之虔三有

昔佛在婆羅捺國仙人鹿野苑中河名婆梨因彼名故故名婆羅捺國仙人鹿野苑者諸有神仙得道五通學者皆遊學彼國純善之人非凡夫所住時彼國王出野遊獵值羣鹿千頭悉入網裏王布步兵圍繞一市羣鹿驚懼有失聲唐突於羣或有伏地自隱形者釋迦文佛昔為菩薩時生彼羣鹿中為衆導首告諸羣鹿汝等安意勿懷恐懼吾設方便向王求家必得濟命各令无他時鹿王即向人王下膝求哀王遙見之勅諸左右各勿舉手傷害此鹿鹿復舉聲跪向王曰今觀王意欲殺千鹿一日供厨今且盛熟肉亘久停願王哀愍日殺一鹿以供厨宇不煩王使鹿自當往詣

厨受死内供不断鹿得增多王問鹿曰汝在羣鹿中最為長大耶答曰如是最為長大王復問鹿汝審實否答曰審實王即捨鹿攝陣入城時菩薩將鹿五百調達亦將鹿五百日差一鹿詣王供厨時次調達遣鹿詣王值一鹿母懷妊數月次應供厨鹿母向王自陳哀苦次應供厨誠不敢辭今垂欲產與子分身我次應至子次未至願見差次小聽在後調達恚曰何不速往誰能代汝先死鹿母哀泣悲鳴哭呼輒就菩薩自陳啓曰懷妊日滿產日垂至願王開恕聽在後次分身適訖自當詣厨菩薩問鹿汝主聽汝自陳不答曰主不見聽菩薩聞已八九歎息慰勞彼鹿汝且自安勿懷恐懼吾今代汝以供厨宰菩薩鹿王即召千鹿懇切誠勸汝等各各勿懷懈慢亦莫侵王秋苗穀食調達聞已瞋彼鹿母汝死應至何為辭訴不時就死時菩薩尋語調達止止勿陳此言鹿母誠應次死但為愍彼胎子未應死耳吾今當代渚彼胎命菩薩所念

群鹿跪向菩薩各各自陳吾等願欲代王受死王在我存得食水草隨意自遊无所畏忌王遂意咸捨而詣厨群鹿退逐隨到王宮鹿王就厨自求供宰厨士見鹿王分明識知即往白王鹿王入厨次應供宰不審大王為可殺不王問斯語自投牀下諸目水灑扶令還坐王勅諸目速將鹿王來吾欲見之尋將至王所王問鹿曰千鹿盡耶汝何為來鹿曰王言千鹿乎乳遂成大羣日有增多无有減少復向人王說鹿根原王自墾責自怨不及吾為人王不別真偽枉殺生類乃至於斯王告大臣普令國界其有遊獵殺害鹿者當取誅戮即遣鹿王將諸羣鹿還山自安復令國內不得食鹿肉其有食鹿肉者當具其首目是立名鹿野苑也余時世尊在鹿野苑中而轉法輪是故說前未聞法輪也轉為哀衆生者最初與五人說法及與八万人及及後說四諦真如法本所未聞本所未見亦非沙門婆羅門釋梵諸天魔若魔天所能轉者是故

說轉為哀衆生也於是奉事者諸天世人所見恭敬慶闊淨利地派化教授從六天已下皆蒙濟度問曰何以故但與天人說法不與餘慶說耶答曰諸天及人得成道果越次取證衆知自在除就八關齋法除鬼神三自歸猶如畜獸佞頻闍羅鳥勤精梵行昔有三獸處在深山一者為二者獼猴三者佞頻闍羅鳥為語三獸我等三獸不相敬待各无礼節今當推讓誰應耆舊推為上首時有大樹高而且廣蔭五百車獼猴自陳吾昔食其栽為言吾食其樹獼猴言應推我為年耆為即舉獼猴負於脊上佞頻闍羅鳥復自陳曰吾昔遊雪山北食甘美果於此大便慶即生此樹吾應宿舊應在上首獼猴復負脊上從國至國從村至村齋戒自守共相敬待設得飲食推讓耆者城郭村落人民見者恠未曾有四面雲集問其原由三獸自陳昔所經歷為雖形大年幼慶小敬上二獸如子事父人民感獸各生善心鳥獸猶然况我人乎共相

出曜經卷第十四 第三十經

勸勵上下相事舉國人民孝敬者衆
自可由此孝順之義但不能越次取
證成其道果唯有天人最可恭敬是
故說於是奉事者也禮之度三有者
與敬衆生在在處處見如來形承事
禮敬却行久久乃迴心不離佛三有
者欲有色有無色有誰能度此三有
唯有佛世尊乃得度耳次有聲聞弟
子承佛威神得度三有是故說禮之
度三有也

三念可念善 三念當離惡 從念而有行
滅之為正斷

三念可念善者隨時興念食息不廢
常當念善具衆德本漸得越次受諸
果證盡生死原盡有漏成無漏是故
說三念可念善也三念當離惡者已
離惡念獲何功德答曰不為心垢所
染汗除諸結使染著亦不為彼結使
所使是故說三念當離惡也從念而
有行者有覺有觀遊戲初禪乃至第
四禪除染惡心諸不善法日進其行
終不退轉是故說從念而有行也滅
之為正斷者以斷智慧智以此滅之

出曜經卷第十四 第三十一經

云何為滅或為亂想抑制善心不隨
行三十七品覆蔽諸道果不得露現
猶如風塵卒起覆蔽日月不觀光明
龍降甘雨隨時掩塵便觀日月精光
此亦如是以賢聖甘露滅心塵垢曜
然大悟元復微睦賢聖道果皆悉露
現是故說滅之為正斷也

三觀為轉念 速獲无上道 得三除三害
无量修念持

三觀為轉念者昔佛在舍衛國祇樹
給孤獨園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我
未成佛道時興三不善念欲念惡念
害念問曰今時菩薩云何生欲念惡
念害念耶答曰菩薩行六年勤勞
從苦起退自還念昔日所更追憶本
時歌笑伎樂作倡由是便生欲想復
聞調達竊自興意欲奪宮人婢女今
時便生惡想二垢和同於中便生害
想復次菩薩從苦行起難施難施波
羅二女以蘇麻油塗菩薩身諸女天
身極自柔軟狀如天女於彼便生欲
想愛想時菩薩便作是念設彼五人
給使我不捨吾去者何由使此女以

出曜經卷第十四 第三十二經

油漆吾身今時菩薩便興惡想亦興
害想二垢和同於中便生害想今時
菩薩復生是念我今已生欲想自損
亦損他人二事俱損自損者諸善功
德盡捨而去是謂自損損人何損他人
若食他信施衣被飯食牀卧具病瘦
醫藥不能消化遂增塵勞不獲果實
衆德有闕是謂損他也取要言之二
垢和同者便生害想是時菩薩默思
二事求滅不善想以忍之力降魔等
怨永棄亂想不生惡念速成道果是
故說三觀為轉念也速獲无上道者
云何為无上道所謂无上道者答曰
志求出要无欲想无惡想是故說三
觀為轉念也速獲无上道者菩薩坐
樹王下壽三十四意成无上道所謂
无上道者出過世間天人以上三千大
千刹土踊飛蠕動之類於中最上无
有過者如彼契經所說七微為一忽
所謂微者不長不短不圓不方不高
不下無形不可觀非眼識所攝所以
然者以其微細不可見故唯有轉輪
聖王補處菩薩賢聖天眼通者乃

能見耳正使有法過此極微細者如來通達即覺即知是故說速獲无上道也得三除三寤者住于四禪入清淨定不興想著結使疾滅係意不忘進修不懈遊志三四專一除結是故說得三除三寤也無量修念持者住初禪地思惟念持或於四禪攝内外法亦有念持初禪内有不定想有覺有觀熾燃似火焚燒法體外有不定想為火所燒二禪内有不定想意愛似水外有不定想為水所漬第三禪内有不定想猶風有出入息外有不定想便為風所動第四禪中内无不定想不為外法所攝已得念護除内不定想无量者於諸初禪地无量地種所係入此三昧定者亦復如茲无量无限不可釋計阿僧祇人成就衆行是故說无量修念持也

能除三有垢 攝定用縛意 智慧禪定力 已定攝外乱

能除三有垢者從欲界至色界无色界名曰衆垢之室衆生所居處也能求巧便離三有者是謂上尊道出過

三界是故說能除三有垢也攝定用縛意者不使麁心遊迤在外恒專心意不令外色得便由其三昧難沮壞故是故說攝定用縛意也智慧禪定力者以智慧利戟无所不任斷諸結使盡其源本是故說智慧禪定力也已定攝外乱者已身入定能攝外人是故說已定攝外乱也

積善得善行 慶慶得名譽 速賢聖八品 修道甘露果

積善得善行者夫欲學道當用漸漸如初禪所行二禪所行三禪為妙三禪所行四禪為妙是故說積善得善行也慶慶得名譽者如彼量度樹契經所說忉利諸天遙觀世間某村某落某甲弟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剎除驕驕著三法衣生死已盡所作已辦梵行已立更不受胎如實知之是故說慶慶得名譽也速賢聖八品者如彼學人一起賢聖八品道滅盡泥洹无為无作是故說速賢聖八品也修道甘露果者彼修行人躬自行道欲至无上安隱之慶服食甘露元終

元始所謂甘露者滅盡泥洹是若有學人得至彼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故說修道甘露果也

出曜經利養品第十四

芭蕉以實元竹蘆實亦然 駢驢坐姪元士以貪自喪

昔佛在羅閱城竹園加蘭陀所余時有比丘名曰調達聰明廣學十二年中坐禪入定心不移易十二頭陀初不缺減起不淨觀了出入息世間第一法乃至頂法一一分別所誦佛經六万鳥載不勝後意轉轉退漸生惡念意望供養深著世利往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立須臾退坐前白佛言唯然世尊願說神足之道我聞此已當善修行使我得神足已遊至他方慶慶教化余時世尊告調達比丘曰汝今且置神足何不學四非常非常義苦義空義无我之義是時調達比丘便生此念如來所以不與我說神足義者恐有勝已取在一个如調達即捨如來往至舍利弗所白舍利弗言唯然賢者願為我說神足之

五曜經卷第七

第八分

一

道我聞此已當善修行使我得神足
已遊至他方處教化余時舍利弗
謂調達比丘曰汝今且置神足復用
學為何不修四非常非常義苦義空
義非身之義時調達比丘內自思惟
此舍利弗比丘者自稱智慧第一如
吾觀之猶如螢火比於日月吾所誦
習无與等者猶尚不解神足之道况
復舍利弗比丘豈能解乎即便捨去
至大目犍連所語目連曰吾聞族姓
子神德无量神足變化無所望願
為我說神足道我聞此已奉而修行
遊至他方處教化目連語比丘曰
止止調達何用此神足道為吾開始
行之人先學四非常苦義空義非身
之義復當精修四禪余乃得神足道
耳調達聞已即興志怒此目連者自
誇神足无與等者所以不與我說神
足道者恐神足有勝如我若得神足
彼便无有名譽是故不與我說神足
道耳調達比丘內自思惟吾今在在
處處學神足道人皆不肯教我吾自
有弟名曰阿難多聞博學眾德具足

五曜經卷第十四

第九分

一

大慈四等无所不覆明古知今三世
通達吾今當往問神足道設授我者
當善修行是時調達便至尊者阿難
所語阿難曰吾聞卿善解神足之道
可與吾說吾得神足已遊至他方處
教化是時阿難便與說神足之道
調達聞已在閑靜處專心一意以鹿
入微復從微起還至於鹿以心舉身
以身舉心身心俱合漸漸離地初如
胡麻轉如胡桃漸離於地從地至林
從林至屋從屋至空在虛空中作十
八變涌沒自由身上出大身下水
身下出大身上出水東出西沒西出
東沒四方皆余或分身无數還念為
一是時調達復作是念吾今已得神
足石壁皆過无所望吾今寧可化
作嬰孩小兒形貌端正頭上五處面
如挑華在阿闍世太子膝上或笑或
啼現嬰兒能然太子阿闍世獨知是
調達身終日翫弄无有厭足或鳴嗽
唾或擎身傳左右手中時太子阿闍
世內自思惟調達神足勝彼瞿曇沙
門能作元數變化時阿闍世日給五

五曜經卷第十四

第十分

一

百釜食隨時供養不令有乏余時眾
多比丘見阿闍世太子日給五百釜
食供給調達共相率合往至世尊所
頭面礼足白世尊言向者人間分越
見阿闍世供給調達五百釜食余時
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諸人勿興斯意
貪利調達供養所以然者調達所得
供養自陷於罪亦陷他人墮於深罪
二俱墮罪比丘當知所謂自陷罪者
猶如彼芭蕉樹愚人求實不能剋獲
竹蘆亦復如是驢驅懷妊二命俱喪
夫士貪貨後自喪亡調達比丘亦復
如是貪著利養由此利養自致喪亡
佛告比丘今當為汝說辟智者以辟
喻自解昔有群鷲遊在深山各各呼
乳鷲告其鷲曰汝若學飛玄在虛空
見地如膝慎勿上過所以然者上有
隨藍風傷害於汝頭腦支節各在異
處時鷲兒不隨父母教誠飛越過量
為風所吹喪命支節異處汝等比丘
勿興斯意調達比丘如是受殃近在
不遠比丘復當知之猶如群龜告語
諸子汝等自護莫至某處彼有獵者

脩獲汝身分為五分時諸龜子不隨其教便至其處共相娛樂便為獵者所獲或有女隱還得歸者龜問其子汝等為從何來不至彼處乎子報父母我等相將至彼處觀不見獵者唯覩長綫而退我後龜語其子此綫逐汝後者由來久矣非適今也汝先祖父母皆由此綫而致喪亡諸比丘當知猶如野狐晝夜伺求大便畜獸糞除已自食訖復自於此大便而去調達比丘貪致供養亦復如是已自陷罪復陷他人諸比丘莫貪著供養如彼調達比丘復引喻來昔大月支國風俗常儀要當酥煎麥食時宮馬駒謂其母曰我等與王致力不計遠近皆赴其命然食以草芻飲以潦水馬告其子汝等慎勿與此意羨然酥煎麥耶如是不久自當現驗時逼節會新歲垂至家家縛猪投於淺湯舉聲號喚馬母告子汝等頗憶酥煎麥不乎欲知證驗可往觀之諸馬駒等知之審然方知前僣為不及也雖復食草時復遇麥讓而不食時諸比丘

自世尊曰調達為人其德六何乃能致斯供養佛告比丘汝等莫興意貪著利養如是不久自當見調達現驗之事今時世尊觀察此義為後世眾生亦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今時世尊處在大眾而說斯偈

出曜經卷第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勅彫造

出曜經卷第十五

魏書京州沙門竺佛念譯

利養品下

芭蕉以實死竹蘆實亦然 駢驅坐姪死士以貪自喪

芭蕉以實死者皮皮相累葉葉相連欲求其實終不可得彼樹常宜根生一芽樹便輒死竹蘆實亦是故說芭蕉以實死竹蘆實亦然也士以貪自喪者所謂士者勇猛大將能却外敵內奸不起如此之比乃名大將然彼大將思慮不出眾人之表貪入深陣不能自出於中自喪或復有人內實怯弱外現勇悍設遭戰鬪之日見敵便懼賞賜之際思在上首調達比丘亦復如是受人信施日散五百金食白穉勇悍能與結使眾敵共戰反招禍患是故說士以貪自喪也駢驅坐姪死者猶如駢驅欲深固情交通自致其禍既自喪身復煞其子不能自安安能安人調達比丘由此利養身壞命終入阿鼻地獄所謂自陷於

出經卷第十五 第三張

罪云何亦陷他人使阿闍世太子所施財貨不可稱計然不致果報不獲其福是謂亦陷他人二罪交集故致喪身是故說驢坐姪死

如是貪无利當知從癡生愚為此害賢首領分在地

如是貪无利者調達比丘學致神足為已招禍設不得神足者其罪蓋不足言既貪利養不至究竟是故說如是貪无利也當知從癡生者皆是凡夫人志不堅固或從正入邪不自覺知設得信施快自喜慶不慮後緣當受其報是故說當知從癡生也愚為此害賢者諸善之法皆是賢人所習非是愚者所學是故說愚為此害賢也首領分乎地者謂調達比丘通出入息起不淨想乃至頂法亦復如是以其神通貪著利養自陷乎罪是故說首領分乎地

愚人貪利養求望名譽稱在家自興嫉常求他供養

愚人貪利養者不能明鑒善法內自興嫉外望供養欲使四部眾隨時致

出經卷第十五 第三張

敬是故說愚人貪利養求望名譽稱者晝夜伺捕國王大臣一億居士荷豪力勢貪求名稱觀察前意隨形應適趣欲悅彼以獲利養或時在眾虛談万端欲現已智獨望尊貴餘者屢卑內懷憐望未被飯食牀卧具病瘦醫藥餘者不得利養調達比丘所誦經典六万為載不勝十二年中恒處巖巖空閑山間持戒牢固如護吉祥瓶以其貪著利養故所造功德盡為恚火所燒是故說求望名譽稱也在家自興嫉者或有在家居士家累自隨每興忌妬吾今不欲見持行清淨之人設有梵行清淨人來至我家者不經日夜暫息便進各還本居復重生念設欲住者恒乏利養是故說在家自興嫉也常求他供養者彼習行人復作是念我今名在道捨行出入表當令蛸飛有形之類日來供養求服飲食牀卧具病瘦醫藥使令餘者不得其養設見餘人興致利養者橫生妬嫉如失寶藏是故說常求他供養也勿荷此養為家捨罪此非至意

出經卷第十五 第三張

用用何益勿荷此養者彼執行之人勇猛精進少欲知足志趣牢固常樂閑靜思惟惡露不淨之觀其間思惟善念夫人處世貪著利養者自增憍情漸墜辜罪是故說勿荷此養也為家捨罪者或在國王長者一億居士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不令諸人知我在其處家論說神德戒行俗具是故說為家捨罪也此非至意者捐棄惡緣脩无量定設遭遇惡違本誓願所行事業不自為已是故說此非意至也用用何益者亦復自隱不令人知我持戒精進修阿練行一坐一起復不使知漏盡意解勇猛強記辯才捷疾智慧无量不欲聞人稱譽已德是故說用用何益也

愚為愚計想欲慢日用增異哉夫利養泥洹趣不同

愚為愚計想者愚人計想念念興惡但求他養已行不均在眾人中獨尊獨貴興致札敬願令餘者卑賤是故說愚為愚計想也欲慢日用增者夫

中直之人默惠利養戒閑施惠衆德具足解脫知見無觀不入功德已具堪任受養福度前人已能消化復能濟彼是謂續如來種紹繼賢聖是故說欲憐日用增也異哉夫利養者非法之義興利養者日損日減非至要處捨正就危者當知非賢聖道教是故說異哉夫利養也返還趣不同者至返還終其道不同先學俗中妙法次習賢聖道法以次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是故說返還趣不同也

能諦知是者比丘真佛子不樂著利養閑居却亂意

能諦知是者彼修行人知人利養至為難消身有瑕隙受彼重施猶彼朽車輪軸不牢載以重載必壞敗車定矣不疑此亦如是以無戒身受人恩施必自墜墮惡趣是故說能諦知是也比丘真佛子者過去諸佛弟子翼從成就此德當來諸佛世尊弟子亦當成就此德去何名為佛弟子耶答曰四也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

如斯四部弟子一向承佛教誡正使外邪衆惡化作若干形像來試四種弟子者終不能得其便也所以然者以其真實諦故凡夫下劣不得稱焉弟子者何答曰所以不稱者以彼人心猶豫不定故或時承受佛教或時著外道異學如斯之類不得稱為佛弟子此賢聖弟子信根牢固一向承受佛教敬奉三寶此乃得名佛弟子也或有說者於如來所得無疑信根是故說比丘真佛子也不樂貪利養者何以故皆由如來言無二故如佛契經所說告諸比丘利養甜美內人惡趣不得至道能離此者可成果證問曰已得阿羅漢果有何不具而復修道答曰根門未具分別故於退轉法當求方便至不退根不退根人當求方便進至念法人所念法人復當求方便至護法人所護法人當求方便至定住根人所定住根人當求方便至無尋根人所如是漸進功德之業猶如不動牢固之行自致元願无想空定是故說不樂貪利養也閑

居却亂意者常當五閑淨法一為喜喜已所得二為安安止衆生三為自守守行不失四為念念定不乱五為待待善去惡所謂欲界者衆亂之原善求巧便勤求解脫願不生欲界是故說閑居却亂意也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不知計數 衣被飲食

夫欲安命者安命有二事一為身命二智慧命有身命則有慧命設无身命何有慧命如是行人常當自護將有慧命是故說夫欲安命也息心自省者云何息心而自省已所謂省己者戒聞施惠是為妙法若在第一義便逮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是故說息心自省也不知計數者昔有一比丘往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叉手白佛言唯然世尊聽諸比丘露其形體人間遊化與世殊異豈不快耶佛告比丘咄愚所白不入聖律違於道教係形露體者外道異學且軋子法非我賢聖法律所應之行設當我衆係形遊世者與彼畜

出曜經卷第十五 第八分 殿 一

默有何差別則不知尊卑貴賤父母
宗親復有異比丘往至世尊所白佛
言唯然大聖聽諸比丘著纖屨衣佛
告比丘斯是外道異學所服衣被非
我賢聖法律所容受也愚人當知
著纖屨衣者有五瑕穢云何為五一
為臭穢二為難近三為饒虱四為饒
蟻五為熱時佐熱寒時佐寒夫為道
士披僧伽梨者過去諸佛賢聖標式
是故說不知計數也衣服飲食者已
說僧伽梨復說衣被飲食耶報曰所
謂衣被者溫洹僧侶支安陀衛鬱
多羅僧所謂飲者甘蔗漿黑石蜜漿
蒲桃漿石蜜漿所謂食者食卒有五
糗粟麴麥麴麥頭麴正根本食者糗
米為首種種飲食者惡生畏王請一
比丘勅太官與比丘精細飲食令如
吾食比丘食已辭王出外王問比丘飲
食訖耶答曰已訖王意自念比丘所
食必當廣惡觀色不悅必然不疑重
請明日更食比丘辭還精舍明日更
來王躬自斟酌若干甘饌食彼比丘
已問比丘曰云何道士食為甘美耶

出曜經卷第十五 第九分 殿 一

比丘答曰如食所食王內興志吾躬
自具食道士故言如食所食王復重
請比丘明日更食以苦酒煮酸豆食
之食已問曰云何道士食為甘美耶
答曰如食所食王問道士食好飲食
亦言如食所食得斯惡食亦言如食
所食將有何故願聞其意比丘答曰
如箸瞻蔔華 出油用膏車 臭脂膏致速
豈貴好以醜 百味食續命 支那得行道
苦酒酸豆食 全命何假彼
時王聞已內自慙愧無顏仰瞻我之所
為極為可恥乃與惡意觸饒賢聖猶
如愚人不願慮便自與意忤須弥
山不損於彼而自傷手以小升斗欲
量海水我今所行其猶如此自以福
狹小意量度賢聖王復思惟夫修行
人不自為已但欲支命得修行道亦
復不望現身受報今身施好後獲好
報施穢得穢如影隨形是以智者當
清淨施莫懷妄想是故說衣被飲
食也
不自望利 不諂於人不依他活
守已法行

出曜經卷第十五 第十分 殿 一

不自望利者昔諸比丘初學曰淺貧
者乞求所在分趣得食皆惡麤弊不
甘所遊乞處正使得食或遲或疾意
轉欲退不堪習行內懷憂感漸興權
詐轉習世法不復論誡經律阿毘
曇世尊告曰汝等比丘當觀宿緣皆
有果報猶如尸婆羅比丘阿那律比
丘功德滿足不求自至餘雖有福不
相為辭能知宿緣有高下者不當興
意起憎嫉心是故說不自望利也不
諂於人者行當專一身心相應外現
愚惑內智勇猛心念口發无所差違
奸偽邪意常當遠離昔罽賓國拘
秀鄰羅村時有一人好事諂偽奸者
彼有塔寺名婆羅那有一比丘恒給
眾僧清淨水此比丘皆欲現權詐伴如
斯究集聚阿練比丘皆著百補約衣
其色若干往至彼村與主人相見相
問訊訖各一面坐其人悲泣五體投
地謂諸道士為從何來而至貧家為
從蓮華池來為從他方世界為從神
仙山來意甚愛敬即請諸比丘願明
日於貧家食諸比丘報曰吾等所以

來者正為君一人耳今以相造豈得受餘人請耶雖余欲求度人之首良祐福田者斯有今許人元有過者即入家內勅諸僕使速耕種種甘饌飲食有諸神人道士來造我家吾欲食之時諸比丘報語主人賢士竟為知不我等涉學積有年歲經行進止常有法則六時行道不與常同意欲經行清旦至暮暮達平曉日出則食不違典律彼眾中上坐入語檀越吾一人者名曰一坐一食飯食諸饌及以菓蔬一時賣來吾當呪願檀越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轉具種種諸饌飲食投於鉢中別上果蔬前受呪願復以酥餅蜜和麩別貢上座望道士食已鉢中遺吾得食之必獲其福比丘受食呪願已訖問檀越曰頗有甘漿美飲不檀越報曰如貧家中漿有穀種補桃甘蔗石蜜諸漿種種皆有

不審尊者上座為須何漿道人報曰向所論漿生來不飲初不歷口吾所問漿淨清重甘儲在積年味不變者吾乃飲耳檀越問曰甚怪所以咄咄禍災乃置此憂吾生斯念謂諸道士皆獲六通羅漢清徹今觀其蹤正是大賊檀越尋語道人自少以來酒不過口豈敢以酒施於道人道人即以善勒裏錢語檀越曰家若無酒可持此錢為我沽來檀越聞已以手掩耳咄咄甚為可怪何意道士持生業自隨此諸人等皆是賴報道士有何道心即語道人別更使人吾非汝僕使乃令吾沽酒室賴報道人吾先不語墮汝欺中我今終不為汝所誑比丘報曰止止檀越勿興斯謗吾等所以來者欲覺寤卿一人耳汝前後以來費耗財寶施不值主檀越若下意者聽我說譬喻報曰大佳願欲聞之可善聽之猶如善射之士百步射毛時時乃中或高或下或左或右不中其的若以地為的而取射者高下東西南北所射皆著終不失地今此大衆亦復如是不選擇施者必值真人若選擇施者時時乃值多有空出費而不益大衆之中四果倍足四雙八輩十二賢士皆悉具有欲取珍寶

當詣大海至須彌寶山欲求賢人得道羅漢者當詣大衆極越明聽更說一辭開意受持明者以譬喻自解昔此貴邦有一僑士適南天竺同伴一人與彼奢婆羅呪術家女人交通其人發意欲還歸家轉化為驢不能得歸同伴語曰我等積年離家吉凶災變永无消息汝意云何為欲歸不設欲去者可時莊嚴其人報曰吾无遠慮適值惡緣與呪術女人交通意適欲歸便化為驢神識倒錯天地洞然為一不知東西南北以是故不能得歸同伴報曰汝何愚惑乃至如此此南山頂有草名遠羅波羅其有人被呪術鎮壓者食彼藥草即還服形其人報曰不識此草知當如何同伴語曰汝以次取草自當遇之其人隨語如彼教誡設成為驢即詣南山以次噉草還服人形採取奇珍異寶得與同伴安隱歸家檀越當知此亦如是愚惑之人一向直信施求羅漢得道者何曰可果所在推覓終不可值欲求真人羅漢者當從大衆索之以次供養必

出曜經卷第十五 第十四品 敬

值賢聖獲果不疑。檀越復當明聽。昔佛在世。大愛道瞿曇。親佛夷母。以金縷織成衣。奉獻如來。佛告大愛道。夫欲施者。當詣大衆。何為獨向我耶。吾亦是大衆之一數。亦有微分。可持此金縷織成衣。往施聖衆。如來三界特尊。猶尚不能偏受信施。辭讓聖衆。不自專已。檀越頗聞此界南城内。婆羅鄉寺主。給施衆僧水者。不乎檀越報曰。久聞消息。生年已來。不覩其形。今方乃知賢聖之人。比丘答曰。前後已來。對偽虛詐。誑惑萬端。侵欺檀越。如我此者。非徒一人。自今已始。若欲設福。當詣大衆。所求果報。如願。剋獲時。彼此丘即說頌曰。

毒蛇擎持頸。被服虎斑文。行如鶴伺魚。聞塞寂无聲。内无四等心。欺詐於主人。是故離論諂。以真練精神。如來廣普教。三界廓然明。所以致利養。由有賢聖道。施者忘慳貪。盡心事三寶。是以離欺詐。以法成其性。

介時檀越即從坐起。五體投地。敬禮聖衆。願受懺悔。今蒙潤澤。昔所未聞。

出曜經卷第十五 第十五品 敬

雖言父母尊長。猶不能導引。其要遭榮聖恩。永除心垢。自今已始。設當惠施。不問多少。盡當詣衆。不敢自專。今重自歸願。諸賢聖。盡為我師。當以四事供養。衣被飯食。牀卧具。病瘦醫藥。是故說不諂於人。也不佞他活者。昔調達比丘。將五百比丘。受王重養。供給什物。隨時瞻視。不失其意。此五百人。皆仰調達。得致利養。自元功德。不足為貴。要當已身。備具衆法。自致供養。乃可為貴。是故說不佞他活也。守已法行者。法者諸善之法。恒念備具。不於餘人。受教授。沙門白衣。以已內教授。息心令常精勤。不失法度。恒隨正法。不墮邪部。是故說守已法行也。自得。不恃。不從他望。望彼比丘。不至正定。自得。不恃者。夫人執德而不見其德。為而不見。其為自。不恃德。於彼无德。調達門徒。已實无德。虛受信施。皆與願求。獨尊无等。是故說自得。不恃也。不從他望者。調達弟子。各立限制。不得共相誹謗。稱嘆名譽。一人不說。逐出衆外。正說无德。強說有德。是

出曜經卷第十五 第十六品 敬

故世尊告諸比丘。各自守慎。莫虛稱功德。行不合已。則致其殃。不致究竟。是故說不從他望也。望彼比丘。不至正定者。意常僥倖。有所希望。心意不專。不履正行。於中終不能得出。受定意。夫人入定要。當專意。元他異念。是故說曰。望彼比丘。不至正定也。夫欲安命。息心自省。如鼠藏穴。潛隱習教。

夫欲安命者。所謂安命者。衆善普集。闢揚幽玄。以為善命。非但未服飲食而已。是故說曰。夫欲安命也。息心自省者。戒聞惠施。智慧解脫。解脫見慧。而自瓔珞。是故說曰。沙門自省也。如鼠藏穴者。夫穴處之重。深則牢固。无所畏懼。不為惡人。樂至。耳見侵害。不為暴火。溢水。所見燒溺。是故說曰。如鼠藏穴。潛隱習教者。盡具沙門內禁之法。潛居隱處。心意遊寂。節食知足。人若非人。不得其便。是故說潛隱習教也。夫欲安命。息心自省。趣得知足。念修一法。

夫欲安命者。夫人所以周流四海。起

越嶮難遂增艱苦无毫釐之善是故
說曰夫欲安命也息心自省者食知
止足不廣慙慙欲得衣被飯食牀
卧具終无榮莫是故說曰趣得知足
也念修一法者云何為一法所謂一法
者於諸善法而悲知足是故說曰念
修一法也

約利約可 奉戒思惟 為慧所攝
清潔勿殆

約利約可者謹慎其行不為流耶所
屈設得利養先勸施大衆然後自受
當為四部弟子比丘比丘居優婆塞
優婆夷或為國王大臣一億居士豪
富長者日夜咨受恒以推讓為先然
後自表是故說曰約利約可也奉戒
思惟者專意奉戒毫釐不犯出入
行來不失威儀持心修戒如經火難
是故說曰奉戒思惟為慧所攝者諸
有智人志崇高顯耻不上及見有執
行之人共相扶佐成就其行便共稱
歎譽其名德是故說曰為慧所攝也
清潔勿殆者晝夜精勤坐卧經行不
失本業清且至暮暮經達曉思惟止

出曜經卷第十五 第十八段
觀食息不廢是故說曰清潔勿殆也
比丘三達 解脫无漏 索知妙識
智者憶念

比丘三達者利根高德无疑解脫素
八除入是謂一明亦名一達諸漏已
盡是謂二明得諸神通是謂三明復
有說者諸漏永盡是謂一明知所從
生是謂二明自識宿命是謂三明是
故說曰比丘三達也解脫无漏者彼
執行人已去老死死有四義一為結
使死二為陰死三為至竟死四為自
在天死是謂四死三達比丘永降二
魔云何降二魔一者結使魔二者天
魔是故說解脫无漏也索知妙識者
已身智慧廣普无崖然不與人間周
旋不與知識往反唯有智者乃能分
別是故說索知妙識也智者憶念者
為諸梵行所見愛敬知其神力信得
自在无所罣碍是故說智者憶念也
其於飲食 從人得利 而有惡法
從供養嫉

其於飲食從人得利者皆由前身好
喜惠施顏貌端正面如桃李華生豪族

家饒財多寶先笑後言和顏悅色神
識了朗聰明智慧高才博學无事不
知所至到處增益法事是故說其於
飲食從人得利也而有惡法從供養
嫉者或有學人展轉相承而得供養
互相法則從一人得養後人効之復
來供養亦不能分別智慧深淺道德
多少有智慧人反更輕慢巧詐虛名
反更恭奉以真為偽以偽為真轉相
是非共與誹謗我智慧才技出過於
人汝所知淺各伺其便枉煞良善死
者无限今諸智人隱而不出愚惑惡
人在世縱逸是故說而有惡法從供
養嫉也

多集知識 強服法衣 但望飲食
牀卧之具

多集知識強服法衣者或巧偽之人
著補納衣外陽下密內共同情人間
同處安行法步自不離前是故說多
集知識強服法衣也但望飲食牀卧
具者其有清信士女出達見者皆興
恭敬善心生焉當見之際如華開敷
見日鮮明心意哀愍不能去雖然彼

出曜經卷第十五 第三十張 經

人雖被納衣心如豺狼如狸伺鼠无戒受施不惟道德欺惑世人不以經戒衆生奔趣如柱崩頽猶渴須飲保者得衣心意敬待立望其福謂為良祐福田不復是過是故說但望飲食牀卧具也

當知是過 養為大畏 竄取無憂 比丘釋意

當知是過養為大畏者利養為病入骨徹髓死墮惡趣必然不疑多諸恐畏終已無安若處人間多諸危害欲自防護復无善助住則畏死去則畏賊是故說當知是過養為大畏也竄取无憂比丘釋意者或有族姓男女執信牢固指捨妻息出家學道剷除驕驕著三法衣到時持鉢廣福衆生得食麁細咒願施家緣是蒙祐盡得度脫然少於知識不廣周旋捷疾辯才應適无方復為天龍鬼神八部之衆所見尊待來聽正法受三自歸无數鬼神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是故說竄取无憂比丘釋意也

非食命不濟 孰能不揣食 夫立食為先

出曜經卷第十五 第三十張 經

知是不宜嫉

非食命不濟者一切衆生有形之類依食得全其命或有貪著飲食以其貪故傷害衆生數千萬衆復有衆生心无慳怯於諸飲食不夫慙慙所以然者皆由起八大人念飲食知足取支形命是故說非食命不濟也孰能不揣食者人得飲食便有出入息神識得定進趣行道雖有四食揣食為先進趣行來皆能成辦是故說孰能不揣食也夫立食為先者彼修行人意常觀食食從何來為從何去二分別由食成果是故說夫立食為先也知是不宜嫉者或有行人深山隱處獨樂閑靜驕驕戴一獨无伴侶各住隻居亦无徒衆所以不樂食在世者見識知微防慮未然患出於對水溢於原設无對者則我无患是以聖人教人閑居不虞懷閑則无復有憎嫉之想是故說知是不宜嫉也

嫉先創已 而後創人 擊人得擊 是不得除

嫉先創已者猶如有人没在汙泥不

出曜經卷第十五 第三十張 經

能得濟拔彼厄難已不能度安能度人當求方便免濟其厄是故說嫉先創已也而後創人者已既得度復求方便濟彼未度是故說而後創人也擊人得擊者皆由人心未去是非此現法報猶仰嚙虛空還下著面不能計彼音響寂靜无形為人所罵但有音聲吾耳往聽了无形質何為空寂法中橫生喜怒愚人无慮自生識想于相是非遂致喪亡是故說擊人得擊也是不得除愚人執意至死不改設遇利養計為己有於中生嫉不能廣及是故說是不得除也

出曜經卷第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彫造

出曜經卷第十六

殿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忿怒品第十五

不怒而與怒 不違而行惡 彼受其苦痛
今世亦後世

昔佛在拘舍弥瞿師園中。今時彼村衆多比丘好喜聞諍惡眼相視共相毀辱。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止止。比丘勿共聞諍。所以然者。比丘當知。怨不息。怨忍乃息。怨是如來正法。何以故。過去久遠無數世時。迦尸國王名梵摩達。拘薩羅王名曰長壽。時梵摩達王即集四兵爲兵馬步兵兵車兵攻伐長壽王土界。時長壽王聞外境有軍馬至。復集四兵爲兵馬步兵兵車兵出往迎逆與共戰鬪。生擒梵摩達身。摧破大衆。語梵摩達曰。救汝生命。歸汝本國。自今以去。更莫叛逆。時梵摩達得還本國。未經幾時。復集四種兵爲兵馬步兵兵車兵往詣攻拘薩羅國。求共鬪戰。長壽王內自思惟。吾先與共戰鬪。擒獲已身。

出曜經卷第十六 第三段 殿

摧破大衆。不能自改。既往之失。今復來戰。侵我土境。長壽王輕將數騎往與共戰。爲梵摩達所破。輕走得脫。及將第一夫人侍。目有一隱處。深山无人之處。藏形滅跡。恐有知者。時長壽王復重思惟。吾居深山。无方自存。當習詩頌歌詠。遊處人間。乞巧自存。如其所念。即習歌頌。兼學彈琴鼓瑟。音響源利。與琴相入。在在處處。以得自存。時梵摩達王第一大目出梵志。種聞此國界。寒儉乞士夫婦二人遊在人間。彈琴鼓瑟。乞巧自存。即遣人喚欲聽音樂。乞者到家共相慰勞。即設音樂。大目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告乞人。汝等夫婦二人。孤窮保露。恒乏衣食。可住我家。教習後生。當供給不令乏短。時彼乞士第一夫人垂垂欲產。內生此心。語其夫曰。我向生念。願得四種兵衆。圍我數市。得好幃帳。而覆其中。洗利刀汁。欲得飲之。君能辦不。夫報其妻。我等二人。爲梵摩達所壞。亡失國土。卽得辦此四種兵衆。及好幃帳。洗利刀汁。其妻語夫。設

出曜經卷第十六 第三段 殿

不辦者。正令取死。復用活爲。今時大目即喚乞士在前。作樂聲與琴合。琴與聲合。或時琴與聲違。聲與琴違。大目問曰。觀卿作樂。而有不悅。身有患耶。心有所念乎。乞士報曰。身无苦患。唯心有所念耳。問曰。汝何所念。可說情故。答曰。我所將妻懷妊。日滿垂產。在近。欲生。此念欲得四種兵衆。圍繞數市。寢好幃帳。洗利刀汁。而欲飲之。得便存活。不得便死。當當余者。我用活爲。大目報語。卿且自寧。勿懷憂慮。當設權計。辦四種兵。卽如其語。辦四種兵。圍繞數市。寢好幃帳。洗利刀汁。卽生男兒。顏貌殊特。有豪貴相。大臣見已。跽向夫人。三自稱善。舉聲說曰。拘薩羅國復生聖主。你嗣王位。自今熾盛。告已兵衆。莫傳此語。及使彰露。當誅戮之時。梵摩達竊聞。長壽彈琴鼓瑟。人間乞求。卽遣人捕得。閉在牢獄。長生太子。漸長成人。詣諸大臣。豪貴長者。自訴求願。口出斯言。願諸賢士。行檀布施。分德立善。設有毫髮福者。盡施長壽王。早得解脫。畢此苦原。

出曜經卷第十六 第四品 殿 畢

梵摩達王竊復聞知長壽太子長生者遊在人間與父乞恩勸人修善願及父身早免苦難梵摩達王頃憲與威即出長壽王詣於都市長生後執利劍高聲曰父我堪此間脫父危難長壽王報曰止止童子夫人立行亦莫見短亦莫見長傍人聞之謂為長壽王知死逼近狂有所說長壽報傍人曰其中智者童子乃當識吾往言耳即於市上新為七段長生太子見已身中沸血遍滿身中腹患內感不敢顯外復詣諸大臣所求哀請恩我父无過橫為貴主所殺形尸暴露捐在都市无人殯藏收拾形骸願諸賢士與我收拾起七倫婆華香供養如世常法即如其語收拾供養起七倫婆長生太子內自思惟梵摩達王暴虐无道侵我境土奪我民衆復取父王都市斬殺我宜逃走出此國界捕得我者不免此患即將夫人出國逃走到他方土復習琴瑟歌聲調和在在處處乞丐自存漸漸以次還入本國梵摩達王聞有乞士將母自隨彈

出曜經卷第十六 第五品 殿

琴鼓瑟家家乞索音響清和見莫不歡即遣人喚將入深宮晝夜聽樂乃無厭足形命相委如同產子時梵摩達出外遊獵長生太子御車遊獵恒導險難无人之處不按正路不附兵衆太子自念昔破我國劫奪我民枉殺我父今不報怨何日可果復御獨車轉入深山時梵摩達疲頓欲得懈息即告御者可於此頻吾今疲極欲小止息即如其言住車止息王告御者汝坐吾欲枕汝膝上王即枕而眠長生太子內自思惟口發斯語此梵摩達王暴虐无道侵我境土奪我人民枉殺我父思欲報怨正是今日若不殺者何日可果時長生太子即拔利劍俟王頸項退復追念昔我父王臨終時教誡我曰童子當知夫人立行宜唯貴信義違父遺意者則非孝子又勅我曰汝莫見短亦莫見長設當殺此王者違我父教即還內劍息恚不興時梵摩達王於夢中驚忽然覺寤身體流汗衣毛皆豎長生太子問其王曰向如安眠何為驚寤王告御者

出曜經卷第十六 第六品 殿

汝欲知不我向安眠夢見長壽王兒長生右手執劍左持吾鬚以刀俟我項曰吾欲報怨汝知不乎即於夢中復重悔責昔我父王臨欲終時慈愍教勅夫欲勝怨唯當以忍以是之故於夢驚覺御者曰王還安眠勿復驚懼王欲知不長壽王子長生者我身是也昔我父王以法治化不枉人民王自暴虐侵我境土奪我人民枉殺我父思欲報怨於此深山正得王便今不報怨何日可果向實拔劍俟王頸退復追念父王教誡童子當知夫人立行唯貴信義慎莫念惡惡加人形終不得解設我違父遺意者則非孝子欲崇父教誡故即便內劍耳今原前慙不錄其罪欲還將王早歸國界得至彼已任主刑斬即共載車還本宮殿普集大臣而告之曰卿等去問設見長壽王太子者卿等如何其中或有說者設當見者先截手足却取款之復有說者當生剝其皮余乃却復復有說者當以火炭箭射之異口論旨不可稱計時梵摩達王告諸群

臣長壽王太子者今此人是卿等勿與惡意生欵害心於此太子所以然者我由此人得存命根今時梵摩達王即沐浴長生太子著王者服頭戴天冠妻以一女還立為拘薩國王佛告比丘古昔諸王揄意自守修忍如地規怨如赤子不造怨憊況汝等諸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剷除疑駭著三法衣不能行忍手相是非以小致大共相毀辱為是宜不於彼衆中聞訟比丘前白佛言唯願世尊變屈威神至彼比丘衆中乃當知曲直耳彼人自恣罵詈不慮禁法我等有何不如能嘿然忍之今時世尊觀彼比丘不受其教即騰上虛空還本精舍復集聖衆說斯頌曰
不怒不興怒不造而行惡彼受其苦痛
今世亦後世
無過而強生過者今世後世而受其痛
先自漏罪 然後害人 彼此興害
如鳥踏網
先自漏罪者或有衆生心識倒錯數與惡念不能禁制是故說先自漏罪

也然後害人者夫人興惡結嫌積久常求方便思惟計數然後乃得發惡於外已生惡念不得思惟道德是故說然後害人也彼此立興惡者復以得報之多結怨讎禍患流溢實无過咎怨者何望
是故說彼此興害也如鳥墮網者昔有鷹王搏掠群鳥獲得一鳥名伽頻闍路高飛遠翔詣高山頂時伽頻闍路並說斯言是我身過當復告誰設我恒守本業舊居者則不為汝所擒鷹王問曰本業舊居在何所乎雀報鷹曰高山絕岸深澗石聚則我舊墟若在彼者終不為汝所擒鷹告雀曰今且放汝聽歸本居觀吾力勢為能獲汝身不時鳥雀得歸住兩石間遙語鷹王汝設可者斲下共戰鷹王聞已悲怒熾威鼓翼奮勢從空中下欲搏撮之鳥入石間鷹為摧翅翻於此命終是故說如鳥墮網羅也
害人得害 行怨得怨 罵人得罵 擊人得擊

害人得害者衆生處世志趣不同已身行惡自然不祐舉手打人仍更自害是故說害人得害也行怨得怨者復有暴惡衆生晝夜念惡常伺人短心常思惟某村某家劫奪我牛強取我財殺我知親侵我田業要當伺捕方便報其重怨思惟技計不去心懷設復出家道心未固學日既淺內心思惟某甲比丘曾共止住取我坐具鐵筒鑰母沙門六物至今不還但思惟諸物不念修道不知後報率至為身招禍是故說行怨得怨也罵人得罵者若有罵詈反得其辱不自觀省皆由愚惑緣致斯罵不知受報亦復不久修行人所修彼行人者分別前人計罵盡寂了无形質若人罵我知之為空吾耳往聽患无所有彼虐我寂誰有罵者是故我今忍而不起夫入罵詈法自有極四大為形不久居世快意斯須不知久久涉苦无量是故說罵人得罵也擊人得擊者夫人相嫉毀人善行性无常則喜怒无恒或有愚人不遇師訓既不廣學志性

出曜經卷第十六

第十法毀譽

聞訖結怨在心終已不解如斯之人不當與坐起言語飲食歡騰人欲之造見則不吉成事傾敗不果本願是故說擊人得擊也

斯何沙門 不知正法 壽既短促復結怨為

斯何沙門者夫言沙門者履行清虛離世八業志崇清淨乃謂沙門如今卿等沙門荷珮法服不能禪寂六情閉塞五欲世間榮寵心求淖著設遭毀辱悔欲就俗夫為沙門若遭榮寵不以增歡設遇毀辱不以加戚今乃名為沙門是故說斯何沙門也不知正法者是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雖出家學種姓若干意行不同或畏王法而出家者或避重役而共出家如斯之心不可親近已能出家當修正業六時行道晝夜不廢復當思惟福度眾生設欲飲食意願一切不獨為已汝等諸人雖言為道行與願違過去賢聖所以教人法衣表識者欲令除內穢垢卿等穢人假被法服汙染真形壞敗表識是故說不知正法也壽

出曜經卷第十六

第十一法毀譽

既短促者佛告比丘生處五濁難云百年計消其半命多危險受四大身如地墊聚一增百病共相危害害宗少苦多憂患萬端苦痛難量不能端意思惟以求真道方便興起憐嫉履凡夫行是故說壽既短促也復結怨為者人身難得佛世難值像法難遇雖得為人不能練精進行憚燕役神方更隨時進趣與世同流又不廣顯三寶訓悟後學三塗八難何日當空是故說復結怨為也

人相謗毀自古至今既毀多言又毀訥詞亦毀中和世元不毀昔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介時調達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須臾前自佛言我觀如來顏色變易諸根純熟年過少壯垂朽老邁唯願世尊自閑靜室禪定自娛四部之眾願見付授我當教誡如昔尊元異隨時供養四事不之介時世尊告調達曰咄愚所答不慮後殃舍利弗目連比丘由尚不付授眾僧況汝軟懦癡惡之人可付授聖眾耶余時

出曜經卷第十六

第十二法毀譽

調達內興妬嫉聞世尊語已倍生忿怒如來今日讚歎舍利弗目連比丘而更輕賤小弟要當求便喪滅師徒使此國界眾生不覩其形不聞其聲是時調達比丘即從坐起禮足退歸在在處處巧言偽辭誑惑於俗勸誘世人得數十人在在處處共相勸勉取要言之今時世尊與无央數大眾圍遶而為說法今時調達告已弟子曰汝等莫聽瞿曇所說所以然者所說不隨正法吾有一深經好義當以相教恒求方便欲壞亂如來聖眾今時世尊告調達曰止止調達慎勿興意壞亂聖眾後倍受報其痛難忍今時調達執意牢固不改其行今時世尊知彼意正終不可迴便以宿命通觀過去无數阿僧祇世因緣宿對所經歷事是時調達將五百弟子如來自觀為菩薩身復將五百弟子俱遊寶積山側菩薩門徒寬仁柔和教以正法修持禁戒出入進止不越其序調達眾者已行不均門徒弟子盡法師則出言鹿麋語輒興惠與弟子論如怨

聞訟弟子厭患不堪侍從盡捨調達往就菩薩菩薩得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並自稱說吾有千弟子衆德具足與世殊絕誰能及者調達得是極興惠怒即發誓願此人今日誘我弟子壞我門徒正使此人後成无上等正覺時我當壞彼徒衆如今无異如來觀知調達比丘必壞聖衆定无有疑如來即從坐起捨衆而去何以故有五事不得壞亂衆僧一者如來目前不得壞亂衆僧如來威神不捨本誓故二者如來殷渥逗後不得壞亂衆僧設有人言我今成佛逮取正覺當以此問之釋迦文佛在時汝為所在三者未曾有惡時不得壞亂衆僧四者比丘不競利養不得壞亂衆僧五者智慧神足弟子和合不得壞亂衆僧諸佛世尊常法神足智慧弟子一日之中聖衆終不空缺如來以宿命智觀必知調達當壞亂衆僧如來即捨而去調達在後與衆說法若有衆生事我為尊承受教誡當習五法何以故行此五法早得解脫何假沙門瞿曇

說今且行六何為五一盡形壽常守三衣二盡形壽常當乞食三盡形壽不得食肉飲血四盡形壽當宮樹下露宿五盡形壽不得獲持金銀寶物諸有比丘修此五法者早得解脫盡有漏成无漏何假沙門瞿曇八直行耶調達說是語已即從坐起五百比丘尋從而去左面弟子名曰鉅茶陀婆右面弟子名曰瞿婆離歸本所居弟子前後圍繞而為說法舍利弗目連比丘後往彼衆調達見已舉聲稱善善來舍利弗目連比丘吾獲大利知我成佛三界獨尊智慧神足弟子自然響應尔時調達即移瞿波等左右弟子坐舍利弗目連安處左右尔時調達像如來告舍利弗目連曰吾患脊痛小欲安睡卿等二人與聖衆說法尔時調達右脅著地欲得睡寐天神強挽調達左脅在地天神復詭詐有言語訶聲現外穢氣遠徹尔時尊者目連以神足力飛騰虛空作十八變坐卧經行涌没自由或身上出火或身下水或身下出火身上出水東

沒西涌四方亦尔尔時目連從空中還就本坐尊者舍利弗告衆會人如來之身神德无量具一切智前達无窮却觀无極如來法者得現法報快樂元為智者之所修學非愚者之所習如來聖衆者戒具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可敬可貴承事供養為衆生良祐福田尔時諸比丘各生此念我等愚惑不識真正捨寶就華棄本逐末今日觀二賢所說世之希有我等寧可捨此調達就如來衆不亦快乎舍利弗知其心念即從坐起彼五百比丘亦皆俱起隨舍利弗目連後追隨而去時瞿波離比丘以右脚踏調達曰弊惡調達何為耽睡舍利弗目連二人將汝弟子去盡尔時調達覺寤甚懷憂感是故說人相謗毀自古至今乃至世无不毀也

斷骨命終 牛馬財失 國界喪敗 復還聚集

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昔長壽王身分為七段二國失土由尚忍怨不起

出曜經卷第十六

第七經

出曜經卷第十六

第七經

出曜經卷第十六

第七經

共相尊敬還立國土如本无異汝今比丘當以道德自持共相懺悔大者以法小者承受汝等云何不知正法當念忍辱歎說忍力所行真正歎說真正比丘當知吾所以從无數阿僧祇劫積行已來修六度无極行檀修施頭目髓腦國財妻子持戒忍辱精勤一心皆欲除貪除瞋怒想是故說斷骨命終國界喪敗也

人若罵我 勝我不勝 快意從者 怨終不息

人若罵我者人自思惟彼人罵我不隨禁律枉侵良善是故說若人罵我也勝我不勝者彼自思惟如我法者則我得勝不如法者則我不勝是故說勝我不勝也快意從者作是思惟者遂增怨讎不諦思惟是故說快意從者怨終不息者如此之心如剛鐵不可沮壞是故說怨終不息也

不可怨以怨 終已得休息 行忍得息怨 此名如來法

不可怨以怨者是時世尊告諸來會吾自追憶无數劫已來怨能息怨人

身難得佛世難遇猶如曼曼鉢華時時乃有難得為人出家學道亦不可果汝等已得人身諸根不缺堪任受化何為於正法中共相諍競是故說不可怨以怨終已得休息也行忍得息怨此名如來法者夫人行忍寂嘿為首聽彼已報聞彼罵已還以罵報如是之比怨終不息弱名忍強亦名為勝是故說行忍得息怨此名如來法也

若得親善友 共遊於世界 不積有遺餘 專念同其意

若得親善友者或有衆生礼儀成就於行不缺義味成就忍行成就皆由朋友成就身行是故說若得親善友共遊於世界者如此善友從初至劫共相追隨不以為苦是故說共遊於世界也不積有遺餘者夫人意等不計財貨亦復不選擇知親正使朋友出在界數善色惡色若好若醜不得選擇是故說不積有遺餘也專念同其意者發心起行齊同其善篤信向佛是故說專念同其意也

設不得親友 獨遊无伴侶 廣觀諸方界 獨善不造惡

設不得親友者所謂親友者行齊德同俱造於善乃名親友不造善行者不名為親友如世常言人无有伴侶如驢牛俱修不善行不得名為善友是故說設不得親友也獨遊无伴侶者寧獨遊處快修善行不以樊惡與人共俱是故說獨遊无伴侶也廣觀諸方界者人欲觀化觸類所見漸以益智聞語不惑是故說廣觀諸方界也獨善不造惡者是以智士樂靜不居乱聞昔有敵國大王興兵相攻隣國聞之巨啓王曰外有賊寇逼近土境王曰无苦无所堪任賊復前進巨復自王賊已逼至轉來到城王言无能侵我賊遂入城固守城郭巨復自王賊寇逼近王且防備出共鬪戰王言无苦終不害我外寇轉進直趣官殿巨復自王賊今已至王欲云何時王沐浴更著新衣自負糧食出見敵國隣王而告之曰城郭官殿是卿所有吾欲入山且修道德食足支命衣足

蓋示余時王便說頌曰

吾今此衣食 自求欲隱示 捨位卿為王

且欲求多福 寧處巖石間 廣衣獎惡食

食果數息定 屎屎共相娛 不以處王位

考掠苦毒病 智者畏後世 終不造惡緣

觀卿與兵眾 欲來傷害吾 是身為朽器

時殺勿枉眾

時彼敵國王聞是語已熟自思惟復

以此偈報曰

快哉大覺士 依法而自將 被一切德箭

摧破我兵眾 雖怨智慧勝 親友愚何益

是以慧為首 智慧廣濟度

時敵國王即退軍馬將已兵眾歸還

本國宮殿屋舍盡還本王是故說廣

觀諸方界獨善不造惡也

忍辱勝怨 善勝不善 勝者能施

至誠勝欺

忍辱勝怨者兩劍所候必有傷損遇

毒毒治必死不疑唯有忍能去其

怨是故說忍勝怨也善勝不善者云

何卿等頗聞火之稟性有冷義耶對

曰无之此亦如是怨欲息怨終不可

得何者能息唯有善者乃能息耳是

故說善勝不善也勝者能施修善之

人行无缺漏意不起想果能惠施結

怨之人為身招禍死入地獄受苦元

量共相傷害死而復生若生人中類

貌醜陋為人輕慢所願不果是故說

勝者能施也至誠勝欺者智者行身

不犯口過出言應律无所觸礙正使

身死不以妄言綺語而求苟活經歷

生老涉苦无量目見耳聞怨讎最重

是故說至誠勝欺也

學无朋類 不得善友 寧獨守善

不與愚諧

學无朋類者夫人廣學當憑善知識

從初發意至得道皆憑善知識乃得

成就若遇惡友行必愚惡是故說學

无朋類也不得善友者或復學人遇

惡知識晝夜聞訟行惡為業是故說

不得善友也寧獨守善不與愚諧者

設无朋類當自建意念在閑靜去離

憤亂設聞聞訟者常當遠離心不願

樂是故說寧獨守善不與愚諧也

樂戒學行 奚用伴為 獨善无憂

如空野鳥

樂戒學行者夫修行人心樂閑靜恒

以禁戒自縛給身余時世尊告拘苦

髻比丘諫喻止訟比丘聞已不受佛教

佛知其意即從坐起飛騰虛空十二

由旬還本精舍至大眾中而說頌曰

樂戒學行 奚用伴為 獨善无憂

如空野鳥

余時世尊便作是念拘苦髻好博聞

訟各相諍毀吾今已離之正使我聞

拘苦髻比丘在其方者吾當避之而

就他方余時有一鳥王離諸羣索居

獨遊曠野心自思惟得離諸鳥及諸

宗親獨遊在此何以快哉我在鳥中

時群多樂逸踏踏水草然後吾乃得

食今日獨行得清水好草亦无憂慮

余時世尊見彼鳥心中所念便於大

眾而說頌曰

一鳥於鳥眾 六手而脩具 心念與吾同

獨善而樂靜

一鳥於鳥眾者如來身者亦名龍鳥

彼鳥者亦名龍鳥如來世雄三界獨

尊鳥者龍中獨尊是故說一鳥於鳥

眾也六手而脩具者手者鳥之威怒

出曜經卷第十六 第三十二

自縷終身功德者如來相好如來見
彼拘苦觀比丘自生厭患為者愚歟
群衆是故說獨善元憂如空野鳥也
出曜經卷第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出曜經卷第十七

姚秦涼州沙門生佛念譯

惟念品第十六

出息入息念 具滿諦思惟 從初竟通利
按如佛所說

出息入息念者安者謂息入般者謂
息出彼修行人當善觀察二甘露門
一者安般二者不淨觀或有行人但
修安般或修不淨觀彼修安般者思
惟分別出息入息息長亦知息短亦
知息煇亦知息冷亦知意若錯亂復
從一始從頭至足分別了知設復錯
者復從一始如是經歷逐覆數過自
知意至吾今捉息皆得自在欲使氣
息從左耳出如意不難從左耳入亦
復如是從右耳出入或從鼻出入皆
能隨意寂後迴息從頂上出隨意者
成數息法設不成者腦蓋發壞即取
命終如是學人經十二年或有成有
不成者復次行人分別思惟不淨觀
往至城外丘墳塚間觀死人尸骸諦
熟分別此尸我形有何差別復還至

出曜經卷第十七 第三十三

精舍或坐牀或敷坐具或復露坐內
自思惟經憶塚間死尸暴露我身與
彼等无差別如是經歷過十二年有
得定者不得定者是故說出息入息
念也具滿諦思惟者夫人定意善察
分別一觀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
是故說具滿諦思惟也從初竟通利
者晝夜孜孜初不懈息數缺則從一
始是通利不受六情染外塵垢是故
說從初竟通利也按如佛所說者如
未所以遺十二部經剖判要義皆為
後生未開寤者衆智自在除去怖望
是故說按如佛所說也
是則照世間 如雲解目現 起止學思惟
生卧不廢忘
是則照世間者猶如秋時明月无有
五蔽在衆星中光明獨照此亦如是
得安般定者在衆修行人中威神獨
顯顏貌光曜无與等者是故說是則
照世間如雲解日現也起止學思惟
者以得安般定意身意鏗然不動不
為外邪所沮心亦如是不隨外塵興
于邪念是故說起止學思惟生卧不

廢忘者彼修行人已得三昧定意亦常思惟若坐若卧終日學習初不整捨是故說坐卧不廢忘也

比丘立是念前利後則好始得終必勝誓不觀生死

比丘立是念者所謂比丘永息万想意不馳騁執志牢固端攝諸情意常在定不求餘念是故說比丘立是念也前利後則好者先得安般數息禪定後能越次取證起過三界身中諸結永盡無餘淨如真金永無微翳是故說前利後則好也始得終必勝者已具知斷化緣已過已身度有更不受當來形是故說始得終必勝誓不觀生死也

若見身所住六更以為軍息心常一意便自致涅槃

若見身所住者比丘比丘及新學者男子女子優婆塞優婆塞利養羅門長者居士種執志堅固趣道不難是故說若見身所住也六更以為軍者聞塞諸根眼耳鼻口身意諸根澄淨不乱守護六情不受諸見是故

說六更以為軍也息心常一意者彼修行人數出入息觀諸毛孔一分別終無錯謬猶如明眼之士於明鏡中自觀面像故說息心常一意也便自致涅槃者斷諸使流永離世俗便逮涅槃不動不壞無復往還諸者諸界是故說便自致涅槃

以有是諸念自身常建行者若其不如是終不得意行以有是諸念自身常建行者如彼執行之人晝夜精勤意不迷誤進前求道如遭劫燒救護頭燃初中竟夜亦不廢忘是故說以有是諸念自身常建行也若其不如是終不得意行者生死長遠亦無端緒解知涅槃已離三界過去未來現在是故說若其不如是終不得意行也

是隨本行者如是度受勞若能寤意念解脫一心樂

是隨本行者初入道者或時先教安般守意或時先教不淨觀須觀彼行者心之好樂是故說是隨本行者也如是度受勞者受為病根難摧難拔

何以故受難摧受難拔猶此受本涉歷生死遍滿三界增益四生迴趣五道誰能覺者唯智慧之士乃能覺了三界五道受苦之惱是故說如是度受勞也

若能寤意念解脫一心樂應時等行法是度老死地

若能寤意念者彼修行人者係意在明不敢睡寤成諸道果要由覺寤不從睡寤而得道也雖復覺寤係意不專不成道果意既覺寤加心專正便越三有至無餘界是故說若能寤意念也解脫一心樂者彼修行人已得定意眾德具足不得定人不能具諸德行昔有娼女之人意專女色不能去離覺寤思女姿顏欲與言語交通眠寐夢想容顏携手共進時婦過疾骨消肉盡形骸獨立今時彼家恒有知識道人往返其婦白道人曰我今所患日夜目覩將其意故欲陳我情為可今不時道人曰但說无苦設有隱匿之事我當覆藏不使彰露婦人自言我夫稟性婬欲偏多晝夜倏燒不

出曜經卷第十七 第六張 經云

容食息由是生疾恐不自濟時彼道人告婦人曰若汝夫主近汝身者便以此語其夫曰頌陀誼法札應令耶後果如所言夫主來近婦尋語曰夫為頌陀誼道為應令耶夫聞婦言甚慄慄愧內自思惟我將不審是頌陀誼乎即便息意在閑靜處思惟投計成斯陀舍阿那舍果自知已得道迹便不復與女人從事婦人問夫汝今何故永息欲心不與吾從事夫告婦曰吾審見汝已何由復共往及婦語其夫汝言審見我我有何咎我恒貞良不犯女礼何以見罵乃至於斯婦人即集五親宗族告語之曰今我夫主意見疎薄永息親情不復交通復見罵詈稱言見我今於眾前便可說之夫言且止須我引證乃得自明夫主還歸彩畫好瓶成滿糞穢穢宇蓋其口香華芬薰還至彼眾告其婦曰審愛我不若愛我者可抱弄此瓶如愛我身婦隨其語抱瓶戲弄意不捨離夫主見婦已愛著此瓶即打瓶破晃穢流溢蛆虫現出復語婦曰汝今故

出曜經卷第十七 第七張 經云

能抱此破瓶不耶婦答曰我寧取死終不能近此破瓶寧入火坑投於深水高山自投於下頭足異處終不能近此瓶夫告其婦前言見汝正見此事耳我觀汝身劇於此瓶從頭至足分別思惟三十六物有何可貪今時復重說偈曰
勇者入定觀身心所興塵見已生穢惡如彼彩畫瓶

是故說解脫一心樂也應時等行法者夫修行人憑善知識或諸天衛護外邪不入求道甚易元所畏難猶如遠行之人迷失大道及從小徑惺寤之士告其人曰此非正道時可變悔從彼正路時迷路者從其言教還復大路安隱得歸彼修行人亦復如是憑善知識獲致正道是故說應時等行法也是度老死地者猶人涉路多諸恐畏或遇虎狼盜賊或遭姦邪惡鬼或值道路險難側身傍過如此眾難數百千變復值水漿乏短其人自念設道路有一難猶尚回過況復多險即自建意晝夜不息得越彼難安隱

出曜經卷第十七 第八張 經云

得歸不失財寶彼修行人觀察三界皆悉熾燃欲得遠離求无為道是故說是度老死地也
比丘寤意念當今應是念都恰生死棄為能作苦際

比丘寤意念者昔有商客經過曠野道路疲極竟夜眠睡群賊相率欲來劫奪時彼虛空神天於虛空中以偈告商人曰
覺者誰為眠眠者誰為覺誰知誰分別見報如其義

余時商客中有優婆塞是佛五戒弟子即報之曰
我覺我為眠我眠我為覺我知我分別欲知此是義

天復問曰
云何覺為眠云何眠為覺云何知分別

吾欲聞此義
時優婆塞即報天曰

覺聖八道者三佛之所演於彼覺寤法我為在眠寐不覺八道者二佛之所說

於彼眠寤法我為在覺寤是謂神天我覺我為眠我眠我為覺

我知我分別欲知是此義天復說曰
善哉覺為眼 善哉眼為覺 善哉知分別
善哉聞此義

時優婆塞聞此義已即報天曰遭蒙
天恩安隱得歸天迷盜賊不知商人
止頻慶所令諸賈客得度險路是
故說比丘寤意念也當令應是念者
彼修行人執意精勤意之所願無事
不果清淨無瑕穢不行放逸身著精進
衣心懷慧明愚癡闇冥无由得現是
故說當令應是念也都恰生死棄者
彼修行人復以方便斷諸結使緣著
諸縛棄重棄剝重剝打重打去離生
老病死是故說都恰生死棄也為能
作苦際者於現法中越凡夫法不處
中般涅沤生滋沤行无行般涅沤不
上源究竟般涅沤如斯學人於現法
中般涅沤捨此五涅沤何以故佛契
經難阿含所說我今比丘不說少許
生分下及彈指之頃况復多乎何以
故受生分苦由是流轉不免於苦比
丘當觀猶如糞除少許常是况復多
耶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斷受生分永

離三有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拔生
根本无令滋蔓諸修行人聞佛所說
承受教誡於現法中拔其生本不復
受是故說為能作苦際
常當聽微妙 自覺寤其意 能覺之為賢
終始无所畏

常當聽微妙者與人說法甚為難遇
具足諸根亦復難得遭賢遇聖億世
乃值世尊說曰吾昔積行億百千劫
時乃聞法雖得聞法分別義味復不
可遭告諸來會專精一意聽微妙法
是故說常當聽微妙也自覺寤其意
者世尊在世與无央數百千之眾前
後圍遶而為說法時有一人於彼大
眾眠寐睡徹於上比丘一人告彼睡
比丘曰何不覺寤聽如來說法方更
睡寐驚動大眾汝何不觀如來妙法
美於甘露除人万患其人聞已嘿然
不對是故說自覺寤其意也能覺
之為賢者覺此睡眠猶天之與地億
千万倍不可以譬喻為比或有行人
陰蓋所蔽瞋憎著瞋諸天扶佐數來
覺寤伺命狂為踰三善根苗无常熾

火燒生類根栽人中尊者今日出現
普照三界無不蒙光結使賊寢盜竊
善財如此眾變不可稱記皆由瞋眠
不覺寤故是故說能覺之為賢也終
始无所畏者夫人覺寤万邪不能干
不但行道之人覺寤為賢世凡夫人
亦由覺寤成辦眾事或時俗人於眠
睡中忘失財貨怨家責主盜賊水火
所見侵欺或時行人瞋憎睡眠應聞
法時及更不聞應成道果反更不獲
應當誦習根義覺道於睡眠中皆患
亡失是故說終始无所畏也

以覺意得應曰夜棄學行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者彼修行人技計思惟
晝夜歎譽覺寤之德憐愍之人復自
歎說睡眠之要是故說以覺寤其意
得應也日夜棄學行者彼修行人精
勤自使晝夜不息前後中間不失次
第是故說日夜棄學行也當解甘露
要者賢聖八品道謂之甘露滅盡涅
沤亦名甘露彼修行人習學賢聖八
道進趣涅沤離八不閑貪樂意欲寂

出釋經卷第十七 第三十二

靜淡泊無為無作是故說當學甘露
要也今諸漏得盡者漏義云何以何
故名為漏義答曰住義為漏義漬為
漏義涕為漏義增上為漏義非人所
持為漏義住為漏義者欲界眾生以
何制住答曰漏也色無色界眾生以
何制住答曰漏也是故說住為漏義
云何漬為漏義答曰猶如以水漬穀
萌芽得生此眾生類亦復如是以前
有水漬宿行本結使萌芽得生是謂
漬為漏義也涕為漏義者猶如涌泉
屋漏深渠灌澗母人慈重自然流溢
是名涕為漏義也增上為漏義者猶
如人間共相尊貴尊卑貴賤各有所
在上有明主下民不得東西縱逸此
眾生類亦復如是為結使所制持不
能得離三界四生五趣是謂增上為
漏義非人所持為漏義者猶如人為
非人所持狂有所說可避而不避應
離而不離可持而不持不可捉而捉
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結使非人所
持狂有所說是故說非人所持為漏
義能斷此諸漏者於人天獨尊意之

出釋經卷第十七 第三十三

所念必成不難而獲斷智拔苦根本
至究竟處不受當來有得無生忍是
故說能斷此諸漏也

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佛是故當晝夜
一心當念佛

夫人得善利者世間利者為馬車乘
國財妻息金銀珍寶車乘馬璫水精
琉璃珊瑚琥珀雖言是善利非真正
利欺惑世人由是致念亡國破家
无不由之不免地獄餓鬼畜生能投
命自歸於如來所便能得免地獄畜
生之難自歸佛者斷有至無欲越次
取證隨三垂行各得其願若生天上
人中受自然福若初發意志崇佛道
者復得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
五力七覺意八賢聖道是謂三十七
品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也問曰何以
故但說人得果證不說天龍阿須倫
閼叉鬼神耶答曰人道於諸趣最尊
最妙專心一意便能斷漏盡結越次
取證人道堪受賢聖道教故說人也
乃來自歸佛者云何名為自歸何以
故說自歸答曰救護為歸義復次无

出釋經卷第十七 第三十四

畏為歸義脫難為歸義是故說乃來
自歸佛也是故當晝夜一心當念佛
者人心所念流馳万端彈指之頃造
行無量晝夜所思无有停息於中自
拔迴意向善一心念佛永无眾想是
故當晝夜一心念佛也

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法是故當晝夜
一心當念法

所謂法者滅盡涅槃有恐懼者令至
无為無恐懼者取道有何難乎有為
法者為生老病死所見逼迫滅盡泥
洹无生老病死者是故說夫人得善
利乃來自歸法也晝夜一心念法者
夫言法者現在獲祐除諸熱惱智
者所習非愚所行是故說晝夜一心
念法者也

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眾是故當晝夜
一心念於眾

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眾者問曰无
畏為歸義於大眾中有恐怖者何以
故說自歸於眾答曰或有大眾已離
五難无復恐懼云何五難一為生難
二為老難三為病難四為死難五為

不樂衆難離此五難乃可自歸云何
名為衆諸有異衆外道裸形從一至
十乃至無數如來聖衆在諸衆中為
尊最上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乃來自
歸衆是故當晝夜一心念衆也

能知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歸命佛

能知自覺者初自歸法其義不定今
此念佛乃名為定向佛牢固不可移
轉是故說能知自覺者是瞿曇弟子
者如未出瞿曇姓觀察將來未然事
故說此義於將來世當有衆生姓婆
蹉元父母忽然而生豪尊自貴在世
自誇如來欲止彼謗故說瞿曇弟子
也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佛一心念
佛者邪惡鬼衆不敢侵近是故說晝
夜當念是佛一心念於佛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於法

善覺自覺者佛告諸比丘當自觀察
於諸法要除去亂想是故說善覺自
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一心
念於法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於衆

善覺自覺者佛告諸大衆汝等皆見
一切大衆以智而見非為元智以觀
而觀非為元觀亦知我衆清淨不清
淨是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衆也

念身念非常 念戒布施德 念天安般死
晝夜當念是

彼修行人持戒完具清淨元穢猶如
金剛不可沮壞猶如須弥不可移動
是故說念身念非常念戒布施德念
天安般死晝夜當念是所謂念施者
施有二種財施結使施結使施者名
曰究竟施不壞悔財物施者非至竟
施施已還悔是故說念施也所謂念
天者賢聖弟子晝夜念天於此持戒
得生彼處習行功德不斷信根具衆
德本成就禁戒是故說晝夜當念天
也當念身者常觀此身成諸不淨瑕
穢充滿是故說當念身也至死亡念
亦復如是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不害

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者一切衆生
皆念其命愛戀妻息貪著家業身口
意所修不言人者乃稱明智之士是
故說晝夜當念是一心念不害也晝
夜當念是不起瞋恚者夫人瞋恚多
起亂想心如劍戟難制難持生恚者
不獲其果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不起
瞋恚也晝夜當念是願欲出家不樂
在家貪著五欲彼修行人雖在家內
觀欲如火意常厭患晝夜思惟夢想
出家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常念欲出
家也晝夜當念是坐禪一意定初學
三禪定為首禪以攝意不與結使
衆想寂定念不流馳是故說晝夜當
念是坐禪一意也晝夜當念是念持
不受塵常樂寂靜不處人間塵末惡
食不著文飾趣自支形自足修道是
故說晝夜當念是念持不受塵也晝
夜當念是空不願无想恒觀五陰身
虛而不真不可恃怙為變易法不得
久停計我无我况有身耶是故說晝
夜當念是空不願无想晝夜當念是

出曜經卷第十七

第八說

意

去離願求意彼修行人志求道德不自為已亦不願男相女形亦不願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去離願求意也晝夜當念是習學元想心學人得无想定具足賢聖法律問曰學人在諸地不見有我无我何以故不說具足賢聖法律獨說无想定耶答曰无想定者賢聖之真室入此室者不聞凡夫雜緣之行是故說晝夜當念是習學无想心也晝夜當念是入室而思惟彼修行人初入行時學二思惟一者斷結二者於現法而自娛樂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入定而思惟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意樂沮沮樂

所謂沮沮者終始无憂亦復不見起當有盡永離眾患亦无熱惱无求无想无復五陰名色不找有我無不見名色取要言之虛无想像智者教習是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意樂沮沮樂也

出曜經雜品第十七

出曜經卷第十七

第九說

意

當念自覺者 懷莫損其行 行要修亦安 不行行受報

當念自覺寤者夫人有施為先當內思惟校計熟思

善思而思行 慎勿失其所 慮不失所者 失所懷痛矣

是故說當念自覺寤也慎莫損其行者夫人有所施為事情已竟復還懈慢不究其理不憚思惟或時誦誦亦不通利臨欲試時捨眾逃亡是謂於學有損習憚之人念不在定源馳万端

如彼後後捨一趣一於賢聖法律乃有大累是故先達之人教彼後生率成其道不使漏失是故說懷莫其

所也慮不失所者或有誦人日誦十千解義百千晝夜誦誦不失上下文句一一分明理不遠義入禪之寂天

雷地震万響俱作不能動其神是故說慮不失所者也失所懷痛憂者行不專已俱興嫉意自墜於淵皆由

行不正故是故說失所懷痛憂也人當求方便 自致獲財寶 彼自觀其義 意願即果之

人當求方便者世人多慕周旋四方孜孜級級求救形命皆貪財貨諸比丘等復求方便誦契經律阿毗曇及諸雜藏坐禪比丘禪定入微小七大

七不失其次耳鉢法財已得功德增益其行是故說人當求方便自致財寶也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者世人思惟誰有富貴積財千万者隨所意念費耗財寶學道之人捐捨妻息

去離榮寵自知功德具滿分別義理問則能答彼坐禪人復自觀見禪定寂靜得六神通飛騰虛空作十八變勇沒自由不信道者觀已則信已信

道者遂進不退是故說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也

出曜經卷第十七 第十說

意

人當求方便者世人多慕周旋四方孜孜級級求救形命皆貪財貨諸比丘等復求方便誦契經律阿毗曇及諸雜藏坐禪比丘禪定入微小七大七不失其次耳鉢法財已得功德增益其行是故說人當求方便自致財寶也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者世人思惟誰有富貴積財千万者隨所意念費耗財寶學道之人捐捨妻息去離榮寵自知功德具滿分別義理問則能答彼坐禪人復自觀見禪定寂靜得六神通飛騰虛空作十八變勇沒自由不信道者觀已則信已信道者遂進不退是故說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也

坐起求方便 自求於定明 如工練真金 除去塵垢真 不為聞所蔽 未離老死患

坐起求方便自求於定明者所謂坐起者諸疑結使是人懷憊憊不究其業彼

憊憊人雖言起立與坐无異精勤之人雖言坐卧與立无異是故說坐起

求方便自求於定明也常當專意求於定明光无盡无虞不照是故說求

於定明也如工鍊真金除去塵垢冥者彼大衆中工師巧匠集在彼衆猶如塵垢物為塵所蔽未被刈除遂增汙穢今此人心亦復如是為煩惱羶垢所染亦无精光不得照耀是故說曰如工鍊真金除去塵垢冥也不為聞所蔽亦離老死患者彼修行人刈治塵垢无諸結使終不為生所屈不為老所困不為无常所占是故說不為暗所蔽亦離老死患

不著反著 著反不著 不畏現畏 畏現不畏 生為邪見 死入地獄 不著反著者或有行人年歲長大不肯從小比丘承受教誡小比丘所說隨順法教長老著耻內自思惟為少年比丘所授極懷慚愧藏顏无處於彼不應起著而著是故說不著反著也著反不著者彼修行人不誦習契經律阿毘曇及諸雜藏虛受信施衣被飯食病瘦瘵藥淋褥具是故說著反不著也不畏現畏者滅盡沮洳淡然无為及更畏之不親其行被沮洳中无生无老无病无死亦復无天

趣人趣地獄餓鬼畜生趣及更畏之如所說彼凡夫人未曾聞此本无元元已无當无亦无恐懼安隱亦復无衆苦諸變捨一切難而更畏之是故說日不畏而現畏也畏現不畏者五道生死煩惱熾然為火所燒漸增生老病死愁憂苦惱不可稱說亦不畏彼更著三有是故說畏現不畏也生為邪見所謂邪見者可著不著不著反著可畏不畏不畏反畏此盡名為邪見這邪見業是謂生為邪見死入惡道作罪多者入惡道作罪中者入畜生作罪少者入餓鬼是故說日邪見墮惡道

人前為過 後止不犯 是照世間如月雲消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彼時去國界不遠有梵志子名曰无害常追逐師友讀梵志經典所事師者皆舊長老年過八十所納妻婦年幼少壯顏頰端正女之礼節威儀備舉无害梵志子亦復端正丈夫姿顏世无雙比時彼女人媼欲熾威即捉梵志

子无害手吾敬卿德欲與情交可余不无害聞之以手掩耳我寧喪命終不敢聽女答之曰夫人飢渴給以食飲豈不為意耶我今媼火熾威湏卿媼水滅之豈不適我情耶設當由汝喪我命根者於此經典何用學為无害答曰我從母意犯梵志法死入地獄豈不枉乎時彼无害自拙走出門外時梵志婦遂頭乱髮以土自塗裂壞衣裳坐地啼哭長老梵志行還見之問其婦曰誰取汝打撲乃尔婦答梵志是汝親信弟子梵志聞已內自思惟吾今不宜彰露此事彼人僞聞害我不疑當以權宜微以誘進乃獲其身斷其命根即呼梵志子而告之曰汝前後已來所學呪術皆悉備具无有缺漏然當選擇良日祭祠諸神呪乃得行左手援旃右手援劍詣彼要道輪路值人斬之數滿千人而取一指如是成鬘呪乃得行是時弊魔復遣鳩槃荼鬼衛護其人使得行惡斷絕人路无復行人漸漸乃至閻梨連屋園中人民立曠舉國被災

出曜經卷第十七 第三十四 殿

又少一指不充其數无害親所生母
每生此念吾子久在曠野飢寒勤苦
必然不疑時母送餉躬詣彼園无害
還見便生此念吾受師訓當辦指鬘
今少一指不充其數今值我母自来
送餉若我先食呪術不成若我先教
母者當犯五逆罪梵志子應從佛得
度如來三達見彼无害與五逆意教
母不疑若害余者億佛不救吾今宜
往拔濟其苦使母子俱全豈不善乎
即化作比丘手執應器視地而行循
彼徑路直趣彼園路側行人諸牧牛
者語曰沙門止止莫從此路前有暴
賊名曰指鬘前後已來傷害人民不
可稱計我等所忌不從此路沙門單
弱儻為賊所害者不亦劇耶化人曰无
害賊不害我吾有禁呪足能制彼使
不害我轉復前進遂欲至園指鬘遙
見有比丘來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吾
願果矣必成指鬘又不害母呪術成
辦擯停我母及此餉食敎彼比丘然
後能食執刀擎拈往逆比丘无害素是
壯士走及奔馬馳趣向佛佛以神力

出曜經卷第十七 第三十五 殿一

今彼无害在地頓踰佛地寬舒如是
意極不能及佛指鬘舉聲喚沙門曰
止止沙門吾欲問義比丘答曰吾自
久住卿自不住今時指鬘以偈向此
丘說曰
沙門行反言住 我住反言不住
沙門當說此義 云何汝住我不住
今時佛復以偈答曰
指鬘我已住 无害一切人 汝為兇暴人
何不改罪過
廣說如契經偈余時指鬘賊即以劍
搗頭上指鬘投於深澗又手合掌向
如來懺悔復以偈讚曰
出曜經卷第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彫造

出曜經卷第十八

殿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雜品之二

自歸大聖雄 欲觀尊沙門 今欲自悔過

久來所作罪

余時世尊還現色相威神炳著手執
指鬘詣祇洹精舍告諸比丘汝等將
此指鬘度為比丘即如佛教得為道
人清且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越余
時城門裏有一牝為懷妊欲產不時
得產為主遙見比丘來即起迎逆比
丘若能使為時產者可得入城无不
能使為產者不得入城分越比丘答
曰吾先不誦此呪且小停住須吾還
至世尊所受誦神呪還當呪之使得
產時指鬘比丘即至世尊所頭面礼
足白世尊曰向者入城分越值城門
裏有為欲產責我呪術為得產者然
後得乞唯願世尊願受神呪使為得
產使得分越佛告指鬘汝往彼所當
以此言呪之今至誠呪自生以來初
不教生持是至誠語使為得產无他

余時驚搖魔從佛受呪術即往呪為安隱得產時諸人民皆稱善哉世間乃有此奇怪之事此指歸前後教生不可稱計今方自呪從生以來初不殺生持是至誠語使為得產无他便得入城街巷人民見指歸來其中或父母兄弟妻息為指歸所殺者皆前報怨或以刀杖瓦石打指歸極使牢熟破頭傷體裂壞衣被鉢盂亦破即走出城竟不乞食還至世尊所頭面礼足自說緣本佛知其意指歸受緣報何其速哉余時世尊漸與說法即於坐上得須陀洹果乃至羅漢六通清徹余時波斯匿王即集四種兵馬兵為兵車兵步兵欲往詣彼國與驚搖魔共聞出舍衛城中道間行人說驚搖魔大賊受如來教得為比丘即伴兵眾入祇洹精舍與如來相見余時世尊知王當來即以神足隱驚搖魔形使不顯露時王波斯匿王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余時世尊即知而問曰王嚴備戰具集四種兵為欲何至王自佛言界內有賊名驚搖魔依陰

作賊暴虐无道故集兵眾欲往攻伐中路聞人說驚搖魔受佛來化得為道次不審其人今為所在佛知王意即攝神足使王見驚搖魔王見恐懼面投於地諸目扶起以水灑之佛告王曰是王大幸遇此小恐其人已得阿羅漢果設當王詣彼深園見其本形頭戴指歸人血塗體身執利劍顏色隆怒王當見者心肝摧碎即喪命根王自佛言如來今日未降者降未度者度去何世尊其人乃殺无央數人云何得成羅漢果佛言无苦行有前後有熟不熟有初有終余時世尊觀宿因緣便於大眾而說斯頌人前為惡以善滅之是照世間如月雲消人前為惡以善滅之者如彼指歸教害无數千人以賢聖八品道而滅其惡諸惡已盡永无根本究竟清淨得不起法是故說人前為惡以善滅之也是照世間如月雲消者世間者其義有三一名眾生世二名器世三名陰世猶如秋月眾星圍繞於中獨明

光照遠近惡比丘諸惡已盡修清淨行便於大眾廣有濟度是故說是照世間如月雲消也人前為惡以善滅之世間愛著念空其義人前為惡以善滅之者夫作惡皆由愛著彼梵志妻與惡向无害皆由愛心是故說人前為惡以善滅之也世間愛著念空其義者愛心深固流轉三界受四生分迴趣五道皆由愛著不能捨離行人分別度而不真知皆空寂不可恃怙是故說世間愛著念空其義也少壯捨家咸修佛教是照世間如月雲消佛契經說因為師喻時為師教訓少壯為樂於曠野不被調御即於曠野命終復有中鳥不被調御於彼取命終少壯比丘此亦如是不被教訓而取命終長老比丘不被教訓而取命終比丘當知此亦如是少壯為調御而取命終中年為被調御而取命終少壯比丘被教訓而取命終長老比

出經卷第十八 第五張 經中

丘被教訓得賢聖法而取命終少壯
比丘威修佛教元所漏失具足佛法
云何為具足越次取證成元上果是故
說少壯捨家威修佛教也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者猶如秋月光明遠照也
少壯捨家 威修佛教 世間愛著
念空其義

少壯捨家者欲斷愛著諸天阿須倫
所見敬侍加留羅軋耆和等皆悉承
事供養是故說世間愛著念空其
義也

生不施惱 死而不感 是見道悍
應中勿憂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者自生以來不
殺盜婬妹不犯諸邪臨命終時神識
澄靜亦不驚懼亦復不見地獄畜
生餓鬼不見癡惡鬼但見吉祥瑞應
是故說生不施惱死而不感也是見
道悍應中勿憂者彼見諦人已離五
難雖在憂感之間淡然無為亦不悲
號哭泣生諸眾惱是故說是見道悍
應中勿憂也

生不施惱 死而不感 是見道悍

在親獨明

出經卷第十八 第六張 經中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者自生以來不
由父母兄弟宗親五族而行惡法也
是故說在親而獨明

斷濁黑法 學惟清白 渡測不反

棄倚行止 不復染樂 欲斷元憂

斷濁黑法者云何名為濁黑法答曰
一切諸使縛結塵垢一切諸不善法
退墮法諸染著生死者當斷已斷永
斷是故說斷濁黑法也學惟清白者
云何名曰清白法答曰意止意斷神
足根力覺意八正道三十七品正使
有法離於生死得出要者亦名清
白法是故說學惟清白也渡測不反
者何以故名為測所謂測者派在界
趣轉增生死由此測故派轉生死不
可稱記隨三塗八難是故世尊說當
滅四測求元上道是故說渡測不反
也棄倚行止者云何為倚所謂倚者
倚欲不善法是故如來說棄倚元著
乃謂真行是故說棄倚行止也不復
染樂者不染五樂親近賢聖律終不
捨離是故說不復樂也欲斷元憂者

出經卷第十八 第七張 經中

夫人不至於元為皆由有欲染著女
色興意思想念彼色貌髮毛爪齒肥
白端正行人執意除去彼念欲想便
息不復熾然故說欲斷無憂也
受欲意為田 婦惡癡為種 故施度世者
得福元有量

受欲意為田者猶如萊田穢地不穀
修治菅草競生傷害良苗穀子不滋
時不豐熟人染著愛欲亦如是是故
說受欲意為田也婦惡癡為種者夫
行人習行常自觀察若人種德為施
何處而獲果報答曰施元空入者少
施空入者多云何施元空入者少答
曰諸在外道異學及裸形梵志及軋
子等愚人好施於中望福於十六分
而不獲一猶如穢田傷害善苗穢行
梵志傷言善根為婦惡癡所覆不生
道果是故說婦惡癡為種故施度世
者也得福元有量者嘆說如來聖眾
施福之報於大眾之中有斷欲人所
施雖少獲福无量所得果報不可稱
計是故說故施度世者得福元有量
猶如穢惡田 瞋恚滋蔓生 是故當離恚

施報无有量

出曜經卷第十八

第八品

四

猶如穢惡田瞋恚滋蔓生者何以故名為穢惡所以名穢惡者亦自毀已復毀他人所以自毀者瞋恚熾盛顏色變易本性改異是謂自毀復毀他人者瞋恚熾盛毀損他人乃至失其命根是故說猶如穢惡田瞋恚滋蔓生也是故當離恚施報无有量者人不懷恚後受恚報人由瞋恚亡國破家皆由瞋恚仁施福德施无恚者獲福无量是故說當離恚施報无量也

猶如穢惡田 愚癡穢惡生 是故當離愚 獲報无有量

猶如穢惡田愚癡穢惡生者猶彼盲人目不覩高原平地亦不見善色惡色青黃赤白此眾生類亦復如是以无明闇法而自纏絡不覩四諸善不善法覆蔽慧明及三十七道品外道異學及諸梵志癡所覆蓋不識道真如來聖眾永无此患是故說猶如穢惡田愚癡滋蔓生也是故當離愚獲福无有量者彼修行人欲求无愚者當從何求答曰當從如來聖眾求何

出曜經卷第十八 第九品

第五品

以故已其聖眾觀察本末若大若小若好若醜分別四諦眼明智覺毫釐不失施彼如來聖眾无有愚癡者獲報无量也是故說當離癡施報无有量也

猶如穢惡田 憍慢滋蔓生 是故當離憍 獲報无有量

猶如穢惡田憍慢滋蔓生者外道異學憍慢最甚是故如來說偈曰婆羅門憍慢滋多從今世命終當生六趣中鷄猪狗狼驢五涅犁六施彼人者不獲其報是故說猶如穢惡田憍慢為滋多也是故當離憍獲報无有量者於如來大法中除去憍慢或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下意自界如旃陀童子身被寶衣價直百千若詣他舍倚門侍立不敢入舍悔憍比丘亦復如是本出家族自苦其形修乞士法御心調意如執利劍手執鉢盂如世窮人閭浮利人以髮為飾我沙門便取剃之閭浮利人衣裳多貪白淨沙門染汙為色閭浮利人諸犯罪者遂著深山沙門山藁為家无欲之人

出曜經卷第十八 第十品

第六品

執行如是況得向果者心可移乎是故說當離憍慢獲報无有量也

猶如穢惡田 貪欲為滋蔓 是故當離貪 獲報无有量

猶如穢惡田貪欲為滋蔓者人懷慳貪至死不敗或由慳貪傷及命根是故智者去離慳貪是故說猶如穢惡田貪欲為滋蔓是故當離貪獲報无有量也

六增上王 染為染首 无染則離 染者謂愚

六增上王者所謂王者何者是曰意也以次數者則名六逆數者亦為六增上者意動則五隨走作五情設使諸入盡意所造如佛契經說猶如五根各各有境界不相錯涉亦不相侵意者至此五處寂為原首侵彼五界誤使五情不得停住於五事中取勝寂妙是故名為王是故說六為增上王也染為染首者云何為染所謂染者染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染為染首无染則離者云何名无染所謂无染者阿羅漢是雖言須施道諸塵

出曜經卷第八 第十卷

垢盡得法眼淨不永得淨羅漢者永已得淨是故說无染則離也染者謂愚愚人所習習著色香味細滑法應思惟者然不思惟不應思惟者及更思惟是故說染者謂愚也

骨幹以為城肉血而塗之根門盡開張結賊得縱逸

骨幹以為城肉血而塗之者所謂城者以五陰身為牆骨幹垣壁以血滌之若當以內物現露於外者便生惡露觀不潔者身與不可樂想以其皮膚覆骨莊飾為形智者觀察无一可貪是故說骨幹以為城肉血而塗之根門盡開張結賊得縱逸者眼根開張受於外色目誰開乎答曰由不思惟故使結賊得入劫善根財貨耳鼻口身心亦復如是意根開張結賊得入是故說根門得開張結賊得縱逸也

有緣則增苦者前有因緣後生增苦前无因緣苦何由生猶如泉源出水成江河此亦如是因前有緣則有苦不從外愚除

出曜經卷第十八 第十卷

除漸漸增長至四百四患是故說有緣則增苦也觀彼三因縛者猶如遇事人問在作坊役使不住此亦如是五威陰身以結使為縛憂愁苦惱使心識不得停住復當經歷四百四病是故說觀彼三因縛也滅之由賢

衆者夫欲信施當詣大衆施少獲福多猶如勇健丈夫能却外敵摧敗彼衆乃名勇健如得賞賜過出衆人如

來賢衆亦復如是如海納萬川不拒細流有來供養者不存用喜不供養者亦不憂感是故說滅之由賢衆也不從外愚除者世愚惑人顛倒來久計者吾我著五陰身計為實身猶如有人曾不被毒地螫而不避之曾不被結使縛者而造其行為外塵所染是故說不從外愚除也何以故名為誰所以言誰者得義種種演說不同餘得單義不與此同是故說誰也

出曜經水品第十八 心淨得念 无所貪樂 已度癡淵 如鷹棄池

出曜經卷第十八 第十卷

心淨得念无所貪樂者係心於淨恒求巧便欲得出要觀此生死如幻如化常懷恐懼心如熾火是故說心淨得念无所貪樂也如鷹棄池者知彼池水多諸畏懼又為獨者數來驚怖鳥即棄池高翔避此衆難是故說如

鷹棄池也已度癡淵者癡淵所蔽入骨髓髓便求方便永滅无餘是故說已度癡淵也譬如鷹鳥從空暫下求

出惡道至无為處譬如鷹鳥者畏諸衆鳥飛在虚空避此諸難自求无為是故說譬如鷹鳥也從空暫下者身能飛行遠近无碍去危就安是故說從空暫下也求出惡道到无為處也賢聖弟子如來等正覺為人除惡求出惡道修於善業離一切結是故說求離惡道至无為處也亦名滅盡泥洹無生滅者斷恒不變易亦不磨滅彼得定修行人為老病所逼四百四病恒切已身厭患四大身捨五陰形入无為處

不修梵行 少不積財 愚者睡眠 守故不造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余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特侍者阿難。見閻浮界二人者。老形衰色。衰憊步而行。見已。世尊便笑。余時阿難更整衣服。右膝著地。長跪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笑必有以。願說其意。余時世尊告阿難曰。汝頗見此二者。舊長老不形變色。衰若此二人。於此舍衛國。從少積財者。於舍衛國第一豪富。若當捨妻子。棄捐居業。出家學道。即成阿羅漢。若小積財。至足今日。於此舍衛城里。復在第二家。若出家學道。得阿那含果。此二人若在中年積財。至今日足在第三家。若出家學道。得斯陀含果。此一人。遠前所願。捨棄。隨末飢寒。勤苦。萬息。並至今時。世尊觀察此義。為後衆生。敷演大明。在於大衆而說斯偈。

不修梵行。少不積財。如鵝在池。守故何益。

猶如老鵝。伺立池邊。望魚上岸。乃取食之。終日役思。不果其願。用意不息。自致亡軀。老有老法。壯有壯力。鵝以

老法行於壯力。終日不果。但念少壯。捕魚不覺者。年已至今。此者。昔年長老亦復如是。自念力壯。歌儻戲笑。傳弄戲樂。不慮今日。年邁者。艾抱膝。踣踞。憶彼所更不行。老法。但念少壯。欺詐。萬端。是故說如鵝在池。守故何益。

莫輕小惡。以為无殃。水滲雖微。漸盈大器。凡罪充滿。從小積成。莫輕小惡。以為无殃。者。人為惡行。雖小。不可輕玩。雖小。螫齒。入身。毒遍其身。以喪命根。毒藥。雖微。人來得食。見毒便死。此亦如是。為惡。雖小。妨人正行。不至究竟。不慮於後。當受其報。日復一日。不肯改更。不念遠離。惡遂滋長。是故說莫輕小惡。以為无殃也。

水滲雖微。漸盈大器。者。猶如大器。仰承水漏。滲滲相尋。溢滿共器。是故說水滲雖微。漸盈大器也。凡罪充滿。從小積成者。愚人習行。從小至大。日日說習。不覺殃至。是故說凡罪充滿。從小積成。

莫輕小善。以為无福。水滲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莫輕小善。以為无福者。如有善人。詣彼塔寺。禮拜求福。或上明燃燈。燒香。掃灑。作倡伎樂。懸繒幡蓋。從一錢始。復勸前人。使發施心。一博已上。供養聖衆。或以楊枝淨水。供給清淨。或脂燈續明。如此小小。亦不可輕。依彼心識。從報无量。如然一燈。除舍闇冥。不知冥之蹤跡。如燒極微妙香。盡除臭穢。不知所在。利劍。雖小。能斷毒樹。此亦如是。善行。雖微。能除重罪。往來人天。不更苦惱。從此適彼。受福无量。現在可知。滲滲不絕。遂滿大器。勇者。行福。漸漸成。就是故說。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猶如人渡河。縛筏而牢固。彼謂渡不渡。聰敏乃謂渡。

縛筏而牢固者。猶彼衆生。欲渡深淵。或筏而渡。或腰舩而渡。或浮瓠。或載小船。或草木為筏。皆得至岸。而无罣碍。是故說猶如人渡河。縛筏而牢固也。彼謂渡不渡者。謂愛別。猶如深淵。流出成河。弥滿世界。派向三界。趣四生。遍五道。復派至色聲香味。

出曜經卷第十八 第七十七

細滑法是故說彼謂渡不渡也聰
散乃謂渡者所謂聰散者佛辟支佛
是雖渡世測不足為奇何以故世測
元盡渡受欲測者乃謂為奇是故說
聰散乃謂渡也

佛世尊已渡梵志渡彼岸比丘入洲
浴聲聞縛牢筏昔有兩師大梵志造
立波羅利弗多羅大城功夫已舉莊
飾成辦便請佛及眾僧入城供養未與
諸門立号梵志內心作是念若沙門瞿
曇從所門出當名為瞿曇門若復如
來渡恒伽水當名彼渡為瞿曇渡余
時梵志復生是念不審如來為欲載
筏渡腰船浮軀小船為載河渡余時
世尊知彼梵志心中所念即以神力
及比丘僧忽然而渡在彼岸立余時
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佛世尊已渡 梵志渡彼岸 比丘入洲浴
聲聞縛牢筏

說此偈已各還精舍梵志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是泉何用 水恒停滿 拔愛根本
復欲何望

出曜經卷第十八 第八十八

是泉何用水恒停滿者三有者假謂
為泉愛亦名為泉水恒停滿一切諸
結皆集受泉是故說是泉何用水恒
停滿也拔愛根本復欲何望者行人
以能拔愛根本元復生死猶如毒樹
究盡其根元復出生亦无枝葉愛亦
如是无復枝葉拔其根本復欲何望
者更不受有更不復生是故說復欲
何望也

水人調船 弓師調角 巧匠調木
智人調身

水人調船者治牢固穀治諸孔不使
漏水使眾生類從此岸得至彼岸弓
匠修治筋角調和得而火炙筋被用
不知折是故說水人調船弓師調角
也巧匠調木者墨纓拼直高下齊正
意欲造立宮室成就是故說巧匠調
木智者調身者恒以正教不毀法律
搜求義味求上人法是故說智者調
身也

猶如深泉 表裏清徹 閒法如是
智者歡喜

猶如深泉表裏清徹者所以說得智

出曜經卷第十八 第九十九

音以譬喻自解或有深泉不清恒濁
或復有泉深而且清於彼自照面像
悉現是故說猶如深泉表裏清徹也
閒法如是智者歡喜者昔有國王歎
患世典疲倦俗業往至塔寺欲聽正
法時為力比丘得阿羅漢道當次說
法時彼國王以巾覆頭脚著履履入
眾聽法羅漢比丘告彼王曰昔佛有
制不得為著履者說法王內患隆威
即脫履履羅漢比丘復告王曰昔佛
如來亦說此限不得與覆頭者說法
王聞是語遂興瞋恚內自思惟出今
為此比丘所辱此比丘故當見我頭
白无故欲辱我耳若此比丘說法不
入我耳者當取斫頭今時國王即却
頭覆沙門速為我說法比丘報曰如
來至真等正覺亦說此教不得為瞋
恚者說法王今瞋恚何由得說法王
當正意聽說譬喻猶如濁泉涌沸不
停王今如是心意倒錯何由聞法今
時國王內自慚愧即興敬心此比丘
必是聖人乃能玄鑒通達人心即從
坐起右膝著地頭面礼足白比丘言

唯願聖尊與我說法使此穢形永蒙
蔭覆王即就坐欲得聞法今時比丘
便以此偈向王說曰

猶如深泉 表裏清徹 聞法如是

智者歡喜

今時比丘重與王說法令彼王心歡

喜踊躍道根信心而不傾動是故說

聞法如是智者歡喜也

忍心如地 不動如安明 澄如清泉

智者无乱

忍心如地者猶如此地亦受於淨亦

受不淨地亦不作是念我當捨是受

是智者執行亦復如是若人嘆譽不

以為歡有毀辱者不懷憂戚見善不

喜聞惡不怒是故說忍心如地也不

動如安明者猶如安明獨處眾山不

為暴風所傾動賢聖之人亦復如是

不為聞四事心有增減是故說不動

如安明也澄靜如清泉智者无乱者猶

如澄靜泉表裏清徹不為小流所燒濁

智者如是内既无非外好不入心如

金剛不可沮壞是故說猶如澄泉智

者不乱也

小品第十八

出曜經卷第十八

出曜經卷第十九

地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華品第十九

孰能擇地 捨鑑取天 唯說法句

如擇善華

如來所以演此偈者欲以生言致難

然无能致詰者佛還自說孰能擇地

捨鑑取天唯說法句如擇善華佛以

偈報曰

學者擇地 捨鑑取天 善說法句

能採德華

學者擇地者所謂向阿羅漢云何名

為地所謂地者愛種是也學者執信

擇選善地除愛根本自致成道是故

說學者擇地也捨鑑取天者學人修

行從此世間上至諸天彼求受本永

斷无餘天龍鬼神八部將軍其有受

者皆能除斷是故說捨鑑取天也善

說法句能採德華者句身味身分別義

理一一剖判以无導智解諸縛著猶

如學人採致眾華以為裝飾寶賈得

價觀首元狀善說法句亦復如是故

演云微廣採眾妙是故善說法句也
斷不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斷林滅林名
元林謂比丘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今時

世尊與元央眾眾說法前後圍繞時

有一人信心堅固捨家妻子捐棄五

親出家學道求為沙門今時彼人在

大眾中心念宿舊五欲自娛憺女顏

貌如現目前陰便動起心懷慙愧即

詣靜處以刀斷之血流溢迷悶不

自覺知余時世尊告大眾曰汝等觀

此愚人應獲而不獲不斷而便斷之

夫欲斷者當斷結使諸縛何乃斷此

形相由是如來頻說三偈

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未斷林須

增人縛著 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心縛無解 如犢戀母

未斷林須增人縛著未斷結使縛著

諸想心使派馳不能專一是故說未

斷林須增人縛著也心縛无解者如

苦行人常樂山藪所以然者皆由彼

山得成道故是故說心縛无解猶

犢戀母者猶如新生犢子其心終不

出曜經卷第九 第三分

離母此衆生類亦復如是求結未盡
爲狐疑所退逐是故說如犢戀母也
當自斷惡 如秋池華 息跡受教
佛說泥洹

當自斷惡如秋池華者愛之深神病
元端緒猶如蓮華色鮮且好其有見
者莫不受樂及秋華萎人心離離不
復貪樂是故說當自斷惡如秋池華
息跡受教者息跡者賢聖人受正教
誠初无差違善法日增惡法日退何
以故以佛說泥洹樂泥洹中无苦惱
衆患切身是故說佛說泥洹樂也
如彼可意華 色好而无香 二言華如是
无果不得報

尔時世尊慈彼羣生欲演法教故說
斯偈夫說法人上中下善義理深遠
言行自違不獲其報是故世尊說不
得其果如來所以說此偈者欲訓後
弟子欲令師教嚴切現弟子義承受
教誡或時弟子不堪教誡是故說如
彼可意華色好而无香 二言善如是
无果不得報也
如彼可意華 色好而香潔 二言善如是

出曜經卷第九 第四分

必得其果報

尔時世尊爲諸人前頻而說斯法彼
說法人聲響清徹言无忌難爲衆生
說法上中下善義味具足淨修梵行
義理深遠智者分別已行專正訓彼
亦余皆順於法不違義理世尊說具
得果報是故說如彼可意華色好形
者潔 二言善如是必得其果報也
如蜂集華 不擾色香 但取味去
仁入聚然

尔時世尊爲分越比丘而說斯偈彼
與食人與鹿求觀見前人善色惡色
若好若醜見彼容姿熟視不離見彼
不端正者目不視之聞彼香者以鼻
嗅之見彼微者背而捨之憶彼善色
善香還至房中晝夜思想尔時世尊
觀見比丘心各如是佛告比丘汝等何
不如蜂採華但取味去不擾色香汝
比丘善香惡香善色惡色若好若醜
何所加益大家小家饒財貧賤汝等
如心便負彼人如仁所行何不如是
行是故說如蜂集華不擾色香但
取味去仁入聚然也多作寶華結步

出曜經卷第九 第五分

瑠璃者如彼巧華瑠璃弟子多集衆
華作華瑠璃以自存活諸比丘見
彼所行便自造未曾有瑠璃世尊說各造
華瑠璃等如是正是行時造元觀行
乃得人身何不作福德而自修習布
施思惟教誡精進修戒持淨梵行是
故說多作寶華結步瑠璃廣積德者
所生轉好也

愚誦千章 不解一句 智解一句
即解百義

愚誦千章不解一句者愚者无智无
行无見无眼不修聞但有淺智鹿智
貪食彼千句不解一句是故說愚誦
千章不解一句也智解一句即解百
義者智者有眼有見能細思惟彼一
義圍繞義如此法應尔不應尔是故
說智解一句即解百義也

猶如雨時華 萌芽始欲敷 雖怒癡如是
比丘得解脫

猶如雨時華萌芽始欲生者猶如雨
時天華得敷開亦不減華葉墮落半
生益好是故說猶如雨時華萌芽始
欲敷燭怒癡如是比丘得解脫者汝

等比丘不畏王故作道人不畏賊故作道人不畏貴故作道人不畏病故作道人不畏後故作道人汝等所以作道人者惠歎世苦作道人欲離生老病死故作道人為余不比丘答曰如是世尊汝等何不思惟去嫗怒癡遠離結使不與從事當吐當除當滅當獲何等當獲二業自為己為他人自為己者以善熏身為他人者若受人信施衣被飯食牀敷卧具病瘦醫藥則無有損是故說嫗怒癡如是比丘得解脫也

如作田溝 近于大道 中生蓮華 香潔可意

如作田溝近于大道者所謂田溝者不淨穢惡盡順其中人見患之不肯親近行則避之目不欲視是故說如作田溝近于大道也中生蓮華香潔可意者色成就香成就人見歡喜當作是意不問其地但觀其華云何於此處乃生極沙華甚為奇特世之希有是故說中生蓮華香潔可意也有生死然凡夫處邊 慧者樂出

為佛弟子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今時世尊一日一夜六時觀察頗有眾生應從佛度及更墜他凡夫地則於佛法有大開滅以天眼見舍衛城裏有一旃陀羅兒客除糞以自存命今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以次漸漸至彼旃陀羅家時客除糞者還見世尊來內懷慙恥即避世尊更詣餘巷如來忽然復往逆之其人自念吾搭糞穢臭惡不淨今日何由得觀世尊復欲避走詣一澤地索斷瓶破穢汙淨地恐地主瞋意欲馳走佛通嘆曰吾今故為汝來復欲何趣其人報曰身體穢汙不敢親近尊顏是故欲避之耳尊今當知早喪父母五親凋落无有妻息孤窮單立客除糞以自存活不審世尊何所教誡乃能慈愍與罪人共語今時世尊告曰汝隨我來欲度卿為沙門其人白佛言云何世尊地獄餓鬼畜生亦得為道乎今時世尊告彼人曰吾今永世以來修元轍行求成佛道正為罪苦

人可令時世尊即以神力手執其人

上昇虛空往至恒水側沐浴彼人身體香潔復以神力接至祇洹精舍勸諸比丘將此人度為沙門受教即度為沙門其人已得為道內自思惟吾出寒賤幸有微福得染道味今不自求求於道者後墜凡細復劇於今即自勵勵精勤日新未經旬日便得須陀洹果斯陀舍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涌沒自由即詣一大方石當中坐坐補納故衣今時王波斯匿聞佛度旃陀羅兒客除糞者王自思惟佛出釋種豪族姓家左右弟子皆出四姓長者種婆羅門種刹利種來入宮室受人供養信施五體投地接足而礼今聞如來度旃陀羅種我等云何屈伏礼敬吾今當往責數如來王自嚴駕出詣如來所未到之頃見一比丘坐大方石補納故衣有五百淨居天圍繞礼觀王直前語比丘曰今煩比丘往白世尊王波斯匿在外欲觀世尊比丘聞已即沒入石中從如來精舍地中出前白佛言王

出經卷第十九 第九節

波斯匿在外欲見世尊佛告比丘汝
今還從此地入從彼石出告王曰宜
知是時即如佛教從石涌出告語王
曰如來有教大玉宜知是時波斯匿王
復作是念我今所以來者欲問彼除
糞人今且捨置先問此比丘士何得
入是野靱石裏涌出自由亦當問此
比丘為何人余時波斯匿王即除
王歸前至佛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
須臾退坐前白佛言向者比丘為名
何等乃能有此神力石裏往反元有
罍罍佛告王曰此是客除糞人今有
神力如是余時世尊以此因緣便說
二偈猶如穢汙惡地田溝深坑生香
潔蓮華去何大王有目之士當取此
華不乎王白佛言唯然世尊華極
香潔當取莊飾穢汙當觀如母胎於
彼胎中生功德華時波斯匿王又手
合掌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彼人使得
善利蒙聖垂教得在道次既得為道
神足變化不可思議自今以始終身
請此比丘供養四事不闕是故說慧
者樂出家為佛弟子

出經卷第十九 第十節

如有採華 專意不散 村睡水漂
為死所害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者昔有衆多人
在野採華採擇妙者競取好者是故
說如有採花專意不散也村睡水漂
為死所害者時彼人民採華疲倦歸
家睡眠客水暴溢盡漂煞之是故說
村睡水漂為死所害也
如有採華 專意不散 欲意元厭
為窮所困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者是時人民採
致妙華競取好者奔趣東西要獲妙
香以用歡慶是故說如有採華專意
不散也欲意元厭為窮所困者所以
採取華者欲以五欲自娛快自縱恣
莫知來變不觀未來變進趣元日
逼至乃知為困是故說欲意元厭為
窮所困也
如有採華 專意不散 未獲財業
為窮所困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者是時人民窮
儉多乏採華往賣用自存濟是故說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也未獲財業為

出經卷第十九 第十一節

窮所困者其入慙慙所在求財不稱
其願不充憐憫便為窮所逼捨此形
當更受身皆由无慮故捨形受形是
故說未獲財業為窮所困也
觀身如坏 幻法野馬 斷魔華敷
不觀死王
觀身如坏者猶彼坏器危脆不牢
必當敗壞為磨滅法不可恃怙悲當
歸盡漸漸積聚乃成堆阜此四大身
亦復如是不可恃怙皆當歸盡為磨
滅法如是不久當捐棄塚間是故說
觀身如坏也幻法野馬者猶如野馬
光焰熾明幻人眼目人欲往就尋究
不知所在徒自疲勞无所剋獲解知
諸法皆悉如是无強无牢不可恃怙
是故說幻法野馬也斷魔華敷者謂
魔者稱為自在天子彼所著綈以
見諦思惟道往斷斷已斷當斷已
剝當剝打已打當打是故說斷魔華
敷也不觀死王者見諦思惟道所應
斷結已盡无餘不復進趣向於自在
天子亦復不為天所牽連是故說不
觀死王也

此身如沫 幻法自然 斷魔華敷 不親死王

此身如沫者猶如聚沫不得久停不可恃怙捉便消滅不可護持此四太身亦復如是无力无強亦无堅固是故說是身如沫也幻法自然者猶如幻化之物誑惑他人非真非實愚人染著謂為已有智者觀察无二可貪是故說幻法自然斷魔華敷者見諦思惟所斷結使永盡無餘更不適彼言而親近之是故說斷魔華敷也不見死王者見諦思惟結已盡獨王三千存亡自由更不為自在天子所拘錄是故說不見死王也解身與貪一而不異學能捨牢有如還憂曇鉢比丘度彼此如地脫故皮學能捨牢有者有中牢者何者是可謂五欲是心意染著不能捨離令此眾生與意染著流轉五道周而復始一形毀壞復受一形世間復有何者牢所謂五威陰身是復使眾生類終日耽習不能去離然彼學人執意牢固能捨此牢有者可謂賢聖能捨五威陰身及五欲者

是謂應賢聖行是故說學能捨牢有也如還憂曇鉢者善別之人選擇妙華求受曇鉢形神疲勞不能起極意便疲歇即捨而去是故說如還憂曇鉢也比丘度彼此者所謂比丘者破諸結使毀辱形體著衣持鉢行乞度人度彼此者謂內外六情內六入外六塵是故說比丘度彼此也如地脫故皮者賢聖人三有牢者為賢聖之道也聖人能捨賢聖道入元為泥洹城是故說如地脫故皮也

出曜經馬喻品第二十

如馬調軟 隨意所如 信戒精進 定法要具 忍和意定 是斷諸苦 如馬調軟隨意所如者如有善調馬之士以策御馬隨意所如不失本微馬性耐直復恐鞭撻恒自持護以慮為失是故說如馬調軟隨意所如也信戒精進定法要具者比丘執行亦如彼馬內恒思惟恐有過失復恐諸梵行人來見呵責信心向佛法僧精進牢固不可沮壞意常八定分別諸法亦不漏失是故說信戒精進定法

要具也忍和意定者學人進行調御諸根不令放逸於諸根門悉得自在忍力具足若人毀譽稱讚苦樂不與患心亦无是非是故說忍和意定也是斷諸苦者中有餘无餘盡能斷入泥洹中是故說是斷諸苦

從是住定 如馬調御 斷患无漏 是受天樂

從是住定者彼習定人取攝諸根執意不乱心无他念心所念法亦不流馳是故說從是住定也如馬調御者如彼調馬人見彼惡馬懼度不調者之羈絆加復策撻然後乃調隨意所如元有疑滯是故說如馬調御也斷患无漏者諸患已盡无復諸漏更不受當來有後不復生是故說斷患无漏也是受天樂者諸天晝夜衛護羅漢說功德捨天重位來至人間稱譽賢聖功德轉遠市无不聞者是故說是受天樂也 不恣在放恣 於眠多覺 如歲馬比良 不恣在放恣於眠多覺悟者如彼修

行人心元放逸說不放逸之善樂
於閑靜不震憤亂見放逸者勸使除
貪夫放逸人不復善本多失財貨於
眠多覺悟憶佛契經如未所說若人
睡眠多有所損應成之物反更壞敗
不應成物反更成立皆由睡眠而有
此變是故說不恣在放恣於眠多覺
悟也如羸馬比良棄惡乃為賢者猶如
兩馬同趣一向一馬肥良走速一者
羸劣走不及伴然彼羸者先得正
道垂欲究竟後良馬以進超過於劣
馬此衆生類亦復如是利根人貪
著睡眠不肯修學有鈍根人意勤修
學不著放逸是故說如羸馬比良棄
惡乃為賢
慙愧之人 智慧成就 是易誘進
如策良馬
慙愧之人智慧成就者如人習行耻
不及衆得一望一轉欲前進於行閑
一者便自著耻吾宿有何緣習行而
不果獲煩惋自責如喪二親意常欲
離惡不善法是故說慙愧之人智慧
成就也是易誘進如策良馬者盡能

減一切諸惡永拔根原元復虛賢如
斯之人易進為道是故說是易誘進
良馬者彼御馬人調御惡馬能令調
良豫知人意之所趣向是故說如策
良馬
辟馬調正 可中王乘 調為人尊
乃受成信
辟馬調正者如彼王廐有三種馬一
者上二者中三者下後食養育盡元
差別上馬者王數觀視中馬者遣人
看視下馬者遠取看視是故說辟馬
調正也可中王乘者金銀校具種種
纓絡乘有所至行步安庠如王所念
終不違錯是故說可中王乘也調為
人尊者處衆人中為尊為上元有過
者取為第一元以為喻亦元儔正是
故說調為人尊也乃受成信者聞彼
識謗不懷憂戚逆惡其人後當受殃
已終不瞋亦元志怒不生惡心向於
前人是故說乃受誠信也
雖為常調 如彼新馳 亦取善象
不如自調
雖為常調者猶如調馬人少未加馬

進趣良善為銳惡皆了知某者易調
某者難調某者性急某者性緩能別
此者乃謂善察是故說雖為常調也
如彼新馳者復知惡馬不可調御方
始教習乘走東西未經旬日復得調
良若志固不可調者即付外人駭新
負草是故說如彼新馳也亦取善象
者取善象為者意伏心調身體鹿溫默
中取大為人所愛觀者元狀是故說
亦取善象也不如自調者人能自調
御除非去邪為諸天世人諸佛世尊
神通得道者所見敬是故說不如自
調也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乃到調方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能乘此乘
至無畏境亦復不能乘此乘至安隱
處復不能乘此至元災患處是故說
彼不能乘也唯自調者乃到調方者
人能自調御識神速到安隱處不調
者能使調不正者能使正永慶元為
不復經歷憂悲喜怒是故說唯自調
者乃到調方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減一切惡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能乘此乘
去離地獄餓鬼畜生亦復不能起越
八難是故說彼不能乘人所不至也
唯自調者減一切惡者人能自調眾
善普會於諸結使取得自在盡能滅
地獄餓鬼畜生蹤跡是故說唯自調
者減一切惡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脫一切苦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乘此乘不能
盡苦原本從此岸至彼岸何以故乘
者非至竟乘非第一義乘是故說彼
不能乘人所不至也唯自調者脫一
切苦永盡於苦无復生死是故說唯
自調者脫一切苦也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得至涅槃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知蹤跡况
當知涅槃有可見耶此事不然是故
說彼不能乘人所不至也唯自調者
得至涅槃解知涅槃亦自虛寂事意

一向元他異念是故說唯自調者得
至涅槃

常自調御 如止奔馬 自能防制
念度苦原

常自調御者念自調御去惡即善如
契經說佛告呪呬日自不調御意不
專一故調御餘者此事不然欲得調
人先當自調是故說常自調御也如
止奔馬者如彼調馬人調和奔逸馬
避危就安是故說如止奔馬也自能
防制念度苦原者眾行已具便不廢
苦越過苦表何者苦表滅盡涅槃是
彼无復眾苦熱惱是故說自念防制
念度苦原也

自為自衛護 自歸求自變 是故躬自慎
如商賈具馬

昔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余時
耆域藥王請佛及比丘僧又除般特
一人所以然者以彼般特四月之中
不能誦掃帚名得余時如來及比
丘僧往到彼家各次第坐耆域即起
行清淨水如來不受清淨水耆域白
佛言不審如來以何目緣不受水佛告

耆域今此眾中元有般特比丘是故
不受水耳耆域白佛此般特四月之
中不能誦掃帚名得行道放牧牛
人皆誦得此偈何故請此人佛告耆
域汝不請般特者吾不受清淨水時
耆域承佛教誡即遣人往喚般特佛告
賢者阿難汝授鉢與般特佛復告般
特莫起于坐還授鉢孟著如來手中
余時耆域見神力如是乃自悔責咄
我大誤毀辱賢聖今日乃知不可犯
其口言即生恭敬心向般特比丘乃
不懇懃於五百人許余時世尊廣說
曩昔因緣過去久遠无數世時余
時耆域身躬為馬將販賣轉易時駟
千疋馬注詣他國中有一馬產駒
其主即以駒與人驅馬進路尋進他
國與國王相見王問馬將吾今觀此
千疋馬是凡常馬然其中有一馬悲
鳴聲不與常馬同此馬必生駁駒其
駒設長大者價與此千疋馬等若我
得此駒者諸馬盡買不得駒者吾不
買馬馬將報曰自涉路已來不憶馬
產駒王告彼人吾誦馬相聞馬母聲必

出曜經卷第十九 第三張 殿

知其駒好惡馬將退憶退還自念近於道路此馬母如產駁駒即與中路主人其駒未經旬日便作人語語其主曰若使馬將來索我者得五百疋馬持我身與不得五百疋馬莫持與之數日之中馬將自至近留馬駒以相付託君有養活勞苦今以一疋好馬贖之願見相還其人答曰吾本不強從君索駒自君去後勤苦養活若今以五百疋馬贖余乃相還即如其言以五百疋馬贖乃得本駒佛告耆域汝昔先薄賤馬駒用持乞人後以五百疋馬贖取先賤而後貴今亦如是請五百比丘留殷持一人今反貴重叔特薄賤五百人斯緣久矣非適今日是故說如商賈良馬也

二十

出曜經卷第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賜造

出曜經卷第二十

殿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志品第二十一

除患去憍慢超度諸結使不流著名色除有何有哉

除患去憍慢者夫人瞋患敗善行人所以競利多少亡家破國種族滅盡皆由患以憍慢滅已滅當滅是故說除患去憍慢也超度諸結使者瞋患憍慢結使為本除本則元有枝葉是故說超度諸結使不流著名色者盡除雖有名色存衆生有樂想皆由名色與共相毀譽我色像名望勝卿卿色像名望不勝我是故說不流著名色除有何有哉者所謂有者結使名号未能度有至无為使所使為結所結為縛所縛彼修行人以虛寂止觀永盡無餘度有至无是故說除有何有哉也

降患勿令起 欲生當制之 漸斷無明根

修諦第一樂

降患勿令起者患熾如火當念速滅

出曜經卷第二十 第三張 殿

若令滋長者多所傷敗患生則禍至猶人把火逆風自燒身是故說降患勿令起也欲生當制之者欲心適生即求方便令不生如彼毒蛇方欲出穴即當制御令不暴逆欲心如是即生便滅使不滋長是故說欲生當制之也漸斷無明根者無明者世間之大冥覆蔽心識不得開舒當求方便以勇猛心斷根不生是故說漸漸无明根也修諦第一樂者行者所以不速成道猶其嫗怒癡染汙身心此三結使由四諦斷不獲諦人不能除此三事從元數世以來未曾獲无為樂得四諦首余乃為樂是故說修諦第一樂斷患得善眠 患盡不懷憂 患為毒根本甘甜為比丘 賢聖能患除 斷彼善眠睡斷患得善眠者夫人瞋患晝夜不睡如遇蛇啗如病發動如失喪財貨此患之相染人无瞋患不見衆惱安卧睡眠天曉不悟如服甘露心識淡然

是故說斷患得睡眠也患盡不懷憂者人懷患怒現在前時晝夜愁感如喪親親如失財寶患已得除无復愁

憂苦惱是故說恚盡不懷憂也恚為毒根本者毒中根者莫過於恚人當恚感覆諸功德不得露現是故說恚為毒根本也甘甜為比丘者已拔毒根本無復毒哉更生美藥如彼甘露去諸穢惡是故說甘甜為比丘也賢聖能除斷彼善瞋瞋者所謂賢聖者諸佛弟子眾惡除諸善普會滅恚生本更不造新意不與念念此恚想善得瞋瞋無復憂慮是故說賢聖能除斷彼善瞋瞋也

人興恚怒 作善不善 後恚已除 追念昔事 如火熾然

人興恚怒作善不善者如人為恚怒所纏心意倒錯無所識知猶如盲者不觀高岸平地彼恚怒人亦復如是為恚怒所纏不見善與不善好之與惡是故說人興恚怒作善不善也後恚已除追念昔事如火熾然者猶如失道之士時變為要瞋恚之人速悔為上內懷慙愧即自悔責恚為虛詐何為興恚怒怒相報終无休已如火熾然心意變悔著為恚所使是故說

後恚已除追念昔事如火熾然也

无慙无愧 復好恚怒 為瞋所纏 如冥失明

无慙无愧者人之恚威不別尊卑无有慙耻如顛惑狂眾人圍繞終日咄咄不自覺知瞋事發露誑言无本是故說无慙无愧也復好恚怒者彼恚怒人行无清白心懷穢濁无由得修梵行是故說復好恚怒也瞋恚所纏如冥失明者彼恚怒人瞋怒熾威觀盡如闇天地恚冥无所復觀已无身光雖復千日競照何益於已是故說為恚所纏如冥失明也

彼力非為力 以恚為力者 恚為凡朽法 不覺善響應

彼力非為力以恚為力者所以瞋恚由非義與內自思惟吾所行是彼所行非會至眾詰問前却乃為小兒所嗤方自覺悟退退不是所謂貴勝理直則勝瞋恚力者不可恃怙亦无牢固敗人善性是故說彼力非為力以恚為力者也恚為凡朽法不覺善響應者蓋減善本出惡成惡不感善後嗣

類與罵語常麁難以瞋恚為首夫人有德遠近稱慶必有善響應所在流布今論此人但聞惡聲无有善響應雖少多有善為恚所覆不得顯露是故說恚為凡朽法不覺善響應也

有力近兵 无力近軟 夫忍為上 宜常忍羸

有力近兵无力近軟者自恃力勢謂為第一為弱者輕忍不還報設當打搦亦不與恚力力相從羸羸相就力者終不設意於羸羸者反更舉意向強是故說有力近兵无力近軟也夫忍為上宜常忍羸者所謂忍者不見過咎是與不是乃名為忍不恃已強陵易弱者設當輕易弱者便為眾人所見嗤笑是故說夫忍為上宜常忍羸舉眾輕之有力者忍 夫忍為上宜常忍羸

舉眾輕之者或有一人為眾所輕其中黠慧者便能忍之何以故彼人羸弱无所歸趣豈復在是一人當與瞋恚是故說舉眾輕之有力者忍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 第六經

小

夫忍為上宜常忍贏者忍為第一方世間無過者雖神通鑒照成道相好皆是忍力達明今世後世徹照元外亦由忍力是故說夫忍為上宜常忍贏自我與彼人大畏不可救如知彼瞋恚宜減己中瑕

自我與彼人大畏不可救者夫人思惟先自察已然後觀彼相其顏色即能分別斯性慳惡斯性良善恒自謹慎不造惡行恐後世報受苦无量從今世至後世無有解脫是故說自我與彼人大畏不可救也如知彼瞋恚宜減己中瑕者知彼瞋恚顏色隆盛已便嘿然內自思惟設我與彼競者則非其儀我今宜嘿與彼諍為是故說如知彼瞋恚宜減己中瑕也

二俱行其義我與彼亦然如知彼瞋恚宜減己中瑕

二俱行其義我與彼亦然者亦自為己復為他人亦自護己復護他身恒自思惟避於二事一者恐現身受殃二者恐後得報是故說二俱行其義我與彼亦然也如知彼瞋恚宜減己

出曜經卷第二十 第七經

小

中瑕者躬見前人瞋恚隆怒或見把持瓦石欲來見害已亦防備瓦石距之如有一人手執白杖欲往鬪諍手所執杖即化為刀其人見以即投刀于地時有國王在高樓上遙見此人始以把草復化為刀尋復見之即投于地王尋遣信喚來詰問汝何以故前如把草草化為刀所以投刀於地其人白王曾聞佛經言佛告侍者吾將論虛寂滅元為時後五鼎鼎世眾生共諍投推瓦石即化為刀劍百積善來久不敢為惡原首是故投刀于地王聞此語大自感歎歎未曾有即賞彼人給與民戶是故說如知彼瞋恚宜減己中瑕也

俱行二義我為彼然愚謂无力觀法亦然

俱行二義我為彼然者常護己身亦護彼人如護寶貨內自思惟降伏已心不燒前人亦使彼人不來得我彼此將護不令有失是故說俱行二義我為彼然也愚謂無力觀法亦然者愚者意聞不察來變謂聞者常聞未始

出曜經卷第二十 第八經

小

有解和者常和未始諍說智者觀見非聞者必有損雖得稱勝莫若本元聞是故說愚謂無力觀法亦然若愚勝智 僥言惡說 欲常勝者於言宜嘿

若愚勝智 僥言惡說者常惡同友壞敗良善發言惡至終日无善惡惡相隨積罪如山同類歎譽各諍勝如此名穢濁不至究竟是故說若愚勝智 僥言惡說也欲常勝者於言宜嘿者賢聖嘿然智者所歎惡來加已不以為感若得榮寵不以為歡罵不報罵行忍為業若撻撻者嘿受不報是故說常欲勝者於言宜嘿也

當習智者教不與愚者集能忍穢漏言故說忍中上

當習智者教觀勝已人慎莫違彼教猶尚不與卑賤共諍况復與勝已者諍乎此事不然何以故智慧之人為尊為上无有過者是故說當習智者教也不與愚者集以類相從善入善聚惡入惡友善者聞惡見則避之惡者聞善便欲毀蔑諸佛賢聖及諸得

道者歎說不聞諍之德是故說不與
愚者集能忍穢漏言者樂惡之人不
自惜身為人所憎性行本暴與彼諍
者為人所嗤既自毀辱朋友不歡為
人所責云何以金寶身賀彼瓦石是
以智者以忍為黑是故說能忍穢漏
言也故說忍中上者賢聖之人具足
眾業善本元漏皆悉成就見彼穢行
自攝其心我今何為復與彼同遇聖元
數由忍得成晝夜防備如處熾然意
念修善日欲增多若復遇惡日損使
減是故說忍中上
患者不發言 處眾若辱人 恚以熾然
終已不自覺
患者不發言者受此人形積元數行
乃得成辨既得人身舌根具足常當
歎說佛法聖眾承事二親敬奉師尊
晝夜誦習深妙契經何以故佛亦引
喻舌為劍戟招致殃禍由舌妄言喪
滅門族舌有十号言為殊異為人重任
未始離舌是故說患者不發言也處
眾若辱者夫習學人常自謹慎謹
口過失若在大眾及在屏處出言柔

軟不傷彼意前言覆後理不煩重是
故說處眾若辱處也人恚為熾然終
已不自覺者如彼惡人喜怒發動恚
蓋所覆不自照見但自損辱元益於
世垢膩自纏不自拔濯一日為惡乃
積億劫之殃况復終身行惡望欲得
道終已不可得是故說人恚以熾然
終已不自覺也
諦說不瞋恚 乞者念以施 三分有定處
自然處天宮

諦說不瞋恚者人行至誠人所恭敬
為數千萬人所見念待斯由不瞋致
斯德也乞者念以施不懷慳吝有求
乞亦不逆意者此乃名曰開泰人也
乞者不為貪求欲後世緣緣積善滿
自然得聖道是故說乞者念以施也
三分有定處自然處天宮者三業是
行不枯朽必生天上人中往反周旋不
處界賊猶如有人從觀至觀從園至園
五樂自娛終无憂戚便能閑地獄賊鬼
畜生門開天人往路轉進功業便至无
為是故說三分有定處自然處天宮也
息意何有恚 自檢壽中明 等知定解脫

知已无有恚
息意何有恚者學人息心降發熾意
心如死灰身如朽木見前恚樂不以
經懷心如女明不可移動是故說息
意何有恚也自檢壽中明者學人自
檢自養其壽恒以无漏而自榮護不
貪世榮有怖望是故說自檢壽中明
等智定解脫知已元有恚者彼修行
人平等解脫不以无等无等解脫者
斯是世俗斷欲人也平等解脫人終
无恚怒所有恚怒結使之垢永已除
盡是故說等智定解脫知已无有
恚也

夫為惡者 怒有怒報 怒不報怒
勝彼闍負

夫為惡者怒有怒報者行惡之人被
此受殃猶野火行值前被然先恚
怒者令生恚怒先惡心者令生惡心
是故說夫為惡者怒有怒報也怒不
報怒勝彼闍負者昔波斯匿王寵養
諸奴遣使攻伐他國善解戰法所往
皆伏後諸妻婦請道人供養求願復
為說微妙法皆得須陀洹道後征

出曜經卷第二 第十二

人還婦等語諸夫曰君征去後我等請諸道人供養求願願君安隱早歸為我說法我等已得須陀洹道君等更可請之即如婦言請諸道人供養說法諸夫復得阿耨含道彼界復有賊寂王教召諸群奴令往攻擊奴輩聞之內自思惟我等各各皆得道諦慈愍一切不害生類云何當往攻伐彼敵復重思惟設不應命受王教者身自喪滅殃及妻息寧就彼死不在此存罪及妻息即皆嚴厲往向彼敵諸天龍神感應摧破彼眾安隱還家國主歡喜四遠寧泰是故說慈不報慈勝彼鬪員也

忍辱勝怨 善勝不善 勝者能施真誠勝欺

忍辱勝怨者昔阿闍世王集四種兵往攻舍衛城時波斯匿王復集四種兵出外戰鬪摧破大眾生擒阿闍世身將至如來所自世尊曰師子阿闍世殺逆无道橫興惡意攻伐我國本无怨讎自生怨讎本无鬪諍自生鬪諍今原赦其罪放還本國何以故為

出曜經卷第二 第十三

我大師見放之是故說忍辱勝怨也

善勝不善者无功德人言自稱說吾所知多彼所知少實无技術稱言有之實无方略自言多方臨事之際攝腹如步屈之重若見智者无然獨立如死冥聚无復神識是以智者勸人積學學者寧神之寶宅心意自在通達四達由學得成營家立國法度邪非斯由學也是故說善勝不善也

勝者能施者所謂勝者勝彼慳貪人不立德本者嫉彼妬賢見人惠施代惜財貨恒作是念我施彼者後何所望唯有立信之人才能惠施亦不選擇不顧果報乞者填門不立禁限四遠雲集不踞微細是故說勝者能施也

真誠勝欺者真誠行人宗室眷屬所在稱揚無不聞者妄語之人人見不欺人所憎嫉是故說真誠勝欺

無恚亦不害 恒念真誠行 愚者自生恚結怨常存在

無恚亦不害恒念真誠行者彼修行人知時和法可避知避可就知就所說真誠為世人所敬不誑惑人是故說

出曜經卷第二 第十四

无恚亦不害恒念真誠行也愚者自生恚結怨常存在者愚人所習瞋恚為首存在心懷未始捨離猶如磐石作字文章分明不為暴風所滅是故說愚者自生恚結怨常存在也

恚能自制 如止奔車 是為善御去冥入明

恚能自制如止奔車者恚怒即生還能制者此名人中雄也猶如馬車奔逸御者能止此名善御是故說恚能自制如止奔車也是為善御去冥入明者此善御者非御車御亦非為馬御所謂御者能自攝意念不分散息心不起志趣元為不著世界為人重任作良祐福田可敬可貴為供養最是故說是為善御去冥入明也

沙門及道 行斯愛念 新水華香 焉恚為十

出曜經如來品第二十二

最正覺自得 不染一切法 一切智无畏 自然元師保

最正覺自得者昔六師在世貪著利

養競自稱已獨謂為尊開佛出世神德過人六師雲集各共結誓我等六人等無等倫近聞有佛出世神德威力踰越我等宜可同議心齊意等語不相違然後乃得勝彼瞿曇即遣一人往觀如來顏色視瞻為如人不即往觀見視元默足還白六師如其所見瞿曇顏貌世之希有威神光明踰於日月如我所見元辭可喻六人復念其人出於王種理應端正何足復性今且更遣一人往觀瞿曇容儀元畏為蹕疾局促耶即往觀相如師子在群獸中元所畏難還告六師瞿曇在眾如獸中王元所畏難六人復念愚人希更事故貪彼光明故圍繞之耳此是常宜何足復性彼瞿曇者出自王宮六萬姝女晝夜娛樂未更師法曾不造學更可遣人往聽所說頗有經理為如凡夫耶即遣明達一人往觀視之具聞所說還白六人彼瞿曇所演達古知今前知元極却觀無窮判義析理不煩重六師聞已復作是念世多有人辯辭捷疾悅

可人心然不存理不可尋究復可遣人往觀瞿曇眾人聞其所說寂然聽受為懷亂不聽耶即往觀聽見諸大眾渴仰聞法專一心意渴仰如來目未曾瞻還白六師瞿曇所演味如甘露眾人渴仰聽元默足六人復作是念人集徒眾初心極猛久必退散復何疑恠更遣一人往瞻瞿曇義理深邃為淺薄無緒耶即遣高勝一人往觀瞿曇具聞所說還白六師瞿曇所演如海元崖我等所見如牛蹄水今我一人且欲就彼求為弟子焉知其餘者前後使人各共相將詣如來所復有無數眾雲集競至到如來所即聞佛說此偈曰
寂正覺自得 不滌一切法 一切智元畏 自然元師保
寂正覺自得者覺悟一切諸法元細不入元微不察以神通力如實知之是故說寂正覺自得也不滌一切法者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不為此八法所滌是故說不滌一切法也一切智元畏者雖一切患元復眾惱不為水

火惡賊所見陷溺超越厄難獨善元一愛是故說一切智元畏也自然元師保者獨王三千大千國土元有僑侶等者猶元况欲出耶是故說自然元師保
志獨元等倫 自獲於正道 如來天人尊 一切智力具
志獨元等倫者我以天眼觀三千大千剎土頗有斯類與我等耶遍而觀之元有等者况欲出耶此事不然是故說志獨元倫也自獲正道者吾求於道元師教授自然獲之亦元伴侶獨步元畏是故說曰自獲於正道也如來天人尊者何故名為如來如過去等正覺來吾從彼來於三阿僧祇劫執行勤苦或施國財妻子頭目髓腦能自拔濟從中來故名如來復從如來法性就世間義故謂如來如過去諸佛世尊具足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殊勝之法大慈大悲廣度一切不離如性我今亦故謂如來何以故名為天人尊曰所以稱天人尊者天人緣彼得修善本越次取證成

出曜經卷第三十 第十八章 觀音

於聖道盡有漏成元漏三達神通元
所聖導是故說如來天人尊也一切
智力具者如來遺體力者體有百二
十節一節有百二十八辟神力是乳
哺力非神通力是故說一切智力具也
我為世尊 斷漏元漏 諸天世人
一群從心

我為世尊者世者有三一者陰世二
者器世三者衆生世何以故名為元
著者三義故名為元著一者斷結故
謂无著二者堪受人施故謂无著三
者三界无種亦无根本亦不復生故
謂无著是故說我為无著也斷漏元漏
者謂无上義无有過上者亦无儔匹
覺悟一切諸法无微不入无細不達
復為坐中衆生解狐疑故說无上義
過去无數恒沙諸佛壽命極長弟子
徒衆不可稱計國土清淨无有瑕穢
謂為過佛神力多我今日莫作斯觀
所以然者神通智力一而不二但衆生
心自有增減是故說斷漏元漏也諸
天世人一群從心者諸天世人沙門
婆羅門魔若魔天釋梵四王吾為獨尊

出曜經卷第三十 第十九章 觀音

獨悟元與等者是故說諸天世人一
群從心也余時六師弟子聞佛說此
偈已心堅固者即求為道心懷猶豫
者還至師所具白所聞三界獨尊典
領十方寶元等偈宜各馳散冬來所安
我既元師保 亦獨元伴侶 積一行得佛
自然通聖道

余時世尊於樹王下為梵天所請即
從坐起詣波羅捺國余時憂毗梵志
遙見世尊來便作是念瞿曇今日顏
色容悅內外清徹將有何故師為是
誰從誰學道為學何法修何技術余
時世尊即向梵志而說此偈

我既元師保 亦獨元伴侶 積一行得佛
自然通聖道

我既元師保者如來至真等正覺觀
達三世无事不知為後衆生未覺悟
者而說斯偈吾善逝後當有比丘一
名摩訶僧祇二名婆塞密釋稱言文
殊師利釋迦文師欲除彼猶豫故是
故說此偈也復有說者諸外道異學
各作是論沙門瞿曇從阿蘭迦闍闍
法然後成道欲除彼猶豫故說我既

出曜經卷第三十 第二十章 觀音

元師保也亦獨元伴侶者如來等正
覺觀達三世當來過去現在无事不
空當來二部比丘一名摩訶僧祇二
名婆塞密釋捨本就末有人覺主則
佛出世下方地獄畜生餓鬼上方天
樂自娛終不出佛如來所化元處不
過若一處不過不名為佛彼二部者
謂為不過如來神力登一須弥頂如
是所經歷教化周旋元有窮極是故
說亦獨元伴侶也積一行得佛者於
此三世成取正覺佛興出世要在閻
浮利地生於中國不在邊地所以生
此閻浮利地者東西南北億千閻浮
利地此閻浮利地最在其中土界
神力勝餘方餘方刹土轉不如是故
說積一行得佛也自然通聖道者捨
熱惱結使冷而无熅人有憂心頻常
不歡无憂心者頻常和悅如來世尊
亦復如是衆患已盡无復熱惱是故
說自然通聖道也余時有憂毗梵志
前白佛言君今自稱為最勝耶余時
世尊以偈報梵志曰
已勝不受意 一切勝世間 教智摩元增

圖家我為勝

已勝不受惡者一切勝世間能勝怨世
稱曰勝此勝非為勝斷漏盡諸使眾
結永盡乃稱為勝獨王世界无能及
者是故說已勝不受惡一切勝世間
也散智廓无垣開蒙我為勝者世間
惡法墜墮罪惡者吾已永滅得不起
法忍當來受有生受十二韋連永滅
無餘是故說散智廓无垣開蒙我為
勝也今時憂眠梵志前白佛言瞿曇
今日為欲何起今時世尊復以偈報曰
今往波羅捺 欲擊甘露鼓 當轉於法輪
未曾有轉者

梵志問佛為審余不佛告梵志如來
言元有二梵志聞已領頭歎吒而去
智人不處愚 觀世隨而化 說於无垢迹
永息元有上

智人不處愚觀世隨而化者謂佛及
諸弟子先觀世間誰應得度誰不應
度周遍觀察誰堪受化誰不受化誰
種解脫根栽誰不種解脫根栽是故
說智人不處愚觀世隨而化也說於
无垢迹永息元有上者无垢迹者賢

聖八道永息者滅盡涅洹三空人降世
接度群生恒以賢聖道初不離无漏
行是故說說於无垢迹永息元有上也
勇猛大吼 正法如來 法說義說
覺者永安

勇猛大吼正法如來者勇猛者佛及
諸弟子釋迦文佛勇猛超越九劫是
故名為勇猛六師縱逸好修非法不
按正律如來所演如法所行越過世
法是故說勇猛大吼正法如來也法
說義說覺者永安者人法非為法人
所唯眾所憎惡如來所說法說義說
聞者歡悅除憂熱惱永无苦患常得
安隱心識淡然是故說法說義說覺
者永安也

勇健立一心 出家日夜滅 諸天常守護
為佛所稱記

勇健立一心者彼修行人定意一心
无他餘念眾德具足意不可壞入定
之人所願必果是故說勇健立一心
也出家日夜滅者所謂出家不但捨
妻息離五欲求出欲界修上界道初
禪休息行无起滅是故說出家日夜

滅也諸天常衛護者入定之人諸天
衛護承事恭敬欲使增其功德是故
說諸天常衛護也為佛所稱記者從
此世界上至淨居天歎說立根人間
淨利地眾生快得善利如來現在廣
說法味所度眾生不可稱限是故說
為佛所稱記也

彼於天人中 歎說等正覺 速得而自覺
最後離胎身

彼於天人中歎說等正覺者諸天世
人恒詠佛功德各獻善心至于成佛
未曾遠離是故說彼於天人中歎說
等正覺也速得而自覺者人民之類
歎未曾有如來功德甚奇甚特我等
眾人謂為如來在於斯坐何啻如來
遊於无量百千世界教化眾生不以
為憊是故說速得而自覺也最後離
胎身者最後受身臨欲涅槃佛自歎
說告語阿難如來此身更不受生无
為永寂不復起滅阿難當知吾觀方
域及上空界更不受之生分畢矣阿
難我更不染俗俗中躁擾吾不復更
是故說最後離胎身

諸謂過去佛 及已當來者 現在等正覺
多除衆人憂

彼難阿給契經所說昔佛在舍衛國
祇樹給孤獨園 今時世尊告諸比丘
世人共會不相恭敬甚為苦哉我恒
發此念世頗有人沙門婆羅門有勝

我者我當承事供養恭敬然我觀察
沙門婆羅門可恭敬者乎時比丘我
復作是念昔我成佛由四意止四意

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直行
我今承事供養如敬尊長過去恒沙
諸佛世尊亦由此法成取正覺當來

恒沙諸佛亦緣此法而得成道我今
現在如來至真等正覺亦緣此法成
於道果我今躬自思惟分別此法是

故說諸過去佛及已當來者現在等
正覺多除衆人憂也

盡恭敬重法 已敬今敬者 若當甫恭敬
是謂佛法要

欲引三世恭敬故說此偈
若欲自求要 正身為第一 恭敬於正法
憶念佛教誡
若欲自求要正身為第一者人欲成

道必自求要迹趣於道恭敬於諸法
追憶過去恒沙諸佛所說教誡如現
在前亦不漏失是故說若欲自求要
正身為第一恭敬於正法憶念佛教
誡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彫造

出曜經卷第二十一

姚秦涼州沙門生佛念譯

盤

如來品之二

諸有不信佛 如此衆生類 當就於見道
如商過羅刹

諸有不信佛者聞浮利地有衆多賈
客共相率合入海採寶正值迴波惡
風吹壞大船復有諸人乘弊壞船順
風流迸墮羅刹界衆多羅刹女輩顏
貌端正衆寶自環瑤身前迎賈客善
來男子此間饒財多寶隨意明珠無
價雜珍恣意取之無守之者我等既
無夫主汝無妻妾可止此間共相娛
樂後得善風良伴歸家不遠又諸君
當知海水晝夜迴波無有定方若見
左面有道者慎莫隨從設於夢中見
左面道亦莫陳說時商客中有一智
達者內自思惟此諸婦女所說左道
事不徒介會當有緣即設權詐竊為
陰謀向暮與女共卧交接伺女已睡竊
即起進涉左道行數里中間一城裏
數千万人稱怨喚呼或呼父母及已

兄弟姊妹妻息去何捨閨浮利地就此命終賈客聞已衣毛皆堅還掘心意直前詣城周而觀察見城鑄鐵垣牆亦無門戶出入履歷去城不遠尸親師樹高廣且大即往攀樹見城裏數十萬人啼哭號啕問城裏人曰何為捕喚父母兄弟耶城裏人報曰我等入海採致寶物為風所漂又為羅刹女所誑墮此鬼界閉在牢城前有五百人漸漸取殺今有二百五十人在君莫呼此女謂為是人皆是羅刹鬼耳其人聞已即還下樹詣彼女村竊就女卧明日晨旦語諸同伴吾有匿事欲共論說各往閑靜處慎莫男女自隨諸人響應各詣隱處即便告曰卿等知不昨夜吾欵生此念斯女人等何故惡懃說莫從左面道見女睡臥竊起往觀見大鐵城開數百人呼哭喚呼吾上樹頭還問意故眾人報我為摩竭魚所見壞船惡風吹浪墮此鬼界閉在鐵城高數十丈勸我還家善求方計卿等今日意欲去何眾人答曰卿昨夜何不重問彼人頗有權

宜方計眾人及我身得安隱歸家不乎人即報曰我昨夜不問此事今暮竊起當往重問之說此語已各還所在彼智達人向暮與女交接已相女睡眠竊起詣彼樹上問城裏人曰頗有權宜方計卿等諸人復及我身得還閨浮利地不耶城裏人報曰我等適生念欲還閨浮利地此鐵城便作數重不可敗壞死者日次無由得免唯卿外人少有權宜可得度脫還至本土十五日清且有一馬王從巒單越食自然粳米來至此鬼界住高山頂三自喚呼誰欲還歸閨浮利地卿等若聞馬王聲者皆往札散求還本鄉其人聞是語已即還伴中具陳情狀眾人報曰今可去不智者答曰須十五日至馬王當來乃得去耳未經數日馬王便至在高山頂三自喚呼誰欲還歸閨浮利地聲極遠處客商聞已皆往至馬王面前白王言我等咸欲還本鄉里願見將接得歸無為馬王告曰卿等專意聽我所說各欲歸家還本鄉者心意專正便得歸

家心不專正不得歸也此諸婦女各抱男女追逐後啼哭喚呼其中諸人哭戀慕心正使在我脊上猶不得去若能捨恩愛正心一意無所戀者至心捉我一毛便得歸家如其所語諸婦女至各語夫曰誠可捨我賤身何為捐棄兒女先教兒女往抱父頭啼哭喚呼捨我等為欲何去心意戀者者便不得還唯有大智師子一人即安隱還歸是故說諸有不信佛如此眾人類當就於尼道如商遇羅刹諸有信佛者如此眾人類安隱還得歸皆由馬王度

唯有師子一人安隱得歸餘者由戀慕心皆墮厄難也時羅刹婦抱其男女往逐師子商客在在慶慶告諸村落師子身者是我夫主共生男女捨我逃走不知所趣諸人聞已問師子曰觀卿婦女體性容貌人中英妙兒女可憐何為捨之師子報曰此亦非人是羅刹鬼耳住海渚中殺啖商賈不可稱數吾伴數百閉在鐵城唯我一人幸得免濟今此

出曜經卷第五 第五

鬼女復逐我後規欲害我恐不免濟說此語已轉復前行還至本國鬼亦逐後到其國土鬼往白王我與師子共為夫婦生此男女後望得力非面今日永已見捨師子意不用我身當錄取男女我故年少豈更不能適起耶王召師子問其情實卿婦幼少顏貌端正男子殊異有君子相何為捨之不肯納受師子白王此非人形乃是噉人羅刹鬼化作男女追逐我後望人意傾欲取我殺前將五百賈客入海採寶盡為羅刹所噉食唯我一入得免濟耳今復見逐將如何王告師子設卿不用可持與我師子報曰此實非人是羅刹鬼備有怨各後莫見怨師子復語左右諸王斯鬼至此間必有傷害王今不信欲內深宮如是不久王及內宮盡當灰滅王復瞋恚語師子曰女中姿容如天王女何緣復稱為羅刹鬼耶速出在外吾自觀察之王將鬼女入內宮中牢固門閤已入一宿明日食時宮門不開許臣共議王新納妻意相貪樂故門

出曜經卷第五 第五

不開耳師子說曰不如來議王及夫人并諸姝女必為羅刹所食噉盡故門不開耳即施高梯踰牆入內見死人骸骨滿數間舍復見坑孔新出土壤諸臣問師子曰王今已死內宮喪亡骨成於積不可識別云何葬送王身師子報曰盡聚諸骨一處焚燒但言葬王餘者不在其例葬送已訖諸臣責師子曰正坐汝身將羅刹鬼殺王喪國宮殿滅亡卿今意欲云何師子答曰吾先有言契此非人身是羅刹鬼倘有憾各後莫見怨卿等何為復見責數諸臣人民前白師子王今已死更无胤嗣唯願師子當登王位統理人民永得康寧使我諸臣尊奉有慶師子告曰若欲舉我為王者當隨我教設不從我教盡為羅刹所噉諸人異形同響咸皆稱善即隨王教王告諸臣彼羅刹子女睡眠有時當共集兵乘船入海攻擊即往攻擊殺羅刹男女大小不可稱數无有遺在復往破壞鐵城出其中人因彼住止人民熾盛富樂自然珍奇異物不可

出曜經卷第五 第五

稱量因名彼城号曰師子進落諸羅刹鬼不在例者移在山西鐵圍東垂土俗常法若一人不事佛者當送山西付鬼噉之自今已來佛法熾盛得道元數是故說諸有信佛者如此衆生類安隱還得歸皆由馬王度又彼國常儀國王生子若十若百若至無數盡出作道誦習佛經三歲偕舉還復罷道登陟王位梵語不通經籍不舉則不得陟王位也住在外渚故稱師子渚國如來無等倫思惟二觀行善觀二開靜除冥起神仙如來無等倫者如來處世神德無量行過虛空所化無限普引衆生導示慧明四等育養見者得度是故說如來無等倫思惟二觀行善觀二開靜除冥起神仙也善獲獲自在受盡无所積解脫心無漏恩惠天世人善獲獲自在者衆生處在茶炭流轉五趣迴波七使欲趣於道不知何路得至是故如來不捨引捨之心拔濟

苦難普慶衆生類指示自在堂是故說善獲獲自在也愛盡元所積者得四無畏永盡於愛是故說愛盡無所積也解脫心無漏者心永得解脫無所罣碍復獲無漏永除諸垢是故說解脫心無漏也恩惠天世人者一切衆生皆來歸仰是以聖人應時適化救濟無乏是故說恩惠天世人也

猶人立山頂 遍見人村落 審觀法如是 如登樓觀園 人憂除無憂令知生死趣 猶人立山頂 遍見人村落者如有目之士 遍見村落行者坐者出入行來啼哭歌舞喜笑皆悲觀之如來世尊亦復如是立智慧山頂觀五趣衆生點者愚者有至元至皆能分別而往化之是故說猶人立山頂遍見人村落也審觀法如是如登樓觀園者如來天眼一切遍見乘高樓觀一分別難度易度可與言者與言不可與言者而自嘿然隨其前人所念成道是故說審觀法如是如登樓觀園也人憂除無憂令知生死趣者如來觀衆有憂无憂有少智多智皆悉分別

教示衆生令知生死之趣是故說人憂除無憂令知生死趣也 如來品第二十二竟

出曜經開品第二十三

善聞好行 善好閑靜 所行不左 安如沙門

善聞好行者多聞學士為人所譽善哉善哉人之有聞所行必善是故說善聞好行也善好閑靜者求出欲界色界無色界不樂情乱无所繫縛志趣閑靜是故說善好閑靜所行不左者身口意所行常順正理終不左也寂勝寂妙無有出者是故說所行不左也安如沙門者順沙門行不逆沙門行如彼所行所修是故說安如沙門也

愚者不覺知 好行不死法 善解知法者 病如芭蕉樹

愚者不覺知好行不死法者愚者所習恒習弊行不別善法惡法若好若醜盡不覺知不計无常變易之法營一身之資謂千年不盡係物久常無有耗減是故說愚者不覺知好行不死法也善解知法者病如芭蕉樹者

雖善解於法經耳便過如芭蕉樹遇風則葉落病者頻極加以毒湯是故說善解知法者病如芭蕉樹也

猶如蓋屋密 閤冥无所親 雖有衆妙色 有目不見明

猶如蓋屋密閤冥無所親者猶如造屋舍閉塞窓牖内外緻密冥然不見明是故說猶如蓋屋密閤冥无所親也雖有衆妙色有目不見明者彼屋舍裏雖有衆妙色羅列殊好有目者入中永不見色是故說雖有衆妙色有目不見明也

彼如有一人 智達廣博學 不聞則不知 善法及惡法

彼如有一人智達廣博學者世儻有人優婆塞優婆夷刹利長者居士及諸衆人心慧意朗先不聞者則知善惡之法極智慧人先不聞法者則無所別知是故說不聞則不知善法及惡法也

猶如人執燭 悉見諸色相 聞已盡能知 善惡之所趣

猶如人執燭悉見諸色相者猶如智

出曜經卷第三 第二十二

達之人手執明燈盡能分別好惡諸色是故說猶如人執燭悉見諸色相也聞已盡能知善惡之所趣者彼知學人聞法即知善惡諸法近法遠法有記無記盡能了知是故說聞已盡能知善惡之所趣

雖稱為多聞禁戒不具足為法律所彈所聞便有闕

雖稱為多聞禁戒不具足者多聞博智善分別法於禁戒不大慙慙獨有所犯戒律不具是故說雖稱為多聞禁戒不具足也為法律所彈於聞便有闕者戒律之人以法彈擧斯人犯律不行正法為人所譏行慙愧事是故說為法律所彈於聞便有闕也行人雖少聞禁戒盡具足為法律所稱於聞便有闕

行人雖少聞禁戒盡具足者持戒完具無有缺失不廣習學是故說行人雖少聞禁戒盡具足也為法律所稱於聞便有闕者彼持戒人為人所稱某甲某村有持戒人可敬可貴盡夜精勤行道不廢不廣博學達古知

出曜經卷第三 第二十三

今於聞便有闕是故說為法律所稱於聞便有闕也

雖少多有聞持戒不完具二俱被訶責所願者便失

雖少多有聞持戒不具者既自少聞戒律不具為衆多人民所見嗤笑人修人本必全一行去何斯人盡拔善本或有興念憐愍彼人身後長夜受惱無量是故說雖少多有聞持戒不全具二俱被訶責所願者便失也

智博為多聞持戒悉見具三俱得稱譽所願者盡獲

多聞戒具足不犯於衆惡便為天世人龍鬼神阿須倫真陀羅摩休勒等悉見恭敬承事尊奉是故說智博為多聞持戒悉完具二俱得稱譽所願者盡獲也

多聞能奉法智慧常定意如彼闍浮金孰能說有瑕

多聞能奉法者思惟正法無所缺漏分別一句義演出無量復能略說還至一句是故說多聞能奉法也智慧常定意者分別慧明欲盡有漏至無為

多聞能奉法者思惟正法無所缺漏分別一句義演出無量復能略說還至一句是故說多聞能奉法也智慧常定意者分別慧明欲盡有漏至無為

多聞能奉法者思惟正法無所缺漏分別一句義演出無量復能略說還至一句是故說多聞能奉法也智慧常定意者分別慧明欲盡有漏至無為

多聞能奉法者思惟正法無所缺漏分別一句義演出無量復能略說還至一句是故說多聞能奉法也智慧常定意者分別慧明欲盡有漏至無為

多聞能奉法者思惟正法無所缺漏分別一句義演出無量復能略說還至一句是故說多聞能奉法也智慧常定意者分別慧明欲盡有漏至無為

多聞能奉法者思惟正法無所缺漏分別一句義演出無量復能略說還至一句是故說多聞能奉法也智慧常定意者分別慧明欲盡有漏至無為

出曜經卷第三 第二十四

豪亦無造作成就賢聖無漏智心常禪寂而無亂想是故說智慧常定意也如彼闍浮金者餘弊惡金多有瑕者此闍浮金內外無瑕亦無塵垢是故說如闍浮金也孰能說有瑕者猶如戒行清淨人內外清徹行無玷缺無所遺失无有能譏彼行人者是故說孰能說有瑕也

諸有穢已色有數說名德斯皆謂貪欲然自不覺知

佛契經說如來世尊先當成二業一眼知色二耳知聲愚者錯聞一者謂如來著色二者謂如來貪聲如來聲者如梵羯毗鳥佛言不尔吾所說異義不如此智者分別解如來義如來預行於阿僧祇劫先淨眼耳聲然後方修餘行是故說諸有穢已色有數說名德斯皆謂貪欲然自不覺知也

內無自知外無所見內不見果便隨聲往

昔王波斯匿集四種兵夜非人時出城遊行時有一比丘名羅婆那拔提寂然閑靜唄聲清徹令四種兵莫不

寂然閑靜唄聲清徹令四種兵莫不

寂然閑靜唄聲清徹令四種兵莫不

寂然閑靜唄聲清徹令四種兵莫不

寂然閑靜唄聲清徹令四種兵莫不

寂然閑靜唄聲清徹令四種兵莫不

寂然閑靜唄聲清徹令四種兵莫不

寂然閑靜唄聲清徹令四種兵莫不

聞者時波斯匿王於彼眾中便生此念若我明日見山唄比丘者當賜三百千兩金王復漸近內自思惟聲音如似近然復不見轉復前達見其人身在一函裏便賜三貝珠是故說內說知之 外無所見 內見果實便隨聲往 內既不知 外有所見二果俱成 便隨聲往 內有所知外有所見 彼有朗智 不隨聲往時波斯匿王前白佛言向頃道人今為所在吾欲觀之佛告王曰欲見者勿興憊憊佛即遣信喚比丘來王尋見之生變悔心悔夜所許極為吝後尋與三枚貝珠意猶欲悔王白佛言今此比丘奉行何德得此妙聲復作何行受此小形唯願世尊敷演其義今時世尊即以宿命智觀察當來過去現在便告王曰往昔久遠世時人壽二十千歲人民之類共相敬待謙遜承事時世有佛名曰迦葉在世遊化教誡周訖便取滅度是時國王臣民興慕慕心即起偷婆高而且廣其人今時亦在其側稱言造此偷婆何

為高廣即夜以一鈴懸於佛圖竿尋發捨願若我後生存在在處處聲響清徹上徹梵天遠過彼聖得盡諸漏於弟子中聲響清徹緣昔吐言憊寺廣大由此果報受身極小復以鳴鈴懸寺上蒙此果報得致妙聲內既知者自觀已身內無所有若好惡能分別內自知者知內六根是故說內自知之也外有所見者便觀外身一分別若見剝割研刺亦无所覺解知虛詐又言外有所見者外見六入是故說外有所見也彼有朗智者分別內外身一忌惟善察無滯解知所有以智觀之悉無所有是故說彼有朗智也不隨聲往者人之聲響亂人善念之原首彼入定者外聲不入內亂不出解知彼聲猶如空等是故說不隨聲往也了知四偈義各如是耳識多所聞 眼識多所見 聞見不牢固事由義相理耳識多所聞者或聞佛經或外道異學歌詠詩誦好者便受惡者捨離是故說耳識多所聞也眼識多所見者

眼識亦多所見若好若醜善色惡色是故說眼識多所見也聞見不牢固事由義相理者若見聞念知盡能了別見當說見聞當說聞是故說聞見不牢固事由義相理也智牢善說快聞知定意快彼不用知定速行放逸者智牢善說快者彼善思惟言不錯亂承受不忘失則應行此行是故說智牢善說快也聞知定意快者皆由聞故然後得定已得定意所適無事是故說聞知定意快也彼不用知定速行放逸者放逸之人轉能行惡不願後緣不念後世猶如以穀子投火欲望苗幹者事終不然猶如小由塞江欲以止涼者終不可得放逸之人意行暴虐欲求毫釐善者吾亦不見是故說彼不用知定速行放逸者也賢聖樂於法 所行應於口 以忍思惟定聞意則牢固賢聖樂於法者樂應賢聖法未始去離終已耽習意無厭足皆是諸佛賢聖之所演說是故說賢聖樂於法也

出曜經卷第三 第七十頌
所行應於口者行如禁法無所違失

是故說所行應於口也以忍思惟定

者受人教誡一心奉行不與憎嫉彼

此之心聞其善言甘心稟受晝夜誦

習不離定意是故說以忍思惟定也

聞意則牢固者佛所說法從初至竟

上中下義終日誦誦初不忘失是故

說聞意則牢固也

出曜經我品第二十四

當學善言 沙門坐起 一坐所樂

求欲息心

當學善言者晝夜誦習善言好語採

取眾妙度世之要是故說當學善言

也沙門坐起者比丘常當作是念分

別上下不侵他坐斯是食坐斯是行

道坐吾當坐此捨此是故說沙門坐

起也一坐所樂者專其一心求於定

意分別諸情攝取諸根一坐心亂者

非為一坐意不外馳便能超越度魔

境界是故說曰一坐所樂也求欲息

心者藏匿心識不攝心者多諸思想

若更受形趣三惡道地獄畜生餓鬼

中不過三寶諸佛世尊不值清淨諸

出曜經卷第三 第八十頌
梵行人不知慙恥當從一生至百千

生求欲息心則無生死是故說曰求

欲息心也

一坐一卧 獨步無生 當自降伏

隻樂山林

一坐一卧者降伏内外生死熾然雖

復一坐一卧心意不定非為坐卧也

復當思惟三有之難恒當繫意使不

分散是故說曰一坐一卧也獨步無

伴者在眾若野心恒一定若行若坐

心不馳騁如彼行人隨時乞食內自

思惟食而從未受施之人求報其恩

自知止足復當念佛身相功德持意

忍辱亦不分散有如是心者便可入村

求度眾生不與亂想如彼山林而不

有異是故說曰獨步無伴也當自降伏

者恒自息意令不馳散常能校計內

外諸物以能降伏便為諸天世人承

事供養八部鬼神隨時攝護為佛世

尊所見最譽是故說曰當自降伏也

隻樂山林者持心專意恒樂空閑離

入大眾意如空無天雷地動心不驚亂

然後乃應如來聖典是故說曰隻樂

山林也

出曜經卷第三 第九十頌
千千為敵 一夫勝之 莫若自伏

為戰中勝

千千為敵一夫勝者或有眾生一人

勝千不自降者則非為勝便為墮落

不至究竟能自攝意内外降伏乃得

越次至無為境界諸怨讎無所畏忌

乃謂為勝能滅三界結使根本永盡

無餘名為健夫三界結本已滅無餘

更不造新或有眾生一人勝千或勝

萬人非為健夫何以故猶在生死不

遠八難是故說曰千千為敵一夫勝

之莫若自伏為戰中勝也

自勝為上 如彼眾生 自降之士

眾行具足

自勝為上者夫人在世能自降伏精

神不錯復為天龍鬼神捷音和阿須

倫迦留羅游陀羅所見供養天魔波

旬雖統六天亦不能得其便是故說

曰自勝為上也如彼眾生者如彼修

行人既自慕學復能使人執行此心

內不與垢外塵不入乃應淨清無為

處是故說曰如彼眾生也自降之上

衆行具足者人有十名号亦不同或言衆生我人壽命有形之類皆名衆生如斯之輩能自降伏不生外想實諦第一義無形不可見欲求无為道者念自降伏不生十八持不漏諸界斯亦復名自降之士諸根具足功德脩具隨暗行道不失時節是故說曰自降之士衆行具足也

非天健香和非魔及梵天 棄勝取為上如智慧比丘

非天健香和非魔及梵天者或有世人祭祠諸天欲求恩福或事健香和修其淨行或事魔天望得豪尊或事梵天謂天為道外道異學心想梵天衆生根本皆由梵天而生以是之故事於梵天如來說曰此非真道自既迷惑復使他人內於邪運亦非堅固不可恃怙所謂真正道者智慧比丘是也執心清淨不漏諸結為人說法無彼此心意如虛空不可沮壞利根速疾亦不滯尋意之所念無往不剋是故說曰非天健香和非魔及梵天棄勝最為上如智慧比丘也

先自正己 然後正人 夫自正者乃謂為上

先自正己然後正人者夫人修習自守為上盡則教誡夜則經行孜孜汲汲終日匪懈然後訓誨衆生安履大道如佛契經所說佛告均頭如人已自沒在深泥復欲權宜拔挽彼溺者此事不然猶人無戒欲得教誡前人者亦無此事廣說如契經如器見具所感不漏人神淡泊堪受深法亦能教化一切衆生其聞法者莫不信樂是故說曰先自正己然後正人夫自正者乃謂為上也

先自正己 然後正人 夫自正者不侵智者

夫人習行不唐其功畢竟其學不辭勞苦以己所信平等無二勤加精進日有新業附近明智不親弊友夫人有智皆由明哲成人之慧非師不剋是故說曰不侵智者也

當自剋修 隨其教訓 己不被訓焉能訓彼

當自剋修隨其教訓者如人習行脩

具諸行戒聞施慧以自莊嚴念定三昧盡諸有漏然後乃得訓誨一切其聞法者自歸篤信不懷於疑是故說曰當自剋修隨其教訓也已不被訓焉能訓彼者如人修學素無善師元有將導便致躋導遇善師者能自修責必從所願無事不剋猶如善御馬將隨馬良善善者有養惡者加捶然後乃知善惡有別方之賢愚亦復不異善者生天惡者入獄方當經歷罪諸罪苦其間艱難何能具宣如人出行必求良祐意欲所至無願不獲是故說曰當自剋修隨其教訓己不被訓焉能訓彼也

念自剋修 使彼信解 我已意專智者所習

念自剋修者恒當專精使意不亂滅十跡行應身口意使無數衆生莫不渴仰遲聞所說欲修奉行是故說曰念自剋修也使彼信解者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聞正言教心意信樂終不違逆是故說曰使彼信解也我已意專智

出曜經卷第三 第三十張 盤

者所習者如人習術意專乃剋若失
良師便自墜落不能自拔出入進止
為天世人所見愛敬若至他方異域
剋土見者心歡終不中退是故說曰
我已意專智者所習也

為己或為彼 多有不成就 其有覺此者
正己乃訓彼

為己或為彼 多有不成就者人之習
行以己所修邪見之業復以己智授
彼使學此則墜墜不至無為如復有
人已身專正習正受行以己所見教
訓前人受者信解不唐其功是故說
曰為己或為彼 多有不成就也其有
覺此者明人所習當究本行如佛所
說不能自利焉能利人習行之人當
念觀察思惟非常苦空非身悲解非
有彼無我空豈有身也是以聖人示
人軌則導以微教布見切禁是故說
曰其有覺此者正己乃訓彼也

身全得存道 今時豈容彼 己以披降伏
智者演其義

身全得存道者由彼習行之人專精
剋己為尊為貴為無有成進止行來

出曜經卷第三 第三十張 盤

不達以唐恒為諸天世人天龍鬼神
捷音和阿須倫旃旃羅摩休勒所見
供養衛護其身便不遭患是故說曰
身全得道存今時豈容彼也已以披
降伏智者演其義者如人慕脩深奧
之法得第一義越過三界便得成就
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
覺意賢聖八品道是謂如來甘露法
門所願者得四事供養衣被飲食牀
卧具病瘳醫藥是故說曰己以披降
伏智者演其義者也取要言之偈成
三句其文一同但益智者獲其法一
句也法謂二義一名字體義體第二
者所謂第一義四沙門果是也智者
得其戒此二句也戒有二種一名二
百五十戒二名無漏身戒智者被數
譽此三句也此亦二義一者俗所歡
譽二者為內藏所歡譽所謂俗者言
語辯才和顏悅色不傷人意其間法
者歡喜承受樂聞其法无漏身戒者
所行不左常遇賢聖離八不閑慶其
有見者心開意解共相告令歡說其
德智者問注名此四句也或有學人

出曜經卷第三 第三十五張 盤

俗間其名道聞其名智者獲其樂樂
有二種俗樂道樂在俗受其福德為
檀越施主所見念待受其供養衣被
飯食牀卧具病瘳醫藥道樂者受禪
定福根力覺意賢聖八道智者獲其
慧慧有二種或有俗慧或有道慧所
謂俗慧者分別名字眾不滯導所謂
道慧者得須陀洹道斯陀舍道阿那
舍道阿羅漢道得諸根具足空無相
願是故說曰智者獲其慧也智者獲
其心者眾行之本若心不正涼馳
萬端外著色聲香味細滑澁若能降
伏攝心不乱便能成就无為道果然
彼行人服其心意思惟曩昔為心所
惑劫數難量經歷生死皆由於心然
我今日覺心所為更不造新為心所
使也智者獲其道眾生流轉從劫
至劫不可稱記如契經所說眾生
入地獄者多於大地塵土如我今
日越過三界以天眼觀眾生之類
蜎飛蠕動共相傷害害無有竟已由
如陶家脚踏輪轉成其坏器或輪上
壞者或在地壞者或入陶壞者人亦

如是是故學人當念慕修又復引經
吾以天眼觀衆生天生者如介上土
蓋不足言是故說曰智者獲其道處
天久遊觀若有衆生久生天者勝後
生天三事何謂三事一者天壽二者
天色三者福祿是故說曰慶天久遊
觀也慶天久受福共相娛樂視東忘
西是故說曰慶天久受福也慶在宗
族中如日貫雲出為父母兄弟姊妹
中外所見愛敬斷諸一切縛盡能斷
一切諸結使永盡元餘縛著愛淖悉
皆除棄是故說曰盡能斷一切諸結
使慶愛不已憂心解是非解知无常
恩愛別離世之常法有樂必苦生當
有死不生則無死豈可避以是義推
憂為是誰樂所從來是故說曰慶憂
無憂心如死灰澹然無為盡滅一切
惡趣所已惡趣者地獄餓鬼畜生邊
地夷狄之中亦名惡趣是故說曰滅
一切惡趣也脫一切苦惱脫八苦根
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恩愛
別離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
陰苦行者於中脫此衆苦泥洹為第

一无為無作无有衆變是故名為泥
洹也 我品第二
十四卷

出曜經卷第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刊造

出曜經卷第三十二

盤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廣演品第二十五

雖誦千章 不義何益 寧解一句
聞可得道

雖誦千章不義何益者夫人在世多
誦廣學不曉義理亦復不了味義句
義猶如有人多負草木至百千擔正
可勞苦無益時用是故說曰雖誦千
章不義何益也寧解一句聞可得道
者如昔有士多貯財貨饒諸穀食
意欲遠遊便以家穀糶之易寶積珍
無量後復以珍寶多易好銀意復嫌
多便以好銀轉博紫磨金意復嫌
多時以好金轉元價如意摩尼寶所
願畢果終不老遠此亦如是雖多學
問不解句義解一義者所獲必剋是
故說曰寧解一句聞可得道也
雖誦千章 法義具足 聞一法句
可從滅意
雖誦千章法義具足者人多修學義
味成就然復不能思惟義趣便自墜

出經錄卷第三 第二節 戒律

落不至究竟是故說曰雖誦千章法義具足也聞一法句可從滅意者世多有人博學多聞能思一句至百千義義義拒次不失其緒以漸得至無為大道是故說曰聞一法句可從滅意也雖復壽百年毀戒意不定不如一日中供養持戒人雖復壽百年毀戒意不定者夫犯戒之人不護三事坐禪誦經佐助如斯之類不可親近雖久在世積惡元量死入地獄受無數苦火車爐炭刀山劍樹畜生餓鬼亦復如是是故說曰雖復壽百年毀戒意不定也不如一日中供養持戒人者持戒之人修行定意一日功德無數元量不可以譬喻為比久處於世積德無量若生於天自然受福是故說曰不如一日中供養持戒人雖壽百年無慧不定 不如一日雖慧有定

雖壽百年無慧不定者世多有人不知慚愧與六畜不別猶如駱駝驢象馬猪犬之屬無有尊卑高下人之無智其辭亦亦愚闇最莫知其明

出經錄卷第三 第二節 戒律

是故說曰雖壽百年無慧不定也不如一日點慧有定者點慧之人深入法典從一句義至百千義思惟反覆不以為難是故說曰不如一日點慧有定也

雖復壽百年 慧急不精進 不如一日中精進不怯弱

雖復壽百年慧急不精進者如世有人意恒慧急而願不成既自墜落復使他人沒在生死自陷溺者失五分云身不至無為大道之慶自迷於道轉教他人沒在生死者受極越飯食牀卧具病瘦醫藥不能消化從生至死墮于地獄餓鬼畜生雖得為人邊地佛後世智辯聰八難之慶所以然者皆由前身不積德也是故說曰雖復壽百年慧急不精進也不如一日中精進不怯弱者或有世人勇猛精進解世非常人身難得佛世難遇生值中國亦復難遭諸根完具亦復難得於賢聖法中求作沙門亦不可得聞真法言復不可得有智之人能解此者當念精進求於道果得至泥洹亦

出經錄卷第三 第四節 戒律

復不難也已以辨具便能成就無漏法身是故說曰不如一日中精進不怯弱也

雖復壽百歲 不知生滅事 不如一日中曉了生滅事

雖復壽百歲不知生滅事者人在世間無明自纏不能得解計百年之中積罪元量亦復不知生者滅者雖得出家為道在如來法中不了生滅恒在凡夫之地不至無為也斯非比丘沙門之業遠如來教不近佛篋是故說曰雖復壽百歲不知生滅事也不如生一日曉了生滅事者人之在世觀達諸法一一虛無生者不知所以生滅者不知所以滅一一別之能知根本臨死之日亦不畏懼無所怖難所生之慶神識不錯遺賢遇聖聞法得度是故說曰不如一日中曉了生滅事也

取要言之觀痛所從生夫人處世不知痛滅所與雖為比丘不達沙門之行是故說曰觀痛所從生也當觀有濁盡人之習行不達有漏便當留滯

三界五趣流轉生死無有出期智者
習行觀此有漏知所從生知所從滅
生不知所以生滅不知所以滅漸漸
得至無漏境界復當觀察不動行跡
若復有人不能觀察不動行跡者便
自墮落墜乎生死雖處沙門非沙門
行雖處婆羅門非婆羅門行由四事
因緣雖深奧法者若復學人觀察了
知不動行跡意不傾動亦不移易漸
漸得至登無為岸復當觀察不死行
跡如人在世不知死生死為神從風
去火次魂靈散矣身體健直无所復
中然此習道之人荷服法衣剃除鬚
髮著三法衣不能觀察死之為死生
之為生亦復不能修清淨梵行所謂
不死行跡者滅盡泥洹是以得入中
無為之慶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澹然
快樂是故說曰當觀不死行復當觀
察清淨行跡道之清淨非穢濁所生
道能去垢非習垢所學次當觀察天
形像法不可親見習上人跡於一切
諸法最上最尊无能及者所謂滅盡
泥洹是也行人觀察甘露行跡無飢

渴想無煩熱想其不親者永墜生死
不達本無獲甘露者福業具足以已
施彼无所怪惜也

雖復壽百歲山林祭祀火不如須臾間
執行自修慕

雖復壽百歲山林祭祀火者昔有梵
志勞形苦體在於曠野深山之中祭
祀火神隨時瞻拜不違其文選擇淨
薪採取好葩燒種種香以用供養望
得恩福時彼梵志退自念言我在此
山習學奇術念事此火以經百年今
當自試知火恩福若識恩養證驗當
見設不介者復祭祀為時彼梵志意
不遠意即以兩手前探熾火尋燒手
臂疼痛難言梵志自念吾祭祀火經
介許年唐勞其功損而無益將是我
身招此患苦余時彼山有學道比丘
相去不遠知而問曰梵志當知火者
體熱不別恩養尊卑高下卿欲知者
吾有聖師三界獨尊行則頭虛無所
罣碍坐則揚光照徹十方寧可與卿
往彼親觀脩得聞其深奧之法從此
岸得至彼岸梵志聞已心開意解便

與道人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介時世尊觀彼梵志應得度脫在大
眾中而說斯偈

雖復壽百歲山林祭祀火不如須臾間
執行自修慕

介時梵志豁然心解諸塵垢盡得法
眼淨佛告梵志卿前在山百年事火
祭祀諸神唐勞其功不至究竟汝今
乃知真道之處不如須臾間執行自
修慕世人執愚至死不剋百年事火
不自覺寤抱愚投冥不能自改若能
自覺知之非真恒常思惟知病所興
為所從來為所從去悉了非真實法
若復受他衣被飯食牀卧具病瘦醫
藥便能消化不令有失承事供養名
華擣香雜香綴絲幢幡如是之福不
可稱計百歲事火不如須臾彈指之
頃一行慈心其福最尊為無有難
稱難量不可以譬喻為比猶如芥子
仰比須弥牛跡之水與海掬量爪上
末塵自稱勝地螢火之虫與日竟明
慈心之德其事如此况復百年修德
具足子乘此之福經百千劫未曾墜

墮在凡夫地衆人仰望莫不敬奉皆由前世積行所致是故說曰不如須臾一行慈心也

從月至其月愚者用搏食彼不信於佛十六不獲一

從月至其月愚者用搏食者或有生

類貪著飯食以養其形不慮後世殃禍之灾四大之體其性不同神變其

中識別是非智者識真愚者倒見不知

今世後世善惡之行展轉三塗八難

無有出期是故說曰從月至其月愚

者用搏食也彼不信於佛十六不獲

一者若有衆生一日半日一時半時

彈指之頃篤信於佛意不移易其福

難量不可稱計不可以譬喻為比福

至冥報無形元像忽然自至功祚無

窮是故說曰彼不信於佛十六不獲

一也取要言之彼不信於法十六不

獲一億千万劫時聞法聲所謂法者

滅盡泥洹是也如契經所說告諸比

丘今當與汝說三第一之尊一者佛

為第一之尊二者法為第一之尊三

者僧為第一之尊彼云何佛為第一

之尊諸有衆生之類無足有足一足

二足四足至衆多足有色無色有想

無想乃至非想非無想如求於中為

尊為最為無有上是以比丘其有衆

生篤信佛者為信第一之尊以信第

一之尊便受第一之福以受第一之

福便生人天第一之尊是謂名曰佛

為第一之尊彼云何法為第一之尊

所謂法者有為法無為法滅盡元欲

無生滅法泥洹法者為尊為最為無

有上其勤法者為敬第一之尊以敬

第一之尊便獲第一之福以獲第一

之福便生天上第一之尊是謂名曰

法為第一之尊彼云何僧為第一之

尊諸有衆生大會眾共從之徒如

來聖衆為尊為最為無有上是以比

丘其有衆生篤信僧者第一之尊以

信第一之尊便受第一之福以受第

一之福便生天人第一之尊是謂名

曰僧為第一之尊不以慈心者十六

不獲一衆生之類晝夜含毒瞋恚所

經共相茹食由懷忿怒向乎二親豈

當有慈心被衆生乎此事不然也是

故說曰不以慈心者十六不獲一也不

慈衆生者十六不獲一由如境界方

域其中衆生名号姓字不可稱計若

有入慈定之士於中教化周窮濟乏

不擇好醜亦不興想斯可施與斯不

可與平等無二一而不異乃謂真施

是故說曰不以慈心者十六不獲一

也或有國土稱其衆生名曰蠕動之

類於中勇猛不辭勤勞適彼國界

供給所須不令闕減是謂施心蠕動

之類不以神祇故十六不獲一不以

正法故衆生自墜墜外道異學尼健

子等自稱為尊以鐵錐腹跨行世間

自相謂曰此諸釋種沙門道士世之

狂夫露頭左衽自稱為尊我等觀察

正是不祥之應世人狂惑何為尊事

若有衆生施此人者後得鐵惡不淨

之報夢想見之寤則遇惡况當行道

與共相見是故世尊告諸比丘能於

正法信心不斷遭遇百千艱苦衆難

心不變易一意信向不習倒見亦乃

名曰如來正法其不信者於十六分

未獲其一其有信心向正法者其福

氣量不可稱計百倍千倍百倍億
 万倍不可以譬喻為比何以名曰十
 六分不獲一也所以論十六者謂十
 六者謂十六大國也此閻浮提仁義
 所居無有出此十六大國博古攬今
 敷演深奧隨時次斷永除狐疑使無
 猶豫十六國名其号一為耆伽二者
 默偈陀三沙沙三者迦詩四者拘薩
 羅波斯五者素摩六者須羅吒七
 者惡生王拔踐八者拔羅憂婆王九者
 遏波十者阿婆提提憂陀羅延王十
 一者鳩留十二者般迦羅阿拘嵐王
 十三者祿難十四者耶般都十五者
 將^{本國}十六此十六大國包識万機衆事不
 惑衆辯捷疾學不煩重暢達妙義尋
 究本末演布無量尋之難窮斯出十
 六大國之中夫修行人不能施心仰
 慕妙義者但當遊行歷十六國威儀
 札節自然修成不加於師無有摸則也
 若人禱神祀經歲望其福彼於四分中
 亦未獲其一
 若人禱神祀經歲望其福者想外道
 異學顛倒邪見執愚不寤祭祀神祠

乃經一歲其中費耗生民之貨亦不
 可計以若干種甘饌飲食焚燒于火
 謂為獲福及更遇禍斯由執愚不自
 改更至今死後入于闇冥不覩大光
 智慧之明是故說曰於四分中亦不
 獲其一也是故聖人訓之以漸導之
 以路獲誘愚惑至安隱處須臾行善
 勝彼一年也

出曜經親品第二十六

無信懷憎嫉 聞亂彼此人 智者所屏棄
 愚習以為樂

無信懷憎嫉聞亂彼此人者夫人在
 世信心不固亦復不信佛法聖衆真
 如四諦苦習盡道積財至天猶不可
 恃怙捨壽之日財不自隨皆由今身
 不惠施故不造功德畢故不造新猶
 如有鳥素貪肉食山樹有茶其像肉
 色晝夜伺捕延頸仰望在樹像肉墮
 即為茶迷惑所纏不自覺寤如是
 息喪命於彼所以然者皆由貪心不
 自改更故此聞聞語傳至於彼說從
 彼聞復傳於此聞亂彼此使不成就
 意中與嫉轉生處垢是故說曰無信

懷憎嫉聞亂彼此人也智者所屏棄
 者智人知札節避嫌遠疑不處或亂
 之中彈指之頃不與從事況當至竟
 與共遊乎所謂智者明古知今博通
 衆事防患未然所行不左心口相應
 言無有失分別深義意不倒錯從一
 句義演布無數愚者所惑是故說曰
 智者所屏棄也愚習以為樂者設復
 有人善心勸諫誘進童蒙訓之以道
 使見道門不從其教反更疑惑以地
 獄為堂室不慮後世殃禍之根教行
 惡業不從善教轉復墮落地獄餓鬼
 畜生之中是故說曰愚習以為樂
 有信無憎嫉 精進信多聞 智者所敬待
 賢聖以為樂

有信無憎嫉者如復有人篤信佛法
 聖衆至意信解苦習盡道不懷諛諂
 心意柔順承事敬待諸梵行人晝則
 勤受夜則經行孜孜汲汲不失威儀
 和顏悅色先笑後言不傷人意是故
 說曰有信無憎嫉也精進信多聞者
 人之修行精進為上况復廣學採取
 多聞戒聞施慧廣布一切安履無為

出曜經卷第三 第三十 經

寧表道場以已所見演示前人是故說曰精進信多聞也智者所敬待者常當親近承受不及戒身不具足者令使具足定身慧身見身解脫身不具足者令使具足是故說曰智者所敬待賢聖以為學者夫人修行追賢逐聖不辭寒苦正使遭遇七千億難能捨身命雖遭斯苦不分其意是故說曰賢聖以為樂

不親惡知識 不與非法會 親近善知識 恒與正法會

不親惡知識者彼修行人遭惡知識者日增惡行墮入地獄餓鬼畜生正使行清意潔隨惡染其業由若有人愛犬猪羊心不遠離猪犬隨逐亦不相離猪犬所樂糞除為上廁溷為浴池共相染汙親惡知識者亦復如是共相追逐終以無善是故說曰不親惡知識也不與非法會者非法人者五無救罪無戒無信無聞無慧无施如此之人不可親近其有追逐以為伴者墮入惡趣不至善處是故說曰不與非法會也親近善知識者學有

出曜經卷第三 第三十一 經

日新出言柔和心意相應設有之造不傷人意先笑後言文句相應是故說曰親近善知識恒與正法會者所謂正法會佛辟支佛聲聞是也更元衆生出於佛者除佛以無衆生出於辟支佛者除佛辟支佛更無衆生出於聲聞者其有信心向此三者得至究竟不墜三塗厄難之處是故說曰恒與正法會也

行路念防惡 持戒多聞人 思慮無量境 聞彼善言教 各各知老別

行路念防惡者羣徒在途出言防慮曠野之中多諸鬼神若論惡語神即得便論說善者鬼神守護所至到處不遇惡人亦復不逢劫盜人者是故說曰行路念防惡持戒多聞人受端言教不去心首如佛所說告諸比丘當修三昧正受定意若行若坐無令違失便為諸天神所見營護所以然者皆由承受正佛言教是故說曰持戒多聞人也思慮無量境者晝夜思慮坐禪誦經戒聞施慧是故說曰思慮無量境也聞彼善言教各各知老

出曜經卷第三 第三十二 經

別如彼學人間彼善教意不錯乱文句相應便成道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增益善根至無為道是故說曰聞彼善言教各各知老別

近惡自陷溺 習善致名稱 妙者恒自妙 此由身真正

近惡自陷溺者如復有人親近惡友但有日損不至究竟猶若半月日有闇冥元有大明親近惡友亦復如是日損善根增益惡法是故說曰近惡自陷溺也習善致名稱者勝人所習日有名稱猶如月欲圓滿日有光明遠照無外修善之人亦復如是善名廣著名稱遠布是故說曰習善致名稱也妙者恒自妙所行事正修無上道猶如須陀洹家仰修斯陀含道斯陀含家仰修阿那含道阿那含家仰修阿羅漢道阿羅漢家轉自增益諸善功德是故說曰妙者恒自妙也此由身真正者當求巧便求諸功德環珞其身意中欲得名稱廣布者欲得諸天世人敬待當自謹慎不與塵勞

懷來道故是故說曰此由身真正也
善者終以善斯由親近善智慧為寂上
禁戒永寂滅

善者終以善斯由親近善者智人求於
智以成其聖道猶如紫磨真金內外
清徹造作器皿無不成就智者亦亦
賢聖相習留教在世永世不朽是故
說曰善者終以善斯由親近善也智
慧為寂上禁戒永寂滅者夫人習行
先當求上人之法是故說曰智慧為
寂上禁戒永寂滅者也

如魚湍聚湊人之貪著取意者不覺其
習惡亦如是

如魚湍聚湊人之貪著取者猶如羣
魚集聚一處穢汙難近人意貪著不
顧臭穢惡人執意謂為甘美不知久
久不便於身臭氣流溢布見於外習
惡之人亦復如是與親近者即成其
惡損減善根增益惡部是故說曰如
魚湍聚湊人之貪著取意者不覺其
習惡亦如是也

木槿葵霍葉眾生性採取者如善
習善亦如是

木槿葵霍葉眾生性採取者如有善
察之人性採其香雖不得根而復香
葉香氣芬芳正使捨彼故處猶香善
知識從事者亦復如是成人之德切
德日積是故說曰木槿葵霍葉眾生
性採取葉薰香速布習善亦如是也
己自不習惡親近習惡者為人所誑笑
惡名日增熾

己自不習惡親近習惡者世多有人
不行惡事煙故盜竊性不飲酒不博
弈戲樂然彼眾生或在酤酒家坐或
入煙種村中或在博奕家坐為主人
所見謂為斯人習此非法興猶豫想
此人先自貞潔清淨今日何為習此
非法惡聲遂顯流聞四遠百千眾生
共相告語誹謗之名從是日滋是故
說曰己自不習惡親近習惡者為人
所誑笑惡名日增熾也

觀習而習之知近而親近毒箭在其末
淨者被其行勇夫能除行去惡不為伴
觀習而習之知近而親近者世多有
人未入道揜意不堅固與惡從事不
被教訓見物而習見惡習惡見善習

善以己所見示見於人身自不正焉
能正人猶如毒箭汙染餘者已身行
惡教人習之智者觀察此已終不行
其惡是故說曰觀習而習之知近而
親近毒箭前在其末淨者被其汙美
能除汙去惡不為伴也

是故知果報智人悉分別非親慎莫習
習當近於賢比丘行於道忍苦盡諸漏
是故知果報智人悉分別者眾生造
行果報不同或豐輕而樂妙或罪重
而易療唯有覺者能消滅耳智人所
習自審明矣設有慳吝即能誨過猶
馬蹶蹶加之杖策然後調伏智人習
行亦復如是尋隙所生自悔不及是
故說曰聖人知果報智者悉分別也
非親慎莫習習當近於賢者所謂非
親所行非義口吐言教終无善響布
毒於人以為快樂其有眾生說習此
者便為長夜流轉生死受惱无量神
識倒錯心意煩熱所謂賢者包識眾
事万機不惑為人師範辯才无碍以
已明慧演示眾生其聞音者斯蒙度
脫是故說曰非親慎莫習習當近於

賢也比丘行於道忍苦盡諸漏者行人執意衆業備具賢聖八品如未聖道諸佛世尊常所修行復以賢聖苦忍之法盡諸有漏成乎無漏是故說曰比丘行道忍苦盡諸漏也

愚者盡形壽承事明智人亦不知真法如瓢斟酌食

愚者處世雖受百年與智者同俱然意昧昧不別真法是以聖人以瓢為喻終日酌物不知鹹酢喻彼愚者雖遇賢聖意迷心惑不達正教寄生於世無益於時是故說曰愚者盡形壽承事明智人亦不知真法如瓢斟酌食智者斯須間承事賢聖人一一知真法如舌知眾味

智人所學意志捷疾聞一知萬豫達未然隨時之行亦不錯謬悲能分別亦無滯導猶古嘗味甜酢鹹淡悲能知之學人所習究暢本末別白黑法知病所興知病所滅斯非顛倒斯是顛倒皆能別了投之聖藥是故說曰智者斯須間承事賢聖人一一知真法如舌知眾味也略說其事彼不解慧

愚人所習唯有智者能究其事彼無眼目所謂愚者是也眼目者賢聖眼目是也唯有智者而有此耳彼不知真法三耶三佛說所謂不知真法者愚者是也

智者尋一句 演出百種義 愚者誦千句 不解一句義

智者尋一句演出百種義者智者執意明達道術禪燕不亂練精神識永無塵垢四辯具了問一句之義達百千之章是故說曰智者尋一句演出百千義也愚者誦千句不解一句義者愚者意迷從冥至冥不覩大明誦千章不解一義是以智人常當達之不與從事是故說曰愚者誦千句不解一句義也

一句義成就 智者所修學 愚者好遠離 真佛之所說

昔有比丘往至佛所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大慈垂愍開悟未及願為說法應適人意我聞法已心意開悟得蒙度脫今時世尊略說其義告比丘曰非汝則捨此比丘白佛我以知矣佛告

比丘我義云何汝以知乎比丘白佛色非我有我以捨矣佛言善哉如汝所說是故說曰一句義成就智者所修學也愚者好遠離真佛之所說聖人處世教誡衆生平等大道愚者意迷神識難革或見如來而掩目者或聞說法而塞耳者或見如來未行跡輪相在地而踴壞者斯等之類罪垢深固難可改更過去恒沙諸佛世尊終訖說法於無餘境然衆生類執愚積久甘露滋降不覩不聞捨形受形輪轉生死元有出期斯由愚惑無明所纏故也

怨憎有智勝不隨親友義 愚者訓非道 漸趣地獄徑

怨憎有智勝者怨憎之人自知隙各本性明達防慮未然恒自思惟設我今日行非法者便自陷溺不毀彼人也如有怨讎衆多思欲報怨力所不至知當如何不如行慈乃可得勝是故說曰怨憎有智勝也不隨親友義者親友之人心意款到意之所好教授前人與共同歡惡則同惡好則同

好後受報對入地獄中是故說曰不隨親友義愚者訓非道漸趣地獄徑愚者自稱愚當知善點慧愚人自稱智是謂愚中甚

愚者自稱愚當知善點慧者愚自思惟悔本不及我本所行實為非法種種罪根開地獄門塞泥洹路晝夜惡責我今處世眾結自纏塵垢汙染捨身受身輪轉生死不離三有便自悔責追師逐侶漸漸得至無為之處是故說曰愚者自稱愚當知善點慧也愚人自稱智是謂愚中甚者愚人生世恒自嘆譽我為尊貴餘者不如不達今世後世殃墮之罪我所知見世之希有自揚其名抑彼之德不知生死之難修凡夫行是故說曰愚人自稱智是謂愚中甚

若復歎譽愚毀此智者身毀智猶有勝歎愚不為上

若復譽愚者愚者所習見物歎譽不別尊卑善惡之行所可歎者反更毀此是故說曰若復歎譽愚也毀此智者身者雖被誹謗不以憂戚自知

果報緣對所至是故說曰毀此智者身猶有勝也歎愚不為上者眾生處世羣愚黨眾聞彼稱名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不知久後於身不便是故說曰歎愚不為上也

莫見愚聞聲亦莫與愚居與愚同居難猶如怨同處

昔佛在羅閱城將侍者一人名曰阿難在路遊行今時世尊遙見調達逐路前進佛告阿難我等可共就餘路行何為與此愚人相見今時阿難前白佛言云何世尊如來今日畏此調達乎何為欲避就於餘路佛告阿難我自憶念本所造福自致無上等等正覺亦復不見魔若天外道異學沙門梵志能使如來有恐怖者此事不然吾昔在樹王下眾結末盡弊魔波旬將十八億眾人身獸頭犍猴師子虎兇毒地惡鬼形貌捨山吐火把持刀劍戈牟鉗鉞揚聲哮吼填塞虛空時來恐我猶尚不能動我一毛況今我身成等正覺三界獨尊豈當畏於愚調達耶此事不然今時世尊便說此偈

莫見愚聞聲亦莫與愚居與愚同居難猶如怨同處當選擇共居如與親親會夫人處世當與點慧之人共居出則和顏入則同歡共相敬待如父如兄如身無異猶如親親心意歡至如此相敬皆至元為是故說曰當選擇共居如與親親會也

是故事多聞并及持戒者如是人中上猶月在眾星

是故事多聞并及持戒者多聞眾生解世非常明鑒三有知今世後世之報自知眾德具足恒親近賢人戒成就者定成就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說曰是故事多聞并及持戒者也如是人中上猶月在眾星中者五分法身未具令使具足在眾星中獨尊隻步元有儔及猶如明月在眾星中光明遠照無有及者是故說曰如是人中上猶月在眾星

出曜經卷第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詔造

出曜經卷第二十三

盤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泥洹品第二十七

如龜藏其六比丘攝意想無柯無害披滅度無言說

如龜藏其六比丘攝意想者猶彼神龜畏喪身命設見恐讎藏六甲裏內自思惟若我不藏六者便為獵者所擒或梟其首或傷前左右足或斷後左右脚或毀步尾今不防慮定死無疑比丘習行亦復如是畏惡生死攝意亂想恒自思惟雖得為人寄生元幾今不自攝者便為弊魔波旬及欲塵魔自在天子使得我便是故說曰如龜藏其六比丘攝意想也無荷無害披滅度無言說者不得倚於眾結縛著邪業顛倒欲有所倚者唯依於聖諦欲有所至安隱達彼喻如久病羸瘦著床卧大小便不能動搖或老羸極不能起居要須健夫扶持兩腋意欲所至安隱至彼眾生之類其臂亦令諸根闔鈍於諸深義不大慈愍

設遇良友憑仰有慶漸漸得免生死

之慶是以世尊演教後生無倚生死

起謀害心無倚无所害乃成道跡是

故說曰无荷無害彼也滅度無言說

者猶如熾火光焰赫赫焚燒山野樹

木枝葉無有遺餘火滅之後更无赫

焰之地凡夫之士亦復如是以貪熾

火瞋恚熾火愚癡熾火焚燒功德善

根永盡无餘既自喪福復使他人不

至究竟若得羅漢諸塵垢盡煙癡

火永不復見已身得道復能度人是

故說曰滅度無言說也

忍辱為第一佛說泥洹寂不以懷煩熱

害彼為沙門

釋迦文佛昔為菩薩時處在深山無

人處勞神苦體修行忍辱內自緊意

眾相不起時有迦藍浮王出行遊戲

將諸宮人姝女五樂自娛彈琴鼓瑟

作倡伎樂恣意自由聞樂疲厭即便

睡眠宮人姝女各各馳散採拾妙花

遥見菩薩在樹下坐顏貌端正如挑

花色其有親者莫不喜踊如日初出

靡不普照如月在空眾星岳峙諸姝

出曜經卷第三十五第二法盤

女見奔趣向跪各一面立是時菩薩

徐開目視威儀庠序漸漸導引與

說妙法欲不淨行漏為大患夫人貪

欲染汙形者後墮鳥獸鵲雀之中臭

穢不淨墮入惡趣非是賢聖真人所

學諸姝當知夫煙欲者當受火車爐

炭之報如是菩薩無數方便說欲穢

汙時迦藍浮王從睡而覺左右顧視

不見諸姝女眾即拔利劍輕乘疾馬

馳奔求覓良久乃見遥觀菩薩顏色

縱容姝女圍遶王意自念此人端正

世之希有必與我姝女欲情交通內

興恚怒憎疾之心瞋恚熾熾不顧其理

直前問曰卿為仙士在此習術卿為

得第一禪耶對曰不也大王復重問

頗得第二第三第四禪空慶識慶不

用慶有想無想慶耶對曰不也大王

王告之曰卿今在此學於道術於此

諸德不獲其一何為在此喪其日月

菩薩報曰吾所以捐棄家業在此學

者欲修忍辱之定王復自念此人在

此學來積久向瞻我色知我瞋盛是

以報我修行忍辱吾今試之為審介

不夫試忍之法不可飲食銷饑作倡伎樂乃得知之要用威怒切痛傷肌之惱乃知現驗王語仙士設卿行忍辱者速舒右手吾欲試之是時菩薩歡悅舒之時王悲感不顧後世尋拔利劍斫右手斷次斫左手復斫右脚次斫左脚截耳截鼻王問仙士汝今何所志求仙士報曰吾今行忍辱不捨斯須正使王今取我身體碎如芥子終不退轉失慈忍辱夫人嘆悲汙染之心形毀之後漏血無量我今得忍加被毀形諸瘡孔中悉出乳汁以此為驗故行忍辱去彼不遠復有仙士數百之衆在彼學道聞此菩薩為王所毀皆來奔趣圍遶問評不審仙士疼痛不至劇耶對曰非也諸賢諸仙復問曰汝今形體分為七分豈得復言無疼痛耶菩薩報曰心痛形不痛者便墮地獄餓鬼畜生形痛心不痛者便成無上為最正覺今時諸仙士各各歎曰善哉善哉神仙忍之為妙無有過者捷疾利根長養其福必果其願將至不久是故說曰忍辱為第

一也佛說泥洹最者法中之微妙者莫過泥洹夫泥洹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澹然無為不起滅想法中之上無復過者是故說曰佛說泥洹最也不以懷煩熱者所以捨家捐棄妻子除去五欲捨世八業不顧俗榮出家修道何為於中惱熱衆生是故說曰不以懷煩熱也害他為沙門者夫為沙門應第一義隨沙門法不越次序無有憎嫉詐誑於人護彼如視已不從教令進學是故說曰害他為沙門也言當莫莫曠所說應辯才少聞共論難反受彼屈伏

言當莫曠曠者佛在世與大目犍連說法卿今日目連夫為說法當如法說其間不容雜糅之義說正法時心意端正不得左右顧視豈當浮說不急之事何以故今夫曠言者多諸寂隙後更受形一身百頭如彼迦比羅比丘不異是故說曰言當莫曠曠也所說應辯才者知天文地理星宿變異灾怪所出六藝通達博練典籍造作無端便為智者所見嫌疑若

喚責數倍增恚怒如斯之徒不可親近是故說曰所說應辯才也少聞共論難反受彼屈伏者人相是非此來久矣我所說是汝所說非乎相高下遂生忿怒猶如二人謗毀於佛一人有受教不審一人無信諸根聞鈍如斯二人受地獄餓鬼畜生根載若生為人六情不具言語塞吃是故說曰少聞共論難反受彼屈伏也

數自興煩惱猶彼器敗壞生死數流轉長沒無出期數自興煩惱猶彼器敗壞者如人執愚至死不改結使縛者顛倒亂想邪見貧誠而自纏絡猶若破器漏出所盛無所復中塵土垢坭而自行涂是故說曰數自興煩惱猶彼器敗壞也生死數流轉長沒無出期者人不豫慮必受其殃猶若陶輪輪轉不停久處生死求出難剋無以為喻是故說曰生死數流轉長沒無出期也若不自煩惱猶器完牢具如是至泥洹永無塵垢繫若不自煩惱猶器完牢具者若能自

出曜經卷第三 第八法 七

專不與諸著去諸縛結便當獲致無漏慧報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品道猶如完器堪任受盛衆人見者莫不受樂是故說曰若不自煩惱猶器完牢具也如是至泥洹永無塵垢翳者人無此瑕滓得至滅盡泥洹之慶永寂永息无所起滅是故說曰如是至泥洹永無塵垢翳也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知親第一友 泥洹第一樂

無病第一利者世多有人宿少疥患皆由前世報應之果昔有二商客冒涉危嶮他國治生未經幾日積財無數一人緣至卒遇重患所有財貨療患亦盡窮困頓篤不蒙療除一人無病不費財貨雖獲大利猶懷怨訴我今所得蓋不足言安隱歸家無所損失晝夜怨訴不獲財利親族勸諫語商人曰卿今无病安隱至家何為嗥叫言不獲利有身全命實中之上是故說曰無病第一利也知足第一富者如佛律藏所說世有二人難可厭

出曜經卷第三 第八法 七

足云何為二一得財而費耗二者得財而深藏若使閻浮地內天降七寶滿此世界與此二人者猶不知足未斷欲之人貪著財貨得而復求不知厭足唯有履道之人明知非常解釋非真不顧其珍解知幻化不得久停猶若珍石見火電之過歷目如斯之變遷轉不住是故說曰知足第一富也知親第一友者人共知親以款到為本先信後義乃可同處猶昔有一人情愛至深但與朋友從事不與兄弟言談官遣禁防來召此人其人醉酒殺官來使尋走奔向歸趣朋友以已情實具向彼說我今危厄投足無地唯見客受得免其困朋友聞之皆共愕然咄卿大事難可藏匿直可時還勿復停此設事顯露罪我不少卿有兄弟宗族昌熾何為向我叛於骨肉其人間之尋還歸家投歸兄弟五體歸命以實自陳所作慙各宗族聞之皆共慰勞勿為懼怖當設權計使免此難五親雲集嚴駕行調各各進路適他國界更立屋宅共相敬待

出曜經卷第三 第八法 七

信勝本國財寶日熾僕從無數是故說曰知親第一友也泥洹第一樂者泥洹之中終無患苦塵勞衆結永元復有休息滅盡是故說曰泥洹第一樂

泥洹第一樂

飢為第一患者昔苾沙王為兒阿闍世間在深牢人信斷絕糧餉不通在彼飢困告訴無所王欸思惟念佛在心憶本所說尋於獄中而說斯偈最勝言教 流布無際 世共傳習實無有厭 如無等倫 所說善教身苦所逼 何過飢患

患中之苦者莫過於飢是故說曰飢為第一患也行為第一苦者夫人屢世志趣不同所習各別飢寒勤苦切身之酷若人受形當有慶貽冥室之患設復降形有拮體之惱諸情具足當有衰喪老病所困形受神從便當受彼善惡之報斯由造行之所致也是故說曰行為第一苦也如實知此者泥洹第一樂人之修行求於永寂永離衆患安慶無為元復衆惱苦痛

之患是故說曰如實知此者泥洹第一樂也

趣善之法少 趣惡之法多 如實知此者速求於泥洹

人在世間修善者少雖復行善願不從意設當衆行具足是時諸天唯人為善處人以天為福堂猶如雜契經所說佛告比丘諸天自知五瑞應至皆共雲集語彼天子曰汝從此沒願生善處至彼至是快得善利以得善利安處無為今時比丘前白佛言云何世尊諸天善處快得善利安處無為此三句義何者是也佛告比丘道根具足於正法中剷除顛駭者三法衣不繫家屬出家學道是謂比丘諸天之善處云何安處無為佛告比丘得四聖諦思惟分別是謂比丘諸天安處無為在世行道修善者少趣善之徒少也趣惡之徒多者所以然者衆生之類修惡者多不識佛不識法不識比丘僧亦復不分別善惡好之與醜但種地獄餓鬼畜生之根我從冥入冥無復出期猶盲執燭照彼不自

明是故說曰趣惡之徒多也如實知此者速求於泥洹者人有利疾俱寤不同或有聞而自寤或有觀形而解者是以聖人布教若干應病適前投藥不虛其中利振之徒觀世萬變難可同處上求無為如救頭然所以者何彼處虛寂閑靜安樂永合虛泰澄神不動是故說曰如實知此者速求於泥洹也

有因生善處 有緣生惡趣 有緣般泥洹 如斯皆有緣

有因生善處者云何為緣所謂緣者施戒聞慧思惟清信士威儀出家威儀大道人威儀捨善行跡是謂因緣趣道之基是故說曰有因生善處也有緣生惡趣者有何因緣喻如有人內懷憎嫉施心不開犯戒殺生不與取如此十惡之行不能改更遂致墜墮趣於三塗是故說曰有緣生惡趣也有緣般泥洹者所說泥洹皆用賢聖真道斷諸結使前趣無為離此聖品則不可獲猶如外道梵志自相謂言世無因緣亦无本末有者自然而

有無者自然而無何以知其然猶若曠野荆棘生其棘鍼豈有巧匠削利鍼乎如鹿百獸群鳥樹栖羽毛雜色形像不同豈復有人彩畫其體乎論其品類受性不同地性素稟石性素堅豈復有人造堅更耶斯皆無因緣而自然生如此之類執迷未久共相教授至今不絕是故世尊說曰其事有緣不唐苦今復何因緣衆生修行善處生所處其地平正今時坑坎高岸荆棘逆草自然平整其有衆生修行惡者是時普地盡生荆棘高岸絕坑坑地毒重乎乳滋多皆由先身積惡所致是故說曰如斯皆有緣也

鹿歸於野 鳥歸虛空 義歸分別 真人歸滅

昔者世尊在摩竭界甘果園側因帝石室介時世尊以天眼清淨寂然無塵垢見有衆群鹿過彼獵師懷驚愕馳奔峻岨之中介時世尊復以天眼見有羣鳥避羅高翔馳趣虛空如來天眼復見比丘言辯義趣柔和暢達尋即其夜思惟十二因緣反覆究悉

出曜經卷第三十二 第十一段

逆順本末如來天眼亦復覩之復見異比丘通夜之中反覆思惟入解脫禪定夜將欲曉聞復欲盡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復是如來神眼所監今時世尊觀此義因緣所起欲使弟子演布其教復使正法久住於世使後羣生觀其大明今時世尊便說此偈

真入歸滅

鳥歸虛空 義歸分別

不以懈怠意怯弱有所至 欲求至泥洹

焚燒諸縛著

不以懈怠意怯弱有所至者如佛契經中阿銓所說佛告比丘此法精進者所修非懈怠者所修然性懈怠不能自進焉能巧便得至泥洹猶如有人素性怯弱素無兩目豈能設意露宿曠野多諸盜寇路難得越欲求度彼險難處者以有健夫勇猛之士乃得自濟安身元為懷愚性邪意信倒見終不得越險難之處要有智慧之目賢聖之術然後能到無為之場是故說曰不以懈怠意怯弱有所至欲求至泥洹焚燒諸縛著也

出曜經卷第三十二 第十一節

比丘速抒船以抒便當輕 永斷貪欲情

然後至泥洹

昔有比丘欲渡江河值有弊船抒故不治是時船師報比丘曰道士欲有所之可以已功抒此儲水船輕身全何往不剋今時比丘盡其乳哺之力抒其船水窮乃得越至彼岸取攝衣服整頓威儀漸漸往至親近世尊到已頭面礼足在一面坐如未知彼應得濟渡是以顧盼熟視而已非是群友羅漢之所及也今時世尊便說此偈

比丘速抒船

以抒便當輕 永斷貪欲情

然後至泥洹

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汝今乃慮目前之難乃更反懼後世之忌船者危嶮世之常法摧波羣生不以為憐形如真器純盛不淨何不遺棄抒微漏病斷癭惡癭乘賢聖船得至泥洹者也我有本以無本有我今无非無亦非有如今不可獲

我有本以無本有我今無者外道異學所見不同各目為正我下姓某字

出曜經卷第三十二 第十二節

某雖有而無雖无而有無有而自生是故說曰我有本以無本有我今無也非無亦非有者非无者過去也亦非有者當來也如今不可獲者現在也執愚之士豈離沙門梵志行此邪徑不自改更所以余者不解第一之義泥洹之道信於邪見不信泥洹是故說曰我有本以無本有我今無非無亦非有如今不可獲也

難見諦不動善觀而分別當察愛盡原是謂名苦際

是謂名苦際

難見諦不動善觀而分別者滅盡泥洹極為微妙無形而不可見有為之法動轉不停无形法者不可移轉唯有如來辟支佛及聲聞等以智慧眼善觀而分別二次了是故說曰難見諦不動善觀而分別者也當察愛盡原是謂名苦際者知愛根本與病若干於中自拔永斷無餘是故說曰當察愛盡原是謂名苦際也

斷愛除其欲 竭河無流地 能明此愛本

是謂名苦際

斷愛除其欲者愛之為病眾患之本

以拔愛本枝葉不滋於中自拔永斷
無餘欲本自滅更不復生由愛生欲
流猶如駛河漂溺生類億千万眾喪
其命根不得全濟河竭之後眾往
來無形傷害是故說曰斷愛除其欲
竭河无流地也能明此愛本是謂名
苦際者愛為形質欲為枝葉癡為潤
津若彼學人思惟妙觀能斷此者超
越苦際是故說曰能明此愛本是謂
名苦際也

見而實而見聞而實而聞知而實而知
是謂名苦際

何以故說見而實而見何以故非見實
而非見如復有人若眼見色分別色
本思惟識緣不起想著非見實而非
見者如彼愚惑之人眼見色而生眼
識此雖見不如非見何以故由其眼
見而興眼識故也是故說曰見而實
而見也聞而實而聞者若人聞微妙
之聲不興識者是故說曰聞而實而
聞者也知而實而知者如復有人分
別識身採取善根捨棄不善根諸垢
永盡更不造新是故說曰知而實而

知是謂名苦際也

伊寧弥泥 陀俾陀羅俾 摩肩娑肩
一切毗羅梨 是謂名苦際

昔佛世尊與四天王說法二人解中

國之語二人不解二人不解者與說
曇密羅國語宣暢四諦雖說曇密羅

國語一人解一人不解所不解者復
與說弥梨車語摩肩娑肩一切毗利

羅時四天王皆達四諦尋於坐上得
柔順法忍

无身滅其想 諸痛得清涼 眾行永休息

識想不復興 是謂名苦際

無身滅其想者是身無牢為磨滅法

是身不堅必當離散唯有五分法身

乃謂牢固意從想生想興萬病能滅

其想乃應道真是故說曰無身滅其

想也諸痛得清涼者此眾生類流轉

生死之海江湖四潰投之無狀斯由

痛本以受其因眾相殘共相殺害

皆由於痛而致此患唯有智者不造

其痛是故說曰諸痛得清涼也眾行

永休息者人之受識由行而生行以

樂云以成萬病善行起善惡行趣惡

智人習行不造行本是故說眾行永
休息也識想不復興者識想流馳興
病萬端是以聖人攝識不散人之興
識多起癡根以三百藥滅百識展用
百藥中用百藥善用百藥而滅識想
復以無漏聖行頂忍之法而滅識想
是故說曰識想不復興也有依便有
動有動便無滅已無滅則知無狀以
知无滅則不見去來今以無去來今
則無生死以无生死愁憂苦惱由此
苦除生諸眾病斯由習興眾結纏裹
人之修行必有所依所謂依者山河
石壁有形之類目所親者皆謂依也
能滅此者乃應第一義於第一義不
見來往周旋以无來往周旋則無生
死不解此者則興塵勞生老病死日
日滋長從是生憂愁惱萬端尋之不
見其緒展轉相生成其五陰苦形能
滅此者唯有泥洹之道也或有比丘
有生有實有為或有比丘無生無實
无為比丘不為無為者亦不有生設
不有生不有實不有為者則因生因
實因有為而說无為也設當眾生元

出法華經卷之三

此患者如未終不說滅盡泥洹之樂
知生之本末有為知無為生老所纏裹
裹者甚難制

知生之本末者如彼契經中阿鈴所
說大愛之本末所說佛告阿難若生
無有生者則不告人說生之法下至
羣徒魚水之類設龍有龍性鬼有鬼
性天有天性人有人性如是阿難我
知有生故說生矣是故說曰知生之
本末也有為知無為者元形無像不
可觀察於變易法是故說曰於有為
知無為也生老所纏裹者人之憂世
裹老則知死二事見逼不免其患是
故說曰生老所纏裹也裹者甚難制
者斯由衆行煙欲瞋恚愚癡憍慢嫉
妬恚癡為老病所使由此而起是故
說曰裹者甚難制也

非食命不濟孰能不揣食夫立食為先
然後乃至道

衆生之類悠悠在世皆由於食人不
得食无以行道是故說曰非食命不
濟也孰能不揣食者覺此非常知食
所出審諦無疑受者施行非有狐疑

出法華經卷之三

是故說曰孰能不揣食也食之為物
生死津潤之法有形則累其食是故
說曰夫立食為先也佛告諸比丘我
知諸人非地非水非火非風所以非
識非空非不用非識非有想元想非
今世後世非及日月所照處如斯之
類非緣所及其中倒見之人求日解
脫尼捷子等自相教訓求解脫者要
當入六十肘百由延其入此室者便
得解脫佛觀此義已欲斷生死疑
欲遮尼捷子顛倒之想故說此事欲
斷後世狐疑故說斯事日月不俱
明邪正不竟興此事明矣是故比丘
我亦不說周旋往來生死起滅此謂
苦際之本也

地種及水火是時風無吹火焰所不照
亦不是其實

應化之人或憑所豪或因有所濟應
豪貴度者不加言聲所憑度者豁然
自寤不須師匠謹恭且下者自然得
寤是故說曰火焰所不照亦不見其
實也

非月非有光非日非有明審諦觀此者

出法華經卷之三

乃應梵志行

非月非有光非日非有明者猶如日
月之光衆塵自蔽不能廣布宜其教
命猶若初利天上及一究竟天光光
自照無有日月光明皆由曩昔精行
所致是故說曰非月非有光非日非
有明也審諦觀此者乃應梵志行者
所謂梵志者越過三界行充德滿故
曰梵志是故說曰審諦觀此者乃應
梵志行也

端正色縱容得脫一切苦非色非不色
得脫一切苦

有色無色生於苦本能脫此苦者諸
苦中得脫是故說曰端正色縱容得
脫一切苦

究竟不恐懼越縛無狐疑未斷有欲刺
豈知身為患

究竟不恐懼者究竟有二事一者用
意究竟二者自然究竟心正而不畏
其曲是故說曰究竟不恐懼也越縛
無狐疑者斷諸結縛永盡無餘生死
久長輪轉五道輪轉元際不知慙愧
恥辱之法是故說曰越縛無狐疑也

未斷有欲刺豈知身為患者夫人屢世行法不同未得斷有欲者其事有三一者欲有二色色有三者無色有所謂欲刺者邪徑之刺打掃而重搖損而重是故說曰未斷有欲刺豈知身為患者也

所謂究竟者息跡為第一盡斷諸想者文句不錯謬

所謂究竟者息跡為第一者所謂究竟者法中之上無有過越病中之重縛者欲心永盡無餘是故說曰所謂究竟者息跡為第一也盡斷諸想者文句不錯謬者所謂想者與欲是想瞋恚是想愚癡是想如彼雜契想所說佛告比丘瞿多當知欲怒癡想此為行本彼諸眾想永盡無餘亦不與想念彼欲意所說言句終不錯謬所以然者行有究竟有不盡者是故說教訓彼後生是故說曰盡斷諸想者文句不錯謬

知節不知節家勝捨有行內自思惟行如勿壞其瞋

知節不知節者節為有為之行不知

節者久犯邪惡不容思惟道六情開塞不通道義是故說曰知節不知節也最勝捨有行者至真等正覺是為最勝捨其三有不造其行是故說曰最勝捨有行也內自思惟行如勿壞其瞋者猶若入定不定得其定意成其道果猶如乳之類捨皮而就其形今亦如是捨其本行而就無漏之行是故說曰如勿壞其瞋也

眾施法施勝眾樂法樂上眾力忍力眾受盡苦諸妙

眾施法施勝者眾施之中何以故說法施為勝所謂法施者為良為美為無眾患其中眾生所問法者心意問瘡瘻不解脫所謂財施者一人足完二者難退施意高下其事不同由如與泔沙三說微妙之法八萬諸天二千摩竭眾生復與釋提桓因在石室之中說微妙法八萬諸天皆得微妙法諸情通達無形量也是故說眾施法施勝也所謂財施者今日云施明當更求其中至求天上道者役人問法從初至初無有窮盡是故說

曰眾施法施勝也眾樂法樂上者在俗處樂亂想之本至趣山正造地獄行夫法樂者暢達演說問則不滯暢達觀意洋洋入耳是故說曰眾樂法樂上也眾力忍力最者昔有隣國之王與兵起眾往攻敵國左右諸臣語其王曰隣國與兵今來逼近願王自脩共相攻擊王語諸臣此是閑事何必須吾公自臨敵賊以逼近攻伐城門諸臣啓王賊今在外明王宜當深慮斯理王告諸臣賊雖在外不足遠慮但自營私何慮公務時賊暴虐轉入城裏左右啓曰賊今逼近不審明王竟何備慮王告諸臣此事微細何足上問隣國大王轉進至殿諸臣啓曰隣國之王今以見逼不審聖尊有何思慮其王告曰我今處世變易不停與者必喪合會有難宜可脫服更改形容如乞士法磨何自退往適深山思惟道德可以自娛設此暴王欲獲我身擒殺形體者不諱其德所以然者亡國失土皆由一人我今受死萬民無患豈不於我有大幸乎時彼敵

出曜經卷第二十三

國之王嘆未曾有舉聲唱言善哉善哉大王自古迄今未有斯比我雖得勝未如王比開懷大通不顧世榮自今已往還治本國與王治化共相接侍如已無異是故說曰衆力忍力最受盡苦諦妙者愛之為本衆結之本學人習道先斷愛結然後漸進无漏道檢是故說曰愛盡苦諦妙也

二十

出曜經卷第二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畱造

出曜經卷第二十四

盤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觀品第二十八

善觀已瑕隙使已不露外彼彼自有隙如彼飛輕塵

善觀已瑕隙者人但見彼惡不見已慤平和是非共相排謗由如典場之人抄穀高揚輕者在遠重者在近是故說曰善觀已瑕隙使已不露外彼彼自有隙如彼飛輕塵

若已稱無瑕二事俱并至但見外人隙恒懷危害心遠觀不見近

夫人在世多自矯譽自稱功德與世無雙我之所行戒聞施慈為尊為特為无憊反是故說曰若已稱無瑕二事俱并至者此自慎掩之人逆者得勝順者恒負執行之人修德亦尔自知已慤不露見彼是故說曰二事俱并至但見外人隙恒懷危害心者人不自害但見外事諸不善法弊惡之患墮入惡趣不至善處種地獄畜生餓鬼之苦是故說曰但見外人隙恒

出曜經卷第二十四

懷危害心也虛空與地各各離別不見真法不見非真法是故說曰遠觀不見近也

知慧壽中上為以貪瞋搏力士無畏忌斯等命促短

知慧壽中上者人之處世不知慙愧無所畏難猶如暴逸之牛無所畏難彼愚駭人亦復如是出意造行無所畏忌是故說曰知慧壽中上也為以貪瞋搏力士猶如飛禽貪食養無厭慙搏人物無有忌度衆生之類亦復如是貪著財色元有厭足是故說曰為以貪瞋搏力士無畏忌者如彼力士無所畏難在大衆中恣意所作無有及者其有呵諫來勸喻者尋懷瞋患斷其命根是故說曰力士無畏忌也斯等命促短者夫人處世輕人貴已恒執顛倒迷惑不寤侵三尊物強梁自恃如斯之類命不久停是故說曰斯等命促短也

當觀真淨意

知慙不盡壽恒求清淨行威儀不缺漏知慙下盡壽彼慙愧之人於諸衣食

不大慙慙所得財貨分布與人廣衣
惡食不著莊飾唯存命於世無所禁
莫是故說曰知慙不盡壽也恒求清
淨行者所行清淨不造邪部身口意
淨應無上行亦知外淨出言適前無
所傷害是故說曰恒求清淨行也威
儀不缺淨者取攝諸根不使洩遠是
故說曰威儀不缺漏當觀真淨壽者
進止行來出口言語飲食取以養其
壽是故說曰當觀真淨壽也

世間普實有目眇眇耳聾鼻塞羅網
生天不足言

世間普實者猶如盲人不見善色
惡色平地高岸此衆生類亦復如是
為姪惡癡所覆不見善惡之行不知
好醜亦復不知白黑之法意自迷惑
不求善處是故說曰世間普實也
有目眇眇耳者猶若長阿鎗契經所
說佛告長爪梵志世皆備善甚少
取要言之懷惛見衆生多於大地之
土不識佛不識法不識比丘僧不識
父母亦復不別尊卑高下懷正見衆
生者如爪上土見雖不錯願求不同

猶如外道梵志尼捷子等出家學道
各自謂尊書籍別異求於解脫執
愚意迷不達大道正見之人蓋不足
言是故說曰有目眇眇耳聾鼻塞羅
網者猶如獵者施張羅網懸竊捕鳥
剋獲無數鳥獸之屬其得脫者若一
若兩生天之衆亦復如是若一若兩
得受天福如難阿鎗契經所說佛告
比丘衆生入地獄者多於地土從地
獄終還生地獄餓鬼畜生亦復如是
生天衆生如爪上土是故說曰羣鳥
在羅網生天亦復小

觀世衰耗法但見衆色變愚者自繫縛
為暗所纏裹

觀世衰耗法但見衆色變者夫人處
世千轉万端所行不同世有三事一
者器世二者陰世三者衆生世所謂
器世者三千大千刹是也衆生世者
二界衆生四生五趣是陰世者色陰
無色陰於三世中取衆生界何以故
說衰耗之法所謂衰耗法者為姪惡
癡所衰耗猶如商賈遠涉塗路遇賊
亡失所獲財寶為賊所劫此衆生類

亦復如是為姪惡癡所劫劫斷善根非
貨衆人皆見知其衰耗億千萬衆時
有脫者是故說曰觀世衰耗法但見
衆色變也愚者自繫縛為暗所纏裹
者世多有人行跡不同恒為二縛所
繫一者結使二者陰縛為此二事所
縛無明所陰蓋亦不堪任越次取證
盡有漏成無漏猶若有罪之人閉在
牢獄不觀日月光明此衆生類亦復
如是以無明暗室所見經憂夫為欲
惡癡所繫縛欲求解脫難可得也是
故說曰愚者自繫縛為暗所纏裹也
亦不見於行觀而無所有以性觀察
都不見功德之卒復以知他人心智
欲免此難者无一善根可濟免也猶
若有人沒溺深廁糞除所汗復有慈
愍之人欲得免濟彼難求覓淨處欲
往手捉遍悉觀之無一淨處便捨而
去無漏之人觀察衆生頗有毫釐善
本可療治乎遍觀察之无有善本可
療治者聖人自念咄嗟衰耗群徒罪
重乃至於斯是故說曰亦不見於行
觀而無所有

出經卷第二十四 第六經

衆生皆有我 為彼而生患 一一不相見 不親邪見刺

衆生皆有我 為彼而生惡者世多有

人性懷顛倒衆生之類我所造為從

我而生復有說者從他而生從他而

有是故說曰衆生皆有我為彼而生

患也一一不相見不親邪見刺者一

一者所謂外道梵志是不思惟正見

信邪顛倒是故說曰一一不相見不

親邪見刺

觀此刺因緣 衆生所染者我造彼非有

彼造非我有

觀此刺因緣者所謂刺者邪見之刺

也因緣者地獄餓鬼畜生人道人天

各各別異所種不同是故說曰觀此

刺因緣也衆生所染者外道異學盡

夜孜孜汲汲各自謂真信邪倒見不

能捨離就於正路是故說曰衆生所

染者我造彼非有彼造我非有者各

自謂正共相干錯衆生之類我作我

造非彼所有復自思惟彼造彼作非

我所有是故說曰我造彼非有彼造

我非有也

出經卷第二十四 第七經

衆生為憍經 染者於憍憍為見所迷惑 不免生死際

衆生為憍經染者於憍憍者彼人目

念意性憍豪我今在衆家尊最上宗

族姓望屋宅田業僕從家產無及我

昔心意堅固不能捨離是故說曰衆

生為憍經染者於憍憍也為見所迷

惑不免生死際者計常見不與斷滅

見相應斷滅見不與計常見相應

不能免此生死至無為岸是故說曰為

見所迷惑不免生死際也

以逮及當逮 二俱受塵垢 習於病根本

及學諸所學 觀諸持戒者 梵行清淨人

瞻視病瘦者 是謂至邊際

世有衆生邪見心感貪著愛欲不能

捨離潔欲清淨觀而習之於中興起

憍慢不自改更是謂第二邊際是謂

諸賢增益諸者以逮及當逮者得陰

持入或有不得陰持入者此二俱受

塵一者邪見塵二者愛欲塵為結所

使不能捨離是故說曰二俱受塵垢

也習於病根本者外道異學是習彼

技術而自崇己及學諸所學者諸有

出經卷第二十四 第八經

衆生學其技術乘馬御車造作无端 皆能備悉具此行者乃得解脫是故

說曰及學諸所學也觀諸持戒者或

有梵志奉持禁戒或持烏戒舉聲

以烏或持虎豹戒隨時跪拜効禱

鳴或持鹿戒聲響以鹿是故說曰觀

諸持戒者也梵志清淨人者彼外道

異學自相謂言其有兩兩行淨行者

便得解脫至清淨處若復事火日月

神珠藥草衣服宮殿屋舍然後乃至

無為之處是謂名曰一邊際也世有

衆生邪見心感貪著愛欲不能捨離

計欲清淨外人習之犯欲无隙是謂

諸賢增益諸者能得知此者亦不隨

流轉有目者觀所謂有目者諸佛世

尊是信能觀察流轉停息是故說曰

有目者所見解此二邊者无所染著

不與塵勞此名邊際

當觀水上泡 亦觀幻野馬 如是不觀身

亦不見死王

當觀水上泡亦觀幻野馬者如彼水

泡不得久停昔有國王女為王所愛

未曾離目時天降雨水上有泡女見

水泡意甚愛敬女白王言我欲得水
上泡以為頭花鬘王告女曰今水上
泡不可獲持云何得取以為花鬘女
白王言設不得者我當自殺王聞女
語尋召巧師而告之曰汝等奇巧靡
事不通速取水泡與我女作鬘若不
亦者當斬汝等巧師白王我等不堪
取泡作鬘其中有一老匠自占堪能
取泡即前白王我能取泡與王作鬘
王甚歡喜即告女曰今有一人堪作
作鬘汝可自往躬自瞻視女隨王語
在外瞻視時彼老匠白王女言我素
不別水泡好醜伏願王女躬自取泡
我當作鬘女尋取泡隨手破壞不能
得之如是終日竟不得泡女自疲歇
而捨之去女白王言水泡虛偽不可
久停願王與我作紫金鬘終日竟夜
無有枯萎水上泡者誰惑人目雖有
形質生生便滅盛焰野馬亦復如是
渴愛疲勞而喪其命人身虛偽樂少
苦多為磨滅法不得久停遷轉變易
在世無幾不為死王所見是故說曰
當觀水上泡亦觀幻野馬如是不觀

身亦不見死王

堂觀水上泡亦觀幻野馬如是不觀世
亦不見死王

不觀世者五盛陰身如是不久當復
消滅設能滅此五陰身者不與死王
相見也

如是當觀身如王雜色車愚者所染著
善求遠離彼

如是當觀身如王雜色車者如國王
車雜色莊嚴雖有形色亦不牢固不
任重載是故說曰如是當觀身如王雜
色車也愚者所染著善求遠離彼者

愚人所貪耽而習之智者所棄若捐
糞餘是故說曰愚者所染著善求遠
離彼也

如是當觀身如王雜色車愚者所染著
智者遠離之

知人知動搖心不願樂常意欲遠離
如避火災是故說曰智者遠離之

如是當觀身知病之所因病與愚合會
焉能可恃怙

人出胞胎由前世因緣多病少病形
貌好醜是故說曰如是當觀身眾病

之所因病與愚合會焉能可恃怙

當觀畫形像摩尼紺青駿愚者以為綠
不求越彼岸

當觀畫形像摩尼紺青駿者眾香芬
薰沐浴其駿眾香沐浴香氣遠布是
故說曰當觀畫形像摩尼紺青駿也

愚者以為綠不求越彼岸者愚者所
經夏不能得遠離無有巧便得至彼
岸所謂彼岸者滅盡涯涘是故說曰

愚者以為綠不求越彼岸也

當觀畫形像摩尼紺青駿愚者以為綠
智者所厭患

智慧之人分別妙觀思惟校計不興
想著是故說曰智者所厭患

強以彩畫形莊嚴醜穢身愚者以為綠
亦不目求度

昔有豪族之家饒財多寶七珍具足
長者自念今時年少道人情欲未斷

我今宜請來在家使諸婦女擎食供
養設有欲情者我當知之即往在寺

請諸年少道詣長者家莊嚴婦女
更著新衣盡出禮拜興恭敬意時有

六通羅漢尋而覺知即化死人骸骨

出曜經卷第十四 第三十

血肉消盡。髑髏手脚各自一處。余時羅漢告諸比丘。當自專意以求度世。莫觀女色。興穢汙心。時彼長者觀彼瑞應。歎未曾有。內自剋責。知為不是。五體投地。自求悔過。我今乃知法之微妙。諸婦女各各慙愧。即還入舍。是時羅漢告長者曰。佛法寬博。汪洋天。涯。卿今以凡夫之智。量度聖人。斯非正理。猶若拳許。上由仰比。須弥外合之器。欲量海水。今時比丘便說此偈。強以彰畫形。莊嚴醜穢身。愚者以為緣。亦不自求度。分駭為八分。雙部眼耳。瑞愚者所染著。亦不自求度。今時比丘說此二偈。已便從坐起。而去時。彼長者及諸婦女。善心自生。恭敬三寶。後日各各成其道跡。著欲染於欲。不究結使緣。不以生結使。當度欲有流。著欲染於欲者。羣徒在世。志趣不同。或有少欲。或欲意偏多。欲偏多者。不逮賢之法。是故說曰。著欲染於欲也。不究結使緣者。貪嫉。慳結病中之重者。入骨徹髓。醫所不療。積財億萬。不

出曜經卷第十四 第三十一

肯惠施。至其壽終。不能持一錢。自隨。其有衆生。修行貪嫉者。身無威神。遂致貧窮。宗親不和。為人所輕。是故說曰。不究結使緣也。不以生結使。當度欲有流者。流有四品。其事不同。云何。為四。一者欲流。二者有流。三者元明流。四者見流。衆生之類。沉溺生死。皆由此四流。浪四使。不能自免。方當涉歷流轉。五道是故說曰。不以生結使。當度欲有流也。上一切無欲。當察此大觀。如是有解脫。本所求度者。上一切無欲者。上著色界。无色界。欲著欲界也。於此三界。无復三毒。於中未得解脫。是故說曰。上一切无欲也。當察此大觀者。无欲之人。是佛第一弟子。佛有四弟子。羅漢為勝。為尊。為貴。為元。有上是故說曰。當察此大觀也。如是有解脫者。聖人執行不自為。已於諸四獸。永得自在。更不著有。在身。口行是故說曰。如是有解脫也。本所求度者。皆所經歷生死之難。未曾為度。當求方便。度此三有。更不受有。

出曜經卷第十四 第三十二

造四大身是故說曰。本所未度者。非因脫於因。脫因復就因。當復觀此人。耽縛復就縛。昔佛在釋迦。授迦維羅國。屈拘類園。中。介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侍者阿難。入迦維羅竭城。乞食。介時。童子難陀。在高樓上。遙見世尊。入城。乞食。速下高樓。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啓世尊言。如來之姓。國中豪族。轉輪聖王。所至之處。何為自辱。持鉢乞食。介時。難陀取如來鉢。入內。盛甘饌。飲食。佛見難陀。入舍之後。告阿難曰。我今向屈拘類園。難陀出者。勿復取鉢。汝語難陀。躬自送鉢。還于如來。難陀受教。從後送鉢。婦復隨後。語難陀曰。速還。勿久。須臾。乃食前。進未久。還重遣信。時還。勿停。所以鄭重者。恐捨家學。道難陀。持至世尊所。手自擎鉢。授與如來。唯願時受。今欲還家。佛告難陀。卿以至此。今且速家。剷除驢駘。著三法衣。何為復辭。欲還到家。是時如來以威神力。逼迫難陀。出家為道。閉在靜室。不使還家。如是經歷日月之數。

次第當直遂至難陀難陀聞之內自歡喜我今當直事得從客因此開眼逃走還家是時難陀受直使辦水掃地事事不閑是時天神侍衛難陀汲水至滿自然灑棄淨地之中草土更滋開閑門戶戶自然開難陀思惟我家王者之種饒財多寶無所乏短我今逃走向家設有漏失以物償之今當竊逐細徑投大途者僞值如來今時難陀脫三法衣更被白服磨何而去行未經時正值如來從彼而進難陀見已奔趣大樹欲自隱形如來神力反使大樹在難陀後難陀周惶安身無處今時世尊復以神力拔彼大樹懸在虛空今時難陀入樹根處隱形自蔽如來尋往與共相見難陀何為乃來至此難陀嘿然默愧不對如來再三告難陀曰汝欲何趣默然不對難陀言還家與婦相見佛告難陀夫人學道心不自專貪著欲心不願後世燒身之禍今時世尊便說偈言非國脫於國脫國復就國當復觀此脫縛復就縛

我今將汝天上遊觀宜當自專勿懷恐怖是時世尊以神足力手接難陀將至天上見一宮殿七寶所作金銀刻鏤玉女營從不可稱計純女無男亦無夫主是時難陀前白佛言是何天宮殿快樂無比七寶殿堂彈琴鼓瑟作倡伎樂共相娛樂昔所未聞然此天女無有夫主唯願世尊解我狐疑今時世尊告難陀曰汝自往彼問其情實天女自當與汝說之難陀受教至彼天宮以其情實問天女曰汝等天女自然受福七寶殿堂五樂自娛汝等夫主竟為所在天女報曰汝不知乎閻浮利地迦維羅竭國釋迦文佛並父弟名曰難陀命終之後當來生此處在天宮彼人即我等夫主難陀聞之密自歡喜今所論者正是我也即還佛所具以此情曰世尊言此諸宮殿玉女營從盡是我許佛告難陀快修梵行如是不久當來至此受福自然是時世尊以神足力手接難陀將至地獄路經鐵圍山表見一傍猴暗無一目佛告難陀汝孫陀利

婦何如是暗猴猴乎難陀自佛止止世尊勿復說此豈當以此方之彼人孫陀利者女中英妙六十四術無事不閑今時世尊告難陀曰暗猴猴比孫陀利復以孫陀利比諸天女億千萬倍不以譬喻為比是時世尊即接難陀將至地獄示彼苦痛者一掠撈皆酸毒難計八大地獄湯煮罪人一大地獄十六箇子圍繞其獄刀山劍樹火車爐炭燒炙焦煮苦痛難陳有一大鑊獄卒圍遶湯沸火熾不見罪人難陀自佛不審世尊斯諸地獄皆有罪囚斯是何鑊不見罪人佛告難陀汝躬自往問彼獄卒自當為汝說其本末是時難陀受佛教誡往問獄卒斯是何鑊空無罪人獄卒報曰閻浮利地真淨王家兒得成道並父弟甘露王兒名曰難陀為人放逸淫欲情多自恃豪族輕忽万民彼命終之後當來入此鑊中經歷劫數乃得免脫卿欲知者其事如是難陀聞已衣毛皆豎形體戰慄顏色變異往趣世尊前白佛言唯然天師二界大護今觀

出曜經卷第三 第四分 第六

此寢倍懷恐懼尋於佛前而說此偈
今捨天上帝 不造生死本 求離地獄苦
願說泥洹滅

今時世尊漸與難陀說微妙法安處
無為今至道場

青衣白蓋覆御者御一輪 觀彼末塵垢
永便斷縛者 人多求自歸 山川樹木神
園觀及神祠 望免苦患難

人懷恐懼意迷不寤值前禱祀不別
真偽昔月支國有王名惡少王此天下

莫不靡伏母教勅王設卿有臨死之
難懷莫左旋佛寺當念右旋懷莫違

吾此教是時惡少王大出兵眾攻統
西城手自執劍殺三億人不滿四億

規滿五億後戰不如乘為奔走願見
佛面憶母教誠便迴為右旋敵國見

之皆伏還國王見賊退尋後追攝即
還壞賊擒獲王身便憶佛語自歸佛

者為尊為上無有及者設我不右旋
者豈能壞此賊乎是故說曰人多求

自歸山川樹木神園觀及神祠望免
苦患難也

此非自歸上亦非有吉利如有自歸者

出曜經卷第三 第七分 第六

不脫一切苦 若有自歸佛 歸法比丘僧
修習聖四諦 如慧之所見 苦因苦緣生
當越此苦本 賢聖八品道 滅盡甘露際

是為自歸上 非不有吉利 如有自歸者
得脫一切苦

人之修道唯有信義信根以全戒則
不毀諸有衆生能自歸此三寶者元

願不成為天人所供養自致得道亦
復受永劫之福人之無估猶樹之無

根若有所憑何事不果也
觀以觀當觀 不觀亦當觀 觀而復重觀

觀而不復觀
所謂觀者苦習盡道真如四諦彼執
行人以觀苦習盡道真如四諦觀者

現在以觀過去當觀未來興於塵勞
皆由三世墜墮生死不至于道是故

說曰觀以觀當觀也不觀亦當觀者
所謂不觀者不見苦習盡道如是當

觀深察分明知為不見苦習盡道
真如四諦是故說曰不觀亦當觀

也觀而復重觀者信能分別苦習
盡道一一思惟究暢其義觀而不

復觀者已觀已知不復思惟是故說

出曜經卷第三 第八分 第六

日不觀亦當觀觀而復不觀也
觀而復重觀 分別彼性本 計畫以為夜
寶身壞不久

觀而復重觀者觀有二種一者財觀
二者第一義觀夫財觀者增益結使

第一義者盡有漏成無漏行是故說
曰觀而復重觀也分別彼性本者或

有人性造行不同國界若干法教非
一聖人在中一一分別或有意開寤

者或有意不開寤者或有開寤不
開寤者衆生受性寤有遲疾是以聖

人訓之以道勸如備行晝夜匪懈是
故說曰分別彼性本也計畫以為夜

者衆生之類性行不同或思善本或
不思善本是謂計畫以為夜也寶身

壞不久者世間財貨世之常法終日
聚集要當消壞善根財貨者終不腐

敗是故律本說曰當以不實之身易
寶身不實之財易寶財不實之命

易寶命是故說曰寶身壞不久也
觀而不重觀 雖見亦不見如見而不見

觀而亦不見
觀而不重觀者彼脩行人思惟妙觀

道者觀察知彼行人亦無妙觀得思
 惟定者有二種一人得觀一者不得
 觀復更有導師觀察行人頗有應於
 聖諦者不遍思觀之不應聖諦是故
 說曰觀而不重觀也觀而亦不見者
 多有思惟修集道行復觀久遠過去
 世事或有達者或有不達者一不
 別亦不錯亂是故說曰觀而亦不觀也
 云何見不見何說見不見因何見不見
 因為出何見
 云何見不見者行人修法計有是常
 清淨之法所謂不見者不見苦習盡
 道是故說曰云何見不見也何說見
 不見者行人唯見一緣或緣色或緣
 色聲香味或有思惟或不思惟是故
 說曰何說見不見也因何見不見者
 猶如二人衆行以鼻功德德悉雖在
 生死不懷怯弱意未斷結亦無疑滯
 一人意偏不達究竟一者不見斷諸
 有漏一者不見在諸生死是故說曰
 因何見不見也因為出何見者由賢
 聖法自見出要義所願必剋無所畏
 忌是故說曰因何出何見也

猶若不觀苦 常當深自觀以解苦根源
 是謂明妙觀

猶若不觀苦者如彼學人不見苦空
 非身無我亦不分別於諸行陰便為
 墮落自觀身中汙穢不淨從頭至足
 無一可貪我自我有色自我色亦不
 分別色之平末是故說曰猶若不觀
 苦當當深自觀也以解苦根源是謂
 明妙觀者所解苦空无常非身之義
 身之為患流溢萬病行人思惟意不
 亂錯深知病之根源身寄於世四大
 合成從無數劫以來不觀大明斯由
 癡惑所纏裹故我今以脫不造彼緣
 是故說曰以解苦根源是謂明妙觀也
 誰令凡夫人不觀衆行本因彼而觀察
 去真見大明
 誰令凡夫人不觀衆行本者世間盲
 冥不觀大明誰之所造衆生遊遊不
 識正路現有四大陰持入苦愚者染
 著不信為患與諸邪見遂增塵勞
 因彼行人而自觀察晝夜思惟斷結
 為業去冥見大明大明之本无冥根
 是不識佛不識法不識比丘僧亦復

不識真如四諦苦習盡道不修境界
 清淨之行是故說曰誰令凡夫人不
 觀衆行本也 觀品第三十八

出曜經卷第二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出曜經卷第二十五

盤

毗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惡行品第二十九

諸惡莫作 諸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諸惡莫作者諸佛世尊教誡後人三乘道者不以脩惡而得至道皆習於善自致道跡是故說曰諸惡莫作也諸善奉行者彼修行人普脩衆善唯自環珞具足衆德見惡則避恒脩其善所謂善者止觀妙藥燒滅亂想是故說曰諸善奉行自淨其意者心為行本招致罪根百八重難解之結纏裹其心欲怒癡威惱悞慳嫉種種塵垢有此病者則心不淨行人執志自練心意使不亂想如是不息便成道根是故說曰自淨其意也是諸佛教者如來演教禁戒不同戒以檢形義以攝心佛出世間甚不可遇猶如優曇鉢花億千萬劫時時乃有是故如來遺誡教化聖聖相承以至今日禁誡不可不脩惠施不可不行吾所成

佛王三千者皆由禁誡惠施所致也是故說曰是諸佛教

惠施獲福報不厭惡惡懷以善滅其惡欲怒癡無餘

昔日大目犍連同產弟饒財多寶七珍具足金銀珍寶車馬璫真珠虎珀庫藏盈溢僕從奴婢不可稱計是時目連住到弟家而告弟曰聞卿慳嫉不好惠施佛常演說夫人惠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惠施更新立庫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惠空新藏無報甚至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告勅施獲大報不敢違教竭藏惠施當來過去諸貧窮者靡不周遍然財寶皆盡舊藏空竭新藏無報將元為兄所疑誤乎目連告曰止止族姓子莫陳此語无使異學邪見之士聞此廣言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且示汝微報若欲見者隨從我來今時目連以神足力手接其弟至於六天彼有宮殿七寶合成前後浴池香風速布庫藏盈溢不可

稱計玉女營從數千萬眾純女無男亦無夫主弟白目連是何宮殿魏魏乃尔不見有男純是女人目連告弟汝今往問自當知之即往問之天女當知我有所問願見發遣天女問曰有何狐疑而欲見問其人報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魏魏堂堂懸麗虛空誰有斯德於中受福願解我疑永無猶豫天女報曰汝不知乎我等在此積有年歲食福自然無復是過欲知我夫主者施在心懷今當與說問浮利內迹比國界釋迦文佛神力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者弟大富長者好惠惠施周窮濟乏彼命終之後當來生此與我等作夫主七寶宮殿及我等身惠施之報其人聞意善心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云何族姓子夫人惠施當有報耶為无報耶弟懷慙愧頭面懺悔還至世間廣施不倦是故說曰惠施獲福報不藏惠怒懷者夫人懷毒藏匿在內同人之惡憫人之善如斯之類不可與親如灰覆火目雖不覩臨則燒脚身無

防備唐突禁戒當時意男不覺傷損人之傷害自古有之或先懷嫌或卒興怒卒興怒者猶尚可恕先懷嫌者斯意難親所以然者夫人陰謀必有傷起群愚相逐遂致惡果外揚不密內共情通共相稱譽成惡朋友事與願違迷致喪沒家屬財產斯皆入官人所憎嫉惡聞其聲是故說曰不藏悲怒懷也以善滅其惡欲怒癡無餘者所謂善者賢聖道品是也乘此道品猶四瀆水斷流而无所畏難滅渡諸惡部使不復生有灾吐毒欲怒癡生拔三根栽種其三業仰脩道觀進趣四道有何難受是故說曰以善滅其惡欲怒癡無餘也

隻行勿逐愚欲羣當逐智智者滅其惡如鶴擇乳飲

隻行勿逐愚者所謂隻行者在閑靜之處意不分散思準善本繫念在前設欲同處當與善知識從事莫與惡知識從事是故說曰隻行勿逐愚也欲羣當逐智者世多有人慕及上賢追逐有智持戒精進辯才深遂堪說

道教不懷疲勞是故說曰欲羣當逐智也智者滅其惡者智慧之人明古達今出言所說必有可濟晝夜孜孜思惟道術承受明智所吐言教以善功德消滅眾惡是故說曰智者滅其惡也如鶴擇乳飲者如昔有人多捕羣鶴乳滋長展轉相生其教無暇養鶴之法以水和乳乃得食之鶴之常法當食之時鼻孔出氣吹水兩側純食其乳鳥之頑鹵由能分別去水食乳今之比丘能不介乎當選其善蠲除其惡如彼鳥鶴深知好惡也是故說曰如鶴擇乳飲也

觀世若千變知法起滅跡賢聖不樂世惡者不處賢

觀世若千變者所謂世者世有三品一者器世二者險世三者衆生世此三世者貯病之牢室內外堅固非醫所療治內者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外者含毒之類蛇虺百足蝮蝎虎狼所見噬蝕衆變若干其事不同水火盜賊怨讎之類竊未傷害是故說曰觀世若千變也知法起滅跡知跡起滅

其事有二一者結跡二者陰跡能滅其事乃應無為是故名曰知法起滅跡賢聖不樂世愚者不處賢者賢聖永滅諸惡不處群俗鶴飛則高不樂丘塚程程好淨不處廁溷賢聖之人亦復如是不處羣俗與共同光愚者好惡不處賢衆是故說曰賢聖不樂世愚者不處賢也

解知念待味思惟休息義無熱无飢想當服於法味

解知念待味者經歷無數生死已來未曾得此念待之味世多甘美味勝之味昔燕葡萄如此之比不可稱數晝夜享之無有厭足然不從此得至無為念待味者未曾經口設當一遇永无飢渴其餘味者展轉生死墜墮三塗欲求出期實為難矣是故說曰解知念待味也思惟休息義者彼脩行人事精一已思惟禪定心所念法終不錯亂從初至竟不識其緒是故說曰思惟休息義也無熱无飢想者貪欲是熱瞋恚是熱愚癡是熱飢渴是熱能斷此飢渴熱者其事甚難正使飲

此四大海水欲消其渴者未始見也

出經卷第五 第三

欲除其渴水使不生惟有八解澄淨之味乃得消此衆渴之本是故說曰無熱无渴想當服於法味者所謂法

味衆施法施勝衆味法味勝得此味者法身不離苦本斷諸世俗飢渴之患人欲修學求其解脫不得甘露至要之味者安坐無為不自慙慙欲求得道跡者甚為難矣是故說曰當服於法味也

人不損其心亦不毀其意以善永滅惡不憂墮惡道

人不損其心亦不毀其意者人初立行先習善法初意猶豫乍信乍不信其意勇健者聞轉信解意狐疑者不達於法此人必當經歷生死億佛起過不蒙得度設損其心不毀其意欲得至道取之甚易人欲脩學專意乃獲如正夫聞彼有法中路多難無由經過一意念彼形意以達何以故知如彼得通之人心念形以隨是故說曰人不損其心亦不毀其意也以善永滅惡不憂墮惡道者夫人習行敦崇

道業世俗見根而現在前雖有善根

斯是世俗有漏之行不與想者求於

上及斯人終不憂墮惡趣是故說曰以善永滅惡不憂墮惡道也

人欲練其神要當數修鍊智者易離

乃名世之雄能親近彼者安隱无憂

人欲練其神要當數修鍊者舊學之

人外虛內實或有潛隱山藪或有伴

狂遊世行雖不同所濟等一此不取

形器此純練精神定意不錯行人摧現

千轉百化要設方便導引衆生至百

練室所謂室者沉湎虛寂無為城是

是故說曰人欲練其神要當數離琢

也智者易離琢乃名世之雄者捷疾

利根之人出言成律必欲所度得四

辯才義辯法辯辭應辯義辯法

辯者此二攝內法辯辭應辯者此二

攝外法是故說曰智者易離琢乃名

世之雄也能親近彼者安隱无憂

人執威儀進止去來周旋往返皆執

威儀不失其節猶如衆花竟數香氣

連布履行之人亦復如是戒開施德

所違失便能成就無漏聖行是故說

日能親近彼者安隱无憂

永息無過者柔和不卒暴吹棄諸惡法

如風落其葉

永息無過者柔和不卒暴者諸根具

足无所流溢所說專正言不卒暴威

儀札節無所漏失如斯之人無有儔

匹亦無過者是故說曰永息无過者

柔和不卒暴也吹棄諸惡法如風去

其葉者行人執意鏗然不動執信堅

固毫釐不犯去諸惡法日進其善晝

夜校飾不令有應如鐵生垢瑩治乃

明人心重垢須慧乃照是故說曰吹

棄諸惡法如風去其葉也

無故畏彼人謗毀清淨者尋惡獲其力

烟雲風所吹

無故畏彼人謗毀清淨者人之脩學

除穢為上行人除垢唯脩清淨功德

充滿何懼不達心無慳嫉者崇其道

根豁然自寤斯由通達了深要故清

淨之人無有結使愚者謗毀謂為不

淨謗毀聖者受無擇罪斯由福報積

行所致是故說曰無故畏彼人謗毀

清淨者也。尋惡獲其力。烟雲風所吹者。世人執迷以惡為妙。由是歿禍漸入泰山。造地獄餓鬼難畜生之罪。是故說曰。尋惡獲其力。烟雲風所吹也。人之為行。各各自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

人之為行。各各自知。若人之修行。志趣若千。惡者自知惡。善者自知善。雖為善。惡不自知者。受報一倍。善者受福。無窮。惡者受罪。一倍。淨者受淨。行不淨者。受不淨。行臨終之時。善惡然別。若神來迎。見宮殿屋舍。園觀浴池。神不錯亂。衣被服飾。自然著體。天女圍遶。共相娛樂。還自見光。所照無尋。積惡之人。臨死之日。神識倒錯。但見大火。劍戟見。蹲鴟野狐。羅刹。魃。虎狼。惡獸。復見刀山。劍樹。荆棘。坑坎。惡鬼。圍遶。是故說曰。善之為善。惡之為惡也。

人之為惡。後自受報。已不為惡。後无所憂。

人之為惡。後自受報。夫人為惡。自招禍患。非有父母兄弟宗族代受其

罪。自不為惡。後不受報。如此之人生。則遇聖。當受其福。非父母兄弟代獲。其慶意。自清潔。不累於人。自行清淨。自受其報。是故說曰。人之為惡。後自受報。已不為惡。後無所憂也。

達已淨。不淨。何慮他人淨。愚者不自練。如鐵鑽純鋼。達已淨。不淨。何慮他人淨。者。已自清淨。亦能使彼行清淨。已行不均。焉能使彼得清淨。行是故說曰。達已淨。不淨。何慮他人淨。也。愚者不自練。如鐵鑽純鋼。者。愚人所習。終日不窮。一日所造。墜墮。永劫。雖遇賢聖。不蒙濟度。猶鐵鑽純鋼。功至不可獲。是故說曰。愚者不自練。如鐵鑽純鋼也。

若眼見非邪者。夫人習行。專精為惡。若眼見色。不起眼識。若好若醜。意志平等。設見好色。不興淨著。設見惡色。亦不懷戚。是故說曰。若眼見非邪。點人求方便者。見彼眼色。知為非真。為磨滅法。速轉不住。生有盡常者。亦

滅。愚者說習智者。所唯是故。說曰。點人求方便也。智者善壽。世亦不為眾惡者。智人所施。教權化。非一防惡。於無形善福。於自然。執行不累於世。言教不損於形質。在世周旋。未幾。彼壽見短。如有取見。長不自稱。在世說其壽終。不為惡行。是故說曰。智者善壽。世不為眾惡也。

商人在路。懼伴少。而化多。經過嶮難處。然有折軸憂。

商人在路。懼伴少。而貨多者。昔有眾賈商人。冒涉途路。經過曠野。嶮難之中。路多盜賊。無由自免。所費財寶。无有。次。糧。糧。同伴。行人。无有。器仗。用。自防。備。行人。既少。財寶。極多。心懷恐懼。惛惛。識。熾。然。有一。點。者。告其同伴。勿生恐懼。吾當設計。得免。此難。眾人意。正。便得。無他。是故說曰。商人在路。懼伴少。而貨多也。經過嶮難。震然有折軸憂者。道路嶮難。不遇良伴。捨其大道。隨其細徑。不達所至。中遇車壞。前伴不顧。後伴共相捐棄。是以世尊。借此為喻。欲使後生。深識罪福。受化者。無毫

出曜經卷第五 第七之緣 并序

釐之導演教者不捐其功是故說曰
經過嶮難震然有折軸憂

有身無瘡病不為毒所害 毒無茶瘡何
無惡無所造

猶如調達在羅蘭城興謀害心後事

彰露舉國聞知時王阿闍世語調達

曰汝宜出國不須住此十六大國莫

不聞知云何此有調達造作眾惡起傷

害心向於如來調達聞已內懷憂感

心不自寧便還本國宿怨不盡為患

結所經唐突菩薩宮內語瞿夷曰我

今取汝拜為第一夫人不審聖女為

可余不瞿夷聞之語調達曰前汝右

手吾欲把之調達尋舒手使把扼腕

骨碎五指血出當時迷悶良久乃蘇

瞿夷語曰除患達力更無有人出我

上者設當與汝相把持者身體碎爛

劇於塵霧猶如力人拍壞千樹墮意

碎之有何難乎是時調達轉進入宮

殿坐菩薩牀宮人見之悲共熾恨即

前覺捉擲于牀下即傷左腕不堪行

未家人輩舉還歸本舍諸釋皆憐
皆來告語汝今調達宜可改更向佛

出曜經卷第五 第八之緣 并序

懺悔調達聞之私設巧詐齊作鐵爪
害毒塗之外形柔和內懷嗔恚余時

調達憶佛所說瞿曇沙門恒陳此言
有身無瘡病不為毒所害 毒無茶瘡

何无惡無所造我今當往伴如懺悔
以爪搗壞其脚毒氣流溢自當取死

諸人輩舉往詣世尊去世尊三七仞
語左右人下我在地吾欲步往尋下

在地尋時地中勇火沸出纏裹其身

將入地獄是故說曰有身無瘡病不

為毒所害 毒無茶瘡何也

多有行眾惡必為身作累 施善布恩德

此事甚為難

多有行眾惡必為身作累者也多有

人布惡自侵不合聖諦屠割魚獵養

猪畜難張施懸強以捕群鹿為賊殺

賊縛就獄卒真施罪種絃索飛綸如

是惡行眾生不可稱說如斯之類必

為身作患死入地獄受痛難量是故

說曰多有行眾惡必為身作累也施

善布恩德此事甚為難者人能自察

前世後世善惡報應廣施周窮侵肌
之貨以施於人此事甚難是故說曰

出曜經卷第五 第九之緣 并序

施善布恩德此事甚為難也
善哉修善者 善哉為其惡 惡惡自為易

惡人為善難

善哉脩善者善人脩善行應自然為
惡之徒不可親近為善之人諸佛衛

護諸天世人所可愛敬所至之方終

不離善知識是故說曰善哉脩善者

善哉為其惡者人之為惡日增無損

猶如茅草不種自滋正使鎗其地淨

故處猶生不息是故說曰善哉為其

惡也惡惡自為易惡人為善難者猶

如真陀羅種恒擔死人捐棄塚間心

恒喜歡無所畏忌心倍歡喜以自娛

樂猶若典獄之人守護桎械晝夜行

惡自謂為尊賢聖之人觀此眾變以

為大患應死之人將詣都市舉足下

足以近死地三界酸楚何可貪慕是

故說曰惡惡自為易惡人為善難也

愚者自謂正猶惡未成熟惡以成熟滿

諸苦亦復熟
愚者自謂正猶惡未成熟者愚人自
念所行專正餘者所作皆為非法見
行善者共憎嫉之罪根以具癡心純

熟然後乃知我所作非今我造惡非父母為亦非兄弟宗親所造分受其罪悔无所及非天非鬼非沙門梵志之所造我今自知罪之根本上不怨天下不尤地甘心受罪知復奈何是故說曰愚者自謂正猶惡未成孰也惡以成熟滿諸苦亦復受者積罪之人入獄受報十三種焰經裏其身死而復蘇求死不得要償故罪以盡無餘然後乃出者在畜生愚癡所繫不識真道領腫瘡壞穿鼻竅頭枷鐐手脚若生鐵鬼畫夜飢渴腹若泰山咽細若鐵身長四十里一寸千障若在人中貧賤困悴衣不蓋形食不充口是故說曰惡以成熟滿諸苦亦復熟也智者見於惡不為惡所熟如惡以不熟惡者觀其惡

賢者見於惡不為惡所熟者彼執行人見其行惡隨時呵諫此非妙行輪轉生死求出甚難於三惡道造罪根本是故說曰賢者見於惡不為惡所熟也如惡以不熟惡者觀其惡者如人作惡後尋懷悔咄我所作將非其

宜人之所嫉我今習之將非是我執意見乎 自今改悔觀 穢汚是故說曰如惡以不熟惡者觀其惡也

賢者觀其惡乃至 賢不熟設以賢熟者賢賢自相觀

賢者觀其惡乃至 賢不熟者賢人守戒眾德具足多聞辯慧言無缺漏出言柔和常行真誠行 四等心慈愍一切見小過隙便懷恐懼 況當造無擇之罪是故說曰賢者觀其惡乃至賢不熟也設以賢熟者賢賢 自相觀者賢者自察自觀性行 我今所致供養者皆由前身積學所致宿不種福布恩施德今日何緣得此福報今不謹慎重行其德者後更受形無福可憑復當流浪 經歷生死方受積行久乃成就其問艱難非度所知非其等過佛恒沙不觀不聞由行自墜至今不度是故說曰設以賢熟者賢賢自相觀也

人雖為惡行亦不數數作於彼意不樂知惡之為苦

人雖為惡行亦不數數作者人為惡

行當自改更備受三塗八難之苦於中未出亦甚難得是故智者制以禁法防以未然設受其報猶輕若在地獄湯冷水微受苦無幾斯由悔過知罪根本苦作畜生力負擔不重食以隨時不加苦痛若為餓鬼鬼有四種生作豪尊餓鬼衣食自然若豪人間豪富大族無所渴乏若生於天微福之報食以覆口自取福少是故說曰人雖為惡行亦不數數作也於彼意不樂知惡之為苦者學人見惡意不願樂自攝其意不使分散罪雖微細報如泰山猛火雖小焚燒山野是以智者當當防慮知惡根源眾苦之首是故說曰於彼意不樂知惡之為苦也人能作其福亦當數數造於彼意願樂善受其福報

人能作其福亦當數數造者人生一世所以致貧窮者皆由前身慳結所誤是以聖人觸類所說先以施惠為首雖復貧窮要當少多減損以補糞慳雖無財貨當自役已出力作使備補伸祠佐助眾事不使日夜闕其福

出曜經卷第五 第九分 樂業

樂業

業彈指之頃念善亦是况復躬自行功德乎是故說曰人能作其福亦當數數造也於彼意願樂善受其福報者人之脩福多所潤及見行善者代其歡喜輒自出財勸助為福見身獲祐善名流布見者心歡靡不致敬生輒遇聖不墮八無開處是故說曰於彼意願樂善受其福報

先當制善心攝持惡根本由是興福業心由樂於惡

先當制善心攝持惡根本者善心具足勿令分散執意在前如擊油鉢戰戰兢兢如避劫燒當以無常苦空非身除心穢垢沐浴使淨是故說曰當先制善心攝持惡根本也由是興福業心由樂於惡者人不行善作後世資糧者命終燒身之患日夜為惡不能自改是故說曰由是興福業心由樂於惡也

為惡雖復少後世受苦深當獲無邊報如毒在心腹

為惡雖復少後世受苦深者人意不固所行無記少多為罪或覺不覺要

出曜經卷第五 第十分 樂業

樂業

當受報不免其對無欺無愧不求出要求度世道是故說曰為惡雖復少後世受苦深也當獲無邊報如毒在心腹者少多有隙墮垢染意便當受於無邊之罪或觸燒人便與惡行由是自致墮無邊罪或離別眷屬闔亂家室如此之苦眾惱無數是故說曰當獲無邊報如毒在心腹也

為福雖少後受大福當獲大報如種復實

為福雖少後受大福者人之為福唯存在心不在財物有多有少設施物多內心慍惜後獲其福亦不足言施物雖少心意普等廣及一切不自為已後獲其福不可稱限是故說曰為福雖少後受大福也當獲大報如種復實者後受天人自然之福顏色從容恒康中國不在邊境言從語用不傷人意饒財多寶不懷憎嫌在家備德宗族和睦設當出家捐棄恩愛剗除驕驕著三法衣苦形學道除禁莫心越次取證盡其有漏成無漏行眾德善修功福具滿猶如田天多種復

出曜經卷第五 第三分 樂業

樂業

報舍庫盈滿意志歡喜內自慶賀功不唐舉是故說曰當獲大報如種復實也

無過而強輕 無患而強侵 當於十品處便當趣於彼

無過而強輕無患而強侵者如彼有人无有恚瞋憍慢之心然愚駭之人興意向彼起謀害心諸佛世尊慈愍一切見有哀苦拔濟其難興念生類如母愛子是故說曰無過而強輕无患而強侵也當於十品處便當趣於彼者所謂十品者一名無救二名焰三名大焰四名黑繩五名啼哭六名大啼哭七名等害八名等命九者畜生十者餓鬼其有眾生惡心熾盛壽終之後不離此十處是故說曰當於十品處便當趣於彼也

痛痒語義橫此形必壞敗眾病所酷切心亂而不定宗族別離散財貨費耗盡王者所劫略所願不從意或復无數變為火所焚燒身壞无智慧亦趣於十品此上諸偈盡是如來神口所說調達愚故阿闍世酒飲暴象醉向如是是

時世尊尋向彼衆而說斯偈

作惡勿言無久作言無罪屏狼言无罪斯皆有證驗

夫人作惡事有輕重意感不捨不能去離不求出要嚴厲自區亦復不能向人陳說是以世尊教誨後人新作舊造下至屏狼之憂善惡冥報不可藏匿是故說曰作惡勿言無久作言無罪也屏狼言無罪斯皆有證驗者人欲設意在屏狼處造諸罪根當時雖可免萌類謗然復不免後世報對是故說曰屏狼言無罪斯皆有證驗也作惡言有憂久作言憂屏狼亦言憂彼報亦有憂

人之造惡初意結藏不自覺知當時心勇謂為應今今時世尊便引其喻如日初沒之際山川樹影皆各垂陰遂至於冥今此群惑之徒執迷亦造身口行不善之本臨終之日諸惡重陰各各自隨漸漸將至冥室受報是故說曰作惡言有憂久作言憂屏狼亦言憂彼報亦有憂也

此憂彼亦憂惡行二俱憂彼憂彼亦報

見行乃知審

所謂此憂者今現世憂所謂彼憂者後世之憂所謂此憂不死不命終所謂彼憂者已死已命終是故說曰此憂彼亦憂也惡行二俱憂者彼憂彼受報見行乃知審

此善彼亦喜福行二俱喜彼喜彼受報見行自清淨

昔琉璃王與兵攻伐迦絳羅竭國摧破人民擒獲七千聖人見道跡者悉埋其足使暴象踰踏殺之略說其義佛告比丘拘薩羅王現無及復違聖教真與無擇罪斯等之類却後七日

自當受報拘薩羅國王種當絕無復繼嗣無擇地獄火焰當出鍾裏王身及諸侍從悉入無擇地獄之中琉璃聞之即日嚴駕四種之兵宮人婦女出城迎火尋詣恒水張坑乘船謂為免難時阿鼻地獄火焰未接及諸群衆翼從多少悉入地獄無得脫者琉璃王先未避火之時求至舍衛城內遙聞作倡伎樂歌儺戲笑五樂自娛三問左右斯是誰家戲笑之聲乃傲

於此諸臣白曰此是祇頭太子家中音樂之聲王尋遣信速喚使來我今征伐與賊戰聞憂慮國事祇頭今日方更歡樂以五樂自娛設我戰聞不如賊者此人必望得王尊位祇頭太子聞王召喚尋出奉迎王告太子吾與賊戰心憂方國汝今方更五樂自娛即拔利劍斬而捨去祇頭捨身即生天上內宮妓女五樂自娛不覺失主天上婢女前後圍遠亦復作倡伎樂共相娛樂余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祇頭王子二處受福在大衆中而說斯偈

此喜彼亦喜福行二俱喜彼喜彼受報見行自清淨

余時世尊復與琉璃王而說斯偈此憂彼亦憂罪行二俱憂彼憂彼受罪見行自有驗

余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琉璃王處在地獄拷掠拷皆五毒酸楚是故世尊而說斯偈作福不作惡皆由宿行法終不畏死徑如船載流渡

出曜經卷第三十五 第三十五

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覺時為菩薩身
號曰一切施為婆羅門故自縛諸國
敵國王曰汝今畏吾令時一切施而
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皆由宿行法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有噉人鬼在人中作王恒食人肉
以為厨宰隣國征伐得九十九王二
十一人以為常則九十九王白羅刹
王曰隣國有王名曰善宿好行施惠
脩菩薩德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大王
設能擒獲彼者我等甘心受死乃無
一恨今時羅刹人王即起鬼兵往伺
其便正值善宿大王在外圍觀浴池
遊戲有一梵志辭家外學夫梵志之
法臨辭去時白父母言我今離家追
伴學問計還之日且未有期設財貨
窮乏從王學貸我還當償其人學問
以得成就來至家中但見空屋不見
人眾即問隣比我今父母兄弟姊妹
竟為王在隣比報曰汝學之後舉王
財賄無以當償為王所繫今在牢獄
欲往者者宜知是時其人自念家窮

出曜經卷第三十五 第三十五

事快無有財寶設我詣微親觀父母
復當拘執同受其苦不免王法宜今
在外改形易服竊行求索畢償官物
乃得出身耳其人復念隣國有王
善宿脩行道德施心不絕當往至彼
至誠告情必不見違足償王物尋往
至彼隨王之索王言大佳當相供給
須吾沐浴訖當惠施小停勿憂不負
言信王詣浴池為鬼兵所擒王尋還
願悲感涕零鬼王問曰我等聞王仁
和博愛非不周寧難遭厄困何為悲
感王報鬼曰我生患施未曾有悔向
有梵志在外乞索許而未與是以憂
感耳鬼王白王王守誠信由來不改
如今放王施訖時還乃知王心不失
誠信王得還宮開藏惠施悉彼人意
尋還就信詣鬼王所鬼三告曰汝不
畏吾乎何為受死而來今時善宿大
王向彼鬼王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皆由宿行法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鬼王聞之內懷歎愧改心易行思脩
善本即告善宿王曰今聞所說人中

出曜經卷第三十五 第三十五

難有今放九十九王我捨此位願王
統領以法治化我領鬼眾還歸本居
住若得健者自當數觀即共離別各
還所在万民稱慶國界清泰共行十
善不脩惡業善宿積行不息後得成
佛於樹王下復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皆由宿行法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出曜經卷第三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出曜經卷第二十六

盤

姚秦京兆沙門竺佛念譯

要品第三十

夜光照於冥 至日未出間 日光布大明 夜光便黠黠

觀此義已如來引喻欲使後生明達其意猶若夜光之重覆在幽冥布其光明達有所照謂為已明無有及者值日天子放百千光明昇于東方介時無復有夜光重明顏色黠黠像如純星是故說曰夜光照於冥至日未出間日光布大明夜光便黠黠也察者布光明如來未出頃佛出放大明無察無聲聞

外道梵志所行不同或有察而知者或有入定而知者或有聞教而信者此三種人在世跨行各自謂尊所以然者蓋由如來未現於世設如來降神於世放大光明流教布化介時外道梵志自然消歇其道不行無復威神是故說曰夜光照於冥至日未出間日光有大明夜光便黠黠也

○出曜經

不牢起牢想 牢起不牢想 彼不至於牢 由起邪見故

不牢起牢想者此衆生類惑慕生死若自生念人處世間樂者五欲以自娛樂者乃為牢固是故說曰不牢起牢想也牢起不牢想者邪見之人執意來久共相指授乃興此論竊聞佛家稱說泥洹無生無滅無起滅想亦復無有歌歎喜憐宗親五族行來進止圍觀浴池都無此者有何牢固佛言不介斯等顛倒邪心不滅牢而固者莫過泥洹及更毀此以為不牢是故說曰牢起不牢想也彼不至於牢由起邪見故者滅盡泥洹無有衆患澄然無為凝神不動亦不變易愚者不解以為非真是故說曰彼不至於牢由起邪見故也

牢而知牢者 不牢知不牢 彼人求於牢 正治以為本

若有衆生解滅盡泥洹無生無滅亦不欺詐誑惑於世諸佛世尊永息之室其有衆生入此室者龍位至不以增歎毀辱通不以二成與倒見異其

姚秦京兆沙門竺佛念譯

辭邪部殊其趣冥然太虛永息不起

智者之所慕非愚之所習欲至彼室者要涉八正之徑路求度十二之洪崖以渡生死之嶮岸安神無為之澹然願斯悠悠之楚酷苦哉愚惑之滋甚是故說曰牢而知牢者不牢知不牢彼人求於牢正治以為本也

愚意以為牢 反被九結縛 如鳥投羅網 斯由愛深固

愚意以為牢者夫人在世意愚難革或言陰聚為牢或言結本為牢於中興想不別真偽雖復出家學道及習邪行是故說曰愚意以為牢也反被九結縛者人之修道要當捨家遇惡知識指授邪徑捨故結縛反被九結如蛾投火不顧後慮斯由愛深固是故說曰反被九結縛如鳥投羅網斯由愛深固也

諸有懷狐疑 今世及後世 禪定盡滅藏 無惱脩梵行

諸有懷狐疑者彼脩行人思惟惡露不淨之想除去狐疑憎嫉之心聞則得信不重思惟是故說曰諸有懷

出曜經卷第三 第六

狐疑也今世及後世者今者現身後者後身今者現世後者後世於中不與猶豫生狐疑者乃應定意是故說曰今世及後世也擇定盡能滅者入定之人心意堅固盡能消滅不與想者是故說曰擇定盡能滅也无想脩梵行者不為結使所煩惱執意清淨常如一心所脩德本超越人上是故說曰無想脩梵行

無塵離於塵能擇此門者無御无所至此不應法服

人之脩道常懷染汙煙惡癡垢不去于心雖披袈裟不去三毒此則不至於道是故說曰無塵離於塵也能持此服者唯有賢聖之人防塞眾惡能服此真法之服无有此者則不應服是故說曰能持此服者無御无所至此不應法服

若能除垢穢修戒學慧定彼應思惟業此應服袈裟

若能除垢穢脩戒等慧定者人之脩學除穢為本三毒結使永盡無餘難得羅漢不入定意無記討至乃知誤

出曜經卷第三 第六

誤脩戒除垢穢不失其道心是故說曰若能除垢穢修戒等慧定也彼應思惟業應此服袈裟者入定之人必有所益心有所念無事不果諸天世人魔及魔天釋梵四天王靡不宗奉而承事者是故說曰彼應思惟業應此服袈裟

不以柔和言名稱有所至人有善顏色乃懷巧偽心

不以柔和言名稱有所至者世多人與人言談內懷斯究外如現愚是故說曰不以柔和言名稱有所至也人有善顏色乃懷巧偽心者往昔波斯匿王園觀遊戲見二梵志苦形學道仰事日月祭祀水火王見此人學道志苦尋往佛所白世尊言向行遊觀見二梵志苦形學道至為難及亦無憐匹佛告王曰人之脩德持戒完具欲得知者要當同止觀察威儀尋省未語然後乃知有戒無戒王聞斯語內懷慙愧即從坐起頭面礼足辭退而去還宮殿告語傍臣汝速詣彼受二梵志在我後園吾觀察之事有

出曜經卷第三 第六

苦行求於道德為虛稱詐運行不合已受其教即喚在園王自樓上遙觀其行知彼巧偽詐稱為道重懷慙愧思心自悔信心隆盛貪樂佛道即令國界人民之類其有供事外學異道者皆受誅戮不得從容王至佛所頭面礼足悔本不及自今以往四事供養恭敬三寶盡其形壽不違此誓是故說曰人有善顏色乃懷巧偽心也有能斷是者永拔其根本智者除諸穢乃名為善色

有能斷是者永拔其根本者世人多懷斯究之心雖披法服內行不真能斷此者乃應道門是故說曰有能斷此者永拔其根本智者除諸穢乃名為善色昔智人習法要應為道非法不行學者所貴顏色怡耀眾人敬仰是故說曰智者除其穢乃名為善色也不以色從容覲觀知人意者世多有遊蕩在世界如彼虛偽偷其中純有銅獨遊無畏忘內穢外不淨不以色從容覲觀知人意者世多有人顏色從容與人言談辭義辯美然

內心虛偽心口相違雖名為人性行不均外如賢士內懷毒行雖暫相見賢愚不別猶夜觀火還見光明若當往捉便燒其手此亦如是雖有顏色內懷熾焰是故說曰不以色從容觀觀知人意也世多違行人遊蕩在世者當來愚人巧詐滋繁漸漸遂至謗賢毀聖奸宄萬端幻惑世人與人言談顏色不正出言成章辯聰無導堪在大衆為無軌事衆人觀者莫不拭目是故說曰世多違行人遊蕩在世界也如彼虛偽輸其中純有銅者巧詐之人多諸方略以烟熏銅色勝真金誑惑世人貪取財貨是以如來引此為喻如彼偽輸獲世重利奸宄之人亦復如是甘言美辭誘進擅權獲致供養四事不乏衣被飲食牀褥財具病瘦醫藥雖獲其供養後當償之報受洋銅經歷苦惱罪積未畢是故說曰如彼虛偽輸其心純有銅也獨遊無畏忌內穢外不淨者如彼奸宄之人多將翼從人間遊要衆人見者莫不興敬如賊暴虐多壞村落然後乃知

非是真人也故說曰獨遊無畏忌內穢外不淨也

貪養不自節 三轉隨時行 如園被養脂數數受胞胎

貪養不自節三轉隨時行者如彼愚惑之人為人標首受人供養自養其形身體肥盛不能轉側擅施主隨時禮觀愚人伴坐入定思惟由是自致得大供養是以世尊假以為譬如被養脂臥食不動不知久久當受屠割捨身受身無有休已是故說曰貪養不自節三轉隨時行如園被養脂數數受胞胎也

人能專其意於食知足 趣欲支其形養壽守其道

昔佛與波斯匿王而說此偈波斯匿王宿殖德本福響自應於後園中自然生甘蔗之樹流出甘露晝夜不絕於彼園中自然生一株粳米垂穗數百取之無盡王受其福食之無厭身體記重喘息苦極不能轉側時往佛所任身捐讓在一面坐令時世尊便說此偈

人能專其意於食知足 趣欲支其形養壽守其道

王聞斯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從坐起辭佛還宮即勅厨宰作食之人設汝等食在吾前者先說斯偈余乃得食自是以始當以為法王轉減食身體輕便進止行來無所患苦

觀淨而自脩諸根不具足於食无厭足斯等凡品行轉增於欲意如屋壞穿漏觀淨而自脩諸根不具足者初履行人意不堅固內自思念驢毛爪齒愛著清淨興著欲想增益瞋恚愚癡滋長不攝諸情根門不定放逸自恣遂失道明由火赫熾復益酥油深明此理豈是滅火之地乎夫欲息姪怒癡火永不生者當異惡露不淨之想是故說曰觀淨而自脩諸根不具足也於食无厭足斯等凡品行者彼修行人乞求無厭得而藏囊慳心不捨若後命終受凡品行是故說曰於食無厭足斯等凡品行也轉增於欲意如屋壞穿漏者行人執愚不脩善根欲意識成不自改更當復經歷生死之

出曜經卷第三十六 第十 空室

難猶若蓋屋覆治不牢天雨則漏澆
漬衣服淨者使汙人情如是意不堅
固漏煙熱癡是故說曰轉增於欲意
如屋壞穿漏

當觀不淨行諸根無缺漏於食知足足

有信執精進不恣於欲意如風吹泰山

當觀不淨行諸根不缺漏者行人御

意不暇食息觀察此身漏出不淨一

一分別科簡身中三十六物穢汙不

淨從頭至足無一可貪取攝諸根不

使漏失是故說曰當觀不淨行諸根

無缺漏也於食知足有信執精進

者行人執意得無漏信多食證勝不

客入定信心勇熾堪行精進起羣獨

邁尋受其證是故說曰於食知足足

有信執精進也不恣於欲意如風吹

泰山者行人用意衆想不亂欲為禰

根主生災患見身神憤不受慧明死

則對至燒身之痛料別此理悉為苦

患制意不與色聲香味細滑之法外

御六塵內攝六情內外青淨不漏欲

意猶若泰山安峙堅固不為飄風之

所吹動心如金剛不可沮壞是故說

三摩經卷第三十六 第十 空室

曰不恣於欲意如風吹泰山也

空閑甚可樂然人不樂彼無欲常居之

非欲之所處

空閑甚可樂者所以聖人論此語者

欲使行人速獲其法閑靜之中意得

專一思惟按計不移時即意念慳慳

如人呼聲是故說曰空閑甚可樂也

然人不樂彼者如此之徒皆是凡夫意

著愛欲不能捨離意者女色以為實

用一旦亡沒乃知非真是故說曰然

人不樂彼也無欲常居之者所以言

聖人者無姪怒癡諸結縛者豁然除

盡淨如天金亦無微翳若在人村周

遊教化到持持鉢福德衆生隨施多

少呪願施主檀越施主值聞聲者則

聞道教貫徹心懷設值辟支佛者飛

鉢空虛作十八變形雖在衆心存曠

野是故說曰無欲常居之也非欲之

所處者著欲之人心意有在猶人墮

罪閑在牢獄官不決斷遂經年歲望

欲求出艱難得美姪決之人亦復如

是癡心所累閑在欲獄不遭無漏聖

散之樂欲得免濟甚復難剋也是故

三摩經卷第三十六 第十 空室

說曰非欲之所處也

在村閑靜高岸平地應真所過

莫不蒙祐

真人所居必有善應地主四王常來

擁護所居之方不被災患福能抑惡

衆言不生由聖居中威神所致是故

說曰在村閑靜高岸平地應真所過

莫不蒙祐也

難移難可動如彼重雪山非賢則不現

猶夜射空室

賢聖之人心不可移動意欲所規必

剋不難猶若衆山梵出好藥隨意取

之分別毒害是故智者說衆德具足

是故說曰難移難可動如彼重雪山

也非賢則不現猶夜射空室者不以

善知識不親近善知識聞惡不出其

本聞善不數其德猶若冥室之中闇

射其矢是故說曰非賢則不現猶夜

射空室也

賢者有千數智叡在叢林義理極深遠

智者所分別

賢者有千數智叡在叢林者所謂賢

者有所分別聞一句義暢演無數辯

才之法思惟分別皆由觀練是故說
 曰賢者有千數教智在叢林也義理
 極深遠智者所分別者分別諸法不
 失次第義理深遠究暢其法知所從
 生知所從滅分別義理一一不失是
 故說曰義理極深遠智者所分別
 多有衆生類非射而不值令觀此義理
 無戒人所恥
 多有衆生類非射而不值者所謂值
 者所值非法之人是也故說曰多有
 有衆生類非射而不值也令觀此義
 理無戒人所恥者利根捷疾觀是常
 非常有淨無淨戒德具者歎說其淨
 犯戒之人間彼教訓謂為誹謗不說
 真誠自不稱名姓号之本亦不自卑
 歎譽彼者猶若善射之人分別善者
 而効其失所以然者欲使惡者改修
 其行修善者敬崇正法是故說曰入
 觀此義理无戒人所恥也
 觀有知恐怖變易知有無是故不樂有
 當念遠離有
 觀有知恐怖變易知有無者有者恐
 怖不可恃怙如實而不去離是故說

曰觀有知恐怖變易知有無也是故
 不樂有當念遠離有者夫人不樂衆
 苦之本亦不思惟本業所造是故說
 曰是故不樂有當念遠離有也
 無信无及復穿牆而盜竊斷彼怖望意
 是名為勇士
 无信無及復者如有諸佛弟子無有
 篤信之意何以故彼人不信佛不信
 法不信比丘僧亦復不信苦習盡造
 盡者為滅盡涅這是彼人不信亦不
 恭奉是故說曰無信无及復也穿牆
 而盜竊者彼執行人穿壞有漏三界
 之牆於中貿易望其福慶是故說曰
 穿牆而盜竊也斷彼怖望意是名為
 勇士者斷其利養之想無有怖望人
 中之士无有過者是故說曰斷彼怖
 望意是名為勇士也
 除其父母緣 王家及二種 遍滅其境土
 無垢為梵志
 除其父母緣者如來所以說是者現
 其愛心永盡無餘更不復生是故說
 曰除其父母緣也王家及二種者所
 以論王現其憍慢一種者一音戒律

二者邪見除此憍慢更不復興是故
 說曰王家及二種也遍滅其境土無
 垢為梵志者如來所以說此者欲現
 已憍永盡無餘脩其淨行是故說曰
 遍滅其境土无垢為梵志也
 若人無所依知彼所貴食 空及無相願
 思惟以為行
 若人無所依者脩行之人無衆結使
 亦不藏貯是故說曰若人無所依也
 知彼所貴食者世人依食以存其命
 知其持食所出本末更樂食者興意
 想者如彼生牛之皮意想食者如彼
 火聚識想食者猶如劍戟如彼持食
 之人觀食本末或自手執或在鉢中
 思惟翻覆食所從生為從何滅觀諸
 惡露不可貪樂是故說曰知彼所貴
 食也空及無相願思惟以為行者如
 彼衆生入三解脱門思惟念道不去
 心首是故說曰空及無相願思惟以
 為行也
 鳥飛虚空 而無足跡 如彼行人
 說言無起
 鳥飛虚空而無足跡者虚空飛鳥卷

出曜經卷第六 第七品 空

名鳳凰虛空之中不見足跡周旋往來都無處所是故說曰鳥飛虛空而無足跡也如彼行人說言無趣者彼修行人觀此義理都不知東西南北所趣之方是故說曰如彼行人說言無趣也

諸能斷有本 不依於未然 空及無相行思惟以為行

諸有行人斷有根本所論有者欲有色有元色有永盡無餘更不復興是故說曰諸能斷有本也不依於未然者不知才變之事興衰之變是故說曰不依於未然也空及無相行思惟以為行者著三解脫滅盡之門以白樂樂不能捨離是故說曰空及無相行思惟以為行也

希有衆生 不順其徑 有度不度為死甚難

希有衆生不順其徑者希有衆生主於中國者復有衆生遇賢聖者亦復少耳是故說曰希有衆生不順其徑也有度不度者多有衆生求度世者亦復少耳不知生死根栽有無是非

出曜經卷第六 第七品 空

斯由鄙濁不達性行是故說曰有度不度也為死甚難者人之貪生但見目前不知趣死衆苦之患亦不思惟度世之業是故說曰為死甚難也諸有平等說 法法共相觀 盡斷諸結使無復有熱惱

諸有平等說法法共相觀者夫人處世觀察是非法法成就無有高下是故說曰諸有平等說法法共相觀也盡斷諸結使無復有熱惱者如彼行人思惟按計斷諸結使去諸想著無復熱惱之患是故說曰盡斷諸結使無復有熱惱

行路無復憂終日得解脫者履行之人情德自然畢衆苦惱不與塵垢是故說曰行路無復憂終日得解脫也

一切結使盡無復有衆惱者如彼行人執意牢固結使永盡無餘是故說曰一切結使盡無復有衆惱也

無造有造 造者受煩熱 非造非无造 前憂後亦然

無造有造 造者受煩熱 非造非无造 前憂後亦然

出曜經卷第六 第八品 空

無造无有造造者受煩熱者人前為罪深知非法向人布現求改懺悔不自隱藏若更生受形不受苦惱是故說曰無造無有造造者受煩熱也非造非无造前憂後亦然者人前為過尋時改悔壽終之日神不錯乱善神衛護不至惡道是故說曰非造非无造前憂後亦然也

造者為善妙 以作不懷憂造而樂而造生天受歡樂

造者為善妙以作不懷憂者人備善行衆德具足衆人所敬莫不宗奉壽終之後生善處天上是故說曰造者為善妙以作不懷憂造而樂而造生天受歡樂也

亦復不知論 賢聖不差別 若復知論議 所說无垢跡

亦復不知論賢聖不差別者如彼行人不解議論不別句義若在大衆不知威儀礼節賢愚不別是故說曰亦復不知論賢聖不差別也若復知論議所說無垢跡者无垢之論去諸想著內懷歡喜稱慶無量所聞法味充

飽一切不趣惡道餓鬼畜生地獄之惱是故說曰若復知論議所說無垢跡也

說應法議說當豎仙人幢 法幢為仙人人為法幢

說應法議說昌熾法味與人演布文句具足展轉相教仙人者諸佛世尊也說名身身身一一分別無有錯謬欲使止法久存於世是故說曰說應法議說當豎仙人幢法幢為仙人仙人為法幢也

或有寂然罵或有在眾罵或有未聲罵世無有不罵

或有寂然罵者心內熾然呪咀不息欲使彼人遭水火盜賊內心思惟不彰露在外是故說曰或有寂然罵也

或有在眾罵高聲大喚不避尊卑是故說曰或有在眾罵也或有未聲罵

權在眾中亦不高聲對面相罵是故說曰或有未聲罵世無有不罵

一毀一譽 但利其名 非有非無亦不可知

一毀一譽但利其名諸善功德皆養

其身設得供養不以為歡若彼毀辱不以為戚過去已滅善心不絕當來未至未有生地現在不住當復漂轉是故說曰一毀一譽但利其名非有非無亦不可知也

教人所譽 若好若醜 智人無缺教定解脫 如紫磨金 內外淨微

教人所譽若好若醜覺見廣見敷演一義而不可及於蒙得度濟神離苦

猶如如來行則履虛離地四寸地上印文炳然自現其中垂蓋有形之類

蒙光得度七日安隱永無眾苦無能傷害猶如紫磨純金內外清淨元有

瑕滓是故說曰教人所譽若好若醜智人無缺教定解脫如紫磨金內外清微也

猶若安明山 不為風所動 教人亦如是不為毀譽動

如彼安明山峙立安固終不為風所動如來處世去世八法不為毀譽所

動有一梵志多聞廣見无事不宣聞佛出世不為毀譽所動持心如地不記

好醜住至佛所以百種罵毀此如來

後復以百種語讚譽如來如來心意經然不動是故說曰猶若安明山不為風所動教人亦如是不為毀譽動也如樹無有根 元枝况有葉 健者以解縛誰能毀其德

如樹無有根无枝况有葉者無明根本眾患之源要生枝葉以興邪見是

故說曰如樹無有根無枝况有葉也健者以解縛誰能毀其德者所謂健

者謂佛世尊脫諸縛著更不受胞胎之形亦復不從今世至後世是故說

曰健者以解縛誰能毀其德也無垢无有住身墮種子 寂勝無有愛

天世人不知无垢無有住者去諸結使永盡无餘有

結則有住无結則無住亦无身墮亦无苦子是故說曰无垢無有住身墮

種子也最勝無有愛天世人不知如來坐禪寂然入定三昧正受滅形

自隱諸天聖人欲得知如來者此事不然是故說曰最勝無有愛天世人

不知也猶如網珠 無愛况有餘 佛有无量行

無跡跡將

出曜經卷第二十六 第三十四 第六

猶如網葉林者佛告比丘今當與汝說
受根本枝葉滋蔓善思念之廣說如
契經流轉生死分者五道是故說曰
猶若網葉林無受況有餘者如來成
道永無有愛永斷五道不處三界不
受四生是故說曰無受況有餘也佛有
無量行无跡跡將者所謂佛者教
寤一切諸法無事不知无事不達諸
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根力覺道廣
布演說無有窮極高而無上無能量
度深遠无下深不可測有結則有跡
無結則無跡夫人有足便得遊行東
西南北四維上下結有跡者將入三
界遊馳五道不離生死結無跡者則
不至三界八難之處是故說曰佛有
無量行无跡跡將也
若有不欲生以生不受有佛有無量行
无跡跡將

以生不受有佛有無量行无跡跡將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六 第三十四 第六

若欲滅其想內外無諸因亦無過色想
四應不受生

若欲滅其想內外无諸因者所謂想
者欲想色想無色想行人永滅亦不
使生亦復不造三界結使內外清淨
不造塵垢是故說曰若欲滅其想內
外無諸因也亦無過色想四應不受
生者如彼行人觀過去色過去造色
未來色未來造色現在色現在造色
二分別四無有色也彼轉輪聖王
統四天下身有大人之相衆好具足
行人觀彼如已無異不以色好而興
好想不以色醜而興惡想不見我是
彼非彼是我非我亦復不見是非是
是非非都無好醜之想永斷四應不
與從事是故說曰亦無過色想四應
不受生也
捨前捨後 捨間越有 一切盡捨
不受生老
捨前捨後捨間越有所謂前者捨
過去陰持入結使縛著捨後者捨未

未陰持入結使縛著捨間越有者捨
現在陰持入結使縛著捨一切者於
現身中得虛無道王三千典十方由
意自從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
知之是故說曰捨前捨後捨間越有
一切盡捨不受生老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出曜經卷第二十七

盤

樂品第三十一

樂品第三十一

勝則怨滅 負則自鄙 息則快樂 無勝負心

勝則怨滅負則自鄙者如彼怨家晝夜伺察彼人於彼有大怨讎從世至世不捨罪怨如是經歷數百千身報怨乃息者自鄙是故說曰勝則怨滅負者自鄙也息則快樂無勝負心一切結使永盡無餘更不復起想著之念亦復無勝負之心我勝彼不如彼勝我不如都無彼此之心是故說曰息則快樂無勝負心也

若人燒亂彼 自求安樂世 遂成其怨憎 終不脫苦患

若人燒亂彼自求安樂世者世多有人執迷惑意怨讎心深觸燒於人自望快樂宗族蒙慶如種苦栽冀望甘菓唐喪功夫無益於時是故說曰若人燒亂彼自求安樂世也遂成其怨憎終不脫苦患者卒聞殺人猶尚可恕懷

出曜經卷第二十七 第三十一

毒陰謀乃不可親如斯之類必趣惡道所以然者由其執愚不捨故也是故說曰遂成其怨憎終不脫苦患也善樂於愛欲以杖加群生於中自求安後世不得樂

善樂於愛欲者一切眾生皆貪樂樂不樂苦惱見苦則羣心不願樂已自行殺教人殺生已自煙決教人煙決已自妄言綺語復教人妄言綺語已自不與取復教他人竊盜他物是故說曰善樂於愛欲也以杖加羣生者而行非法濫枉百姓意之所存以傷為本是故說曰以杖加羣生也於中自求安後世不得樂人作惡行皆自為已捨身受形遭諸苦惱經歷生死沉漂五道所生之處罪苦自隨是故說曰於中自求安後世不得樂也

人欲得歡樂 杖不加羣生 於中自求樂 後世亦得樂

人欲得歡樂杖不加羣生者一切眾生皆貪於樂不樂於苦見彼苦者起慈心四等平均視彼如赤子初不起怨捶打眾生愛世皆求安身設我今

出曜經卷第二十七 第三十一

日觸燒彼者後世之中受對無數是故說曰人欲得歡樂杖不加羣生於中自求樂後世亦得樂也

樂法樂學行 慎莫行惡法 能善行法者 今世後世樂

夫人在世務行於法選擇善法去其惡者周旋性來追善知識採取善教而至到慶興有法事是故說曰樂法樂學行慎莫行惡法能善行法者今世後世樂也

護法行法者 行法獲善報 此應法律教 行法不趣惡

護法行法者行法獲善報者能自擁護法不使漏失後獲其福是故說曰護法行法者行法獲善報也此應法律教行法不趣惡者彼執行人以法自護所生之中不遇惡災從小至大悉受其對天受福盡下生人間復重受福是故說曰此應法律教行法不趣惡也

護法行法者 如蓋覆其形 此應法律教 行法不趣惡

彼修行人擁護深法微妙之教去諸陰

出曜經卷第七 第五經

蓋如猛赫熱而獲好蓋得蒙濟度是故說曰護法行法者如蓋覆其形此應法律教行法不起惡也

惡行入地獄 所至墮惡道 非法自陷溺如手把蛇蛻

惡行入地獄所至墮惡道者人為惡行非父母兄弟宗親所為皆由己身為罪所致作罪自受其殃無能代者外道異學所見不同外道所見已身作罪他人受報是故說曰惡行入地獄所至墮惡道也非法自陷溺如手把蛇蛻者猶如彼人手把蛇蛻或以呪術而取者或以藥草而取者或被師教而手說弄惡地呪咒之後為地所嚙死入地獄餓鬼畜生經歷生死無有休已是故說曰非法自陷溺如手把蛇蛻也

不以法非法 一事俱同報 非法入地獄正法生於天

不以法非法二事俱同報此眾生類造善惡行不自覺知殃福之報為善者不知善之有報為惡者不知惡之有報如彼有人得雜毒之食得而食之

出曜經卷第七 第五經

之不知食中有毒毒氣流熾不便其身行惡之人亦復如是當時甘口後受其殃遂喪其命不至善處有目之士觀食知之斯是清淨其中無毒便取食之後無苦患是故說曰不以法非法二事俱同報非法入地獄正法生於天也

施與戰同慶 此德智不譽 施時亦戰時此事二俱等

昔舍衛城內有一長者名曰最勝更有長者名曰難降二人慳貪國中第一饒財多寶七珍具足為馬車乘僕從奴婢穀食田業不可稱計二人門戶各有七重勑守門者無令乞兒入我門戶中庭之中鐵籠覆上恐有飛鳥啄拾穀食屋舍四壁鑄鐵垣牆恐鼠穿鑿噬壞器物也是時五大聲聞各以次第詣彼教化從地踊出教以法施長者二人聞之各不受化後佛自往坐卧虛空放大光明佛與長者說微妙法長者雖聞心猶不達內白思惟佛來至舍不可虛令使還精舍置入歲裏取一白氈布施如來即起

出曜經卷第七 第六經

入歲還一惡者反更得好捨而更取倍得好者心意共諍不能自決當於其日阿須倫與忉利天共鬪或天得勝阿須倫不如或阿須倫得勝諸天不如今時世尊以天眼觀見長者心或時慳心得勝施心不如或時施心得勝慳心不如今時世尊便說斯偈施與戰同慶 此德智不譽 施時亦戰時此事二俱等

長者遙聞內懷慙愧如來所說正謂我身即出好氈持用為施難降長者出五百兩金持用惠施心開意解各見道跡也

人遺百千變等除惱悋怨時施清淨心健夫最為勝

人遺百千變等除惱悋怨者學人在家戀著財業眾事憤亂心不定人欲脩道當離家業除去惱悋不興想著乃得惠施不望其報謙恭卑下脩德之本輕人貴已殃禍之灾是以教人閑靜之處然後乃得脩於道真是故說曰人遺百千變等除惱悋怨也時施清淨心健夫最為勝者施有五時獲

五功德除去憍慢自大之心意常清淨不懷穢濁是故說曰時施清淨心健夫最為勝也

忍少得勝多戒勝懈怠多有言惠施者後身受善報

忍少得勝多戒勝懈怠多有言惠施者生信心極少瞋恚隆熾持戒忍辱亦復

少少耳以能行忍則勝忍持戒之人勝懈怠者猶如阿那律一有施德

與辟支佛九十劫中未曾趣惡道後生釋種家佛並父弟出家學道成

其道果是故說曰忍少得勝多戒勝懈怠多有信惠施者後身受善報也

快哉大福報 所願皆全步速得第一減漸入無為際

快哉大福報所願皆全成著人之修福皆由前身立行所致值良福田種子

雖少獲報無量若復前身觸燒賢聖施心不純无平等意受人形形狀

醜陋為人所輕作惡受惡作福受福是故說曰快哉大福報所願皆全成

也速得第一減漸入無為際者眾結除盡諸德普具淨如光明内外清徹

意欲所求第一義者尋時即獲欲得永入虛无之度尋時即得無有疑滯

正使外邪弊魔之徒欲求毀壞為福之人尋時自壞無奈之何猶昔魔王

將十八億眾百頭一身形像可畏虎狼師子毒蛇惡氣來恐如來如來福

力使魔斷壞魔王退後今時世尊便說斯偈

快哉大福報 所願皆全成速得第一減漸入無為際

若彼求方便賢聖智慧施盡其苦原本當知獲大幸

若彼求方便賢聖智慧施者學人欲習賢聖法者勇猛精進意下分散然後

乃應賢聖之法是故說曰若彼求方便賢聖智慧施也盡其苦原本當知

獲大幸者所謂苦者五威陰是能滅此者乃應道教是故說曰盡其苦原本

當知獲大幸也受法善眠寤心意潔清淨賢聖所說法

智者所娛樂學人習行達了深法曉了分別義句

所趣心意湛然無餘異想入定一意

不為眾邪之所傾動賢聖所言教說而習之不能捨離智者所習非愚所

論是故說曰愛法善眠寤心意潔清淨賢聖所說法智者所娛樂也

若人心樂禪亦復樂不起亦樂四意止并及七覺意及彼四神足賢聖八品道

若人心樂禪亦復樂不起者彼修行人所以樂禪者欲於無餘泥洹界而取

減度不起不減是故說曰若人心樂禪亦復樂不起也亦樂四意止并及

七覺意者止結不起謂之意止有所覺寤故謂覺意是故說曰亦樂四意止

并及七覺意也及彼四神足賢聖八品道者天神足法亦斷結使於現法中

快樂無為賢聖八品道於現法中亦斷結使快樂善利是故說曰及彼四

神足賢聖八品道也善樂於端食善樂攝法眼善樂於經行

樂處於山數善樂於端食善樂攝法服者如彼行人

以獲斷一切之智分別食想意不滌著起於食想食若好若醜意無是非

法服齊整不違先聖所制服飾是故

出曜經卷第三十七第十條

說曰善樂於端食善樂攝法服也善樂於經行樂慶於山藪如佛契經所說夫經行之人獲五功德云何為五一者堪任遠行二者多力三者可食啖自然消化四者無病五者經行之人速得禪定習道之人得真如四諦微妙之法聞法意寤即入深山無人之處禪定習道即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涅槃是故說曰善樂於經行善樂於山藪也

以速安樂慶現法而無為以越諸恐懼越世諸染著

以速安樂慶現法而無為者如彼修行之人於有餘泥洹界真法自娛樂漸漸乃至滅盡泥洹界是故說曰以速安樂慶現法而無為也以越諸恐懼越世諸染著者以見道跡越諸苦難越世諸染著者行過三界為眾祐福田是故說曰以越諸恐懼越世諸染著也善樂於念待善觀於諸法善哉世无害有養衆生類世無欲愛樂越諸染著意能滅已憍慢此名第樂如來降神來適王家觀世非常万物

出曜經卷第三十七第十條

如幻捨世王位深山學道積年苦行坐樹王下成等正覺七日七夜觀樹不眴如來今時即從坐起詣文鱗龍王所至彼宮殿而說斯偈龍聞此偈心開意解舉目得聞觀如來无悅然揮淚自鄙宿置是故說曰

善樂於念待善觀於諸法善哉世无害有養衆生類世無受欲樂越諸染著意能滅已憍慢此名第一樂

耆老持戒樂有信成就樂分別義趣樂不造眾惡樂

耆老持戒樂者夫學道之人年雖耆艾不辭勞苦中有退心雖復年歲目觀世禁而復懈怠道之在心不問老少唯在剛烈乃至於道耳信心以存何往不剋是故說曰耆老持戒樂也有信成就樂者人有信心四事難動正使化作佛形現諸光相欲求詭調者不能使心移轉是故說曰有信成就樂者也分別義趣樂者人之辯才皆由宿行億千万劫乃獲其辯雖出言教分別諸義一一所趣不失次緒從一句義演至百千終不吐出虛廢

出曜經卷第三十七第十條

之言是故說曰分別義趣樂也不造眾惡樂者夫人無惡則生天上人中受福是故說曰不造眾惡樂也世有父母樂眾聚和亦樂世有沙門樂靜志樂亦然

世有父母樂眾聚和亦樂者如佛契經所說父母恩重不可得記若使孝子欲報其恩右肩負父左肩負母從生至長周行天地經百千劫亦不能報父母一日之恩何以故皆由父母長養五陰敷張六情使觀光明推燥居濕隨時扶持是以孝子雖欲報恩百千分未獲其一是故說曰世有父母樂眾聚和亦樂也世有沙門樂靜志樂亦然者出家學道斷諸恩愛離棄家業恒行三業不失其操復為百千羣生所見愛念隨時供養供給所須出家梵志勤身苦勞求斷縛者所行清淨不造惡本是故說曰世有沙門樂靜志樂亦然也

諸佛興出樂說法堪受樂眾僧和亦樂和則常有安

諸佛興出樂者如來出現甚不可遇

猶若優曇鉢花數千萬劫時時乃出
今時群生見優曇鉢花各歡喜自相
謂言如來降世將在不久瑞應以現
豈有虛乎古昔經籍自有成文若有
此花出現世者如來出世亦復不久
諸天世人共相慶賀皆設供養之具
遲觀如來光相形容是故說曰諸佛
興出樂也說法堪受樂者佛初得道
衆相具足七十四十九日寂然入定不
與衆生數演法味後為梵天所請便
與四部之衆比丘比丘優婆塞優
婆夷諸天龍神捷查和阿須倫旃陀
羅摩休勒人與非人暢演善法羣生
蒙恩靡不濟度是故說曰說法堪受
樂也衆僧和亦樂和則常有安者衆
者其事非一或四或八或生無數如
來衆者為最第一如來衆中有四電
八輩十二賢士諸有衆生之徒覓來
供養修敬聖衆者獲福无量如斯福
田出生道果為良為美為無見霜隨
意所願靡不剋獲聖衆所貴唯和為
上是故說曰衆僧和亦樂和則常有
安也

持戒完具樂 多聞廣知樂 觀見真人樂
解脫行跡樂

持戒完具樂者其有衆生遇持戒者
承事供養隨時瞻視後獲其報安處
無為快樂自由是故說曰持戒完具
樂也多聞廣知樂者復有衆生遭遇
多聞之人承受其教一一不失名身句
身味身義理通達尋究暢義聞便即
寤不復重受是故說曰多聞廣知樂
也觀見真人樂解脫行跡樂者設有
衆生宿植德本遭遇賢聖值彼羅漢
得滅盡定及空寂定其有衆生施真
人者現身獲報錢財集聚而願從意
無願不果於諸結使永無所滌是故
說曰觀見真人樂解脫行跡樂也
駛水清涼樂法財自集快 得智明慧快
滅憊無邪快
駛水清涼樂者猶若駛河澄靜清涼
贊響微細不傷害物甘甜味學
所貪多所成就是故說曰駛水清涼
樂也法財自集快者所謂法財者以
法合集不任物理不為縣官盜賊水
火災變所見侵欺何以故皆由正法

獲其財利不任人物故使其然是故
說曰法財自集快也得智明慧快者
如彼學人得世間第一智盡能分別
一切衆法普放光明有所接寤是故
說曰得智明慧快也滅憊無邪快者
人懷憊憊必趁獲人從永劫以來懷
善德不究竟皆由與惡是故說曰滅
憊無邪快也

得觀諸賢樂 同會亦復樂 不與惡從事
畢故永以樂

得觀諸賢樂同會亦復樂者賢聖之
人道果以具衆德悉備累所修學積
行乃致其有恭敬承事賢者後受其
樂財業無數家人和穆常放日熾是
故說曰得觀諸賢樂同會亦復樂也
不與惡從事畢故永以樂者善人修
德慕求良伴見惡知識終以遠離所
以然者惡人所稟終無善行墮人在
冥不覩大明是故說曰不與惡從事
畢故永以樂也
如與惡從事 經歷無數日 與惡同居難
如與惡憎會 與智同處易 如共親親會
如與惡從事 經歷無數日 若若彼行

出曜經卷第七 第七之七

人與愚從事晝夜墮落墮在生死億
佛過去不蒙濟度是故說曰如與愚
從事經歷無數日也與愚同居難如
與怨憎會者怨憎會告難皆由無明
故不遇良師不與善知識從事是故
說曰與愚同居難如與怨憎會也與
智同處易如共親親會者智人所學
必當上及相見同歡先笑後語和顏
悅色內外清泰無有諍說是故說曰
與智同處易如共親親會也

人尊甚難遇終不虛託生設當託生處
彼家必蒙慶

人尊甚難遇終不虛託生者億千万
劫不可遭遇所謂人尊者諸佛世尊
是所謂生之處其種清淨父母真正
其家饒財多寶七珍具足金銀珠寶
車乘馬瑙真珠虎珀鳥馬車乘無所
渴乏所生國土上下和穆共相順從
是故說曰人尊甚難遇終不虛託生
也設當託生處彼家必蒙慶者眷屬
成就處在中國不在邪僻是故說曰
設當託生處彼家必蒙慶也
一切得善眠梵志取滅度不為欲所染

出曜經卷第七 第七之七

盡脫於諸處盡斷不祥結降伏內煩熱
永息得睡眠心識悉清徹

昔佛成道未久初度五人後五人
江村十三人賢士衆中三十七人通
佛六十一人今時世尊告諸弟子汝
等各各四面教化度閻浮利地人吾
欲獨往詣江水側度三迦葉師徒千
人次度舍利弗目犍連次度泐沙王
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而今時阿那
邠陀長者有少俗緣來至羅閱城中
造大長者欲得寄住正值彼家男女
僕從各各作役或破薪然火或吹生
熟食或有布置坐具觀脫脫是時
長者躬數高座懸繒幡蓋香汁灑地
是時阿那邠陀長者問彼長者貴家
今日辦具待賓之詞亦非小節為欲
請國王過舍為是貴家男欲娶婦女
欲嫁乎願聞其意其主報曰我今所
辦餽饌之具亦非天及世人所能測
度亦非國王羣臣百僚男不娶婦女
不出門我所以辦具甘饌飲食者清
且請佛及比丘僧在家供養阿那邠
陀問佛名号及比丘僧衣毛棟豎悲

出曜經卷第七 第八之七

而且喜尋往佛所頭面礼足在一面
坐斯須退坐前白佛言伏惟天尊興
居輕利遊步康彊聞佛在此得善眠
乎今時世尊與阿那邠陀而說斯偈
是故說曰

一切得善眠梵志取滅度不為欲所染
盡脫於諸處盡斷不祥結降伏內煩熱
永息得睡眠心識悉清徹
慎莫著於樂當就護來行當念捨於世
觀於快樂事

慎莫著於樂當就護來行者夫人學
道不苦不成要當須苦然後乃成捨
世俗禪及俗解脫修無漏禪元漏解
脫是故說曰慎莫著於樂當就護來
行當念捨於世觀於快樂事者人過
小樂當更求索增其樂本是故說曰
當念捨於世觀於快樂事也

如世俗歡樂及彼天上樂此名為愛盡
十六未獲一

如世俗歡樂及彼天上樂者世俗樂
者欲界之樂及彼天樂者色界之樂
衆生之類長夜之中迷惑五趣不知
稟真貪著世俗禪福之報流轉五趣

周而復始謂為得道永滅不起是故說曰如世俗歡樂及彼天上樂也此名為受盡十六不獲一者其有行人先斷愛根永去枝葉執意懷懼防惡未然後得無漏之樂遊心自然於十六分中未得其一是故說曰此名為受盡十六不獲一也

能捨於重擔 更不造重擔 重擔世之苦能捨最快樂

能捨於重擔更不造重擔等者如人負重擔經過險難處所負既不要世俗不急貨亦非金銀珍寶車馬璫真珠琥珀乃是世俗不要之貨傍人諫語觀君所負非是真寶何不捨之更求真者其人即捨更求真者觀此眾生亦復如是負五陰身遊處欲界宛轉生死不能得出聖人告曰汝今所負五陰之形穢漏臭處荷負是為宜可速捨更求輕者今時眾生即設方便捨欲界形受色界身已受色界之形聖人復往就彼教化使令捨身就無漏智五分法性是故說曰能捨於重擔更不造重擔重擔世之苦能捨最快樂也

出曜經卷第七 第十經 老
盡斷諸愛欲 及滅一切行 并滅五陰本更不受三有

如彼行人以無漏慧觀滅欲愛色愛無色愛身行口行意行除身三口四意三永盡元餘解知五陰興起本末更不復著三有之行是故說曰盡斷諸愛欲及滅一切行并滅五陰本更不受三有也

義興則有樂 朋友食福樂 彼滅寂然樂展轉普及人 苦為樂為本

義興則有樂朋友食福樂等者猶若商賈之人勞形苦體冒涉危險採致重寶安隱還家宗族慶賀男女大小靡不歡喜朋友同伴共皆蒙恩若使開意惠施普及一切無復眾苦以樂為本宗族娛樂不能捨離是故說曰義興則有樂朋友食福樂彼滅寂然樂展轉普及人苦為樂為本也

猶彼火爐 赫焰熾然 漸漸還滅 不知所湊

如是等見人 免於愛欲泥 去亦無處所 以獲無動樂 猶彼火爐赫焰熾然者猶若彼匠火

燒鐵丸極自熾然甚難可近是以聖人觀衆生類熾然熾火而自燒炙不自覺知是故說曰猶彼火爐赫焰熾然也漸漸還滅不知所湊者如彼熱鐵丸漸漸至冷不知熱之所湊亦復不知冷之所在是故說曰漸漸還滅不知所湊也如是等見人免於愛欲泥者彼脩行人得等解脫元復里尋免於愛欲之深泥便得離於生死之岸是故說曰如是等見人免於愛欲泥也去亦無處所以獲無動樂者如是之類神與冥合識與空體亦復不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來亦不知所從來去亦不知所從去猶如熱鐵丸漸漸欲冷不知熱之所湊亦復不知冷之所在是故說曰去亦無處所以獲無動樂也

中間元有恙 有變易不停 除憂無有愁 寂然觀世有

中間無有恙者所謂恙者染汙人心不至于道唯有无垢之人乃能免此恙恙之心是故說曰中間無有恙也有變易不停者世多有行行有輕重舉

出曜經卷第七 第三十四

操不同或有冥契運至不造結使或有知而故犯以興塵勞是以聖人布誠後生欲令執行之人改既往之失絕將來之禍貪學之人說之實之未墜于心便能進適賢聖之室然後方知聖法之可崇藏法之近是故說曰有變易不停也除憂无有愁者如彼脩行人永拔愁憂之本與樂根共相應寂然觀世變如彼幻野馬也是故說曰除憂無有愁寂然觀世有也
有樂无有惱 正法而多聞 設見有所損 人人貪於色
有樂無有惱 正法而多聞者此彼入定人晝夜禪寂不離定意空无相願以為遊觀當時雖復身遭苦行神寂無為无所傷損如彼行人無瞋恚心慈慈羣萌與己無異是故說曰有樂无有惱 正法而多聞也 設見有所損 人人貪於色者如彼學者觀彼根原惺惺痼病衆禍之首皆起欲恚心意共相染汙以成大患便不能脫生老病死愁憂苦惱衆患之原是故說曰 設見有所損 人人貪於色

出曜經卷第七 第三十四

無結世善壽人法知結原人當明結瑕
人人心縛著 亦縛於色本
無結之人惺惺盡不復樂俗衆結之本怨懣志心亦復不與明人所鑒能斷斯病既自去病復治他人使無有病亦復不念著於衆色利衰毀譽其心不動是故說曰無結世善壽大法知結原人當明結瑕人人貪縛著亦縛於色本
一切受辱苦 一切任己樂 勝負自然與竟不有所獲
一切受辱苦 一切任己樂者人遭困厄意不得舒曉人顏色恒恐失意自恣之人隨意所欲如念即至如響應聲是故說曰一切受辱苦 一切任己樂也 勝負自然與竟不有所獲者如人處世貴賤無常或為轉輪聖王後便為棄散諸王一尊一卑或高或下唯有賢聖之道無有尊卑高下是故說曰勝負自然與竟不有所獲也
諸欲得樂壽 能忍彼輕報 忍著忍於人不忍處諸有
取要言之略說其義無言而生言無

出曜經卷第七 第三十四

惱而生惱無恙而生恙无怨而生怨如上無異
諸欲得樂壽 於惑而無惑 惑者惑於人我斯無有感 諸欲得樂壽 終已無結著當食於念食 如彼光音天恒以念為食意身无所荷
村野見苦樂 彼此無所燒 雖值更樂跡無跡焉有更
村野見苦樂彼此無所燒者人之脩道或在城傍依村而住或在曠野無人之處或時遇苦衆人痛心時復遭樂不以為歡不與更樂起十二種病彼者彼六塵此者此六情是故說曰村野見苦樂彼此無所燒也 雖值更樂跡無跡焉有更者人之處世心恒放逸先更後樂遂增罪根或時生彼地獄更樂無更則無跡亦復無有地獄更樂是故說曰雖值更樂跡無跡焉有更也
听在有賢人 不著欲垢穢 正使遭苦樂不與於害心
听在有賢人不著欲垢穢者聖人愛所在有賢人不著欲穢垢者聖人愛

世多自隱遁不著欲想不與欲垢所謂賢人阿那含阿羅漢是故說曰所在有賢人不著欲穢垢也正使遭苦樂不與於害意者雖遭苦樂不與於害意是故說曰正使遭苦樂不與於害意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七

平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製造

出曜經卷第二十八

魏摩訶衍沙門竺佛念譯

盤

心意品第三十二

輕難護持 為欲所居 降心為善 以降便安

輕難護持者所以如來世尊出現於世正欲降伏人心去穢惡行如彼修行之人恒自思惟興心設論所謂心者招致衆禍使人入地獄餓鬼畜生之道是故說曰輕難護持也為欲所居者被脩行人觀病所興皆有因緣究欲之源斯在心意猶若盜賊依嶺劫盜殺無喻者無由生患欲亦如是心為害害屢轉流馳以成災患是故說曰為欲所居也降心為善以降便安者人能降心不記彼壽所至到處為人所敬壽終之後漏盡意解得滅盡泥洹是故說曰降心為善以降便安也

如魚在旱地 以難於深淵 心識極惶懼 魔眾而奔馳 如魚在旱地 以難於深淵者猶如彼

虎

魚以失于淵宛轉于地心意煩惱不得自在是故說曰如魚在旱地以離於深淵也心識極惶懼魔眾而奔馳者猶彼岸上魚跳踉不得自在心亦是馳趣諸結使不能自止便為眾邪所得便是故說曰心識極惶懼魔眾而奔馳

心走非一處猶如日光明 智者所能制 如鈞止惡鳥

心走非一處猶如日光明者如彼日光初出之時悉照四方靡不通達心亦如是奔趣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不能自制使不流馳如彼惡鳥凶暴難御以得鈞鈞然後乃制是故說曰心走非一處猶如日光明智者所能制如鈞止惡鳥也

我今論此心 無牢不可見 我今欲訓誨 慎莫生瑕隙

我今論此心無牢不可見者度修行之人專其一意繫心在前以若干方便誨責其心由汝心本無數劫中經歷生死捨身受身不可稱記或在三塗八難之處或在天上人中往來我

出經卷第八 第三十八

今為人遭佛聖法宜可捨本染著之
想以無數方便誨責心已復更告心
汝今輕脆不可恃怙於此見身當盡
愛結是故說曰我今論此心無牢不
可見我今欲訓誨慎莫生瑕隙也

汝心莫遊行恣意而遊逸我今還攝汝
如御暴逸馬

汝心莫遊行恣意而放逸者心之為
物猶豫不定著色聲香味細滑法猶
如猿猴貪著菓藏捨一取一意不專
定心亦如是橫生万端造作衆患不
能捨離是故說曰汝心莫遊行恣意
而放逸也我今還攝汝如御暴逸馬
者我當以不淨觀攝此心意使不流
馳如御暴馬不使放逸是故說曰我
今還攝汝如御放逸馬

生死無有量往來無端緒求於屋舍者
數數受胞胎

生死無有量往來無端緒者人屢生
死經歷劫數不可稱記或在地獄畜
生餓鬼其中受苦甚難可計是故說
曰生死無有量往來無端緒也求於
屋舍者數數受胞胎者不滅行跡往

出經卷第八 第三十八

求不息繫於胎白貪著形色數數受
胎是故說曰求於屋舍者數數受胞
胎也

以觀此屋 更不造舍 梁椳已壞
莖閣摧折

以觀此屋者危脆不牢要當壞敗為
磨滅法正使安明巨海盡當乾爛更
不造舍者所以然者以知根源病之所
由更不受形造五陰室是故說曰以
觀此屋更不造舍也梁椳已壞莖閣
摧折者所以論此者乃論結使之源
本身壞四大散万物不久舍此乃論
成道之人捨形神逝澹然虛空支節
形體各歸其本地還歸地水還歸水
火還歸火風還歸風神逝無為不復
懼畏更未受形是故說曰梁椳已壞
莖閣摧折也

心已離行 中間已滅 心為輕躁
難持難護

心已離行者所謂行者衆結之首所
以羣萌沉湮生死者皆由造行致斯
災變聖人降世精勤自脩斷諸行本
使不復生是故說曰心已離行也中

出經卷第八 第五張

間已滅者三世之法永盡無餘是故
說曰中間已滅也心為輕躁者如佛
契經所說我今說心之本輕躁速疾
一日一夜有九百九十九億念念
異想造行不同是故說曰心為輕躁
也難持難護者發心之頃造善惡行
念善之心尋響即至間無滯導念惡
之心如響應聲欲令守護者未之有
也猶若惡獸之類虎狼蛇虺蝮蠍之
屬欲使將護其意使不行惡者亦未
前聞是故說曰難持難護

智者能自正猶正擗箭直有恙則知
有恙知有恙

智者能自正猶正擗箭直者夫人習
行先正其形恒知苦空非身無我之
法六思念行以自誠身使不邪曲猶
若巧匠善能治箭端直無節堪任御
敵亦無所難是故說曰智者能自正
猶正擗箭直也有恙則知患有恙知
有恙者怨怨自茲為怨怨者自古
未有要當息怨滅怨然後乃知無怨
是故說曰有恙則知患有恙知有恙也
是意自造 非父母為 除邪就定

為福勿延

意造眾行為身招患為惡斯惡斯由心造亦非父母兄弟宗族僕從奴婢之所為也明審此者乃知從邪生此塵勞復不守護使心不亂是故說曰是意自造非父母為除邪就定為福勿延也

蓋屋不密 天雨則漏 人不惟行漏姪怒癡

猶若世人造作宮殿屋舍亦不至密天雨之日無處不漏人不正其行便漏色聲香味細滑法亦不思惟不淨之觀漏出三毒暴溢之水是故說曰

蓋屋不密天雨則漏人不惟行漏姪怒癡也盡應為偈略說其要愚癡亦不瞋恚亦不慍嫉亦不憍慢亦不愛結亦不

蓋屋不密 天雨則漏 人自惟行無姪怒癡

猶如至密之人造作宮殿屋舍緻密天雨不漏人自惟行去姪怒癡不漏諸患盡應為偈略說其要愚癡亦不瞋恚亦不慍嫉亦不憍慢亦不愛結

亦不

有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轆于轍今時世尊告諸比丘自今以後先說勸食偈然後乃食舍衛城里有二乞兒至眾僧中乞食正值聖眾未說勸食之偈其中有一乞兒嫉妬心盛便發惡心設我後得自在為國王者當以車輪轆斷今許道人頭說偈之後乞兒乞食得訖無央數出在路側飽滿睡眠數百羣車路由其中轆斷其頭死入地獄受苦無量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即言即行 福慶自隨 如影隨形彼第二乞兒內心自念設我後得富貴為王者盡當供養今許聖眾使不渴乏時彼乞兒乞充本意尋出卧在樹下睡眠神識澹靜无有乱想今時彼國喪失國主更無復嗣繼王者種羣臣百僚雲集共論今國無主復無繼嗣將恐人民散在不久亡國破家由是而興君等各各欲何方謀令國全在民無異趣中有智臣明達第

一告諸人民我等失主且無繼嗣宜可遣使巡行國界若有戚相福祿足者使紹王位即遣使行見一樹下有人眠睡日光以轉樹影不移蔭覆人身如蓋在上使者見之即往觀視人中奇異何復是過此人正應紹繼王位即喚使覺扶舉輦載前後圍繞將詣王宮人稱萬歲國界清泰今時世尊觀此二義已即說斯偈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轆于轍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即言即行 福慶自隨 如影隨形念無適止 不絕無邊 福能遏惡覺者為賢念無適止不絕無邊者夫脩行人縱意遊逸不能專一正使聞法不費心懷所謂不絕無邊者戒盜身邪也是故說曰念无適止不絕無邊也福能遏惡覺者為賢者夫積善之人永去姪怒癡憍慢之心如斯之人履道則易從是福慶漸至道場是故說曰福能遏惡覺者為賢也

心經卷第八 第九

廿四

不以不淨意亦及瞋怒人欲得知法者
三耶三佛說諸有除貢高心意極清淨
能捨傷害懷乃得聞正法

諸佛世尊恒以天眼觀三世事知將來世愚惑衆生自憐幾人不事三寶吾身去世遺法存在族姓子汝傳吾經誠演布後人衆生聞者靡不蒙濟有一比丘在波羅梨大園鷄頭園中為數千萬衆前後圍遶昇于高座敷演法教其聞法者靡不蒙濟隨行所趣各充其願外國舊典內法之宜入寺聽法及禮佛者皆當脫帽時有國王頭素少髮加復有瘡又且脚著屣屣自恃豪尊以黠裏頭入內聽經王曰比丘與我說法比丘告曰如來有教其有衆生脚著履屣者不與說法王聞懷恚即脫履屣語比丘曰卿速說法攝悅我情違我本意者當衆汝首比丘告王又復如來禁戒所忌不得與覆頭者說法王聞斯語倍復瞋恚奮赫天威語比丘曰卿欲辱我今故前却我今正尔露頭聽說法若不解吾疑結者當取汝身分為三

出曜經卷第八 第三

廿一

分尔時比丘尋向彼王而說斯偈
不以不淨意亦及瞋怒人欲得知法者
三耶三佛說諸有除貢高心意極清淨
能捨傷害懷乃得聞正法

王聞斯偈熱賴愧影即起于坐五體投地自歸懺悔求滅身口意過長跪叉手白比丘言不審此偈為是如果神口所說為是尊人知我心意然後說乎比丘告王此偈乃是如來神口所說此來久矣非適今也王自思惟善哉大聖三達之智靡所不通乃知將來有我之徒有患害心今重自悔更不造新尔時比丘漸與說甚深之法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見法得法無所畏難
心無住息 亦不知法 迷於世事 無有正智
心無住息亦不知法者心如馳流難可制還水出泉源晝夜下流欲使還入泉源者斯難也如此之人不知正法亦復不知可就知可就捨知捨譬如有人聾聽五音言執於燭是故說曰心無住息亦不知法也迷於世

出曜經卷第八 第三

廿二

事無有正智者如彼行人貪樂於世信邪倒見或事諸神水火日月祭祀先祖父母兄弟意中望得正法功德如人空中欲安宮宅者甚為難也如經文說殺生祀生交受害也是故說曰迷於世事無有正智也

三十六駛流并及心意漏數數有邪見依於欲想結

三十六駛流者三十六邪身邪有三三界各有一邊見有三欲界一色界一無色界二邪見有十二欲界四色界四無色界四見益有十二欲界四色界四无色界四成益有六欲界二色界二無色界二取而合者合三十六使世人迷惑不覩正見是以智人防慮未然是故說曰三十六駛流并及心意漏三十六邪由心而生流溢萬端遂成邪見是故說曰并及心意漏也數數漏邪見依於欲想結者此邪見者乃論計常見新滅見此二邪見不與相應計常見不與斷滅見相應斷滅見不與計常見相應二人所見各各不同緣是邪見率致地獄餓

鬼畜生復起三想貪想無明想是故說曰數數扇邪見依於欲想結也捨意放其根入隨意迴轉為少減名稱如鳥捨空林

捨意放其根入隨意迴轉者世多人好意五音若眼見色起于眼識遂成眼根若耳聞聲起于耳識遂成耳根若鼻嗅香起于鼻識遂成鼻根若口知味起于口識遂成口根若身知細滑起于身識遂成身根若意知法起于意法遂成意根是故說曰捨意放其根入隨意迴轉也為少減名稱如鳥捨空林者人之為過不顧後慮積日為善失在斯須為諸檀越施主所見譏論我等本呼戒見清淨何啻今日乃見環隙皆共薄賤不復興敬猶如羣鳥恒宿茂林貪五菓香華氣味華菓適盡各捨而逝犯戒之人其前如此福盡罪至自當除散是故說曰為少減名稱如鳥捨空林在靜自修學慎勿逐欲跡莫吞熱鐵丸嚙哭受其報在靜自修學慎勿逐欲跡者常當端

執意心之行不為欲意所見鈎連欲者令人迷惑不別尊卑是故說曰在靜自修學慎勿逐欲跡也莫吞熱鐵丸嚙哭受其報者如火所燒痛徹骨髓死入地獄酸楚万端抱熱銅柱吞熱鐵丸嚙哭受報罪知所許是故說曰莫吞熱鐵丸嚙哭受其報也應起而不起恃力不精勤自陷人形卑懈急不解慧

應起而不起者形謂起者佛伴善知識然不造善功德生雖遇時無益人行天而七寶遍滿世界愚者意欲不取其寶恒受人形無有遠慮雖名為人無益於時此亦如是遭遇佛世暢演深法愚人執惑不肯承受是故說曰應起而不起也恃力下精勤者如有行人氣力強壯堪任受化然後懈怠不大精勤是故說曰恃力不精勤也自陷人形卑懈急不解慧者自陷於生死不願後世殃雖遭佛世遭善知識與賢聖相遇不肯受慧分別義趣是故說曰自陷人形卑懈急不解慧也

亂觀及正觀皆由意所生者所謂亂觀者欲觀慧觀無明觀行人離此諸觀習於正觀正觀定意超越殊勝衆定中尊自非聖人漏盡無著得此觀定是故說曰亂觀及正觀皆由意所生也能覺知心觀愚心數數亂者進學之人當習出要之觀空無想無願觀洗除心垢捨世八事修清淨心解諸相好一一虛寂所說教誡殊勝難及四諦如余晝夜修習愚人執惑數意亂猶甘美味愚謂辛苦豈須聖人聲口與之執意迷誤難革如斯是故說曰能覺知心觀愚心數數亂也智者如是觀念者專為行吐噤意無著唯佛能滅此

智者如是觀念者專為行者所謂智者演說微吐或暢疑遣難豫明人情度在大衆獨步無侶數問羣黨誰有疑惑吾當以大慧之火焚燒汝等猶豫之聚隨時觀察意不錯亂學人所修以此為業是故說曰智者如是觀

念者專為行也。咄咄意無著。唯佛能滅此者。彼修行人得定三昧。盡捨世俗有漏之行。亦復捨於世俗善本。解脫定意。此者是誰。唯佛世尊能捨之。耳是故說曰。咄咄意無著。唯佛能滅此。觀身如空瓶。安心如立城。以敬與魔戰。守勝勿復失。

觀身如空瓶者。猶如朽故之瓶。內外不牢。雖可受盛。亦不久停。此四大身亦復如是。恒苦敗壞。不得久停。如彼朽弊亦盛於好。亦盛於醜。會歸磨滅。就彼灰聚。此危脆身亦復如是。亦受於好。亦受於醜。所受善者。諸善功德。環珞其身。所受惡者。捨於善行。染汚其心。命終之後。浪在丘塚。是故說曰。觀身如空瓶也。安心如立城者。所以立城牢固。深漸著。恒默思群賊盜竊。戾物心亦如是。默思諸結使。所纏裹故城則牢。固賊不得便。心正不邪。結不得便是。故說曰。安心如立城也。以敬與魔戰者。後世以備六藝具足。則能與彼自在天子共戰。是故說曰。以敬與魔戰也。守勝勿復失者。以勝羅

忍癡無復餘想。恒繫意在前。無他異心。是故說曰。守勝勿復失。取要言之。觀世亦尔。

觀身如聚沫。解和柏野馬。以敬與魔戰。守勝勿復失。

猶若聚沫。生生便滅。不得久停。此四大身亦復如是。聚則為人。散則為氣。本由父母得有四大。推其本末。皆虛皆寂。推之不見。其前尋之不見。其後生生而滅。生生而生。滅滅而滅。滅滅而生。生不見生。滅不見滅。凡夫所習顛倒不寤。是故說曰。觀身如聚沫。解和柏野馬。以敬與魔戰。守勝勿復失。取要言之。觀世亦尔。

心念七覺意等意。不著違。當捨愚惑意。樂於不起。忍盡漏元有礙。於世取滅度。心念七覺意等意。不著違者。如彼修行之人。修習覺意之法。晝夜思惟。不捨于懷。是故說曰。心念七覺意等意。不著違也。當捨愚惑意。樂於不起。忍者。若有眾生。不起慈心。向一切眾生。則不至道。有所成就。要當捨愚惑之意。不著色想。乃應道真。樂捨不起法。

忍無生滅意。乃入道室。是故說曰。心念七覺意等意。不著違也。盡漏元有礙。於世取滅度者。彼修行人。盡有漏成。無漏心得。解脫散得。解脫於現法中。而得自在。如斯之人。入無為境。取般涅槃。永寂永滅。更不復生。是故說曰。盡漏無有礙。於世取滅度也。

當自護其意。若鼈牛護尾。有施於一切。終不離其樂。

當自護其意。若鼈牛護尾者。心為行道。造作無端。常當攝意。使不有失。猶彼鼈牛。晝夜護尾。恐有斷絕。寧喪生命。根失其妻息。不使尾毛墜落。于地比丘學道。亦復如是。寧喪身命。不犯於戒。是故說曰。當自護其意。若鼈牛護尾也。有施於一切。終不離其樂者。要當與意慈慈。一切親怨家。如赤子。阿須倫迦留羅。旃陀羅。摩休。勒人。若非人。不能得其便。自然受福快樂。無極是。故說曰。有施於一切。終不離其樂。一龍出眾龍。龍中六年者。心心自平等。獨樂於曠野。昔拘深比丘。好喜闢訟。未曾歡樂。不

樂山野閑靜之處。爾時世尊。教往呵諫。不受如來言教。如來數與說法。不肯承受。便捨而去。彼不遠見。有一鳥。獨在空山。閑靜無為。自念言。我在大衆中。時為衆鳥所撓。逐羣食草。則得弊惡草。食飲水得濁。今日在此。不為衆鳥所撓。何乃快哉。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一龍出來龍。龍中六牙者。心心自平等。獨樂於曠野。

如來說此偈已。便捨而去。不以無害心。盡為一切人。慈心為衆生。披元有怨恨。不以無害心。盡為一切人者。盡當除。棄怨憎恨心。慈心一切衆生之類。是故說曰。不以無害心。盡為一切人也。慈心為衆生。彼無有怨恨者。視已如彼。身而無有異。若聞好語。醜語。不經心。懷元有怨恨。無復害意。向一切衆生。戰戰兢兢。終不捨離。是故說曰。慈心為衆生。彼無有怨恨也。

慈心慈一人。便獲諸善本。盡當為一切賢聖稱福上。

慈心慈一人者。如佛契經所說。若有人施一切衆生。加以慈心。施一人者。其福何者。為多。比丘報曰。行慈之人。慈念衆生者。其福甚多。是故說曰。慈心慈一人。便獲諸善本也。盡當為一切賢聖稱福上者。惠施一人。其福難量。況施一切衆生之類乎。其福無限。无量不可稱計。巨億万倍。不可以譬喻為比。是故說曰。盡當為一切賢聖稱福上也。

普慈於一切。慈念衆生類。修行於慈心。後受無極樂。

普慈於一切。慈念衆生類者。人之行。慈發意平等。衆生之類。多於地。種能普慈心。慈一切衆生者。後受人身。受樂無厭。若生天上。受福自然。視東望西。玉女營從。不可稱計。若生人中。豪族富貴。生四姓家。七寶具足。無有咸少。父母真正。不處卑賤。是故說曰。普慈於一切。慈念衆生類。修行於慈心。後受無極樂也。

若以踊躍意。歡喜不懈怠。脩於諸善法。獲致安隱處。

若以踊躍意。歡喜不懈怠者。彼修行人。怠恚怒癡。執意剛強。不捨本願。所獲功德。盡施於无上正真道等。正覺不待此福。求轉輪聖王。粟散諸王。亦復不求。帝釋梵天。亦不求。作魔若魔王。彼盡求作滅盡泥洹。元為无作。無生滅法。是故說曰。若以踊躍意。歡喜不懈怠。脩於諸善法。獲致安隱處。

息則致歡喜。身口意相應。以得等解脫。比丘息意快。一切諸結盡。無復有塵勞。息則致歡喜。身口意相應者。人意以息。衆病都廢。不復造於身口意行。若布施持戒。攝意受齋。皆求無為之道。正使出家。脩習福業。捨世辯聰。習四辯才。以得八解脫法。比丘習法。不離賢聖。是故說曰。息則致歡喜。身口意相應也。所謂結者。結縛人心。結結相經。如線自裏纏縛。人心不見大明。除彼塵勞。乃自照見。是故說曰。一切諸結盡。无復有塵勞也。

正使五樂音。不能悅人意。不如正心。向於平等法。

王使五樂音。不能悅人意。若彼修行人。

出曜經卷第二十八 第三誡

志在禪定分別五陰成敗所趣正使諸天作倡伎樂欲使此人心意動轉此事不然何以故由心正見无顛倒故是故說曰正使五樂音不能悅人意不如一正心向於平等法也

最勝得善眠亦不計有我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

最勝得善眠亦不計有我者如修行人不計吾我染著禁職寧取石宛轉土中不以縛著之心卧於高牀幃帳之內是故說曰寂勝得善眠亦不計有我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者入定之人心不移變當入定時寂無音響千車同響万雷同震不能令入定之人離於正受所以然者由其心意得普慈故是故說曰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

寂勝踊躍意亦不見有我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

寂勝踊躍意者見無我之人分別内外所出四大一解了虛而不真是故說曰寂勝踊躍意亦不見有我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八 第三誡

諸結永以盡如山不可動於染無所染於患不起患

諸結永以盡如山不可動者如彼行人諸結永盡内外清淨無有瑕穢意猶金剛不可沮壞亦如泰山不可移動何以故由其執心甚牢固也虔欲不汙在揭不懼形神俱虛无可應者是故說曰諸結永以盡如山不可動於染无所染於患不起患也

諸有如此心焉知苦蹤跡无害无所染具足於戒律於食自知足及諸牀卧具情意求方便是謂諸佛教

諸有如此心焉知苦蹤跡者如彼行人練精其心去諸穢著意存斷結日進不急念時焉知有苦蹤跡是故說曰諸有如此心焉知苦蹤跡無害無所染具足於戒律者亦不自害復不害人戒律所說不失次第緒既自修德復以此德轉教人民是故說曰無害無所染具足於戒律於食知足及諸牀卧具者如彼行人盡食而進亦不貪餐趣支其命行道而已所以取亦而育車者欲使重載有所致也如

出曜經卷第二十八 第三誡

人瘡痍以膏傳之所以傳者欲使新者不增故者除愈是故說曰於食知止足及諸牀卧具也情意求方便是謂諸佛教者修行之人採取要義行中所急者增上心是是故說曰修意求方便是謂諸佛教也

行人觀心相分別念待意以得入禪定便獲喜安樂

行人觀心相者如彼行人知心相源適生即滅不使滋長知念待之進退分別善惡未萌以來所備行事是故說曰行人觀心相分別念待意也以得入禪定便獲喜安樂者入定之人何以故說入定之人定有三義禪最為首猶如國王統領四方正可富於世財無有道財禪定之人當富道財無有世財所謂道財者三十七品禪定三昧諸善之本樂有二義或有淨樂或有不淨樂不淨樂者飲食衣被服飾之具香華脂粉繒絲幡蓋斯謂不淨樂也有淨樂者入禪正受澹然無為無他異想是謂有淨之樂也是故說曰以得入禪定便獲喜安樂也

護意自在嚴嫉彼而管已 這憂不患苦智者審諦住

護意自在嚴嫉彼而管已者彼脩行者恒護結使縛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不使眾起雜錯其間復以三十七品七覺意花而自在嚴是故說曰護意自在嚴嫉彼而管已也這憂不患苦智者審諦住者彼修行人以得入無畏之嚴智者神審諦而不移動是故說曰這憂不患苦智者審諦住也人不守護心為邪見所害者行人不守護色聲香味細滑法其有眾生修習邪徑便當趣於地獄餓鬼畜生之道不習邪見者生天上人中處在中國不在邊地八不開處是故說曰人不守護心為邪見所害也兼懷調戲意斯等就死徑

人不守護心為邪見所害者行人不守護色聲香味細滑法其有眾生修習邪徑便當趣於地獄餓鬼畜生之道不習邪見者生天上人中處在中國不在邊地八不開處是故說曰人不守護心為邪見所害也兼懷調戲意斯等就死徑者行人所以迷於道者皆由陰蓋所覆不得開看智慧慧光明加復調戲五蓋所覆重雲所翳欲得見慧明者此則不然命終之後必趣死徑是故說曰兼懷調戲意斯等

就死徑也

是故當護心等修清淨行 正見恒在前分別起滅法

是故當護心等修清淨行者彼修行人恒常擁護心意行威儀法捨於非法可行知行可坐知坐進止行來不失其儀是故說曰是故當護心等修清淨行也正見恒在前分別起滅法者人之修德深自知已如家有財主自能別行道之人亦復如是涉八直之正路御四獸之穢濁執智慧之度燦照三毒冥室分別起滅之所由歸之一定而無專於中取道有何是故說曰正見恒在前分別起滅法也比丘除睡眠 盡苦更不造 降心服於藥護心勿復調

比丘除睡眠 盡苦更不造者觀行比丘除去睡眠陰蓋之患盡諸苦際更不造是故說曰比丘除睡眠 盡苦更不造也降心服於藥護心勿復調者常當擁護心所願必剋則能及聖修无漏行斯由降心去穢所致也行不放逸不燒於人復是行者深要之業

是故說曰降心服於藥護心勿復調也 眾生心所誤 盡受地獄苦 降心則致樂 護心勿復調

眾生心所誤盡受地獄苦者迷誤為心所使種地獄根栽經歷無數億千萬劫層剝剝裂受苦無量是故說曰眾生心所誤盡受地獄苦降心則致樂護心勿復調也

護心勿復調 心為眾妙門 護而不漏失 便在泥洹門

心正則道存邪者有高下眾生愚惑不別真偽是以墜墮不至于道惑者意迷謂道在空乃不自覺心為道本虛無寂寞法之極尊眾行究竟永離三有不虞三界度穿苦惱畢壽不生是故說曰護心勿復調心為眾妙門護而不漏失便在泥洹門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出曜經卷第二十九

金

沙門品第三十三

毗舍沙門品第三十三

比丘乞求 以得無積 天人所譽
生淨無穢

比丘乞求以得無積者乞食比丘恒作是念我今所求索者自足而已不留遺餘計為財貨設有遺餘尋施與人不留遺長如佛律禁所說父母年邁老病著牀及同學比丘久抱重患不堪行來聽使乞索不問多少供養老病是故說曰比丘乞食以得無積也天人所譽生淨無穢者比丘執行少欲知足到時乞求無所藏積諸天衛護稱歎其德名聞四遠靡不聞知論此比丘生淨無穢所以諸天稱歎其德者持戒之人死必生天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是故說曰天人所譽生淨無穢也

比丘為慈 愛敬佛教 深入止觀

滅行乃安

比丘執意行四等心慈悲喜護慈念

一切愛敬三寶信心不斷深入分別止觀所趣在在乞求處處留化所以除貪制意者欲除世榮不貪利養究盡生死滅諸惡行度有至無乃謂永安是故說曰比丘為慈愛敬佛教深入止觀滅行乃安也

比丘盡諸愛捨愛去貢高者彼苦行此義孰不親

比丘盡諸愛捨愛去貢高者彼苦行比丘滅諸想著欲色色色無色色以愛色愛無色愛三界憍慢眾邪顛倒忽然除盡是故說曰比丘盡諸愛捨愛去貢高也无我去吾我此義孰不親者苦行比丘不滯三界解知內外悉無有主計我之人橫求求福雖得從願後必墮落在凡夫地不見吾我之人者解知內外万物虛寂孰者吾我吾我是誰為人所繫及得罵辱患虛患寂都無所有為人所罵辱聲來徑中間內外悉無所有是故說曰无我去吾我此義孰不親也

當知是法 身之出要 如象御敵 比丘習行

當知是法身之出要者習行比丘得博採眾要擇備善德以補不及如人欲所至必由其徑求道窺窬必有其路出要路者四諦真如是是故說曰當知是法身之出要也如鳥御敵比丘習行者如彼暴鳥欲以驟酒奔速向敵雖被刀射至死不退要有呵擒乃還本營所以然者畏上御者不畏外殺習行比丘亦復如是受從導師承受苦教隱在心懷反覆思惟不失義跡是故說曰如鳥御敵比丘習行也

人不壽劫 內與心諱 護身念諦 比丘惟安

夫脩學之人得四神足晝夜脩習意欲仕壽一切若過一切隨意所念則無有難離諸縛者常與心諱不使流馳斷諸佈望去是非意與欲永別亦復不見三界窺窬然後乃應無虧損行是故說曰人不壽劫內與心諱護身念諦比丘惟安

念親同朋友 正命無雜糅 施知應所施 亦令威儀具 比丘脩眾行 乃能盡苦際 行人成就皆由朋友功成德滿稱過

四遠稟受之人日有其新所行真正
不著外郎所出惠施施佛比丘僧與
師及諸尊長所以然者斯等諸人皆
有威儀執諸禮節知苦之所由是故
說曰念親同朋友正命無雜糅施知
應所施亦令威儀具比丘偕衆行乃
能盡苦際
手足莫妄犯 節言慎所行 苦內樂定意
守行謂比丘
世多有人凶暴為惡手搏相加遂致
傷害內恣六情者色聲香味細滑之
法如斯之人雖得為道不惠法行進
無備道之法退失賢聖之儀如捨死
人種無所復中直此比丘等亦復如
是能自專意所行隨順坐禪定意六
時行道不失本行是故說曰手足莫
妄犯節言慎所行常內樂定意守行
謂比丘也
樂法欲法 思惟安法 比丘依法
正而不費
學人脩行分別諸法見法得法深入
觀法若坐若卧衆神往來思惟安法
比丘依法乃得減度於諸聖道蓋而

無費日有增益終無減損亦使正法
久存於世是故說曰樂法欲法思惟
安法比丘依法正而不費也
當學入空 比丘靜居 樂非人衆
觀察等法
執行之人觀此五陰計為是常牢固
不敗不能捨離興於塵勞然執行之
人分別五陰內外悉空正使在于曠
野之中樹下塚間思惟法本求於道
果先當習空乃應道真昔諸道人室
內坐禪空行須菩提在外求索開門
內人應曰汝是誰乎須菩提對曰世
人假名須菩提者也人所樂者彈琴
鼓瑟作倡伎樂此是人所樂非人所
樂者禪定數息繫意在一非人所念
是故說曰當學入空比丘靜居樂非
人衆觀察等法也
當制五陰 服意如水 清淨和悅
為甘露味
初學之人觀此五陰皆當壞敗無一
可貪分別諸持悉不牢固意均平等
顏色和悅清淨無瑕盡諸苦際是故
說曰當制五陰服意如水清淨和悅

為甘露味
如彼極峻山 不為風所動 比丘盡愚惑
所在不傾動
猶若安明山不為四種風所傾動盡
癡比丘亦復如是不為色聲香味細
滑之法所動是故說曰如彼極峻山
不為風所動比丘盡愚惑所在不傾
動也
一切名色 非有莫意 不近不愛
乃為比丘
名色六入行者之所棄我所非我所
都無所有不近於危險之法有種
種或有真實或有危險所謂真正者
諸度無極所謂危險者世俗常則比
丘具足此者乃謂應真是故說曰一
切名色非有莫意不近不愛乃為比丘
比丘非別 憍誕無戒 捨貪思道
乃應比丘 息心非別 放逸無信
能減衆苦 為上沙門
今時世尊到時持鉢整頓衣服徑向
乞求婆羅墮者婆羅門所余時梵志
遍見世尊梵志自欺說曰我亦乞士
君亦乞士乞士中何者為勝今時

世尊便說此偈

止明經卷第三十九第七節

比丘非別 惕誕無戒 捨貪思道
乃應比丘 息心非別 放逸無信
能滅衆苦 為上沙門

今時梵志聞斯偈已即以所有財貨
施於世尊今時如來尋不受之語梵
志曰我今所說非歌頌所讚何緣取
汝所施之物梵志曰佛不審今者以
此所施為付何人世尊告曰汝今持
此所施持著淨處若著無草之地若
著清淨水中今時梵志受如來教即
以所施寫著水中是時水中自然湧
出作若干種聲漸漸於中出大光明
梵志見已踊躍歡喜不能自勝如來
即說真如四諦尋於坐上諸塵垢盡
得法眼淨

比丘得慈定 承受諸佛教 極得滅盡時
無親慢莫觀

比丘得慈所在解脫分別万行無事
不達設復有人見衆生之類步兵為
兵馬兵車兵共相聞訟入慈之人慈
彼不及拔濟衆生至無為岸猶如平
稱平等無二於如來所得四堅固之

止明經卷第三十九第八節

心不可停動猶如最勝長者及以比
丘觀佛無厭足正使化佛在其前者
亦不能使心有停動行人得滅盡
之跡無復衆惱知可近知近可從知
從如是行蹤跡滅行則為空略訪其
要如是結使本為火之所燒如是斬
以次斷諸結使源如是頗有梵志無
乃至於泥洹
心悟極歡悅 加以愛念者 比丘多熙怡
盡空無根源

彼修行之人歡喜踊躍無有懈怠間
喜不以為歡聞惡不以為戚比丘入
定無有錯亂恒自思念從無數劫以
來修行衆德不失行本究竟盡空源無
邊無崖是故說曰心喜極歡悅加以
愛念者比丘多熙怡盡空無根源
息身而息華帶口亦甚善 捨世謂比丘
渡淵無有導

彼修行人執持威儀不失其則護口
四過無所違失不使其心有所流馳所
說言教無有虧損先笑後言適可人
情捨世謂比丘何者為比丘所謂比
丘者離色聲香味細滑法去塵惡礙

止明經卷第三十九第九節

是故說曰息身而息意攝口亦其善
捨世謂比丘渡淵無有導也
無禪不智 無智不禪 道從禪智
得近泥洹

夫人學問先從誦四阿含三藏具足
然後乃名稱為禪定此是世俗之智
無智不禪者無漏慧觀必有所至無
有罣尋設有二事具足者便近於泥
洹是故說曰無禪不智無智不禪道
從禪智得近泥洹

禪無放逸 莫為欲亂 无吞淫 銅
自出焦形

如彼脩行之人攝身口意少欲知足
不大慙慙雖得衣被飲食牀卧具病
瘦醫藥趣自支形不慕世榮威儀禮
節不失其度牀卧坐具恒知止足莫
受後世洋銅灌口是故說曰禪無放
逸莫為欲亂無吞洋銅自出焦形
能自護身口 護意无有惡 後獲禁戒法
故号為比丘

夫人習行身不行惡口不罵詈意不
妬嫉具此三者乃為比丘是故說曰
能自護身口護意無有惡後獲禁戒

法故号为比丘也

諸有修善法七覺意為本 此名為妙法故曰定比丘

如彼行人善備其法先得無漏盡苦之源便得七覺意華漸至無為得近泥洹是故說曰諸有備善法七覺意為本此名為妙法故曰定比丘也

如今現所說 自知苦盡源 此名為善本是無漏比丘

於現法中而自觀了求其巧便盡於苦際所謂盡苦際者滅盡泥洹是故諸根具足成就無漏行所行如意無所違失是故說曰如今現所說自知盡苦源此名為善法是無漏比丘也

不以持戒力及以多聞義正使得定慧不著於文飾比丘有所持盡於無漏行夫人習行不但精進忍辱一心智慧求於解脫亦復不以多聞解慧知內外法至於無為要得世俗定意然後至於妙際或在山野空閑之處與善知識相遇說其正徑不說邪路比丘當知此行習無漏法所以盡苦際者皆是漏盡羅漢須陀洹斯陀舍阿那

含猶尚涉諸苦惱是故說曰不以持

戒力及以多聞義正使得定意不著於文飾比丘有所持盡於無漏行也當觀正覺樂勿近於凡夫觀此現世事分別於五陰

如彼學人觀正覺樂以自娛樂不近於凡夫所以然者非彼境界所有觀此世事者知眾生之類生者滅者進退所趣知苦所由分別五陰成敗所趣是故說曰當觀王覺樂勿近於凡夫觀此現世事分別於五陰

為之為之 必強自制 捨家而解意猶復染行懈緩者 勞意弗除非淨梵行 焉致大寶

執行之人興諸想著起結使本或有分別計有今世後世之累於苦而不自免比丘莫著此自謂清淨之行諸有沙門婆羅門不知出要之法我不說此人應得度也所以然者不離縛者之所致比丘當知非有而言有此習邪見非真諦法何以故皆由五陰身本而興此病以此病復生惡行由此諸病不得盡苦際比丘當知究

盡其源解知無常為變易法

夫學之人觀此法者無堅无牢為無有要解知無身則知生死不以為死魔之所沮壞以得勝彼更不造有盡一切之有此名苦際更無有上

心得永休息比丘攝意行以盡老病死便脫魔縛者

如彼行人永盡諸結意所染著不復造行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不復在懷自知罪畢更不受胎永離魔界亦不與欲塵相應是故說曰心得永休息比丘攝意行以盡老病死便脫魔縛者心得永寂比丘攝意行以盡老病死更不復受有

有者生死之累所以沉漂周旋五道者皆由意惑不盡其源故是故說曰心得永寂比丘攝意行以盡老病死更不復受有行人執意多有所濟常求方便以自濟渡

以斷於愛根比丘攝意行以盡老病死更不復受有

受之為病多所危害欲界愛者其事有二一者食愛二者欲愛色界無色

出曜經卷第三十九 第十五張

界憚味愛是故說曰以斷於愛根
無有結使心比丘攝意行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所謂結使者衆行之本漏諸蘊濁是
故說曰無有結使心比丘攝意行以
盡老病死更不復受有

不以斷有根比丘攝意行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以度生死更不復受有

比丘攝意行以盡老病死更不復受有

以脫於魔界

永離於魔界更不復受有欲界以脫永
脫更不復受有

以勝樂林剌及除罵罵者猶如憑泰山
比丘不受苦

以勝樂林剌者此名為色聲香味細

滑法更復有者何者為林剌所謂林
剌者煙惡癡病最為根本唯有諸佛

世尊乃能除耳設彼罵我解知無形
內自惡惟身為苦器內外無主分別

此身何可貪樂一病以養四百四病
同時湊作此名身之內患所謂外患

者刺棘林誹謗之名毀形汗辱或

出曜經卷第三十九 第四張

被過打如斯之類從外而至或放脫
蛇毒害百足之虫此皆外事未逼其

身猶苦泰山不用幻呪奇術之法所
可移動是以比丘欲得離衆苦之本

唯有真如四諦彼比丘不知苦樂所謂
不知苦樂者苦至不以為酸楚樂到

不以歡娛是故說曰以勝樂林剌及
除罵罵者猶如憑泰山比丘不受苦

不念今後世觀世如幻夢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猶若明行人意知今世後世變易不

夢是故說曰不念今後世觀世如幻
停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能斷愛根本盡渴欲深泉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所以說此喻者欲使行人知其深淺
料量正行皆順於法今時世尊訓以

道德恐後衆生不別愛本是故演說
知其出源是故說曰能斷愛根本盡

渴欲深泉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略說其要欲怒癡惱慢亦復如是著

欲者說其欲著瞋者說其瞋著取者
說其取

出曜經卷第三十九 第十五張

能斷於五欲斷於欲根本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猶如有人身被五繫愁憂苦惱無復
情意後得蒙救得免危厄是以如來

為喻欲使後生審知明白是故說曰
能斷於五欲斷於欲根本比丘勝彼

此如蛇脫故皮

能斷於五結拔於愛欲刺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所謂五結者貪欲結瞋恚結睡眠結

調戲結疑結覆蓋人心使不觀慧明
使人盲冥不觀光明滅於智慧永斷

諸趣不得至於泥洹是故說曰能斷
於五結拔於愛欲刺比丘勝彼此如

蛇脫故皮拔於愛欲刺者刺有三藏
欲刺患刺無明刺盡斷無餘更不復

生無起滅法見斷五蓋是故說曰拔
於愛欲刺也

諸有無家業又斷不善根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彼修行人執苦求久備菩薩德終日
不捨捨家出學不貪世榮是故說曰

諸有無家業又斷不善根比丘勝彼

此如蛇脫故皮

諸不有熱惱 又斷不善根 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所謂熱惱者一者欲熱惱二者瞋恚熱惱三者愚癡熱惱三熱惱中愚癡為上火所焚燒從欲界乃至初禪地三毒熾火燒欲界至無色界能滅此三毒界者乃為第一無為之樂是故說曰諸不有熱惱又斷不善根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斷欲不遺餘如拔不牢固 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人之善欲無不喪命所以然者皆由意斷心惑之所致是以聖人先制姪欲是故說曰斷欲不遺餘如拔不牢固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略說其要貪欲瞋恚愚癡憍慢亦復如是愛生而流盜猶蛇含毒藥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人隨愛意不自禁制漸從欲界乃至三有流轉五趣不離四生所以論比丘勝彼此者彼者六塵此者六情比丘能滅彼此者如蛇脫故皮

諸有新想觀內不造其心 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觀有三觀欲觀恚觀無明觀能滅此者乃謂為道士是故說曰諸有新想觀內不造其心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持戒謂比丘有定乃行禪行者究其源無為寂為樂

比丘執行以威儀為本戒以檢形服以法及所行法則不違先聖有定意然後名為禪不捨假号如彼行人受則信解分別其義求於無為快樂之處無有飢寒苦惱之患是故說曰持戒謂比丘有定乃行禪行者究其源無為寂為樂也

比丘憂忍愛分別財財具當念無放逸斷有愛無餘

比丘修行慶樂不以為歡遺難不以為苦利衰毀譽無增減心在閑靜慶一意端坐心不流馳斷諸結使念無想者是故說曰比丘憂忍愛分別財財具當念無放逸斷有愛無餘也

出曜經梵志品第三十四

所謂梵志 不但保形 居嶮卧棘名為梵志

今時有一比丘至世尊所頭面礼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自今以後聽諸弟子皆悉保形不著衣服世尊告曰世愚所矣不應法律此梵志之法非是內藏所修行也人懷慙愧便有尊卑高下知有父母兄弟何為復說保形行世今時復有一異比丘詣佛所頭面礼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自今以後聽諸道人各留頭髮佛告比丘世愚所矣不應法律此梵志之法非是內藏所修行也復有異比丘詣世尊所頭面礼足前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聽諸道人皆白灰塗身復有異比丘白世尊言自今以後聽諸道人眼氣不食復有比丘白世尊言自今以後聽諸道人保形露地卧世尊告曰世愚所矣復有異比丘頭面礼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自今以後聽諸道人在浴池沐浴清淨佛告比丘不以此法得至于道

棄身無倚 不誦異言 兩行以除

出曜經卷第三十九 第九張 是謂梵志

昔佛在波羅奈國仙人鹿野苑中。爾時世尊度五比丘。未經數日。爾時波羅奈國有一長者名曰夜輸。種姓婆族。饒財多寶。顏貌端正。世之無雙。款一日之中。得非常觀。自觀家。里男女之屬。斯如死身。無一可念。視已形體。塚間無異。即從坐起。並作是說。或愚至深。不別幻化。爾時長者即自捨家。逃走。出城。脫琉璃履。履價直一萬。即渡江水。水奔趣世尊頭。面礼足。在一面立。尋自佛言。世事多故。變易非一。萬物幻化。不可恃怙。我今自歸。欲求無為安樂之處。佛告長者。善哉。善哉。族姓子。賢聖法中。甚大寬弘。正是汝身之所願樂。爾時長者聞如來教。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爾時世尊漸與說法。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爾時長者聞斯法已。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彼以見法。得法成就。諸法即從坐起。重自歸命。頭面礼足。白世尊言。唯然。天中天。聽在道次。出家學道。佛告長者。善

出曜經卷第三十九 第十張 來比丘。踴躍自落。自然法服。重聞說

法。得羅漢道。爾時長者家中。父母兄弟。男女。儀從。嚴駕。馬。追跡求覓。夜輸長者。到江水側。見琉璃履。父自思惟。我子將渡江水。必然不疑。所以知其然。今脫此琉璃履。價直億萬。吾今渡江。所在求覓。即渡江水。遙見世尊。光相炳然。至世尊所。頭面礼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顏見夜輸童子。遊此過乎。佛以神足。隱彼夜輸。比丘使父不見。佛告長者。汝今求子。不如自求。汝但速坐。吾與汝說法。長者尋坐。佛為說法。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爾時世尊。即捨三昧。使父見子。父告子曰。汝速還家。汝母愁苦。恐汝不還。佛告長者。止。止。長者勿作斯語。云何長者。如有修行之人。本在學地。受欲未盡。後得無學。離於學地。欲使無學之人。習於學法。於長者意。云何為可。尔乎。長者對曰。不也。世尊。佛告長者。汝子今日。以得無著。住無學地。長者當知。以得無著。焉得還家。習於五欲。長者聞之。歡喜踊躍。即起。礼子五

出曜經卷第三十九 第十一張 體投地。自歸真人。永無所著。尔時世

尊。即與長者而說斯偈。棄身無倚。不謂異言。兩行以除。是謂梵志。今世行淨。後世無穢。無習無捨。是謂梵志。人執邪見。至死不改。計常之人。不與斷滅。見相。應斷滅。見。不與計常。見。相應。能捨此見。不著三世。是故說曰。今世行淨。後世無穢。無習。元捨。是謂梵志。若倚與愛。心無所著。已捨已正。是滅終苦。初習行之人。雖在學地。未能分別。思惟。道果。一一明了。不失其緒。未獲者。獲。未得者。得。是故說曰。若倚與愛。心無所著。已捨已正。是滅終苦。諸有無所倚。恒習於正見。常念盡有漏。是謂為梵志。猶如大鳥。從寸孔出。欲得出城門。不容鳥。衆人見之。各各驚愕。謂彼鳥曰。汝今出於寸孔。往來無難。然欲出城。反更不受。是以聖人。借以為喻。衆生之類。難得出家。脩習道法。不能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是故說

曰諸有無所猗恒習於正見常念盡有漏是謂為梵志

愚者受猗眠并及寐卧具內懷貪濁意文飾外何求

愚者不自覺是養其跋所以剃髮者剃其結使非但剃髮愚人執迷長養

其跋以為文飾過去恒沙諸佛之法各各相授剃除髮法服齊整自古

有之非適今日今日愚人貪者卧具然我法中制以三次不畜遺餘樹下

塚間以此為常廣說如其本內懷邪見興貪濁意外自文飾謂為無瑕捨

迷就道其法不惑是故說曰愚者受猗眠并及寐卧具內懷貪濁意文飾

外何求也 被服弊惡 躬承法行 閑居思惟 是謂梵志

脩行之人被服更惡不著文飾思惟法行無所貪求節言省語不聞亂彼

此是故說曰被服弊惡躬承法行閑居思惟是謂梵志

見癡往來 墮墮受苦 欲單渡岸 不好他語 唯減不起 是謂梵志

夫人執癡意不開悟亦復不能越次取證恒在熾疑不淨之地此則非淨

行之人斯諸有漏水盡無餘是謂梵志是故說曰見癡往來墮墮受苦欲

單渡岸不好他語唯減不起是謂梵志截流而渡 無欲如梵 知行以盡 是謂梵志

若使以水沐浴其身得至於道者水性之類皆稱於道但非沐浴而至於

道分別諸法審諦其義清淨元瑕眾結智行永盡無餘是故說曰截流而

渡無欲如梵知行以盡是謂梵志不以水清淨多有人沐浴能除弊惡法

是謂為梵志 夫人沐浴不能去暇更垢盡除惡法更亦不造乃名為梵志是故說曰不

以水清淨多有人沐浴能除弊惡法是謂為梵志

非剃為沙門 稱告為梵志 謂能滅眾惡是則為道人

所謂沙門者未必剃除髮內有正行應於律法乃應為沙門夫為梵志

終日稱吉得生梵天者見人盡當生

於彼處但彼稱吉生於梵天謂能滅眾惡修清淨行是故說曰非剃為沙

門稱吉為梵志謂能滅眾惡是則為道人 彼以無一 清淨無瑕 諸欲結解 是謂梵志

盡捨一切弊惡之法出入行來周旋之慶言不及殺不害一切無所傷損

清淨無瑕永無諸縛是故說曰彼以無二清淨無瑕諸欲結解是謂梵志

出惡為梵志入正為沙門 棄我眾穢行是則為捨家

梵志之行去諸惡法內外清徹眾穢永盡不懷怖望高於人意定不移

覺寤一切諸法之本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清淨行無所遺

失是故說曰出惡為梵志入正為沙門棄我眾穢行是則為捨家

人無幻惑意 無憍無惡惑 無貪無我想是謂為梵志

人之在世不懷幻惑梵志自謂言百劫一過大海之中自然有幻惑食噉

天下人去諸憍慢不興善想如來至

出曜經卷第九 第三十五

真等正覺離世八法不染於世亦名
為比丘亦名為沙門亦名佛是故說
曰人無幻惑意無悞無愚惑無貪无
我想是謂為梵志

我不說梵志 說父母生者 彼多眾瑕穢
減則為梵志

所謂梵志從父母生多諸瑕穢或復
出家離諸世俗脩清淨行無選擇施
平等無二不雜想施或復施時求作
國王生天此名雜想之施無雜想施
者盡為一切不自為己是故說曰我
不說梵志 託父母生者彼多眾瑕穢
減則為梵志

身口與意 淨無過失 能攝三行
是謂梵志

出言柔和初无罵詈分別義趣如掌
觀珠音響清淨聽者樂受多所成就
淨無過失不觸燒人是故說曰身口
與意淨無過失能攝三行是謂梵志
見罵見擊 默受不怒 有忍辱力
是謂梵志

擊人得擊罵人得罵皆由不忍致此
患害夫能忍者戰中為上忍為良

出曜經卷第九 第三十六

藥能愈眾病若有罵者默然不對
是故說曰見罵見擊默受不怒有忍
辱力是謂梵志

出曜經卷第二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出曜經卷第三十

魏齊涼州沙門生佛念譯

梵志品之二

若見侵欺 但念守戒 端身自調
是謂梵志

若復有人所見侵欺不與惡懷有瞋
怒意守戒多聞降伏意識身正影直
心平道存是故說曰若見侵欺但念
守戒端身自調是謂梵志

世所善惡 脩短巨細 無取無與
是謂梵志

世俗方略事有若干欲察人情先採
其語說善說惡不記于懷不見有長
短廣狹亦復不見有取有與具足如
是行者是謂梵志是故說曰世所善
惡脩短巨細無取無與是謂梵志

身為行本 口意無犯 能辦三處
是謂梵志

身不行煞口不惡罵意不嫉妬於五
鼎沸世能具此三行者乃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身為行本口意無犯能辦
三處是謂梵志

來不作懼 去亦不憂 於聚離聚是謂梵志

彼習行人持心牢固毀譽不動見有來者不孚用懼設見去者亦不用憂若在大眾若復離眾心恒平等亦元高下是故說曰來不作懼去亦不憂於聚離聚是謂梵志

來亦不懼 去亦不憂 無憂清淨是謂梵志

若見愛念不愛念者亦不用作懼所以然者恐心染著興起因緣設見去者便自念言我於彼人各無所犯內外清淨息意不起亦名為梵志是故說曰來亦不懼去亦不憂無憂清淨是謂梵志

以斷思愛 離家無欲 愛有已盡是謂梵志

如彼行人修習於道永斷思愛離家無欲遠遊無尋盡諸有愛缺三界漏能具足如此者乃名梵志是故說曰以斷思愛離家無欲愛有已盡是謂梵志

適被無彼 彼彼以無 捨離貪欲

是謂梵志

所謂彼者外六入也所謂無彼者內六入也行人執意觀內外諸情斯忘虛寂捨離貪淫不興六情具足如此眾行之本者乃名為梵志是故說曰適彼無彼彼彼以無捨離貪欲是謂梵志

適彼無彼 彼彼以虛 不染三處是謂梵志

彼習行人解知內外皆無結使不著欲界色界無色界能具足如此眾行者乃名為梵志是故說曰適彼無彼彼彼以虛不染三處是謂梵志

能捨家業 拔於愛欲 無貪知足是謂梵志

夫人離家莫與世俗從事正使出家不修其法毀戒不精進亦不多聞亦不應與坐起從事更不思惟當來利養能具如此者乃名梵志是故說曰能捨家業拔於愛欲無貪知足是謂梵志

如今所知 究其苦際 無復有欲是謂梵志

於見法中能分別微妙無有眾惡知若是眾病之原首能斷此者乃應於妙於見法中不與欲意共相應瞋恚愚癡永盡無餘離諸縛著能具如此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如今所知究其苦際無復有欲是謂梵志

於罪與福 兩行永除 無憂元壅是謂梵志

正便有福世俗有漏善本功德得為人身由故不脫生老病死又復作罪種三惡本經歷生死罪之與福二不足貪兩行永除無復塵垢能具此行者是謂梵志是故說曰於罪與福兩行永除無憂元壅是謂梵志

於罪與福 兩行永除 三處無染是謂梵志

福之與罪無欲無染中間禪樂无色禪樂行人盡捨无所染者不著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能解此具足者乃名梵志是故說曰於罪與福兩行永除三處無染是謂梵志

猶如眾華葉 以鉢寶芥子 不為欲所染是謂名梵志

出曜經卷第三 第七 戒律

古

猶如蓮華之葉不受塵水彼修行人

亦復如是以離於欲不復著色聲香

味細滑法猶若以鐵欲貫鹽豆及與

芥子難可獲也彼修行人無有煙欲

略說其要是不為惡所染是故說曰猶

如眾華葉以鐵貫芥子不為欲所染

是謂名梵志

心喜無垢 如月盛滿 謗毀已除

是謂梵志

猶如月盛滿清淨無瑕穢无有五翳

眾星圍繞放大光明靡所不照彼此

丘清淨行人永除五翳無復五結心

得解脫諸覺道品眾定正受而自圓

通於中獨尊無有眾瑕捨世八法毀

譽已除能具此行者故名為梵志是

故說曰心喜無垢如月盛滿謗毀已

除是謂梵志

如月清明 懸處虛空 不染於欲

是謂梵志

如秋時月不為五事所翳清淨無瑕

放大光明靡所不照修行比丘亦復

如是不為煙惡癡五結所翳能具此

行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如月清明

出曜經卷第三 第七 戒律

懸處虛空不染於欲是謂梵志

避諍不諍 犯而不愾 惡來善待

是謂梵志

彼入定人不起諍訟禪定一意念待

喜安自守五行具足乃名為定設有

惡意來相向者恒以善待是故說曰

避諍不諍犯而不愾惡來善待是謂

梵志

解微妙慧 辨道不道 體行上義

是謂梵志

諸有人聞籌量算計量度万物分別

義趣一一分明辨其道趣可就知就

可捨知捨體行上義所謂上義者滅

盡垢汨是能具足此法者故名為梵

志是故說曰解微妙慧辨道不道體

行上義是謂梵志

諸在人間 乞索自濟 無我无著

不失梵行 說智無崖 是謂梵志

或有貴族姓子從四姓中出家學道

捨憍慢意去高就下不著榮貴在在

處處周旋往來與有佛事恭奉三寶

若得衣食牀卧具病瘦醫藥便為呪

願使彼施家世世受福或以神足騰

出曜經卷第三 第七 戒律

在虛空作十八變施主見者莫不歡

喜便從受法皆得開悟能具此行者

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諸在人間乞索

自濟無我无著不失梵行說智無崖

是謂梵志

若能棄欲 去家捨愛 以斷欲漏

是謂梵志

如彼行人盡能斷欲親近道門愛而

不捨或有梵志未盡意竟欲意未斷

貪著五樂雖稱梵志不離於欲諸有

學人永滅欲漏不習恩愛能具足此

行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若能棄

欲去家捨愛以斷欲漏是謂梵志

慈愍於人 使不驚懼 不害有益

是謂梵志

眾行之要四等為本恒當慈愍如被

眾生見有恐懼懷憂惱者便伴恤化

永處安隱無害於人興致供養能具

此行者名曰梵志是故說曰慈愍於

人使不驚懼不害有益是謂梵志

避怨不怨 無所傷損 去其邪僻

故曰梵志

行人執意志操不同用心平等設見

怨家視如赤子慈心普等平均無二
猶若忍心如地平等如秤類飛蠕動
致行喘息視如已身念之如父念之如
母念之如子念之如身而無有異能
具此衆行者名曰梵志是故說曰避
怨不怨無所傷損去其邪僻故曰梵志
于後于前 及中無有 無操無捨
是謂梵志

猶如有人於未來世不作衆惡行已
不作當不作於過去世不作衆惡行已
已作衆惡行已不作當不作現不作及
其中間作衆惡行不作衆惡行已不
作當不作現不作能捨此衆惡行者
故名爲梵志是故說曰于後于前及
中無有無操無捨是謂梵志

去煙怒癡 憍慢諸惡 鐵貫芥子
是謂梵志

如彼行人欲爲汗心不得至於虛寂
之道除去憍慢諸不善法便得漸進
至泥洹境猶若鐵貫芥子終不可得
彼心亦復如是不爲煙怒癡繫所拘
早能具此行者是謂梵志是故說曰
去煙怒癡憍慢諸惡鐵貫芥子是謂

梵志

城以壘爲固 往來受其苦 欲適渡彼岸
不肯受他語 唯能滅不起 是謂名梵志
生死久達涉苦無數唯有禪定之人
越此生死之難去邪疑意無復猶豫
捨煩惱結使受清淨結使能具此者
故名爲梵志是故說曰城以壘爲固
往來受其苦欲適渡彼岸不肯受他
語唯能滅不起是謂名梵志

人能斷愛 今世後世 有愛已盡
是謂梵志

愛根未盡則不至道愛根已盡者乃能
爲道欲求道者不斷三界結使則不
至於道能斷愛根然後乃至於道能
具足此者故名爲梵志是故說曰人
能斷愛今世後世有愛已盡是謂梵志
人無希望 今世後世 以無希望
是謂梵志

所謂希望者天下萬物皆人之所希
望然此希望故未斷絕如今現身未
死見存於世正使後世取其命終身
死神逝無復希望能如此功德具足
者名曰梵志是故說曰人無希望今

世後世以無希望是謂梵志

自不識知 天捷杳和 知無量觀
是謂梵志

當佛如來坐禪之時諸天世人竟不
知佛今爲所在有一比丘名曰多耆
耆往至世尊所便以此偈而讚如來曰
歸命人中尊 歸命人中上不害今世身
爲因何等擇 唯願天中天敷演其教義
如來自說梵行之中無有出我者所
以知其然彈解脫正受定意猶是世
之常法諸天龍神不能知我之所在
況我當行佛事衆智之妙門天龍鬼
神能知我處乎是故說曰自不識知
天捷杳和知無量觀是謂梵志

自識宿命 見天人道 知生苦源
智心永寂

自識宿命無數劫事觀知地獄天上
之事餘者不能唯有佛如來至與等
正覺觀三千大千世界如掌觀珠知
生苦源究暢其本捷疾之智速成羅
漢道隨意所念而無流滯是故說曰
自識宿命見天人道知生苦源智心
永寂

出經卷第三 第二十二卷

自知心解脫 脫欲無所者 三明以成就
是謂為梵志

如彼行人知心所念解脫者不解脫
者皆悲明知欲想諸行永得解脫所謂
三明者自識宿命天眼漏盡若具足如
是行者名曰梵志是故說曰自知心
解脫脫欲無所者三明以成就是謂
為梵志

自識於宿命 知衆生因緣 如來佛無著
是謂為梵志

是時如來知無數事觀衆生性行一
一分明生者死者皆悉了知猶如天
雨普潤世界是時世尊觀生死之類
亦復如是生者死者無不觀練

今時世尊與舍利弗在閑靜室獨共
遊宴余時有人已取命終處在中陰
精神不移佛告舍利弗汝今觀此中
陰中識神為從何許中來設復還轉
為處何所是時舍利弗即入四禪定
意觀此人神為從何來設當還轉為
處何處時舍利弗不知此人為從何
來為趣何處余時世尊告舍利弗曰
汝今所見不及諸佛境界此神所從

出經卷第三 第二十二卷

來處此無數世界非汝神力之所能
見佛告舍利弗汝復觀此精神當生
何處時舍利弗復入三昧而不知精
神所湊舍利弗即從三昧起前白佛
言今日入定遍觀世界不知神之所湊
佛告舍利弗此神今日復當過一億
世界當生某甲家姓某字某如來所
見非是聲聞辟支佛所及知宿命通
唯有如來等正覺得此宿命通是故
說曰自識於宿命知衆生因緣如來
佛無著是謂為梵志

盡斷一切結 亦不有熱惱 如來佛無著
是謂為梵志

諸有衆生斷一切結使羅漢辟支雖
斷結使由有相以結在諸佛世尊無
有相以是故如來佛無所著是故說曰
盡斷一切結亦不有熱惱如來佛無
著是謂為梵志

仙人龍中上大仙取為尊 無數佛沐浴
是謂為梵志

所謂仙人者得五通道在羣象尊無
有出上内外清微無有衆取仙者亦
名為象長育形體狀中最大執意剛

出經卷第三 第二十二卷

強能却衆敵無數佛沐浴所謂沐浴者
八解正浴池去諸塵垢無有結使如
來舒手于所及處塵垢不著伺察惡
人不得其便是故說曰仙人龍中上
大仙取為尊無數佛沐浴是謂為梵志
所有盡無 渡洩無漏 從此越岸
是謂梵志

彼修行人都越一切諸法審諦分明
解世所有悉無所有所謂流者流有
四名一名欲流二名有流三名無明
流四名見流渡此四流者然後乃得
無漏之行羅漢辟支猶尚思惟空無
想願忍煖頂法雖可忍惟有漏俗法
意結所在或有是時欲念無漏先念
有漏是以如來深藏則有大開如來
大聖繫意禪定從有至無於無漏法
觀未始有闕得諸持強記不忘十
力四無畏大慈大悲三無導道及神
足行是謂如來所修之法非羅漢辟
支佛所修之法是故說曰所有盡無渡
流無漏從此越岸是謂梵志
無憚無說 亦不念惡 禪智清淨
是謂梵志

彼修行人不念惡禪夫入禪之人無言無說常思善法設見罵詈但守其法若得味相應禪及中間禪執意守之無所覺惱能具足此行者故名爲梵志是故說曰無禪無說亦不念惡禪智清淨是謂梵志

比丘塚間衣 觀於欲非真坐樹空閑處是謂爲梵志

塚間衣有四種一者發家著衣出家學者二者檀越施衣受而守護三者百納拾諸遺餘四者塚間汗穢不淨如來初學發家著衣觀欲非真捨六萬夫人棄轉輪王位出家學道在閑靜處坐樹王下降伏魔王破十八億衆能具此衆德者故名爲梵志是故說曰比丘塚間衣觀於欲非真坐樹空閑處是謂爲梵志

人無識知 無語無說 體冷無暖是謂梵志

如來出世無事不知無事不包無語無說者永除狐疑不懷猶豫諸煩惱結使永盡無餘連甘露滅能具此衆行故名爲梵志是故說曰人無識知

無語無說體冷無暖是謂梵志

棄捐家居 無家之畏 達甘露滅是謂梵志

所以居家者安處人民得自生活身者衆結之屋室是以聖人教人離家在於閑靜求甘露滅能具如是衆德者故曰梵志是故說曰棄捐家居無家之畏達甘露滅是謂梵志

斷絕世事 口無麤言 八道審諦是謂梵志

如來世尊光相炳著初轉法輪八萬諸天及二王人梵志七人摩竭國三泐沙萬二千八摩竭國界石室之中釋提桓因萬二千天拘尸那竭國寂後度須拔佛滅度後當有羅漢出世名曰優波掘於其中間清淨度衆生不可稱計演說八道無尋之法是故說曰斷絕世事口無麤言八道審諦是謂梵志

遠逝獨遊 隱藏無形 難降能降是謂梵志

如彼行人興無涯之想散無邊之念身形在此心在海表人欲觀意知其

形狀者甚爲難剋心意流馳彈指之頃過數千萬億江河山表是以故說遠逝獨遊復有問者心有十大地法心爲十一何以故說遠逝獨遊乎報曰心者恒逐因緣隨前任行當心在色聲香時無有香味細滑法當心在香香時無有香味細滑法當心在香味香時無有香味細滑法當心在香味法心在法無上五事當在色時心爲法本猶如王行羽儀實從無不備有但以王爲名此亦如是心造因緣十法備有但不受名亦如飛鳥飛行空中依其六翮然但以鳥爲名此亦如是心之無形亦无窠窟非是世人肉眼所見依止五陰陰散則離非有形質心之難化猶木鑽鋼是以聖人遺教後生欲降伏心者晨用百藥中用百藥暮用百藥空無想願止觀滅盡用療心病使得除愈能具此者故曰梵志是故說曰遠逝獨遊隱藏無形難降能降是謂梵志

無色不可見 此亦不可見 解知此句者念則有所由 覺知結使盡 是世寂梵志

自釋三教經三 第七卷 終

無色不可見者何者心也夫心與患與身相映猶若為馬剛強機度不調有目之士加於攝杖使知楚痛然後調良人心為患牽致地獄餓鬼畜生雖得為人處在卑賤顏色醜陋為人所嫌是故說曰無色不可見此亦不可見解知此句者念則有所由覺知結使盡是世寂梵志諸佛世尊所以出世者正欲降此弊惡之心諸佛世尊慈愍一切引慈普蓋靡所不照雖處於世無所染著

斷生死河 能忍超度 自覺出塵是謂梵志

如彼行人為五欲所繫流轉生死之河要須大聖指授權宜從此岸得至彼岸如來降形非事不豫要接有緣後乃滅度澁者惱悞之澁能度此澁不為惱悞所繫能具此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斷生死河能忍超度自覺出塵是謂梵志

當求截流渡 梵志無有欲 內自觀諸情是謂為梵志 能知如是者 乃復為梵志如彼行人不斷受流四駛四測者進

自釋三教經三 第十八卷 終

趣於道不亦難乎如河暴溢必有所傷梵志貪欲死趣惡道是以如來誠以除貪與說欲本汙穢不淨當斷諸邪使不流馳能具此眾行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當求截流渡梵志無有欲內自觀諸情是謂為梵志能知如是者乃名為梵志

先去其母 王及二臣 盡勝境界是謂梵志

先去其母者愛心流馳以為源本無漏意識能去斯病使盡無餘三者我悞也二臣戒盜身見盡勝境界者一切諸結使能去眾結之患故曰為梵志是故說曰先去其母王及二臣盡勝境界是謂梵志

不攝梵志 不放梵志 咄攝梵志放者亦咄

所謂梵志者得阿羅漢道不得以手撻刀杖加彼真人不放梵志者此是真人恒當供養衣被服飯食牀卧具病瘦醫藥四事供養令不減少咄攝梵志行惡之人放者亦咄復是惡人不留供養飲食卧具病瘦醫藥能

自釋三教經三 第二十一卷 終

具此行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不攝梵志不放梵志咄攝梵志放者亦咄諸有知深法不同老以少 審諦守戒信猶犯火梵志

昔佛在世周族教化時諸比丘不廣多聞介時世尊便作是念今諸比丘多有懈怠意不精勤復自觀家當來過去三世之事知當來世當有比丘嫉如患癡不順道教便興誹謗損如來法輕慢於師亦復不敬說法之人是以世尊觀察後世遺法中間恐有老少共相上下尊卑不別老悖者少恃聰敏老者自陳吾所目覩非卿所知汝今所見如螢火也少者自陳老頓器困情喪心塞如何可歸如來教曰當自守戒猶若事火梵志五塵然火晝夜承事不失時節香華繒絲事事供養是故說曰諸有知深法不同老以少審諦守戒信猶犯火梵志歸命人中尊亦如事火神諸有知深法 等覺之所說 審諦守戒信猶犯火梵志如來出現於世千萬劫時時乃出遭賢

出曜經卷第三 第二之三 梵志

遇聖實不可得人能守戒信不失歲
如祀火梵志昔佛在世誠諸比丘自
今以後不得誦外書外道異學所誦
習者何以故彼所陳說非真正義亦
復不是至道之本是故說曰諸有知
深法等覺之所說審諦守戒信猶祀
火梵志真誠歸命佛

於已法在外梵志為最上一切諸有漏
皆盡皆無餘或復觀於痛皆盡皆無餘
或復觀於會皆盡皆無餘或復觀於緣
皆盡皆無餘

於已法在外者彼行人觀了一切
衆法無事不開無事不知猶若梵志
知天文地理星宿天變皆悉觀了一
切諸漏皆盡無餘觀諸苦痛若好若
醜皆歸於盡觀其合會必有離刑因
緣曾有亦復歸滅

猶若內法本梵志為在表若使共牀褥
如彼婆鈎盧

所謂內法者四諦真如一一分別不
失次第梵志於內則謂為表是故說
曰猶若內法本梵志為在表若使共
牀褥如婆鈎盧者此婆鈎盧比丘出

出曜經卷第三 第二之三 梵志

家以來未曾與人說四句之義正使
與共同坐不聞說其正法從生至老
八十一鉢和藍未曾畜沙弥弟子及
餘使人若為人鮮潔托志虛無繫念
玄寂是故說曰若使共牀褥如婆
鈎盧

猶如內法梵志在表知生知老
轉當至死

所謂內法者不誑惑人一向而無傾
一句而無邪唯有如來能越此境界
以盡其生更不受有如實知之是故
說曰猶若內法梵志在表知生知老
轉當至死

日照於晝月照於夜甲兵照軍
輝照道人佛出天下照一切冥

日照於晝者當日天子初出之時放
億百千万光明使星宿月光無復光
明若復日沒之時月及星宿皆共競
明俱有所照其明不同猶若大將之
士兩敵相向揚威奮武決戰勝負度

赫精刃鐘鼓雷鳴揮定之人移山飛
出海水揚塵千捫日月有此神力不
自稱譽方此諸人雖有此德不及如

出曜經卷第三 第二之三 梵志

來佛出世間眾相具足放大光明靡
所不照光明所及晝夜不絕其見光
者覺盲瘡痼者掠苦痛自然休息是
故說曰如日照於晝月照於夜甲兵
照軍輝照道人佛出天下照一切冥
梵志無有是有憂無憂念如如意所轉
彼彼滅狐疑

梵志無有是意著於殊妙之法見樂
不以為喜見憂不以為感如如意所
轉恒自念善彼彼自滅惡得習聖諦
分別諸使是故說曰梵志無有是有
憂無憂念如如意所轉彼彼滅狐疑
出生諸深法梵志習入禪能解狐疑
身知其苦痛

如來等正覺初成佛時七日之中禪
定正受思惟十二因緣一一分別知起
知滅今時如來即從三昧起而說斯偈
出生諸深法梵志習入禪能解狐疑
身知其苦痛

如我所習積行所致今日成等正覺
實而不虛梵志習入禪去諸惡法悉
壞狐疑細於諸深法得無尋智所念
自在深知苦際深知因緣合數之法

◇高麗大藏經◇

六一四

出曜經卷第三 第三十條 經

權詐非實略誦其要當觀因緣法復當觀盡法一切諸法皆由合數一切諸法皆由於痛當知盡滅不造有漏出生諸深法梵志習入禪遍照一切世猶日在虛空

法能成人非法不就晝夜思惟不去曾懷身口意行不妄有犯能成就如此法便能照一切法以已所得盡施衆生猶若明日處在虛空蓋自有所照其有觀者莫不蒙光是故說曰出生諸深法梵志習入禪遍照一切世猶日在虛空

出生諸深法梵志習入禪能却魔衆敵如佛脫衆垢

出生諸深法者如來成等正覺具足三十七道品之法身口意行與無漏相應降伏魔怨進却時宜如來等正覺脫一切結使

出曜經卷第三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彫造

賢愚經卷第一

經

梵天請法六事品第一

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奉高麗國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竭國善勝道場初始得佛念諸衆生迷網邪倒難可教化若我住世於事無益不如速逝無餘涅槃余時梵天知佛所念即從天下前詣佛所頭面礼足長跪合掌勸請世尊轉于法輪莫般涅槃佛答梵天衆生之類塵垢所弊樂著世樂無有慧心若我住世唐勞其功如吾所念唯滅為快今時梵天復更傾倒而白佛言世尊今日法海已滿法幢已立潤濟開導今正是時又諸衆生應可度者亦甚衆多云何世尊欲入涅槃使此萌類永失覆護世尊往昔無數劫時恒為衆生採集法藥乃至一偈以身妻子而用募求云何不念便欲孤棄過去久遠於閻浮提有大國王号修樓婆領此世界八万四千諸小國邑六万山川八千億聚落王有二万夫人一万大臣時妙色王德力無此覆

育民物豐樂无極王心念曰如我今者唯以財寶資給一切無有道教而安立之此是我各何其苦哉今當推求堅實法財普令得脫即時宣令閻浮提內誰能有法與我說者恣其所須不敢違逆募出周遍無有應者時王憂愁酸切慙慙歔沙門王見其如是欲往試之輒自變身化作夜叉色貌青黑眼赤如血狗牙上出頭鬚豎火從口出來詣宮門口自宣言誰欲聞法我當為說王聞是語喜不自勝躬自出迎前為作礼敷施高座請令就坐即集羣僚前後圍遠欲得聽聞余時夜叉復告王曰學法事難云何直余欲得聞知王叉手曰一切所須不敢有逆夜叉報曰若以大王可愛妻子與我食者乃與汝法余時大王以所愛夫人及兒中勝者供養夜叉夜叉得已於高座上衆會之中取而食之余時諸王百官羣臣見王如是啼哭懊惱宛轉在地勸請大王令捨此事王為法故心堅不迴時夜叉鬼食妻子盡為說一偈